

歷史長
篇說部

施公洞庭傳

上冊



大達圖書局刊行

5765/0830

v.1

序

遜清康熙時，因為有幾位缺乏組織和沒有正當思想的漢人，想恢復漢族的主權，可是所謂復漢思想，祇不過拿國土來視為個人的財產而已！於是招了許多壯士，在洞庭湖君山一帶，做個練兵和舉兵的根基地，倒很有些潛勢力，內地通黃龍寺惡僧，和退位丞相常和，以及武舉龍登高，朝中通國丈索百美。那時洞庭果真熱鬧，金鈎鬚鬚李昌自號為洞庭君，插旂造反。

事實也好像覺得奇怪，施士倫是個面麻背駝脚蹺的文人，却能得欽賜「一字親王」「並肩王」「上方寶劍」「免死金牌」「打皇鞭」等，這都是他勇敢的精神得來的。手無搏雞之力而毫沒遲疑地掛了帥印，去討伐洞庭湖的叛軍，計十次的戰事，把洞庭掃清。以後尚有洞庭的殘軍，在後九門生事，又是二次戰事。計十二次的戰事中，洞庭湖畔殺死李昌，九門擒獲常和龍登高並黃龍寺的惡僧。

施公在將出朝往征洞庭點將時，斬大國舅；凱旋回朝時，斬二國舅；三抄索府，斬國丈與五個國舅。當三抄索府時，八國舅索豹漏網，逃至九龍山，在鐵教主處，招軍買馬，却是洞庭案中一個極可注意的後患者。

全書的內容，有嬉笑怒罵，還有幾件不大透澈的愛情故事，材料十分豐富；總之，是拿洞庭的一處來做主角，拿零星瑣屑的事來做襯託罷了；像一朵肥碩的牡丹花，配着許多綠葉的意思一樣。

不過這本是「遜清保皇黨」的遺著，希望讀者要拿出我們漢族正大的目光來，避過「保皇黨」含毒的意志，細細地咀嚼下去，那才對呢！

新式標點 施公洞庭傳 目次

卷上

第一回	康熙王臨朝馭政	林狀元奉旨查探	一
第二回	千歲府得會壯士	八里橋結義英雄	三
第三回	走鋼鞭館驛結義	飛天抓贈劍賜符	七
第四回	劉俠館驛贈符劍	林朋沿途訪土豪	八
第五回	天津文武接巡按	洞庭水寇探消息	一〇
第六回	岳州府岳剛行刺	景亭衙符劍救援	一三
第七回	劉翼取劍留詩句	林朋接狀訪漢陽	一五
第八回	景亭衙各官拜會	漢陽鎮巡按私探	一八
第九回	林朋黃衙假算命	素娥繡樓真許親	二二
第十回	黃小姐綉樓招打	林大人黃府受災	二六
第十一回	扮男裝商議避災	死復生幸遇救星	二九
第十二回	林朋魚棚遇傑士	劉清勸主追逃奴	三二
第十三回	林朋酒樓宴勇士	巡按返衙貶黃達	三五
第十四回	林大人怒貶黃達	黃素娥中途遇救	三九

第十五回	走鋼鞭送摺回京	林大人私訪江夏	四三
第十六回	林朋有意探常府	趙盛無心訴冤情	四七
第十七回	丞相府奸臣識面目	八角井忠良受災星	五一
第十八回	敖仙顯法救忠良	用全捕獵會賢臣	五四
第十九回	得私書命人劫寨	聞信息移營避災	五七
第二十回	奸臣改本害股肱	施公降職江夏城	六〇
第二十一回	行台轅施王遇刺	八里橋馬奎被擒	六三
第二十二回	馬義士棄暗投明	張副巡草地隱兵	六六
第二十三回	施王江夏縣上任	楊龍擊鑼告猛虎	六八
第二十四回	李仲計議緝虎案	郡王私訪遇水寇	七一
第二十五回	三蘇園施公遭險	洞庭湖李昌復仇	七四
第二十六回	抓水虎討令行刺	施郡王飲酒防凶	七七
第二十七回	黃豹借刺投明主	李昌帶傷回洞庭	八〇
第二十八回	抓水虎夜探常府	施不全議取印信	八三
第二十九回	王李二役探黃龍	鐵頭僧人搶民婦	八六
第三十回	施公探訪黃龍寺	喜童訴冤羅漢堂	八九
第三十一回	鐵頭僧弔打施郡王	烏鴉鵲報信江夏縣	九二
第三十二回	救郡王馬奎展志	追惡僧黃豹示威	九五

第三十三回	黃馬二將戰連雲	施公全節婦團圓	九八
第三十四回	馬奎奉命拿虎案	義虎報恩露真情	一〇二
第三十五回	劉正雄招冤下獄	義神虎報恩捨身	一〇五
第三十六回	黃金花賣身葬母	田太守憐孝買媳	一〇七
第三十七回	乳娘作伐配佳期	金花洞房擒賊人	一一一
第三十八回	黃豹見機回江夏	馬奎迷途入盜莊	一一四
第三十九回	假洗脚馬奎顯勇	分宿房一姑防凶	一一八
第四十回	放悶煙李虎喪命	救衆人馬奎困身	一二二
第四十一回	平山嶺黃豹救危	退毛賊兄妹相逢	一二四
第四十二回	高伯周請示擺擺	碧眼僧行刺報仇	一二七
第四十三回	逼施公惡僧顯法	捉刺客衆傑受困	一三〇
第四十四回	黃金花汚片破法	碧眼僧敗逃回京	一三三
第四十五回	漢陽鎮英雄赴會	上掃台馬奎輸跌	一三六
第四十六回	俠女連勝誇海口	鐵頭打掃喪殘身	一三九
第四十七回	李金龍贏播招親	高伯周宴接賓朋	一四二
第四十八回	尙程夜開八角井	伯美誑本害忠良	一四五
第四十九回	衆奸謀圖害施公	四眼蟲怒斬索龍	一四八
第五十回	施仕倫奉召回京	索伯美聚奸害良	一五一

第五十一回 聖主爺駕設早朝
第五十二回 黃衰飛石擊奸佞

施親王午門問斬……………一五四
劉翼金光救賢臣……………一五八

卷中

第五十三回 進士府施公暗藏身
第五十四回 靜山頂英雄聚會
第五十五回 東山席間激義士
第五十六回 康熙主西宮遇刺客
第五十七回 馬奎奏本辯含冤
第五十八回 施仕倫應詔回京
第五十九回 施仕倫諫本阻聖駕
第六十回 康熙主賞功罰罪
第六十一回 索賊通賄起反意
第六十二回 施親王奉詔平寇
第六十三回 西爾府施公別家
第六十四回 彭軍門岳州失印綬
第六十五回 聯陞店小二講水寇
第六十六回 宋秀士假稱米販

上京城劉翼密探信……………一
龍川嶺賓主重逢……………四
馬奎進宮刺索妃……………八
馬俠士紫金樑上疏……………一一
張相領旨迎忠良……………一五
索伯美羞慚托病……………一八
李東山授職鎮漢陽……………二一
李大人訪佞查奸……………二四
李昌洞庭逞干戈……………二七
索國舅押糧當先……………三〇
東校場索虎殞命……………三三
宋參謀洞庭訪故人……………三六
洞庭湖江望說通商……………三九
汪軍政誑言修船……………四二

第六十七回 神算子君山瞞水主
第六十八回 施親王奉旨出征
第六十九回 天津衛偶得敵信
第七十回 神算子得遇黃衰
第七十一回 傳天書祖師指授
第七十二回 龍海仙盜印受責
第七十三回 回清營印信歸舊主
第七十四回 彭華移營泰山島
第七十五回 卜卦爻天書有準
第七十六回 欲思援手訪義士
第七十七回 見黑驢知主遭險
第七十八回 金鈎鬚君山傳將令
第七十九回 抓水石捨死忘身
第八十回 敖髯沙灘賜金丹
第八十一回 烈暴師贈波浪履
第八十二回 兩郎舅相見敘苦
第八十三回 神算子登台點將
第八十四回 鐵脚板詐敗誘李昌

宋幕友岳州望故人……………四三
衆文武長亭祖餞……………四六
北京城尋訪故友……………四八
王金童指引汪廉……………五〇
爲印信弟兄結仇……………五二
神算子大樹夾身……………五五
反洞庭酒後吐真言……………五六
施公兵扎岳州城……………五八
遭危險奎宿現形……………六〇
彼此同心救良臣……………六三
報黃馬發兵救援……………六五
神算子洞庭初交兵……………六六
金鈎鬚斷義絕情……………六九
汪廉後營卜神課……………七一
三級仙賜魁星筆……………七三
衆弟兄會議報仇……………七五
鐵脚板再打洞庭……………七七
田三級埋伏擒巨寇……………七九

第八十五回	紅雁鳥丁紅中箭	五岳山少保救援	八一
第八十六回	常和寄書通伯美	汪廉暗地囑馬奎	八二
第八十七回	岳少保金殿受封	洞庭君午門梟首	八四
第八十八回	鐵鑾鑾謀施巧計	索娘娘暗起毒心	八六
第八十九回	借金遁李昌脫逃	贈路費伯美通情	八八
第九十回	鐵鑾暗器損玉斗	黃衰神石救良臣	八九
第九十一回	索太師西宮求計	岳少保內廷承恩	九一
第九十二回	少保宮中懸心弔膽	索妃席上巧語花言	九三
第九十三回	康熙王勘問少保	索太師誣奏宰臣	九五
第九十四回	衆親王朝房會議	二將軍御前設謀	九八
第九十五回	二龍巷得逢故友	刑部牢偶遇刺客	一〇〇
第九十六回	鐵脚板岳州報信	施仕倫朝廷面君	一〇一
第九十七回	施親王直言諫聖	康熙主虔心問臣	一〇三
第九十八回	奉聖旨查探水災	獻密計暗中行刺	一〇五
第九十九回	豆腐店荆媽談啞兒	熱河岸施公探水怪	一〇七
第一百回	施公遇仙賜圖畫	黃俠訪姐贈金銀	一〇九
第一百零一回	施親王朝皇樓遇刺	柳真人熱河岸誅妖	一一一
第一百零二回	獨角獸沙灘救啞兒	衆王兵腐店迎荆母	一一三

第一百零三回	揀花仙嵌火眼金睛	抓水石接飛毛猴腿	一一五
第一百零四回	洞庭主脫難回山	金鰲星現形湖岸	一一七
第一百零五回	施仕倫收妖回朝	鐵梭兒盟誓還鄉	一一九
第一百零六回	岳少保府衙省親	洞庭君埋伏四面	一二〇
第一百零七回	汪廉卜課焚珍珠香	敖仙指迷贈蓮花瓶	一二二
第一百零八回	九老洞二將盜寶油	洞庭湖衆賊慶中秋	一二五
第一百零九回	施王點兵三打洞庭	軍師遣將八面埋伏	一二六
第一百一十回	五當山李昌修煉	洞庭湖岳剛被擒	一二八
第一百一十一回	水府君清營訴往事	抓水石長亭報前仇	一三〇
第一百一十二回	解冤仇岳剛歸故里	求救兵馬育助洞庭	一三三
第一百一十三回	重整干戈常和爲帥	四打洞庭汪廉發兵	一三五
第一百一十四回	九頭鳥斬去五首	衆英雄各顯一能	一三六
第一百一十五回	青雲子巧弄唇舌	龍海山妖言入耳	一三八
第一百一十六回	施仕倫五打洞庭	青蛙道三面受攻	一四〇
第一百一十七回	二將軍疆場喪命	三道人現寶逞能	一四二
第一百一十八回	六攻洞庭兩路遣將	三道被擒九頭遭誅	一四三
第一百一十九回	青蛙蒙恩歸古洞	飛龍被釋鎖蓮池	一四五
第一百二十回	獨角獸遣啞兒報仇	敖金龍命門人救厄	一四七

第一百二十一回	荆傷約戰五日限期	張雲報效七打洞庭	一四八
第一百二十二回	柳占雄六人喪命	牛白川三將被擒	一五〇
第一百二十三回	八打洞庭黃衰討令	兩發神石荆傷念情	一五三
第一百二十四回	三受暗器怒捉黃衰	九發洞庭差遣程恩	一五五
第一百二十五回	大清營同胞聚首	青雲洞四俠隱身	一五七
第一百二十六回	卜神課天書現詩句	求寶旂奉命奔程途	一五八
第一百二十七回	抓水石中途受險	墮火坑西方見佛	一六〇
第一百二十八回	帶二旂收妖下紅塵	第十次掃滅洞庭寇	一六一
第一百二十九回	心印佛顯法燒水獸	柳真人解怨收荆傷	一六三
第一百三十回	心印佛留贈錦囊	岳少保解開詩句	一六五
第一百三十一回	劉慶背本回朝見聖	殷鑒奉旨掛帥出征	一六七
第一百三十二回	施王奉旨中軍交令	殷帥接印北闕謝恩	一六九
第一百三十三回	親王借故索仁梟首	元帥傳令恆門扎兵	一七〇
第一百三十四回	洒頭陀改期刺駕	索太師疑斬老僕	一七二
第一百三十五回	岳州府施公起馬	黃草關索清顯魂	一七四
第一百三十六回	衆親王行台接元帥	馬義士金殿封地仙	一七五
第一百三十七回	康熙主憶念忠義士	施親王面奏篡逆臣	一七八
第一百三十八回	並肩王承旨搜府	索太師奉詔書押	一七九

第一百三十九回	施仕倫初搜索府	索伯美巧言奉承	一八一
第一百四十回	彭副帥面呈機宜	汪軍師意存觀望	一八三
第一百四十一回	搜索府捕風捉影	繳聖命以罪抵功	一八四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搜索府張相承保	五人密議白用刺公	一八六

卷下

第一百四十三回	晉標客借刺歸隱	衆英雄鼓噪罷兵	一
第一百四十四回	三將帥解圍白虎廟	神算子詐病雞頭山	二
第一百四十五回	雞頭山副帥請將	白虎廟軍師談兵	四
第一百四十六回	天子代酒首相招貶	將軍性急先生寄書	六
第一百四十七回	鐵腳板接書登程	黃天霸奉命還鄉	八
第一百四十八回	劉慶兵部府投文	天霸鐵叉山生反	一〇
第一百四十九回	索賊定計借刀殺人	施公出獄奉旨招安	一一
第一百五十回	鐵叉山劉寇捲旗	江都縣施公接印	一三
第一百五十一回	懸鑼訴訟施公新創	失銀叫屈烏七鳴冤	一五
第一百五十二回	傳刁氏當堂問供	審破罈借故查奸	一七
第一百五十三回	打破壞罈土神附體	斬決淫犯烏七出家	一九
第一百五十四回	江都縣孔目喊冤	閱家莊施公勘驗	二〇

第一百五十五回	假扮星士私查暗訪	巧遇燐火指引路程	二二
第一百五十六回	施公探案天晚借宿	莫義失信洩盜認親	二四
第一百五十七回	宴遠客偷雞盜酒	洩命案談怪說風	二六
第一百五十八回	勸莫倫去邪從正	命施達捕賊代差	二八
第一百五十九回	莫倫辭親會縣宰	施公喜義賜衣巾	二九
第一百六十回	江都衙莫倫奉命	金山寺恆空下山	三〇
第一百六十一回	恆空顯法收除軀屍	正庸遵命過繼莫倫	三二
第一百六十二回	閔家莊施公問後事	玉峯園劉寇身被擒	三四
第一百六十三回	施仕倫報恩收子	黃天霸更姓投旂	三五
第一百六十四回	柳真人命弟子助戰	荆道童獻奇計詐降	三七
第一百六十五回	對水寇虛言假語	獻詭計調虎離山	二八
第一百六十六回	通暗計荆傷用火攻	得密信汪廉使埋伏	四〇
第一百六十七回	殷帥拜本水寇肅清	學師代印施公回京	四二
第一百六十八回	親王昌州得喜信	探花西府接家書	四五
第一百六十九回	北京翁婿初會面	行台郎舅兩談心	四六
第一百七十回	將軍奉詔初步金塔	親王請旨三搜索府	四八
第一百七十一回	索府搜賊仍屬虛渺	金殿覆命依然嚎啕	五〇
第一百七十二回	並肩王向君辯本	五劍仙受主勅封	五二

第一百七十三回	索伯美好情顯露	酒頭陀質證明言	五三
第一百七十四回	畫影圖形捉拿索豹	痛哭流涕力保父親	五五
第一百七十五回	索妃承旨求施公	天子傳詔斬國舅	五七
第一百七十六回	張朋格奏抄太師府	索伯美發配白塔城	五八
第一百七十七回	施公請旨降宛平	林朋說媒至西府	六〇
第一百七十八回	施仕倫宛平上任	索伯美兵部領文	六一
第一百七十九回	伯美作囚宛平點解	仕倫設謀二堂套供	六三
第一百八十回	修密書托寄西宮	得憑證怒斬索賊	六四
第一百八十一回	岳少保中途染病	索國舅外省逃生	六六
第一百八十二回	天津衛見圖走小道	金陵城聽話訪子登	六七
第一百八十三回	侯京監款待八國舅	范總督迎接小親王	六八
第一百八十四回	投建南主僕上路	離宛平深夜回宮	六九
第一百八十五回	施親王文華殿覆命	索貴妃九龍口哭頭	七〇
第一百八十六回	索娘娘仙劍喪命	劉總兵因禍得福	七二
第一百八十七回	聖天子得兆知來處	康熙主起意拜菩薩	七四
第一百八十八回	仁聖主改裝出京	殷元帥遵旨分營	七五
第一百八十九回	滕天錫假裝聾聵	月姣女暗放迷藥	七七
第一百九十回	大清主飲泉水中毒	劉提督向行人問路	七九

第一百九十一回	君臣住宿玉龍棧	店東細談五虎莊	八〇
第一百九十二回	修書信玉龍仗義	備厚儀劉慶求方	八一
第一百九十三回	鐵脚板五虎寨下書	夜叉婦滕家莊求藥	八三
第一百九十四回	迷魂掌打傷寶氏	刁翎箭暗中天錫	八六
第一百九十五回	為終身月嬌吐真語	求解藥寶氏說假言	八七
第一百九十六回	夜叉婦得解藥回寨	康熙王服靈丹返魂	八八
第一百九十七回	鮑寨主玉龍店見駕	劉大人滕家莊逞能	九〇
第一百九十八回	老少豪傑雙比武	男女英雄各顯能	九二
第一百九十九回	劉大人比武入贅	滕小姐喜配終身	九三
第二百回	翁婿暢飲情意綿綿	夫妻分袂細語滔滔	九四
第二百零一回	夫妻分手贈銅棍	君臣酬恩送寶珍	九六
第二百零二回	見銅棍應雄指路	錯途程改道漢陽	九七
第二百零三回	漢陽鎮協台接駕	行臺署皇上傳宣	九〇
第二百零四回	驗龍舟衆百姓喊冤	看詞狀荊州府捉人	一〇一
第二百零五回	張志達代理荊州府	康熙主駕遊洞庭湖	一〇二
第二百零六回	金鰲星原神見駕	聖天子游湖受災	一〇四
第二百零七回	奉師命洞庭救主	指皇上駕遊江南	一〇六
第二百零八回	東山得信心無主	月嬌見夫喜重逢	一〇七

第二百零九回	觀告示君臣憤怒	談古今主僕閒游	一〇九
第二百十回	同玩耍君臣觀競渡	雙賣武夫妻受凌辱	一一一
第二百十一回	英明主疎財仗義	侯惡霸倚勢凌人	一一三
第二百十二回	飛風腿怒見不平	鐵扁担掃退水寇	一一五
第二百十三回	在蘆塘細表姓名	尋旅店暫且棲身	一一六
第二百十四回	嘆窮途足踏生地	贈路費手草龍書	一一八
第二百十五回	良夜迢迢談惡跡	青天擾擾起欺心	一一九
第二百十六回	鳳翔衙二差奉命	麻姑山孝子別親	一二一
第二百十七回	麻姑山孝子別母	鳳翔署清官問供	一二三
第二百十八回	訪惡霸故意吵大堂	憐孝子暗使探母親	一二五
第二百十九回	二君臣駕至黃花館	衆文武見聖明月樓	一二七
第二百二十回	設御宴君臣談往事	賜寶炬翁婿謝皇恩	一二九
第二百二十一回	陞巡按文榜訪江南	諫幼主義僕陳利害	一三一
第二百二十二回	余大人私探會場	夏道人細陳惡跡	一三三
第二百二十三回	夏道成閒談往事	余文榜見事生情	一三五
第二百二十四回	借算命私探惡霸	用硯石打傷范林	一三六
第二百二十五回	侯監生亂擊法鼓	倪縣宰親審口供	一三七
第二百二十六回	倪少卿審案假動怒	余文榜收監略灰心	一三九

第二百二十七回	奉官命李倫開刑具	聞哭聲田讓問根由	一四一
第二百二十八回	施巧計余文榜詐病	守官箴倪少卿開恩	一四三
第二百二十九回	留柬帖巡按再私訪	請算命田母延先生	一四五
第二百三十回	借算命探聽田孝子	設酒宴款待徐先生	一四七
第二百三十一回	余大人欲行又止	田孝子會友探親	一四九
第二百三十二回	辭田母私訪烏江渡	余文榜暗探問行人	一五一
第二百三十三回	改規則高豐動怒	強出頭文榜忘身	一五三
第二百三十四回	烏江渡高豐惡霸	落波心水神救援	一五五
第二百三十五回	失印信大人叫苦	說真情小姐伸冤	一五七
第二百三十六回	訴冤情小姐說真姓	檢印信乳母談婚姻	一五九
第二百三十七回	仗義救主乳母捨命	愛護孝女知府顯魂	一六一
第二百三十八回	蘇小姐下關報信	老乳娘高莊亡身	一六三
第二百三十九回	文榜被擒東山口	李雲護送高家莊	一六四
第二百四十回	倪青天大堂假問供	余大人縣衙苦受刑	一六六
第二百四十一回	二惡霸書房定計	老奸賊誤聽讒言	一六八
第二百四十二回	李禁子心存惻隱	余文榜吐露真情	一七〇
第二百四十三回	李倫接書下關報信	余保巧伴迎接主人	一七二
第二百四十四回	進縣衙余保露真情	搭天橋大人出監獄	一七三

第二百四十五回	李倫講情伶牙俐齒	范宏得信說短道長	一七六
第二百四十六回	麻姑山田讓接母	下關驛拜本回京	一七七
第二百四十七回	烏江渡高豐生反	鳳翔縣李倫投文	一七九
第二百四十八回	北京城田讓瞻威儀	西爾府施王待義士	一八一



新式標點 施公洞庭傳 卷上

第一回 康熙王臨朝馭政

林狀元奉旨查探

詩曰：

光陰遞嬗似輕雲，不朽還須建大勳。壯略欲扶天日墜，雄心豈入鷲駱羣。
却緣否運姑埋迹，會遇昌期早致君。為是史書收不盡，故將彩筆畫奇文。



從來國家治亂，只有忠賢奸佞兩途。盡忠的為公忘私，為國忘家，常存個治國的念頭。把那富貴功名，總置之度外。及至勢亂時艱，仍能守經行權，把別人弄壞的局面，從新整頓一番。依舊是君明臣良，家齊國治。這纔是報國的良臣。克家的令子，惟有那奸險的小人，他只圖權震一時，不顧罵名千載。卒至天怒人怨，身敗名裂，回首繁華，已如春夢。此時即天良發現，已悔不可追。從古到今，未知凡幾。如今且說大清自李闖亂明，吳三桂到蒙古搬兵，請得桂花老王，命攝政王等帶兵入山海關兩路進兵，剿滅闖賊，平定中華。在燕京定鼎後，攝政王鄭親王洪承疇、吳三桂等，共輔幼主順治王承位。平定江南，福建、唐王、廣西、桂王等，後傳康熙聖主登基，削平三藩，可算有道明君。河清海宴，太平盛世。再說目下有一部功臣之後，姓施名仕綸，其先父施琅，本福建晉江人氏，幼從明朝總兵鄭芝龍為一部將。順治三年，大兵定福建，隨鄭芝龍投誠。從大軍征廣東，勦滅順德、東莞、山水等縣。芝龍回京師，其子成功竄踞台灣，累次侵擾海疆。皇上命定遠大將軍征勦施琅，隨征，累建奇功。授水師提督，後成功死，鄭錦自立為王。皇上命施琅征勦，攻取海嶼、金門、二島。聖主嘉其忠勇，詔隸漢軍，鑲黃旗。後鄭錦死，其次子爭立。施琅復帶兵攻取台灣，三戰皆捷。台灣悉平。回朝繳旨，聖上大喜，加封靖海侯。年七十六歲而卒，追贈太子少傅，諡襄莊公。詔入賢良祠配享春秋二祀。長子仕范，世襲三等侯爵。仲子即仕綸，生得面黃肌瘦，加之金錢麻

子蓋面，背跣足躄，本上界獨脚奎星臨凡，故貌不揚，幼讀詩書，記問過人，而才智頗誇。初由江都知縣，陞泰州府尹，爲官清正，不畏權勢，累除強暴，萬民歌頌，政聲聞於朝野。聖主召見，見其麻面跣背躄足，御賜一名曰「不全」，補授順天府尹。上任大有政聲，權奸畏避，與時不和，羣奸保舉，擢陞漕運總督，出仕三載，將漕運弊病漏規，悉行革黜，船夫免兵役爭先之苦，江面肅清，任滿回朝，職封清獻公。衆奸見其在朝秉直，恐有暗昧之事，被他知道，又保奏：「秦川大旱，非仕綸到關中賑濟不可！」聖主准奏，又命仕綸到陝西放賑。奉旨至陝，即行文到河南提粟米二十萬石，轉運到關中，賑濟已畢，萬姓沾恩，歌聲載道，回朝覆旨。聖主嘉其忠勤，勅封郡王。在朝與奸黨不和，惟與張鵬翮、林世舉、殷鸞等一般忠義之臣，甚相交誼。一日，聖上駕設早朝，文武朝參已畢，各分品級，文東武西，分班侍立。主上問道：「衆卿有事當奏，無事退朝。」一言未畢，左班中閃出一部大臣，此人姓張名鵬翮，本四川省潼川府遂寧縣黑白溝人氏，由科甲入朝，其人秉性剛烈，兼廣於才，在朝忠心，主上登基，見其老成，官拜左班首相。此時手捧奏章，出班奏道：「臣開衙理事，接得湖廣總督本章，言郭州洞庭湖水寇李昌等，盤踞君山一帶，侵掠州縣，三楚軍民，遭其擾亂，望吾主定奪。」聖主將本章看畢，即向文武問道：「衆卿有何良策，勦滅水寇？」有皇親索伯美，乃是當今國丈，此人生有八男一女，女名金花，生得有沈魚落雁之美，閉月羞花之貌，現爲西宮伴駕。八子俱封國舅之職，久懷篡逆之心，却被施公林世舉等，在朝輔佐，因此不便行事，今見有水寇李昌，侵擾三楚，意欲保殷鸞、林世舉，出征水寇，二人暗裏必死於李昌之手，豈不除却老夫心頭之患，即出班奏道：「水寇李昌，侵擾州郡，三楚爲之搖動，望吾主速命大將，調兵征勦，方爲上策。」聖主問道：「兩班文武，未知何臣能勝此任？」伯美奏道：「可命正藍旗都門將軍殷鸞，軍中爲帥，再命九門提督林世舉，馬前爲先，帶滿漢精兵五萬，征勦水寇，必然殄滅。」聖主正欲傳旨，有郡王施仕綸，即出班奏道：「洞庭水寇，盤踞君山，熟習水戰，我兵進征，不識水性，兼之地利不熟，枉費國家錢糧，亦難成功。」主上道：「皇兄有何良謀，收伏水寇？」仕綸奏道：「不如

命一能臣，巡按三楚，暗探水賊虛實，出入險要之處，方可進兵。」主上道：「皇兄所奏甚善，又命何人前去巡視？」仕綸奏道：「臣保新科狀元林朋，此人英年多智，可勝此任。」聖主即傳旨，召選林朋上殿，西門官捧旨，至午門傳宣，林狀元隨旨上殿，朝參俯伏金階，口稱：「微臣林朋見駕，吾主萬歲！」主上即命：「平身！」見林朋玉貌珠唇，兩耳垂肩，站在金殿，猶如玉筍挺立，主上喜道：「今因洞庭水寇，侵擾三省，施仕綸舉保愛卿，巡三楚，諒能體朕之心。」林朋即跪奏：「臣聞水寇李昌等，盤踞洞庭，有年，強軍勇將甚多，臣乃新進書生，不識兵機，恐負聖恩，望主上另選老成練達之臣，前往探聽，方不負聖意。」郡王施仕綸出班奏道：「林狀元正當年壯，胸懷大才，正好與國家出力，何必推卸，若狀元公如畏孤掌難鳴，咱家舉薦一人，保護狀元公同往相商行事，必能成功。」林朋無奈，只得謝恩。皇上即傳詔，當殿封林朋爲三省巡按，欽賜龍牌一面，蛾眉刀一口，如有貪官污吏，先斬後奏。施皇兄所薦之人，權作巡副，俟有功之日，再行封賞。早有索伯美見計不成，心中甚煩，正要出班阻本，早有張鵬翮等聞知，急奏朝事已畢，請駕回宮。皇上命捲簾退朝，回宮去了。林朋領旨下殿，與各官拱手，分別回府。未知何日出京，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千歲府得會壯士 八里橋結義英雄

話說各官在午朝門拱手而別，各自回府去了。伯美做了一場沒趣的事，只得忍氣自回國丈府去了不表。且言林世舉父子，受命回到自己府內，同進二堂，徐氏夫人迎接，夫婦禮畢，林朋上前，與他母親見了禮，旁邊陪坐。夫人問道：「相公今日朝君歸來，爲何面帶憂容，莫非朝中有甚事情？」世舉就將兒子受命事說了一遍。夫人聞言大喜，彼時謝天謝地。世舉一見怒道：「夫人爲何謝天謝地？」夫人答道：「我兒年方二十八歲，就點首名狀元，又得施千歲雅愛，保他三省巡按，又賜龍牌蛾眉刀，是你父子們保國，方蒙聖上天恩，一門光彩，怎麼不謝

天地！世舉聞言，長歎一聲：『夫人原是女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想那洞庭湖君山一帶，被水賊李昌盤踞，手下多少能人，這個奴才，怎麼去得呀！』夫人道：『相公俗語說得好，吉人自有天相，食君之祿，當報君恩，相公何必憂慮，怎的這幾句言語，急得悶悶不樂。』林朋見此情景，急忙上前安慰道：『雙親不必憂心，兒既受命，豈有反復之理，食君之祿，必要忠君之事，你兒出京，定有好音歸來。』勸慰一番，方纔二老安歇。林朋起身，離了二堂，吩咐府中軍士，執龍牌到戶部起糧，兵部請兵，然後冠帶，命家下旗牌打轎到郡王府拜施千歲。不多一時，已至王府，命旗牌執帖到門官前請傳。門官問說：『那裏來的？』旗牌道：『新科狀元湖廣巡按林朋，拜見王爺，煩勞將軍通傳。』門軍官即忙接帖入內，稟知施公。施公吩咐：『廠開中門有請。』話說林朋在門外等候，不一時，照牆下三聲炮，王府中朱門重重齊開，只見門官執帖在手，口說：『有請。』林朋即忙下轎，步進王府，行至銀安殿下，往上一看，只見施公站立銀安殿上，頭戴冬官大帽，大紅寶珠頂子，雙眼花翎，身穿五色札花龍件外套，黃色錦緞馬褂，足踏粉底皂靴，笑容而出。林朋見了，急忙下拜。施公用手扶起，攜手上殿，先行晚生之禮，然後分賓落坐，謙敘寒溫已畢。施公問道：『狀元公受命，不在官中，整頓軍馬，來到本藩衙中何事？』林朋道：『蒙千歲保奏，准備明日起程，特來與千歲拜別，兼來約會千歲所薦之巡副。』施公即叫家童施達，吩咐廚房安排酒宴，與狀元公餞行。隨命請張老相見。家人領命，去不多時，酒宴擺齊，忽聽得屏風內面咳嗽一聲，尤如猛虎發哮。林朋抬頭一看，屏風面轉出一位英雄，渾身好披掛，只見他面如傅粉，唇似塗硃，天寬地闊，鼻正口方，兩道雄眉，一雙虎眼，身長七尺有餘，年約三旬左右，頭上六摺緞帽，身穿二藍綾綢袍子，外套青緞馬褂，腰拴絲鸞帶，足登滿底快靴，行路猶如開弓放箭，走至施公面前，用手一拱，口稱：『俺家有禮。』施公一見，急忙起身，拱手還禮。那人問道：『王爺叫俺來此，有何事幹？』施公道：『請好漢出堂，別無意見，今有貴客來此，本藩要煩好漢相陪。』那人問道：『客在何處？』施公以手指林朋道：『就是新科狀元。』那人將林朋上下一看，心中不勝之喜，將身一扭，走

至林朋面前，笑盈盈的雙手一拱，口稱：『尊駕！俺家有禮。』各位你道此人是何等人物？見了施公林朋，就如此大貌，其人姓張名雲，綽號走鋼鞭，乃是蒙古草地之人，生長在白塔城中，幼習武藝兵法，隱居深山，高觀學法，因聞得順治老王宴駕，康熙皇上承位，廣攬天下英雄，又聞施公禮賢下士，故此投在王府，保隨施公。更兼施公為人忠烈，張雲又是英雄，好結賓朋，愛的是忠良，恨的是奸佞，諷臣，生來好打不平，兼之智勇過人，自出世以來，只有跪天跪地，跪父跪母，跪君王，以下不能屈膝於人，故而見了施公林朋，拱手而已。林朋也不介懷，起身還禮，各通姓名，雖是萍水相逢，二人言語，甚為投機，惟恨相見之晚。施公一見，不勝之喜，急叫家童排宴款待二人，席上無非是珍饈百味，酒宴擺齊，施達即請三人入席。林朋首座，張雲客席，施公主位相陪，三人閑談暢飲，酒至半酣，施公向張雲說道：『今因林狀元奉旨出京，到湖廣探聽水賊消息，無有護身之人，本藩在金殿之上，保薦足下，權作副巡之職，同狀元前去私探水寇，俟成功之日，回朝覆命，不少高官顯爵，未知足下可願去否？』張雲答道：『承蒙千歲厚愛，願效犬馬之勞。』施公聞言大喜，即對林朋言道：『本藩將這位英雄，與你作護身之人，如何？』林朋起身謝道：『千歲有這般愛憐學生之意，學生感恩不忘。』於是與張雲在王府內結義，手足相稱。正言話間，忽聽譙樓鼓起初更，林朋急忙起身告辭，施公隨同張雲起身，送出中門，分別之時，張雲問道：『狀元公軍兵糧草，可曾齊備？』林朋答道：『軍兵錢糧，早已預備齊全。』張雲道：『既已齊全，明日校場相會。』說畢三人拱手而別。且說林朋乘轎，離了郡王府，又順路到各衙辭行，方才回到自己府內，步進三堂，見了雙親，忙將施公府中得會張雲保標之事，說了一遍。世舉夫人聞言，喜道：『吾兒出京，有人保護，就免我二老憂心了。』父子三人，談敘一會，不覺譙樓鼓打三更，世舉吩咐林朋安寢，准備明日起程。次早天明，世舉夫婦，吩咐家人安排酒宴，與林朋餞行，酒至三巡，父子三人，各各含淚，林朋勸道：『雙親免憂，你兒此番出朝，有張雲隨身保護，水寇諒也無妨。』世舉收淚，又將林朋訓誨一番，言道：『我兒出京，一路須要小心謹慎，不可放蕩，要把張雲視如手足，慙

勳相待，有他保標，諒必無害；此去沿途，務要約束兵丁，賞罰嚴明，方不失為將之道。沿途地方，兒更要着意準備！

『林朋就道：『父親何不將湖廣的事情說明，使兒方好提防。』世舉曰：『那湖廣武昌府，有一告職奸賊，姓常名和，當日在朝，與索伯美是通家至好，此賊辭職歸家，未及半載，忽然洞庭水寇叛亂，依父之見，必是二賊通同為謀，引動水賊與兵，他好其中取事。我兒此去，凡是每日營中大小之事，定要與張雲商議而行，為父所言，兒須牢牢謹記。』林朋答道：『孩兒謹遵嚴訓。』言罷，隨即起身，拜辭了父母，行至中堂，吩咐中軍官，傳令滿漢軍兵，府門候示。吩咐已畢，再與父母叩辭，轉身便要起程。只見世舉夫婦，念念不捨，同衆家人，眼淚汪汪，送出二堂，含淚說道：『我兒年輕出仕，身邊乏人照料，為父將這老管家林和，與你隨帶身邊，以為心腹。再把書童林保，與你一路，以作使喚之人。營中外事，問張雲，內事問林和，使喚用林保，謹記為父之言便了。』囑咐已畢，正當辰時，門外人聲喧嘩，鬧嚷，乃是滿漢軍兵，等候大人起程。世舉只得攜着林朋，送出府外，眼見兒子上轎，方才轉身進內。這且不提。單言林狀元上轎起程，只見五營四哨，大小將士，排成隊伍，前前後後，旌旗浩蕩，一路穿街過巷，足有半日，方才出了燕京九道皇城，行不數里，來至九龍橋上，早有旗牌官，手執東帖，來至轎前稟道：『今有副巡張雲，迎接大人。』林朋聞言大喜，隨即吩咐到了接官廳上面相會。不一時，到了官廳，林朋下轎進內，只見張雲上前迎接，林朋即手挽張雲，言道：『張兄真不愧為大丈夫之言，今果來也。』二人正落坐，言語，只見旗牌稟道：『此刻正當午刻，人馬或行或住，請大人示下。』林朋轉問張雲道：『此刻午時，行住如何？』張雲答道：『依弟愚見，今日天氣清明，日色尚早，前去五十里，有一地名叫八里橋，此處有一行台，大人可傳令出示，吩咐各營，至八里橋駐紮何如？』林朋道：『善！』即命中軍，傳令各營將士：『運動糧草馬匹，羅鍋帳棚，軍火器械，向前起程，沿途不得擾害百姓。』大令傳出，只見人馬行動，旌旗飄飄，猶如天崩地裂，至申時，兵抵八里橋地方，有守將二員，早備人馬，迎接巡按大人，入到館驛。二將前來參見，林朋道：『本院今夜在此住宿，煩二位將軍，四面防守，務要嚴謹。』二將領命而去。林朋轉身，與張雲同入內閣，至房中落坐，家人奉上香茶，二人正在談敘，書童林保稟道：『營外有地方官送來酒宴一席，請示定奪。』林朋吩咐家人，前去回答：『酒宴收下，明日回拜。』家人領命，急忙出外，招呼來人，將宴抬入內閣，安排已畢，請大人入坐。林朋與張雲分賓主坐定，家人侍立斟酒，飲至半酣，林朋停杯不飲，忽然長歎一聲，張雲一見大驚，不知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走鋼鞭館驛結義 飛天抓贈劍賜符

話說林朋與張雲在八里橋行台館驛之中，二人對坐歡飲，酒過數巡，林朋忽然停杯不飲，長嘆一聲，管家書童在一旁斟酒，不知主人何故長嘆，又不敢問，驚動了張雲，忙起身問道：『狀元公飲酒不樂，莫非俺家粗鄙麼？』林朋道：『非也。』張雲問：『既不怪弟，吾兄歎氣何來？』林朋道：『我恨的是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張雲聞聽此言，鼓掌大笑道：『狀元公此言，明明是打動俺家，既蒙不棄，俺草地人，粗鹵之夫，願與大人結為生死之交。』林朋聞聽，張雲應允，心中大喜，即道：『既蒙允諾，也要議個次序。』張雲道：『俺今三十二歲。』林朋道：『小弟少兄四春。』當下即命林保安排香案，就在館驛之中，滴水簷下，二人沐手焚香，祝告天地，各盟誓道：『弟子張雲林朋，從此結拜之後，生死患難相扶，莫有二意，天厭之地厭之。』盟誓已畢，二人起身，有詩為證：

義結金蘭意氣投，異姓相連似手足，情同骨肉終勿更，香名至今遠流傳。

二人盟誓入內，已到三更時候，席上菜涼酒冷，林朋吩咐：『重辦酒肴。』張雲道：『夜已深了，不必過飲。』林朋即命家人，徹席獻茶，二人談敘了一會，結義相愛，彼此情投意合。彼時張雲問道：『賢弟此去，不過五六日，便到天津衛了，由此處至湖廣，山遙路遠，或由旱道，或往水道，賢弟主意如何？』林朋答道：『弟今巡按湖廣，高車駟馬，乃是文職之官，講論詩詞歌賦，百問不難，若說行兵，小弟就隔了天淵之別，如今全仗仁兄指教。』張雲道：

「早道路遠山高，不知何日得到？軍士亦甚勞苦，依愚兄之見，由水道而行，方免軍士路途之苦。弟可早出公文，知會天津總兵，早日預備舟船二隻，弟兄兵到，由戰船順水之便，直到湖北岳州，安營駐紮，對面便是君山青草湖，水賊來往所在，弟兄方好秘探消息，豈不兩全其美？賢弟思之，意下可否？」林朋道：「仁兄所言甚善，小弟之意，亦是如此而行。」二人主意已定，忽聽譙樓鼓打四更，閣中燈燭，皆不甚明亮，二人正欲起身，各去安歇。將要分手，忽聽房上瓦响之聲，二人大驚，疑是刺客，抬頭一看，只見一人從屋上飛下，張雲忙在腰中拔出佩劍，幾步上前，那人閃過閣門之左，張雲進身一看，那人不言不語，左脚一抬，照住張雲一腿。要知那人姓甚名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劉俠館驛贈符劍 林朋沿途訪土豪

話說張雲側身躲過，正欲用劍砍去，只聽那人叫道：「賢弟休得動手！」此時張雲聽得聲音甚熟，但一時記憶不清，仗劍上前，即忙將那人面容仔細一看，心內甚喜，你道此人是誰？他乃江西太行山人氏，姓劉名翼，外號飛天神抓，係兵部大堂李洪的內姪。此人一身武藝，又得異人傳授，學習技藝俱全，行動來無蹤，去無影，在他的父府中保家，因八月十五李洪朝罷回府，父子姑姪，閑坐二堂，說及施仕綸保奏林狀元巡按湖廣，探聽水賊虛實，薦一個張雲在他營中，以作副巡，保護林朋前去。劉翼一旁聽得，心中暗想：「這洞庭湖水賊之內行俠尚義，能人甚多，須有張雲一路保護，怎奈獨木不能成林，想那張雲往年在湖南白虎廟中，七十二人結拜之時，就有賢弟在坐，我與他有生死之交，此時正當幫助，並且林朋又是忠良之後，亦可保護於他，以故是夜架動遁光法術，來在驛中屋上，聽得二人結拜，心中大喜，又因弟兄相別多年，方才相會，故而打他一腿，試他武藝如何？看來張雲比劉翼武藝要軟幾分。且說張雲將劉翼面上一看，不禁大喜，說道：「乃是大哥到了，小弟失迎！」急忙上

前，與劉翼見禮。正是：

久旱得蒙甘雨降，他鄉幸與故人逢。

張雲轉身，只見林朋嚇得呆坐几上，人事不知，張雲急忙上前，大呼數聲，方將林朋喚醒，只聽言道：「駭殺人！」張雲便將劉翼姓名來意，一一說明。林朋聞聽，神色方定，當下起身說道：「既是劉兄到了，小弟失迎！」急忙上前見禮，二人禮畢，分賓落坐。林朋叫醒家人，重明燈亮，只見劉翼頭戴青布帽，身穿皂布衣，腰束藍布帶，下穿青布褲，足登草履，一雙空手，年紀不過四十以外，一身打扮，好似農夫一般。林朋看罷，想道：「此人雖是妝束樸素，但相貌魁梧，今來必有原故，不可輕視於他。」忙叫家人獻茶，茶畢問道：「仁兄幾時來此？有何賜教？」劉翼答道：「某家現住兵部大堂敝姑父李洪府中，因聞張賢弟在此，故於今夜二更起身出京，四更到此。」林朋道：「路隔數十里之遠，何如此之快？」劉翼道：「俺習有飛身之術，故而迅速。時在上房內，聽你二人結拜手足，我張賢弟就把大人高攀了。」林朋道：「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承吾兄雅愛，大人二字，實不敢當，可以弟兄相稱便了。」當時劉翼道：「如此承蒙不棄，日後彼此皆有患難相顧，互相扶持之情。且問賢弟，今到三省，偵探水寇，但不知由那路而行？」林朋道：「張兄的主見，由水道而行。」劉翼道：「由水路而行，可免兵士陸路之苦，此去湖海之地，煙瘴甚大，二則要由君山洞庭青草湖，才能進兵，倘若水賊李昌知道，必命能人前來行刺，雖有張賢弟保護，奈孤掌難鳴，一人怎麼照應得到，今夜幸有某家在此，倒也無妨。」說罷起身，在頭上布帽之中，取出一張靈符，交與林朋說道：「可將此符，命人貼在旗杆之上，行船之時，能蔽煙瘴，山精妖怪，不敢近身，弟的蛾眉龍刀，可交與張雲執掌，某家贈你一對寶劍，隨身備帶，方保無憂。」林朋暗地驚道：「他來一雙空手，腰無寸鐵，看他寶劍，不知從何處而來？」當時也不言語，雙眼將他看着，只見劉翼兩手中指，按住兩個鼻孔，呼的一聲，飛出兩道白光，在劉翼面前，繞來繞去。劉翼用手將兩道白光一擒，化成明晃晃一對寶劍在手，其劍長不過

一尺寬有二指，忽往梁上一指，隨手取下劍鞘，一並交與林朋。林朋雙手接劍，就在燭光之下，一看，只見光彩奪目。林朋不勝之喜，問道：「劉兄此劍何名？」答道：「此劍乃是某家自鍊而成，名曰鼻息劍，賢弟好好收存，不可離身，倘過急難之時，自有能人保護。話不久談，後會有期，某家去也。」說畢，飛身而去。林朋張雲正欲起身相送，不見形影，當下二人又驚又喜，轉身欲寢，不覺東方已白，四下一看，並無動靜。二人正在驚異，只見外旗牌官稟道：「天顏已明，請大人傳令！」林朋隨即吩咐衆軍，各整行裝，放炮起身。又下令軍士：「一路公買公賣，不准踐踏百姓禾苗，違令者斬！」又命：「前站知會天津總兵，早備船隻。」又叫手下旗牌，將劉翼所賜靈符，貼在旗上，又把蛾眉刀交與張雲執掌，巡按兵符印信，付與老管家林和收藏。自己將劉翼所贈的鼻息劍，掛在身旁，分發已畢，方才上轎起行。本處官軍，備程相送，至十里而還。且說大人兵馬在路，只見前後旗旛閃閃，鼓角齊鳴，所過之處，衆鳥驚飛，羣獸傷膽，沿途有各地方官預備，不過數日，已到天津衛。只見號炮連天，人馬紛紛前來，乃是天津總兵所統兵馬，同城官員，前來迎接。早有藍旗牌接得各官手本，來至轎前稟道：「今有天津總兵，與同城文武官員，迎接大人。」林朋曰：「轉達文武各官，請在驛中面會。」吩咐已畢，大人軍馬，由西門入城，直到行台館驛，下轎入內，同城官員，在門外伺候，各傳上名帖，藍旗牌接帖入內稟知。林朋問張雲：「如何發落？」雲道：「令文武各官，回衙理事，單留下總兵相見。」朋依雲言，叫旗牌官吩咐同城官員，文官回衙理事，武將歸營練兵，單請卞基相見。各位爲何單見總兵，不會各官，不知這總兵原是皇朝八旗內之人，乃是鑲黃旗，他這天津總兵，本是施仕綸保奏來的。林朋亦是施公保奏，在京未曾起身之時，施公就有祕文到此，二則張雲在施府，與卞基相會過的，且林朋出京，又有知會，時才張雲又對林朋說明了的，故而單請總兵相見，不知見了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天津文武接巡按 洞庭水寇得消息

話說林朋到了天津駐紮行台，同城文武官員，俱來館驛門外候見。聽得旗牌傳大人之言：「吩咐同衙單請總兵卞基相會。」當下各官紛紛回衙。卞基等候少時，見行台門大開，卞基步行入內，林朋一見，起身相迎。卞基正欲參拜，林朋即用手扶住，說道：「總戎只行常禮相見罷了。」各位想林朋乃是巡按，係一品大員，又是欽命巡查三省，卞基是鎮台，係二品之職，清朝制度，與前代不同，文武品級，俱在舖上所分，文官飛禽，武官走獸，故卞基以殿禮拜見，林朋挽住常禮。拜畢，卞基侍立於旁，林朋言道：「總戎不必拘禮，坐下有話相商。」卞基只得分賓告坐，張雲上前見禮，陪坐一旁。寒暄敘畢，林朋向卞基問道：「本院奉旨出京，調檢三省，前有小書知會，煩勞將軍，河下預備船隻，刻下可曾齊備否？」卞基答道：「戰船早已備好，候大人駕到。」林朋道：「此回太把將軍過勞了！」卞基道：「大人何出此言？卑職理應伺候大人，此番出京，亦是爲國勤勞，卑職當得沿途護送。」林朋道：「有勞將軍了！」正言之間，卞基衙中旗牌，已將酒席送到，卞基即命擺於閣下，請大人首坐。當下林張二人向總兵稱謝，挽手入席，張雲客坐，卞總兵主位相陪。三人歡飲，酒至半酣，卞基言道：「大人此來，一路辛苦，就在此處暫歇幾日。」林朋答道：「現有君命在身，不敢久留，候他日還朝，再來與總戎領教。」卞基即道：「不敢！」三人歡呼暢飲，不覺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驛中燈燭齊明，方才散席。家人獻茶已畢，直談至二更，方才分手。卞總兵別了大人回營，傳令軍士，准備明日五鼓送行。再說林朋張雲送了卞基出驛，轉身號令軍官，明晨早備軍馬，五更起行。吩咐已畢，二人入房安寢，次早未到五更，外營鼓角齊鳴，驚動書童林保，管家林和二人，忙來驛中，稟請大人。張雲早已驚醒，急整衣冠，走出行台館驛，上了羅轎，人馬向河下而去。正是：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此時卞基與同城官員，早已在門外等候，聽得大人起身，隨行一路護送出城，直至江邊，各官在岸旁恭候。大人上了大船，方將手本交旗牌傳進，不多時，只見旗牌傳話：「請回！」各官方去不提。再說二人坐在中艙，叫軍

士將貼符旗插在船頭，又吩咐水手，上路之時，須要小心留意。言罷，即命鳴鑼開舟，緩緩向君山而行。不日早至岳州，暫且不表。且說洞庭湖水寇李昌，原本福建台灣人氏，幼年父母雙亡，飄流海島，得遇異人，傳授五遁俱全，身長七尺，膀闊腰圓，面如重棗，一部鬚鬚鬚，長至一尺有餘，每食以二金鈞，將鬚分掛兩耳，因此衆人與他起個綽號，名叫「金鈞李鬚子」。乃是上界魁星脚下所踏金龍，臨凡年紀四旬以外，兩膀有千金之力，一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平素爲人，好結賓朋，喜交豪傑。在湖南白虎廟中，聚集水旱英雄，七十二人，一同結拜，衆推李昌爲首。因見大清統兵入關，直至北京滅了闖王，奪去明室基業，登了大位，命將領兵，又滅去唐王福王桂王，故而李昌心中不服，意欲邀集天下水旱二道英雄，要將大清逐出中華，自立爲王，方遂心懷。隨即帶領水道英雄三十六人，同至郭州，盤踞洞庭湖君山一帶八百里之地，接連岳州青草湖，自立爲洞庭之主。命得水寇，四路搶劫，沿湖一帶，皆受其害。江西廣東武昌三省州縣，被其騷擾。一日，李昌陸帳，料理軍情，忽見旁邊閃出一人，上前稟道：「小弟奉命巡湖，聽得朝廷命來一位新科狀元，姓林名朋，加陞三省巡按，帶領人馬，前來攻打君山，由水路而來，不日要攔岳州了。報知寨主，請即定奪。」李昌聞言，說道：「林朋此來，是自送其死，孤家命人帶領水兵一千，隨駕戰船十隻，去到青草湖一帶擋住，叫這狗子插翅也難飛過。」各位你道這時才稟軍情的人是誰？此人姓岳名剛，字子清，本是福建南戈州人氏。父亡母寡，拜在本壩鐵龍寨鐵龍教主爲徒。這位教主，與李昌乃首尾相連之人。因聽得李昌不久舉兵，故鐵龍教主命岳剛前來幫助。此人亦得異人傳授，有些法術，兼之五遁俱全，本是李昌至愛之人。今在帳前稟事，故李昌吩咐扎斷青草湖水路。大令下，只見西營中閃出一位道長，此人姓汪名廉，綽號水鶴子，本是湖南長沙人氏，曾拜鐵冠道人爲徒，現在李昌營中，拜爲軍師。又得鐵冠道人傳有金錢靈數，凡卜吉凶禍福，尤如神箭一般，百發百中。是日聽得傳令，即忙上帳，見了李昌，說道：「山人昨晚在水寨中，眼跳心驚，坐臥不甯，山人焚香卜課，數裏分明，朝廷差來這路人馬，內有吉星照耀，寨主此計難成，縱然要行，

待過十日之外，自有下落。」話猶未了，只見外面水軍飛奔而來，走至帳前，向上稟道：「林朋兵馬戰船，昨晚已攔青草湖邊，人馬駐札在城，今日移在景亭衙安營，兵不滿千，將無一員，內外全無動靜。」李昌聞報大喜，便問軍師汪廉與岳剛道：「二位賢弟，有何良策退他？」岳剛道：「大哥免慮，不如賜小弟一支令箭，待弟即刻去到岳州，暗探他的消息，若無動靜，小弟架起法術，遁入景亭衙中，大哥所用佩劍，交與小弟之手，將林朋首級取來，與大哥一見如何？」李昌道：「賢弟之言甚善，此事切不宜遲。」隨在腰中取下佩劍一口，交與岳剛，又命左右人役捧上酒來，與岳剛餞行，親自奉酒三杯，岳剛飲畢，將渾身衣服，扎束齊整，上前與李昌告別，說：「大哥請在中軍帳閉坐，專等明日小弟的好音回來。」言罷之時，將手向李昌一拱，說道：「小弟去了！」邁步出營，放開大步，直往岳州城而來。未知取得林朋首級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岳州府岳剛行刺 景亭衙符劍救援

話說洞庭湖水寇李昌，在帳中閉坐，與一衆水賊議論，岳剛討劍去到岳州景亭衙中，行刺林朋，不知吉凶如何？心中甚爲憂慮。這且按下不提。回書再說林大人，自那日船攔青草湖岸，早有岳州府同城文武官員，及東關外景亭衙毛守備等，俱在岸邊，迎接大人上岸。一直到景亭衙中駐扎，各官傳上手本，大人一概不見，吩咐旗牌知會各官，回衙理事，單留毛守備在營中候事。文官各員，聽得旗牌之言，皆起身回衙，只有守備等候傳見。再說大人吩咐旗牌，知會各官，即與張雲入到內閣，命林保排開酒席，二人對飲。酒到數巡，林朋向張雲言道：「多蒙劉翼仁兄賜符贈劍，一路清吉，已到岳州安營，但慮此處離賊巢不遠，你我二人，猶如到了老虎口裏一般，白日間却也無妨，晚間要望仁兄時刻防備才好。」張雲道：「賢弟憂慮怎的，可以胆大住此，至於擒賊之事，自有愚兄一力承當。」二人商議一會，觀看天色將晚，即命將席撤去，林保送上香茗，伺候二人淨面已畢，大人起身出

外料理營中諸事。不過一時，鼓起二更，轉身吩咐書童掌燈伺候。林保手執燈亮，送大人進了小房之中，隨即預備香茶，又將羅帳錦被安置妥帖，侍立一旁。大人吩咐林保與管家二人，各去安睡。兩個家人出了內房，各自安宿去了。林朋起身，將門關好，隨在書房內，取出一部古書，坐在燈下觀看不表。再說林和林保兩個家人，出了內房，二人暗地見大人觀書，林和即向林保說道：「你我二人，多蒙大人厚愛，大人見得你小我老，故而叫我們出來安睡，我們本得偷閑，你看大人奉旨巡按二省，打探水寇虛實，爲國勤勞，此時還在看書，倘若呼喚，又有何人應答？」林保道：「老公公有何主意？」林和道：「你我二人，不如就在門外炕上安眠，大人如有呼喚，不致無人伺候，豈不兩便？」這兩個家人，商議停妥，就在木炕上安睡。再說林大人在房中獨坐觀書，不覺鼓打三更，兩眼朦朧，即時收了書本，卸去冠服，將鼻息寶劍掛在帳內，然後上床安眠，不覺沉沉睡去，暫且不表。回書再說副巡張雲，手執亮燈出外，吩咐各營各棚，加意小心，各營燈光，不准吹滅，着衣而睡，兵刃不可離身，恐其有事，一呼齊至。吩咐已畢，回房安睡不表。且言水賊岳剛，奉了寨主令箭，行刺林朋，一身打扮，與商賈中人一般，使人不疑。不多一時，來在岳州景亭衙外，向週圍四處探望，毫無動靜，見營中兵丁，無過二百餘人，武將並無一員，無非幾個千百把總而已。岳剛看了，毫不介意，只等到二鼓已半，立定念頭，用起五行法術，遁入衙內，正然觀看，猛然抬頭，只見營門頂上一桿大旗，飄來飄去，好似金光一般，視之奪目。此賊不知旗上粘有靈符，也不介意，一人走來走去，忽聽營內三鼓已起，急忙駕起遁術，不過片時，到了內衙，只見四處燈光尚在，往內閣一看，見有燈光，不甚大明。岳剛將身一蹤，遁入內面，只見桌上一支殘燭，輕身上前，將燭花剔明，四下一看，只見有兩個家人，一老一少，在左右木炕之上，睡得如死人一般。意欲拔劍殺之，又恐驚動外營軍兵，況這二人與我，又無冤仇，明知是林朋手下家奴，殺他無益。正在尋思，忽聽那朱紅窗格內，有鼻息之聲，抬頭一看，正中有朱紅圓門，上前用手一推，關閉得緊，心中想道：「內面必是林朋在此房中安宿。」又向四下一看，不禁大喜，原來外營兵丁，一個均不在此。

內中兩個家人，已經睡熟，趁此時刻，正好下手。想罷之時，口中念念有詞，駕起木遁，遁入房中一看，八仙桌上，一盞孤燈，不明不暗。岳剛上前，將燈剔亮，一看牙床之上，掛的朱紅羅帳，岳剛輕腳輕手，步至榻前。聽得帳內鼻息如雷，岳剛大喜，忙在腰中拔出寶劍，用手揭開帳門，只見內面金光燦爛，如日射目，劈頭一劍，不知生死存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劉翼取劍留詩句 林朋接狀訪漢陽

却說劉翼靈符金光射目，岳剛大驚，拿不住主張，嚇得倒退幾步，雙足難立，跌倒在地。正要翻身立起，忽然屋脊樑上有人大叫一聲：「內面有刺客！」這一聲好似霹靂震地，只嚇得岳剛魂不附體，知事不諧，忙借土遁，逃回君山去了。不表。再說林朋被這霹靂之聲，將他驚醒，又聞叫有刺客，翻身坐於帳內，嚇得目定口呆。外面早驚醒了兩個家人，及外營中軍士，並張雲、毛守備等，俱也聽得此聲，急叫軍士燃起燈光，隨同張雲、毛守備，來到內閣一看，朱紅圓門大開，進內將羅帳掛起，只見林朋在榻上，蟠足而坐，猶如癡呆一般，口不言語，容顏大變，嚇得衆人神魂不定。即忙上前，大呼數聲，方才甦醒。只聽林朋開口言道：「嚇殺我也！」方才睜開雙眼一看，只見滿室燈燭輝煌，合營將士站立兩旁，心中恍惚，雙眼仍然閉着。張雲上前問道：「賢弟因何這般模樣？」林朋定一定神，方緩緩答道：「本院適才睡臥榻上，將才合目，耳聽屋樑之上，猶如雷震一聲，叫有刺客，本院即忙起身，坐在床上，四下一觀，並無動靜，嚇得本院魂飛魄散，恍恍惚惚，不知所以。多蒙各位將軍到來，方將本院呼醒，且問你們如何知道此事？前來相救本院。」張雲道：「爲兄在外營經理，吩咐軍士打點巡更，俱要留意謹防，將到三鼓之後，只聽得小營有雷震之聲，大呼刺客，合營俱已聽見，故而衆軍齊來此救護。」林朋問道：「你們曾見有刺客否？」衆人答道：「內外四方，全無刺客的蹤跡，不知何故？」林朋道：「這是什麼情弊？」正在驚異之間，

只見守旗軍士上前稟道：「旗上靈符不見！」林朋聽說不見了靈符，猛然想起帳內寶劍，回頭向帳內一看，並無鼻息劍，即向衆人說道：「本院鼻息劍不知何處去了，你們可曾看見否？」衆人道：「未曾看見形影。」林朋就急忙下床，穿鞋披衣，與張雲諸將執起燈燭，滿營找尋，內外尋遍，毫無踪跡，張雲着急不已。衆將問道：「大人爲此劍符小事，何故如此着急？」林朋向衆人說道：「各官有所不知，非怪本院如此着急，若論此劍，乃太行隱士劉翼所贈，其劍帶在身旁，邪術刺客不能進前，今被賊人盜去，後日劉翼討劍，你叫本院又拿何言對答？」正言之間，早有家人林和起稟道：「大人奴才在桌案之下，拾得一張字帖，請大人觀看。」林朋接過字帖，在燈光見上面有詩四句道：

非銅非鐵卯金刀，八里頭上展翅搖，靈符寶劍某收去，大人穩坐莫心焦。

林朋看了詩句，正是着急之中，一時難以解開，吩咐林保速至文案房中，請劉師爺，林保領命，即來至文案房中，向師爺言道：「大人有請！」劉師爺聽得大人來請，急忙整冠束帶，上前見過大人，林朋讓坐，將詩句送過，請師爺解劉師爺詳一會，向林朋說道：「大人勿憂，此詩句有徹有解，這第一句非銅非鐵卯金刀，乃是一個姓劉的劉字，第二句八里頭上展翅搖，乃是個翼字，第三句明明這靈符寶劍，他已經拿回去了，第四句大人穩坐莫心焦，這是說符劍非別人盜去，大人不必心焦意思，向日常聞大人所言，今年八月十七日，在八里橋扎營，晚間得遇劉爺，蒙他贈符賜劍，那大人可曾問他名否？」林朋思沉半晌，方才說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聞聽得先生之言，如夢初醒，真正詳解不差，還有話說，這明明是劉翼拿回他的符劍去了，想來刺客大約被他與我誅了。」衆人聞聽，個個稱異，俱說此事世間少有，真是希罕之事。當時不覺東方已經發白，林朋向衆人言道：「今夜有勞諸位將軍了，本院改日酬勞，各請回營理事。」衆人告辭將出，只聽得外邊有叫冤之聲，林朋命張雲出去看來，張雲即忙走出外面，只見簷下有一羣父老百姓，男男女女，各頂狀詞，口叫伸冤。張雲見了，不敢主張，只得

向衆百姓吩咐道：「汝等不必喧嘩，在外靜候，待我回明大人，自有發落，與爾等作主。」張雲說畢，轉身入內，見了林朋，將百姓叫冤之事，說知。林朋想道：「本院係奉旨打探水寇消息，並非地方官可比，本當不理民情，又是食的皇家之祿，若與他們百姓伸冤，我又不是辦理民情之官。」想了一會，說道：「爲官不與民作主，枉食朝廷爵祿高。」主意停當，吩咐打鼓站隊，大家穿戴齊整，聽得鼓打三通，廠開中門，大人陞坐公案，吩咐旗牌將那些百姓狀詞，一一接上公案，叫那父老百姓，站立兩旁，不必下跪。百姓人人謝恩，恭候發落。大人才將那些狀詞，一張一張細看，看到一張，乃是告湖北漢陽鎮同知二府黃達，私抽釐金，耗虐民財，大人看畢，心中想道：「我朝大清定鼎以來，並無抽釐之事，而今聖主仁皇帝登基，恩澤普及羣黎，皇恩浩蕩，况又國庫豐盈，那有此舉？爲何這個狗官，官卑職小，胆敢如此放肆，違背朝廷愛民之心了。本院亦知此人，乃常和的乾兒，又是索伯美保奏的，所以黃達得這兩個老賊背膊，故敢如此胆大。」林朋說道：「本院暫將這張狀詞存留，慢作主張。」說罷，吩咐受冤百姓，權且歸家候着，自有本院與汝等作主伸冤。告狀的百姓，聽得大人吩咐，去了一半。林朋又翻一張在手，詳細一看，大吃一驚，只嚇得大人目定口呆。各位你道大人見了這張狀詞，爲何着驚？就是武昌府一位告職官員，姓常名和，自京都回在原郡，無惡不作，內通索伯美父子，外通洞庭水賊，裏應外合，暗地相商，日後奪得大江山，三人同享富貴，此是老賊妄想的心意。這一趕百姓，有告婦女被他強奪的，有告田園被他霸佔的，地方官無奈他何，冤屈難伸，今聞按院大人出京，巡查三省，天子賜有蛾眉龍刀，斬殺自由，故而百姓前來伸冤。因此大人見了狀詞，大驚小怪，皆因老賊樹大根深，怕的攀他不動，大人尋思了一會，心中想道：「天子欽賜得我的蛾眉龍刀，龍牌，無論大小官員，犯在我手，斬殺自由，我懼他怎的？」想罷之時，吩咐父老百姓，各自歸家等候，自有本院與汝等伸冤。衆百姓紛紛出衙而去，大人起身退帳，進了後營，家人獻茶已畢，又將狀詞細細閱了一遍，想道：「以百姓狀詞爲憑，拿問狗官，必有辯說，本院不如更換素服，去到漢陽，私查暗訪，如果不虛，我再命人將他

拿到營中，請出蛾眉龍刀，立地問斬。」主意已定，此刻正當午時，吩咐家人擺宴，忽聽營外號炮喧天，金鼓齊鳴，兵馬之聲，不絕於耳。不知爲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景亭衙各官拜會 漢陽鎮巡按私探

話說林大人閱了狀詞，意欲暗去漢陽私訪，將才吩咐家人擺宴，忽聽外面號炮之聲，人馬喧嘩不止，不知何處兵馬正要命人出去問明，只見張雲從外邊進來，向林朋說道：「外面有襄陽府黃州府永州府荊州府漢陽府漢陽鎮各官前來參見大人，請示定奪。」林朋道：「煩仁兄前去，吩咐各官回衙，可說本院改日回拜。」張雲正欲出外，又來了一位官長，你道何人？就是衆百姓所告那漢陽鎮二府同知黃達，張雲復身入內，稟知林朋，林朋向張雲言道：「單留黃達相見。」張雲阻說：「不可，各官參拜，未容一人相見，單留二府，豈不令各官生嫌？」林朋道：「仁兄不知單留二府之故，皆因接得衆百姓狀詞，內有數章，均是告的這狗官私設釐金局，假冒聖旨，搜括百姓的銀錢，強佔良民子女，過惡多端，想我聖主仁皇帝即位以來，恩德布於天下，愛民如子，那有這件事情？小弟意欲行文一角，將他拿獲，解回朝廷問罪，誰料這個狗官不知有人本院台前告發，今來參拜，豈不是他自投羅網？故而傳他相見，當面問他幾樁不是，將他拿送朝廷，豈不與民除害，仁兄的高見如何？」張雲答道：「不可！既然狗官有私抽民財之事，背壞當今，况他官卑職小，無非二府之位，焉能作出這樣驚天動地之事來？依愚兄想來，狗官定有朝中的奸賊，外省的佞臣，爲他的背膊，內外調停，方敢如此膽大。大人雖然接得百姓狀詞，未見他的虛實，大人今日傳他來問，狗官必不能招認，反使百姓受災。大人如今只可如此如此，得了真憑實據，方能擺佈於他。」林朋聽了，點頭稱善。張雲轉身出營，吩咐各府州縣衆位官員回衙理事，大人改日來衙回拜。吩咐已畢，各官俱回本衙去了。只有黃達出外升轎，隨同一班衙役巡丁，早已行程不過三四里之遙，黃達吩咐

人役，不回己衙，要往江夏縣常老太爺府中議事，這且按下不表。回書且說林朋吩咐各官去了之後，在內營擺下酒宴，與張雲二人對飲，盡歡而散，各自安宿。次早天明，林朋收拾行李包袱，內面放有紙墨筆硯，身穿素衣，頭戴小帽，扮就算命之人，將巡按印交付老管家與書童二人執掌，吩咐緊緊收藏，須要小心，不可走漏消息。外營中兵丁自有張雲管理。大人說畢起身，手執三才竹板，由內衙小花園側門而出，直往漢陽鎮大道而去。大人出來，只有兩個家人知道，張雲與滿營軍士，盡皆不曉。其時正當辰刻，回避公出牌，尚未掛出，閒話不提。且說林朋出了景亭衙，行不數里，來到青草湖邊呼渡。各位不知這湖中之水，與淮海之水不同，湖中的水，卽如堰塘之水，一般，無波無浪，又無灘口，只是闊大，深不知底。况這青草湖，乃是萬商雲集之地，無論每日都有各處官商客旅，在此往來。林大人到此，乃是改裝一個算命先生的模樣，並無人識他是本省巡按，他在岸上叫渡，船夫將他渡過青草湖，林衙給了船資上岸，沿着大路而行。走了十餘里之遙，一路俱是平陽大道，早又到了漢陽城。舉步走至城中，林朋抬頭一看，處處皆是街道，分不出東南西北，人烟輻輳，商賈如雲，不知黃達住於何方，只得走一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依着街道而走。足足走了兩個時辰，此時乃是九月天氣，天時尚暖，大人只走得渾身是汗，喘氣不止，站立街口，左右一觀，只見東邊下首，有一座高大門樓，外挂得有一塊金字橫匾，上寫着「春亭茶社」。大人一見，心中歡喜，忙忙舉步，進了茶社內面。見西廊下有一處座落，自尋一張茶桌，在首位坐下，隨將行李，放在桌上橫頭，才把頭上帽子取下，放於包袱上邊，隨在腰間，取出一塊汗巾，將臉上汗水揩淨，便叫一聲道：「老公快與我拿一壺雨前茶來。」各位你看這林大人，他本是京地生長之人，近年才二十八歲，今歲奉旨巡按三省，又是初任，兼係喬妝打扮，獨自一人，初到漢陽鎮，如何知道此地風俗人情？他從前在京城之時，常聞人言，大清所管各省，原有四大名鎮，就是這漢陽鎮，乃四鎮之一，人人皆知，每日非千豬百羊萬石米，不敷此地之用，故大人在首位坐定，喊了一聲茶，老公驚動了春亭社中滿座之人，個個都將大人看了幾眼，說

道：「這位客人，不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人，故聲音不對，言語不同，看他穿着雖然素樸，年紀不到三十歲，滿面光彩，一表人才。」衆人言談之際，大人舉目一望，只見人人將他看着，心中自想道：「我是北京之人，說話聲音不同，故而驚動他們。」衆人正在思想，早有跑堂的走至桌前，將一壺雨前，一個白磁茶鍾，送在大人面前，說道：「請先生用茶。」大人隨即問道：「么司你們這漢陽鎮新任的二府官，姓甚名誰，你可知道？」茶司夫說道：「先生要問這位二府大人，姓黃名達，我們聽說他朝內有大臂膊的。」大人道：「你既知他的臂膊，可知他爲官的好歹否？」么司答道：「哎呀，客官莫說我不知道，就是知道，常言道得好，官情如紙薄，這道衙門的事繁，我不敢說，失陪先生了。」說畢抽身而去。此時大人雖然未曾聽着這狗官的好歹，却也知道二三分了。一面吃茶，一面心中打算，不覺茶社燈亮齊發，大人言道：「在京只說出京好，出京更比在京難，一時忘乎其情，不覺天色已晚，須要找尋旅店安身。」言畢起身，給了茶資，出了茶社，走到東街路口，見有一座客店，招牌上寫着：「高陞棧。」三個金字，林朋走了店中，投宿一宵。一覺醒來，不覺金雞三唱，隨即起身淨面，就在店中用了早膳，給了飯資，收拾行李包袱，手執三才竹板，出了高陞旅店，走出街前，敲動竹板，口稱：「課命如神。」一面走，一面說，穿街過巷，緩緩而行。不覺日色當午，走到一條大街橫巷之內，只聽遠遠有人喊叫：「算命！」林朋聽得是女子之聲，抬頭一看，對面來了兩個女子，站在林朋面前，笑嘻嘻說道：「那是算命先生，姊妹這裏有禮了。」林朋還禮道：「二位大姊，向敝先生見禮何事？」二女說道：「特請先生說命，不知先生算命可算得准否？」林朋道：「淺學。」女子信口說道：「我們姊妹二人，真正好緣法。」林朋忽然聽得女子說出「緣法」二字，林朋隨即故意怒道：「二位大姊，爲何說出無禮之言，想你乃女子，我是男子，素不相識，今日萍水相逢，言「緣法」二字，從何說起？又道是男不入內，女不向外，我看二位大姊，乃是閨門之女，爲何胡言亂語，不顧羞恥如此！你是誰家之女，難道你家男丁一人均無有，適才你口稱姊妹，還是異姓，還是同胞，爲何你姊妹二人，拋頭露面，來到街市之上，幸得遇

到敝先生，就該要分個皂白，爲何又阻攔於我，是何道理？」這幾句話，問得兩個女子滿面通紅，沉吟半晌，慢啓朱唇說道：「課命先生，要問我姊妹的姓名，不耐煩絮，請聽我細細說來：我姊妹一非富家之姐，二非貧家之妹，我二人原是異姓，皆因我姊妹命途多舛，父母俱亡，族中的人，既不照管，親戚中又無倚靠，不得已只好自作主張，賣進二府衙中，爲衙作婢，如今三載有餘，進衙之時，奴纔一十四歲，他只一十三春，多蒙老爺夫人收留我姊妹二人，陪伴那素娥小姐，進衙未久，夫人已故，我家老爺並未續娶，故而膝下無嗣，只有小姐一人，年方二十一歲，未曾適人家，爺與我們取了一個乳名，我叫玉蘭，他叫玉蓉，前三日我們家爺帶領滿班衙役，去到岳州府，迎接那個甚麼三省巡按大人，一去兩日，未曾回府，昨日當值的衙役回家說知，才得知家爺到了他乾爺常相爺府中去了。因此我家小姐，特命姊妹兩人，來到長街之上，暗地請一個算命先生，到衙中去推算流年，命我們由後花園出來，時才走在此處，就遇先生是算命的，這豈不是有緣？先生休要錯疑。」林朋聽得這番言語，心中不勝之喜，只見玉蘭問道：「先生姓甚名誰，貴處何方，幾時來在漢陽鎮呢？」林朋想道：「我因爲私查這狗官的虛實，來到此巷，偶遇這兩個女子，不料就是他家的丫頭，若將實情說出，恐惹波濤，不如改名換姓，方免走漏消息。」心中想罷，便向丫頭說道：「我本是直隸人氏，姓木名月，上無兄姐，下無弟妹，獨是一人，年才十歲，不幸父母雙亡，多蒙舅父撫養成成人，不料舅父又死，只得自作主張，尋師學藝，以課命度活。今遇大姊，本是巧相逢。」丫頭道：「木先生，可同我去否？」林朋道：「望大姊們引進，煩勞帶個路徑。」丫頭道：「如此先生隨定我來。」當下三人，一路同行，兩個丫頭在前，林大人在後，那知忙了各位，你道說忙了甚麼？這林大人乃是天宮東斗星下凡，康熙王的保國大臣，這二府衙門，豈是他去得的，因他這一動身，忙了本地城隍，急命小鬼判官，街坊土地，擁護於他，故而三人前行，後面陰風慘慘，似乎有數十人在後隨行一般。開言不敘，再說三人不覺來到花園門首，即引林朋進了花園，將門閉上，隨將林朋引至花園內，指林朋在台上坐着，說道：「我家小姐在樓上居住，待我

前去稟明，看小姐如何吩咐。」二人說畢，抽身轉從側門，來至樓上，小姐一見問道：「我命你們去請算命先生，可曾請到否？」丫頭答道：「奴婢奉姑娘之命，去在巷口，請來一位算命先生，小姐呀！你未曾看見那位先生，你若見了之時，只怕心中都要愛他。」小姐聽得此言，大怒罵道：「你這兩個死丫頭，說出甚麼話來了，還不與我跪下。」兩個丫頭見小姐發怒，嚇得渾身是汗，只得跪在樓板之上，說道：「小姐息怒，非怪奴婢開講誇他，小姐少時見了，便知分曉。」小姐道：「死丫頭，叫你去請先生說命，誰問他的人才，你二人還不起去，將珠簾放下，請那先生算命上樓便了。」二丫頭聞言，急忙叩頭起身，下樓來，在林朋面前說道：「先生小姐請，你上樓去算命。」林朋聽了丫頭之言，猶豫不決，暗地想道：「他乃閨閣之女，若去恐怕惹禍，若不去，又訪不出狗官的實據。想了一回道：『人有誠心，神有感應，此乃爲民伸冤，與國除害，心中坦然，何懼之有。』回頭向丫頭說道：『二位大姐，我乃男子，你們小姐是閨閣之女，樓台之上，恐有不便。』丫頭答道：『先生無妨，這樓台乃是一個清靜所在，並無別人可去，只有主僕三人，又有個甚麼不便？但只是我家小姐，一生古怪性情，有些驕傲，最喜的奉承，或八字生得好，就不說了，恐其流年有差，先生定要包涵，你莫直言無隱，包管無事。』林朋聞言甚喜，用手向二丫頭一拱，說：『望乞照應關顧。』說畢，隨同兩個丫頭，上了樓台，正是：『明知山有虎，便往虎山行。』不知上樓吉凶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林朋黃衙假算命 素娥繡樓真許親

話說林朋假扮課命的，來在漢陽鎮街上，偶遇同知二府的丫頭玉蘭玉蓉，引入衙中，從後花園而進，小姐請上樓台，推算流年。大人跟丫頭上得綉樓，抬頭四下一看，暗地贊道：「雖然是個二府衙門，你看他這個後樓，修得如此華麗，看來比我的狀元府，尤甚百倍，怪道他違背朝廷，私抽釐稅，誰知他括取了民間許多銀錢。」大人

正在東張西望，忽聽得丫環說道：「先生請坐。」大人轉身坐於椅上，玉蓉送上香茶一杯，大人接着飲畢，丫環接了杯子，大人舉目往屏風一觀，見屏風右邊，挂着珠簾，聽得內面燕語鶯聲，叫道：「玉蘭走來。」只見那丫環金蓮緩步，走入簾內，大人坐得遠，看不出簾內動靜，只聽內面主人言語，聽不得甚明白。霎時之間，丫頭掀簾而出，笑嘻嘻的向大人說道：「木先生我家小姐，乃是閨閣女子，千金之體，不能出外與先生見禮，當要原諒。」林朋答道：「豈敢！」玉蘭道：「我家小姐問你，只會算命嗎？或能看相？」大人道：「只曉算命，未學相法。」丫頭道：「既然如此，就請先生撓動筆尖，與我家小姐推算流年，看看吉凶如何。」言罷之時，即將一張茶几，移至大人面前，大人道：「請你家姑娘報上年月日時，我方好細心推算。」丫頭說道：「我家姑娘，生於辛丑年乙未月甲戌日乙亥時，就請先生將八字排好，照命推算。」當時丫環雖然報出生庚，倒把林大人弄得猶如呆了一般，你道他爲何這樣？你想林大人原本宦門之子，自幼兒讀的五經三傳，詩詞歌賦，何曾學過算命，起初故意扮就星士，不過遮人耳目，才能進得二府衙門，今在樓之中，聽說年月日時，這就要認真推算，故而大人如此作急，幸這林大人根器不凡，况他本是東斗星臨凡，身後有鬼神扶助，你看大人將筆硯擺在茶几之上，取出一張白紙，將小姐的八字，排寫上面，心中暗暗想道：「本院無意將只四柱寫出，我須知六十年甲子，又無萬年歷考查，我又如何曉得這乙未是那一個月？甲戌日主，我又如何知是那一天？乙亥倒知是亥時，因此大人心中展轉尋思，停筆不動，愁眉不展，打不出主意。」丫環在旁，也不知道這個先生是何情弊，二人只是雙眼將他看住，也不便問。大人尋思一會，猛然想起月令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三月建巳，五月建午，他報的是乙未月，明明就是六月生日，提筆便寫辛丑年六月，又不知是那一日？大人正在着難，忽然耳邊似乎有人言說：「二十一日。」林大人回頭一看，身後並無一人，只有兩個丫頭在桌案對面站起，大人想道：「這是什麼原故，管他二十一日，真也不真，本院提筆與他寫下。」言畢便寫辛丑年六月二十一日亥時降生，然後將大限小限，行歲非星，吊度

行運，排寫分明，也不言八字好歹，交與丫環，說道：「拿去請小姐觀看，八字中定的興衰成敗，一見分明。」丫環接過八字單，送入簾內，交與小姐手內。黃素娥接八字擺在桌上，看了一會，叫了一聲：「課命先生！大人在外聽着簾內之音，向丫環問道：『是何人言語？』」丫環道：「先生這是我家小姐，在內問話。」大人道：「既是你家姑娘，有何金談，請出朱唇。」素娥道：「裙釵觀看先生這一筆好字，一點如桃，一撇如刀，圓者似鏡，方者似印，口吐珠璣，氣冲牛斗，先生非是下等之人，為何流落江湖？既然學習此行，定熟此道，為何錯排我的日子？」這一句話，問得林朋險些無言答對。林朋隨機應變，答道：「小姐原是五月生日，五月十九交過夏至節，二十一日降生，此是五月生人，六月算命。」這些話都是大人的靈機巧辯，說得黃素娥在簾內微微發笑，說道：「木先生推算裙釵年災月將，上面為何寫出批章，言奴『不過月餘，就有殺身大禍』。想奴乃是女流，謹守閨門，未曾出外一步，這殺身之禍，從何地而來？」林朋道：「小姐不必生氣，古人云：天有不測風雲，雷雨人有暫時吉凶禍福。」大人這一句話，說得小姐啞口無言，半晌答道：「先生休怪，裙釵原是女流，不知人情世故，錯怪先生，還到見諒。」二林朋道：「小姐不知，錯怪於我，我焉敢深怪小姐。」且說小姐在簾內，偷視林朋一表人才，相貌不凡，暗地想道：「奴的母親，早歸黃泉，丟奴年幼，多蒙乳娘將我撫養成成人，想奴家今年已是二十一歲，終身大事，未嘗許人，我的爹爹又未續娶，晚年並無三兄四弟，雖然奉旨到漢陽鎮爲二府同知，自上任以來，常有害民之心，私設釐稅，假言奉旨抽取百貨釐金，內靠京中奸臣索伯美老賊，外通君山水寇李昌，又拜告職臣常和以爲義父，累見爹爹爲官不忠，約民不仁，只知貪財，將奴終身不聞不問，我看世間，每逢做歹事的，必多有駁雜，聞聽人言，皇上命新科狀元爲三省巡按，奉旨出朝，前來巡查三省，在岳州安營，我父親前幾日過江，參拜欽差，未見回衙，昨日家丁回府報信，才知爹爹到常相爺府中去了，不覺又有兩日，仍然未見回府，我想那林大人奉旨出來，預先就有祕訪的風聲，恐他訪出我父親的一切歹事，這又如何得了？天子若知，傳旨下來，滿門該誅，那時裙釵焉想

活命？今見這位課命先生，雖是流落江湖，你看他一表人才，筆下生花，想必詩詞歌賦，件件皆能，奴今與他言語，對答如流，將來定是朝中棟樑之選，眼前不過落拓，我不免將終身大事，許配於他，他若應允，奴的終身有靠，那時就勸他丟了江湖算命之業，暗地贈些金銀，叫他急速還鄉，攻讀詩書，即便央媒前來，說合姻緣，豈不爲美？」主意想定，又見兩個丫頭在此，不好啓齒，心生一計，不如支他二人去到廚下，備辦酒肴，款待先生，使他二人下樓，我便忍住羞容，好將終身大事，面託此人。主意已定，即叫聲：「玉蘭玉蓉。」二丫頭答道：「何事？」小姐道：「你們二人，去到廚下，備辦酒宴，上樓來款待先生，速速前去。」兩個丫頭聞小姐之言，雙雙下樓而去。且說林大人坐在樓上，見他主僕三人在簾內輕言細語，說了一陣，又見兩個丫頭跑下樓台去了，林朋坐在此間，心中甚是疑惑，不知是吉是凶，忽然聽得簾內叫了一聲：「木先生，奴家有禮了。」林朋抬頭，看見一位佳人，站在簾前，大人將他上下一觀，如同月裏姮娥一般，生得來如花如玉之容，傾國傾城之貌，渾身打扮，並無豔妝之色，林朋一見，即忙還禮，敝坐，小姐說道：「木先生，你是男子，奴乃女流，禮門內外別親疎，莫笑裙釵拋頭露面，與先生見禮。但奴有一樁心事，要對先生細訴，不知先生喜聽否？」林朋道：「儒流是個窮士，小姐乃是千金，既蒙雅愛，有何不可？」小姐訴說：「先生哪！裙釵生來命苦，不幸母親早逝，父親未娶繼母，乃是乳娘將奴撫養成成人，裙釵今年已滿二十一春，未能字人，今見先生筆走龍蛇，定然滿腹珠璣，兼之品貌不凡，將來必是朝中貴客，裙釵願將終身大事，許與先生，萬望先生不棄。」說畢，低頭，滿面含羞。林朋聞言，低頭想道：「本院因私訪狗官，無意來此樓台，誰料生出這件事來，我若應允，他是奸佞之女，我是忠良之後，豈肯甘爲狗黨狐羣之壻？況且又有皇命在身，二則雙親在堂，豈可不告而娶，如其不允，我是特意來此探訪狗官的過失，如何能查得實？在不如暫且應允，以好問他父親做官如何？若得此女口氣，便可尋這狗官把憑，拿來奏明天子，將這狗官除却，與此地百姓去了大患，豈不兩全其美？此女的終身大事，他時允與不允，猶在與我。」主意想定，便答道：「既蒙小姐眷注，儒流原

是京省人氏，姓木名月，父親雙亡，上無兄姐，下無弟妹，蒙舅父照看成人，枉費十載寒窗，青春二十，不幸舅父又亡，丟下儒流，無有依靠，誰知我的命運不濟，到如今名既未成，利亦未就，只得另謀生計，拜師學習算命，以求衣食而已。算來已有八年之久，今蒙小姐不棄，儒流焉敢推託，雖然小姐不嫌儒流寒賤，今儒流以四海為家，且無住處，豈不是將小姐終身誤了？說畢，假意悲啼，小姐說道：「相公何必如此，今既不棄，裙釵一心將終身許與君家，日後好歹，裙釵縱死無悔！今有黃金二百兩，白銀二百兩，金錫一對，玉釵一雙，奴的生庚年月，君家知曉，將這幾項物件，拿去收藏，早回原郡，備置屋產，攻讀詩書，冀有出頭之日。」二則早為央媒前來，與我爹爹說合，那時不怕我父允與不允，奴家生死勿更，若有二心，死於七尺紅綾之上。」林朋道：「小姐既有這番真心，小生亦不忘此大恩，倘生亦有二意，惟天神鑑之。」你看這一段姻緣，才是男子有情，女子有意，情意相投，以定終身，未知有無他變，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黃小姐綉樓招打 林大人黃府受災

話說林朋黃素娥二人，私在綉樓許定婚姻，各遂心願，不覺日往西斜，二人對坐閑談，甚是投機。此時林朋叫道：「小姐乘此樓台無人之時，你我夫婦，不如指日為媒，拜過天地。」小姐答道：「奴家亦有此意，奈何不便，啓齒君既有此心，奴有何不可？」說畢，二人挽手，同向樓門外面，望着一輪紅日，夫妻雙雙跪下，一同對天盟誓：「日後悔婚，神天鑒察。」拜畢起身，林朋即用手拉住小姐裙帶不放，欲言又止，小姐問道：「君家扭住羅裙，欲要何為？」林朋道：「承蒙小姐不棄，許我百年之好，今又拜過天地，既為夫婦，因此欲求小姐片刻之歡，不知小姐俯就否？」林朋這一句話，只說得小姐滿臉通紅，羞愧難當，遂正色言道：「相公此言，說在那裏去了，想君乃讀書之人，奴亦千金之體，白圭之玷，豈君子所為？奴既以身事君，免強順從之事，他日君家一旦身榮貴顯，想那時

府中，亦不能作此失節之婦，奴此時守身，君其止念，日後全璧歸君，何等不美，奴言三思！」林朋見小姐侃侃而談，說出一大篇正大堂皇之言，反覺惶愧無地，遂轉言道：「此聊以試小姐之心，貞與不貞。」他二人言談至此，只見玉蘭玉蓉兩個丫頭，已將食盒辦好，送上樓來，擺於桌案之上。小姐言道：「今備薄餼，與君餞行，但願異日勿忘今朝之盟，是則奴之大幸。」於是林朋客位，小姐主席相陪，二丫頭輪流斟酒，侍立於側，酒過數巡，林朋正欲起身告辭，忽聽樓梯有脚步之聲，二人大吃一驚，小姐即忙起身一看，並非別人，却是他父親黃達來至樓中。心內好不着忙，欲命林生迴避，來之不及，只得起身低頭而立，再說黃達前幾日到岳州，迎接巡按，聽內面傳話免見，遂轉至江夏縣金龍巖常相府中，商議盤桓數日，方才回府，未排執事，未陞炮門，中接着，走進府中，即轉到上房，將衣更換，隨即來至三堂，看看女兒，那知素娥並二丫頭，俱未見一人在此，想必在綉樓中拈針弄線，那黃達數日未見親女，故急欲見面，父女閑談，即忙到綉樓，沿梯直上，步進房中，陡然見一男子在綉樓中，與素娥同席飲酒，心中大怒，罵道：「何方狂徒，敢到吾女綉樓之中，一同飲酒，是何居心？」林朋一見，心中大驚，嚇得渾身發抖，二丫頭及素娥，亦嚇得如癡一般。半响，林朋答道：「此係小姐命二丫頭請小生到樓中算命，將命算畢，賞我酒食，不知老爺回府，有失回避，望祈恕罪了。」黃達聞言，大罵：「狂徒，一派胡言，即賞酒食，為何又有金銀釵錫等物在桌，明是狗子誘騙吾女，不知作何勾當，還要巧言強辯。」遂強步上前，將林朋扯住，一掌打去，隨用手一推，將林朋跌於樓台，即至樓口，大喊有賊。衆家丁聞老爺喊叫有賊，急來至樓下，問道：「老爺賊在何處？」黃達心中一想：「又不好叫家丁上樓。」只得將林朋拖至樓口，命家丁接下樓去，遂轉身指定素娥，大罵：「才為此無廉恥之事，叫父如何好見人，遂抓住青絲，一陣亂打，小姐惟有哀哀啼哭，不敢作聲。」黃達將女打了一頓，累得滿身是汗，氣喘不止。小姐亦昏跌於樓台，遂坐於椅上，叫玉蘭玉蓉二丫頭跪下，大罵二賤婢，老爺命你伏侍姑娘，因何為出此等事來？快說！不然老爺將爾等置於死地。二丫頭聞言，只是叩頭說：「小姐命奴婢在街

上請來算命先生，來與小姐算命，先生將命算畢，小姐命奴婢二人，去到廚下，備辦酒食，至樓台飲酒，並無別事。黃達聞言大怒，罵道：「狗賤婢，亦在老爺面前遮飾，桌上金銀釵鐲，從何而來？」二丫頭叩頭言道：「奴婢二人，到廚下辦備酒食去了，金銀釵鐲，奴婢一概不知。」黃達見二丫頭亦辯得有理，遂喝聲滾下去。玉蘭玉蓉只得叩頭起身，站立於側，轉身見素娥昏跌於樓台未醒，遂吩咐二丫頭道：「倘你小姐醒來，老爺這裏有刀一把，繩一根，叫他自己裁了罷。」言畢即起身下樓去了，轉到二堂，吩咐心腹家丁劉慶等，將此狂徒，高吊樑上，着力毒打。衆家丁領命，將林朋吊於樑上，各執皮鞭，一陣亂打，打得林朋渾身疼痛，悲啼不止。衆家丁打了一陣，見此人亦不啼哭了，各停鞭一看，見此人氣已將絕，遂回稟老爺，說道：「此人已氣絕了。」黃達聞言，仔細一看，果然絕氣，心中想道：「是我一時粗鹵，未問此人姓名，住居何處，今已死去，又如何安置？」心中躊躇一會，計上心來，不如將此人着家丁抬至九灣河綠鴨灘沉於水底，以掩吾女之羞。主意已定，遂叫心腹家丁劉清，叫他吩咐衆人，將此狂徒，由花園側門抬出，至九灣河綠鴨灘沉於水底。此刻已是二更時候，衆家丁各執燈球火把，將林朋抬起，由花園後門而出，再言樓上兩個丫頭，見得家爺去了，二人急忙走進房中，叫聲小姐，你的身旁何如？素娥半晌，方答道：「丫頭你的姑娘做出這樣事來了，時才昏昏沉沉，迷了我的七竅，方才醒來，覺得周身略略有些疲倦，這課命先生，你家爺又將他如何開消了我的爹爹，又向那裏去了？」兩個丫頭說道：「小姐不知算命人的去處嗎？家爺吩咐家人劉清，將他細綁吊在樑上，用皮鞭打了一陣，然後抬出府外，命拿至九灣河拋他下海，家爺回上房去了。」素娥又問道：「你家爺去後，又如何吩咐你們？」丫頭答道：「家爺彼時吩咐，如小姐死了，則能如其甦醒轉來，叫你刀上死，繩上亡，由小姐自便。」素娥聞言，大哭起來。二丫頭連忙相勸道：「小姐哭死，也是無益，倘若天明家爺上得樓來，見了小姐未死，他焉能容得過我主僕三人。」素娥道：「玉蘭玉蓉，你姑娘如今成了這番光景，你二人快快與我想個計策來。」說畢大哭。玉蘭勸道：「小姐不必悲啼，奴婢想了一計，

我們主僕三人，都得生命，但不知小姐肯行否？」素娥道：「有何計策，快快說來，方好安排。」未知玉蘭說出甚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扮男妝商議避災 死復生幸遇救星

話說黃達吩咐丫頭，要素娥自裁，丫頭忙進房中，主僕三人，哭泣一處，玉蘭說道：「我們主僕三人，不如乘此機會，女扮男妝，隨帶銀兩衣物，乘夜而逃。」素娥說道：「此乃黑夜，你我鞋尖脚小，舉步難行，又往何處棲身？倘路途被人識破，如何是好？」玉蘭道：「不妨！奴婢思想，此去湖廣襄陽府馮公台，是小姐的舅父，不如去在那裏安身。」素娥道：「此去湖廣襄陽，山遙路遠，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到？又恐你的家爺知道，命人追趕轉來，那時也是一死，不如遵父之命，就此死了，以全姑娘一個孝字。」玉蘭道：「小姐何必太迂，今夜譙樓未起五鼓，即刻收拾出府，不走陽關大道，你我往小路而行，忍住金蓮疼痛，走過一夜半天，後面縱有人追，必由大道而趕，倘若小路有人，諒也追趕不上，過了兩三日，再走大道，路上來往車轎馬匹甚多，那時主僕三人，雇車而行，直往襄陽府而去，莫說是人，就是神仙，他也不曉。」正議間，二鼓已起，素娥出於無奈，只得依計而行。忙與丫頭將黃達的箱櫃打開，取出些黃達平日所穿的衣服，妝扮齊整，收拾包囊路資銀兩，主僕三人，緩步金蓮，悄悄靜靜，離了樓台，走出花園側門，回手將門關好，往上一看，滿天陰雲，分不開東西南北，對面不見人影，主僕三人，只得挽手而行，不提。回書再說林朋被黃府衆家丁，一陣亂打，打得命在旦夕，爲何又不死？皆因進衙之時，就有判官小鬼擁扶，命不該死，要受幾日災難。且說素娥主僕三人，出府逃走，天色黑暗，並無月色，又如何走得脫，此女乃是貴人之妻，後爲貴人之母，有一品夫人之位，故而在黑暗中走路，忽見前面有一盞紅燈，只隔一箭之遠，不快不慢，主僕三人，只說是行人趕路，便在後面，叫一聲：「前面行路執燈那一位長者慢走，學生遊學而歸，貪趕路程，不料

天色已晚，未帶燈火，學生主僕三人借光。」連叫數聲，那紅燈或是慢慢再走，並無回言。三人只得跟燈而走。微看見路道，總跟不上。此是路上的當方的土地，來保扶他三人。再說劉清與衆家丁，把林朋背向九灣河行了五六里之遠，忽然狂風大起，乃是九月二十幾天氣，一無月光，二無星斗，陰雲四起，狂風又大，燈球火把，盡被風吹滅，兼之飛砂走石，紛紛如雨，那些家人，只顧性命，將林朋拋丟塵埃，回頭便走。跑回衙中，見了黃達，齊說丟在海中去了不表。再說林朋被衆人丟在地下，他已是人事不省，忙了判官小鬼，問那土地山神道：「星君受害，你如何救法？」土地答道：「不難！對面百步之外，有一座魚棚，棚內燈亮未息，想必人尚未睡，我與山神在此，將星君呼醒，你們一個就變貓兒之聲，一個就變犬聲，去至棚邊，做個貓犬奪食，鬧他一場，漁戶必然開門出來，捉貓打犬。我等在此，幫着星君呻吟之聲，必然驚動漁人，來此觀看，定要打救。」說畢，二鬼變就貓犬，來在魚棚外爭鬧，故作搶食之狀。這個地方就是綠鴨灘，灘岸上有一個漁戶，姓方名榮，其妻姜氏，夫婦二人，年已五十有零，膝下無有子女，在綠鴨灘邊居住，每日捕魚營生。此處乃是同知府的管地，其時二更以後，方夫婦未嘗安睡，忽聽棚外有貓犬之聲，方老稱異道：「此乃灘邊海岸，我家並無貓犬，這是何處來的好不奇怪！」方老開了魚棚，姜氏執燈亮一齊出棚，四下一觀，並無動靜，也不見貓犬。二則陰雲四散，狂風已息，聽得對面有人聲叫道：「我渾身疼痛得很！」方老問道：「老婆聽着不會？」姜氏答道：「聽得的，既如此，我們點起火把，去看個分明。」回手關好棚門，往魚棚左邊，喊了一聲：「外棚的病漢，你睡覺麼？」衙內答道：「未曾。」方老道：「既未睡，你與我聽着門戶的响動，我二老要到蘆林外巡事去了。」說畢便走。你道說這外廠的病漢是誰？此人姓劉名慶，乃雲南百占居人氏，父亡母死，獨自一人家業平常，愛貪買賣，本是雲南省的一名英雄頭目，旁人與他起個綽號，「叫鐵腳板。」得異人所傳，有縮地金光法，他本福星降世，因他在原郡相邀衆人，購買百行貨物，去在三楚發賣，因爲前八月內，由綠鴨灘經過，遇君山水寇，帶了數百水兵，在灘尾上，衆客商正行到灘頭，衆水賊一擁上前，

那些經營客商，顧命捨財，各人紛紛逃命而去。單有劉慶，他是衆人頭目，本方一帶，人人知他是個英雄，今遇此事，豈肯干休，於是手執齊眉棍一根，與衆賊交手。怎奈他單絲獨線，焉是水賊數百衆之敵，不但失落貨物，而且受些皮肉之苦。衆賊將貨物等項，搜得乾乾淨淨，一散而去。劉慶渾身帶傷，命在旦夕，縱有縮地之法，也是寸步難行。幸遇方老捕魚而歸，行至灘岸，見得此人，問明詳細，才命衆漁郎，將他扶在魚棚外廠安身，醫藥調治，傷痕半愈，故而今夜方老出門，叫他看照門戶動靜。方老夫婦，才望蘆林而來，將火把一揚，只見一人，身穿素衣，被水浸溼，頭上無帽，脚上有襪無鞋，兩手反背，細繩細定，口稱：「傷哉，痛殺我也！」方老即忙取出小刀，將繩割斷，然後把他背負起來，方妻執燈前走，方老背起後行，直至棚內，暗中鬼神在後擁護，星君進了魚棚，判官小鬼一陣陰風而去，土地山神，見得方老救了星君，又有福星劉慶保護，也就各自去了。且說方老將林朋背進魚棚坐定，方妻忙在棚內，取出方老的衣服一套，與林朋穿好，然後去到灶下，燒好薑湯，才將林朋牙關撥開，將湯灌入。不到片刻，林朋歎氣一聲，還陽轉來，叫道：「好險呀！把頭一搖，睜開雙眼。四下一看，見是茅棚，左右站立老叟老婦，林大人心中想道：「本院在同知府衙內，與黃素娥小姐許親，被黃達毒打，爲何在這個地方？」又見這二老連呼幾聲：「先生何處人氏，因爲何事，被人謀害，將你細綁，丟在河壩？」林朋問道：「老公公，婆婆姓甚名誰？此是什麼地方？」方老答道：「愚老姓方名榮，老妻姜氏，此地名曰綠鴨灘，我夫婦在此捕魚營生。」林朋道：「多蒙二位老人救命，怎奈站不起身來，與二老見禮，異日自有報答。」二老答道：「不敢！且問先生貴姓尊名？」林朋道：「小生姓木名月，北京人氏，算命營生，今早在漢陽鎮，偶遇二府黃大老爺的丫頭，請我入衙，與他父女推流年算命，因我照命所批，直言未隱，說他月餘內要丟官罷職，黃達惱怒，吩咐家奴將小子一陣亂棒打死，誰知狗官將我丟在這個地方，幸遇恩公搭救學生，感恩非淺！」這番言語，概是林朋一派遮飾，未肯說出真情。正在與二老宣訴，忽聽得嚕嚕响亮一聲，門分兩扇，從外面飛身進來一人，站在林朋面前，大叫一聲：「木先生！」

「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林朋魚棚遇傑士 劉清勸主追逃奴

話說外廠劉慶，因他多感方老救在魚棚安身，日期已久，傷痕將愈未痊，此時聽得房中方老夫婦，不知與何人交談，他悄悄走出來，至廠棚外站住，靜聽這人說是京省人氏，姓木名月，算命營生，他只說是個真算命的，不料他是巡按大人扮成，這劉慶一生英雄，氣象不凡，最怒不平之事，此人猛勇非常，聽着兩手一舉，將門推開，大奔一步，入內望着林朋，喊了一聲：「木先生！」嚇得林朋與方老夫婦，戰戰兢兢，劉慶抬頭一看，見林大人身不滿五尺，面白身秀，林朋即問道：「壯士何人也？」方老接口將劉慶受害之事，鄉貫姓氏名字，代他說了一遍。林朋道：「劉好漢乃英雄之士，亦被人欺辱，莫言我的儒流，被二府黃達謀害，亦落在綠鴨灘多蒙方恩，人夫婦相救，不然我比好漢不如。」劉慶道：「這樣看來，都是我二人命運該得如此，我遇洞庭水賊，你遇二府狗官相害，聞先生是由北京出來，還是幾人同行？」林朋道：「獨自一人。」劉慶道：「先生流落漢陽，遇這狗官害你，可報仇否？」林朋道：「獨力難成。」劉慶道：「你有朋友否？」這一句話，問得林朋如夢初醒，隨機應變答道：「有。」劉慶問道：「貴友何人？」林朋道：「我在原郡京城，每日各街算命為業，一日偶遇西台府中，郡王施公的家，人名叫施達，請我進府，與施王爺推算流年，已畢，王爺賜宴款待，有一人席前陪飲，與我歎敘了一番事務，誰知此人愛我儒雅，我亦喜他是個英雄，說得情投意合，施王爺作證，我二人結為手足之交，弟兄分別，行將一載，今日來在湖北地方，聽得人言，朝廷新科狀元林朋，施郡王保奏天子，封為三省巡按，奉旨出京，彈壓三省，有我仁兄在營為副巡，今日兵屯岳州，我乃寸步難行，只得口念心思，如何去得？」劉慶道：「先生說了許多，你那朋友姓甚名誰？」林朋道：「他乃蒙古草地人，姓張名雲。」劉慶道：「他的外號叫走銅鋼鞭，可是此人否？」林朋道：

「正是劉好漢如何知道？」劉慶道：「既如此，你我都是弟兄了。」林朋道：「何出此言？」劉慶道：「此人前五

年，與我們在湖南白虎廟中結拜，有他在內，相別數載，今聞先生之言，已與他結拜，古人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故曰與先生亦是弟兄二字。」林朋道：「小弟有眼不識英雄，今日萍水相逢，實不知仁兄在此，有失問候，望乞恕罪。」他二人在魚棚內，說得人喜神歡，正是：

久旱逢甘雨，急難遇故人。

方老夫婦見得二人如此相敬相愛，忙到廚房去，烹調些魚肉酒肴，出來擺在桌上，請道：「你們弟兄，皆非下等，乃世之豪傑也，真令人可敬，今在荒棚，愚老無有別敬，略備粗肴，聊伸鄙悃。」二人稱謝就席，林朋首位，劉慶客席，方老夫婦主位，四人同飲，酒過數巡，劉慶向林朋道：「我的本意，欲往青草湖林巡按營中去，面會副巡張雲兄。」林朋道：「此去青草湖阻隔，况又是夜靜更深，無有渡人船隻，二則包囊衣物，一併失落，二府衙內，今日我衣履不週，這樣寒薄，恐其會他，倘伊肯念舊情，尚可相見，他若忘情負義，竟不肯見，反覺汗顏，不如另作別議。」說畢，劉慶啞口無言，方老接口說道：「先生不是這樣說法，愚老雖是個粗人，却也略知世俗人情，適才先生所言，你當日既在施王府，與他同席，你是算命人，他是英雄豪傑，且又在施郡王前來往，他比你如此，他既能與你結拜，且有施公作證，今日你落難中，他豈有不認之理？愚老助你一肩之力，叫兩個漁郎，駕一漁舟，即刻送你二人，不待天明，即到青草湖，今朝乃九月二十九，過了明朝，就是十月初一，本處地方文武官員，要來叩朔，豈不是你們就有會期，倘若會見，你們二人，各將當日受害的事，向那副巡大人說明，聖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你們說愚老的話好否？」劉慶林朋拱手稱善，說道：「老伯既有這番好意，有勞老伯，事不宜遲。」方老回頭吩咐方妻陪客，順將火把點燃，一溜煙而去。未到片時，帶了兩個漁郎轉來，即請先生好漢起身，林朋劉慶即忙起身，拜辭方老夫婦，走出魚棚，方老送出，二人分別，說道：「多蒙老伯伯母，救我二人殘身，今無半點報答，此

去若得下落之處，多則一年半載，我們定來報答。」說畢，隨定魚郎便走。方老又吩咐漁郎：「你們到了青草湖上，須要小心，怕他二人受驚，送過北岸，將船早早撐回。方老說畢，回棚不表。且言二漁郎引二人上船坐定，撐開漁舟便走。這隻舟子，勝如划漁船一般，兼有福星劉慶在船，一無風，二無浪，不到二個時辰，離了綠鴨灘，一路清吉平安，便到岳州的北岸。只見天色微白，約有四更以後，到岸邊，撐好，適將天明。漁郎說道：「今夜把劉爺木先生受了驚嚇，天色已明，我們要開船回灘，請二位上岸。」劉慶林朋上了河岸，回首一拱，稱謝道：「二位漁郎弟兄，我們異日再來酬報。」漁郎答道：「不敢當。」回頭開船而去。劉慶扶持林朋，往岳州東關外而走，不覺心中事忙，快走如飛行到街頭，市上各街鋪戶經營買賣，家家戶戶俱已擺設齊整，二人站在街頭空處，林朋低聲說道：「劉兄，我二人不如尋一個酒肆，沽酒一瓶，候着時辰，去到行台衙外，看個動靜，那時與張兄自有會期。」劉慶曰：「好！」二人轉身，並肩而走，不覺來至景亭衙外，對面有座酒樓，林朋會意，二人挽手入了酒店，叫聲：「酒保！與我選個清淨的坐位，二人有祕事相商。」酒保抬頭一看，二人身上襪樓，遂說道：「小店客官滿座，無有空處。」劉慶道：「樓上也好。」酒保無奈答道：「隨定我來，上樓去尋看有無坐頭。」正是：

如今世上眼太淺，只重衣冠不重賢。

劉慶林朋隨酒保上樓，看了一個座頭，酒保上前問道：「二人還是吃茶吃酒？」林朋道：「吃酒！」酒保抽身便走，不過片刻，送兩瓶酒，一肴菜，擺在桌上。林朋劉慶抬頭一看，大有不樂，這是何以？林朋是宦門公子出身，劉慶是上等英雄，今日吃你的這樣酒菜，因是酒保無眼，看此二人身上襪樓，不知他是為官之人，故意才拿不值錢的酒菜。林朋不解酒保之意，劉慶是久走江湖，他雖然知道，怎奈不敢明言，只得忍氣吞聲，提瓶過手，斟滿了兩杯，二人對飲不表。再說漁郎回到魚棚，對方老言明，已經送他二人到青草湖上岸去了，此話不題。且言二府同知黃達，那夜在上房，等家人的回話，至三更以後，劉清與眾人回衙稟道：「小人們已將那算命子丟下海

去了。」黃達道：「今夜把爾等辛苦，改日重賞！」家人各去不表。單言黃達獨自一人，坐在上房，心驚目跳，坐臥不寧，兩眼弔淚，心中想道：「本府不知何處做了失德之事，夫人早死，未能續娶，斷了老夫香煙，單留素娥女兒，只望得一乘龍，我也有半子之榮！誰知這個奴才，與玉蘭玉蓉兩個丫頭，做出這樣無恥之事，外人若知道，老夫這一場羞，又如何洗得清？」正是：

用手掬盡千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黃達獨自一人，正在思想，耳聽譙樓五鼓，猛然想起女兒與二丫頭，不知尋死不會，急忙幾步，奔出門外，叫聲劉清快來，霎時來了劉清，上前問道：「家爺因何如此早起？」黃達道：「不必多言，你到樓台，看你小姐二丫頭如何？」劉清聞言，急忙便走，片刻而返，見了黃達，大驚小怪，說道：「家爺不好了！」黃達問道：「何事不好？」劉清答道：「小姐不見了！」黃達道：「豈有此事，再去看來！」劉清遵命，找尋一番，稟道：「奴婢帶領小使，已在樓台前，上下四處，徧尋盡無蹤跡，只有箱籠二口，一口箱內衣裳，是家爺平時所穿的素服，一概無存，一口箱內的金銀玉貨，不見，花園側門大開，花園地下，有小小金蓮步跡，往園門而出，我們隨跟腳跡，尋到荒地，一點蹤跡不見。」黃達聞言，眉皺眼估，捶胸蹬足，罵了一聲：「該死的奴才，是與二丫頭逃走了。奴才既要逃走外面，為父把你捨了。」說畢，抽身欲要回房，劉清上前阻擋，說道：「家爺不可，小姐與丫頭，定是女扮男妝，逃外而走，他乃是女子，鞋尖脚小，縱然逃出，諒他走也不遠。」黃達道：「不錯！」急叫數名家丁，分爲四路追趕，不知趕得回來未曾，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林朋酒樓宴勇士 巡按返衙貶黃達

話說黃達見得女兒逃走，口稱捨了。劉清阻勸追趕，黃達依言，命了數名家丁，四路追趕，只有在衙劉清，備辦

早膳，早膳後，值日的門役，來見劉清稟道：「今是九月三十，明日十月初一，請大叔回稟大人。」劉清聞言，猛然計上心來，現有上院大人林朋，在景亭衙，每逢朔望之期，都要去叩賀，便叫當值的，你們各執其事去。劉清轉入內衙，稟明黃達道知，即忙分示外班人役，排開執事齊備，免得來日作忙。一時間人役排齊，黃達乘轎，帶領全班人役，竟往岳州府而來，不表。找尋小姐丫頭不提。再言林朋、劉慶二人，在酒樓沽酒，不覺日高，數丈，端端所飲之處，正是樓口，對住景亭衙門，看去，忽見旂桿下，有一人走來走去，林朋在樓口立起身來，手扶欄杆，望着旂桿下那人，喊了一聲：「你是林保否？」那人耳邊聽着，抬頭望了街心一眼，又往店樓上一看，見林朋衣服雖然襤褸，他們主僕，到也認得清楚。林保見了大驚，急忙跑入酒店。林朋向後一看，只見那書童往後樓門而上，見了林朋，不覺失聲叫了一聲：「家爺！」尚未喚出，林朋兩手一擺，遞了一個眼色，書童會意道：「相公，他年你與施王府中那張雲結拜，如今他保的我們林大人，在這裏安民，爲何你今成了這等模樣？你可願去會副巡張老爺否？」林朋道：「有勞你轉入行台衙門內，你見了我那仁兄張老爺，對他如此說明。」書童聞言，抽身便走。那劉慶聽得這番言詞，木先生與張兄結拜之事不假，也在旁邊格外歡喜。正要與林朋言語，忽然景亭衙旗門下，號炮齊响，鼓角齊鳴，軍馬喧嘩，排開旂勢，擁過街心，在那酒肆門外，層層疊疊，排分左右。劉慶見此，又驚又恐，忽來了一員官長，頭戴一頂大帽，大紅頂子，隨帶朝珠，二人頭頂長盒，盒上紅毡蓋，定有衣帽頂靴，走進林朋身邊，口稱：「請大人陞冠！」劉慶在旁，只嚇得魂不附體，正在驚慌，忽聽身後叫了一聲：「劉慶賢弟，你爲何也在此地？」劉慶抬頭一看，見是張雲，忙叫了一聲：「張仁兄，我弟兄分別數載，萬不想今日在此相會，且問仁兄，那算命先生爲何有官？」一個「官」字未出口，只見張雲把臉色一丟，劉慶會意，也就住口。只見店外號炮鼓角，旂旂人馬紛紛，一般將佐，還有本衙毛守備，亦帶兵將迎接林大人，與左右跟隨，下樓出店，店內客商，人人站立，瞧着大人出店上轎，正是。

門外未見龍虎榜，店中走出狀元郎。

林朋上轎，分示此店免差。店主跪地謝恩，隊伍紛紛入景亭衙而去。只有張雲、劉慶在後跟隨，來至外營公所，張雲忙叫手下開箱，取了一套上色錦衣來，與劉慶更換，言道：「賢弟，暫且在此坐定，我去一時，便來奉陪。」張雲抽身，便入內營，見了林朋，彼時林朋說道：「張仁兄，萬不想你我尚有會期。」張雲道：「賢弟，何出此言？」林朋道：「仁兄那知，小弟受這一場的苦楚。」就將私訪漢陽鎮二府衙內，與黃素娥如何行事，又被黃達所害，緣鴨灘漁戶方老相救，又如何與劉慶相會，說了一番。張雲聞言，滿臉失色，說道：「賢弟，受了這番苦楚，兄實不知賢弟私自出衙去，管家書童，皆不知道去向何方，今聞賢弟之言，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林朋問張雲道：「時才護送我那位劉爺，現在何處？」張雲答道：「現在外官廳。」林朋道：「弟有一言，要在兄前領教。」張雲道：「何事？」林朋道：「那位劉慶，在方老魚棚，口稱與兄向年在白虎廟中，結過金蘭，可實否？」張雲答道：「原有此事。」林朋說：「如此，你我與他，皆昆仲也，有勞仁兄將他引入內廳相會。」說畢，只見中軍官上來稟道：「景亭衙毛守備與諸將等候多時，大人容見否？」林朋說：「免見。」中軍出衙分示外營諸將，一散而去。林朋轉到西花園涼亭上坐定，即命家人去在廳內，請張雲、劉慶相見，家人領命去不多時，只見張雲、劉慶二人，挽手並行，來至亭上。劉慶言道：「俺有眼不識泰山，冒視大人，望祈恕罪。」說畢，下跪。林朋即忙扶起，看了坐位，說道：「本院一時打點不到，誤落綠鴨灘中，不是方老與好漢相救，焉能活命魚棚之時，是我改姓更名，怕的露失機關，又蒙好漢送我回營，我還未曾報答，十分抱歉。」正言之間，書童上前稟道：「酒宴已經齊備。」林朋吩咐擺上亭台，書童領命，不多時，酒宴擺齊，三人入席。林朋首位，劉慶客位，張雲主位，家人斟酒，三人暢飲，酒至半酣，林朋將訪漢陽鎮之事，說了一遍。劉慶亦將他在「綠鴨灘」被洞庭水寇打搶的事，險些招了他們的毒手，多感方老搭救，幸遇大人，可惜大人又被黃達狗官百般凌辱，你就干休不成？」林朋道：「本院要殺這狗官，却也不難，怎奈未拿

着他的過失，本院奉旨巡查三省各處，洞庭君山一帶地方，本院總要看過明白，稍須拿着他的錯處，定請上方劍斬之。劉好漢之仇，本院異日回京，奏明天子，請兵前來，勦除巢穴，豈不是好與好漢也報了仇。」張雲接口問道：「劉賢弟，你與本郡中衆朋友，共做買賣，在九灣河被搶，你可知那些夥計的生死下落否？」劉慶答說：「小弟只知正當那日水寇四方蘆林湧出，圍困灘上，小弟提刀，只說殺退水寇，誰知水賊越來越多，愈殺愈廣，我那些夥計，拋了貨物，四散逃命去了，只留小弟一人，單絲獨線，抵敵不住，意欲逃走，誰知水寇暗有埋伏，將我擒住，苦打一番，幸未傷命，多蒙方老搭救。今蒙仁兄相問，小弟恨不能展翅高飛，奔回原郡，探聽各位夥計的下落，倘能會齊衆位兄弟，再來報仇，那時還要借重大力。」林朋道：「好漢之言，就是本欲相留，怎奈你有大事在身，本院亦有營中公事，我也不能苦留，今且在營住宿一宵，明日起程，早回原郡，探訪夥計的下落，待我回朝，請來人馬之時，再爲相會，同與國家出力。」劉慶道：「諸多叨擾，容圖後報。」林朋又問張雲道：「劉兄這一身衣冠，何人所贈？」張雲道：「是愚兄所贈。」林朋贊道：「真不愧爲患難之交！」說畢，命管家去在糧台取了白銀二百兩來，交與劉慶，以作路資。劉慶接銀，感謝不已。說畢，各散。林朋退入三堂，獨坐一人，想道：本院做事，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惹得自己追悔無及，再言張雲、劉慶，別了林朋，轉入內廳，是時已到黃昏，燈光齊發，張雲重排酒宴，二人對飲，酒至半酣，張雲道：「想我們兄弟，與君山金鈞、李昌、白虎廟中結拜之後，各奔前程，不過數年，如今金鈞、李昌就得了大志，霸佔洞庭君山八百里地方，不知我們哥弟的下落。賢弟由湖海經過，遇見水寇，將賢弟貨物搶盡，聞弟所言，三年五載，要報此仇。但賢弟獨自一人，焉敢言報仇二字。暫且歸家，耐煩打聽你那些夥計的下落。兄隨林朋在此，也要三年五載，才得回京。兄在此處，亦代暗探暗訪，倘若訪着，將他們夥計聚集在此，賢弟回去，亦須暗訪，若得弟兄幾位，同到此處相會，一則與皇家出力，二則保護林朋，三則與賢弟報仇，豈不是兩全其美。」劉慶道：「今蒙仁兄金石之言，小弟如夢方醒。」說到此處，已是二更之後，張雲道：「賢弟明早須要行路，你

我早些安寢。」二人離席，入房就寢。方到四更之後，只聽得衙外號炮之聲，不知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林大人怒貶黃達 黃素娥中途遇救

話說張雲、劉慶那夜議談，訪會早道英雄報仇，敘至三更安寢，次晨未到五更之時，聽得外營炮聲喧天，二人急忙起榻，又聽得外邊喧嘩鬧嚷，不知何故。劉慶也在匆忙之際，急將行李銀兩包好，意欲進內，辭別林大人，張雲阻道：「不必自有愚兄與你代辭。」劉慶道：「如此就煩仁兄。」說畢，二人攜手同行。張雲送出旗門外，劉慶拱手問道：「今日弟兄在此分別，未知後日何處相逢？」張雲答說：「賢弟勿慮，後會有期。」說畢，兩下拱手而別。劉慶回雲南省而去。張雲轉身，來至旗門，只見外面各方青旗遮天，紅旗繞地，才知今日乃十月初一，各府州縣，到此與大人叩朔。正看之間，旗門左右，有幾匹戰馬，冲至西轅門，停住馬上之官，翻鞍而下。張雲見了，抽身入內，走至二堂，林大人早已穿戴齊整，張雲正要上前，忽見旗牌官進來稟道：「今有襄陽府漢陽府荊州府永州府漢陽鎮與閣城文武官員，前來與大人問安。」林朋思想一會，分示旗牌，回答：「免見，叫他們文武官員，回衙理事，各守汛城。」旗牌領命便走。林朋復叫旗牌轉來道：「單留漢陽鎮同知二府官，候着頃刻堂見。」旗牌出衙吩咐各官散去，只有漢陽鎮同知在此候見。旗牌入內，回復大人，大人吩咐，外面打鼓站隊，少時雲板三响，鼓播三通。各公道：「林大人這一身的官職，怎樣打扮，頭戴大帽，大紅頂子，雙眼花翎，身穿雜花錦緞龍件，外套珊瑚朝珠，滿面怒容，中門一開，似虎步而出，威氣逼人。斯時天色微明，白虎堂上，滿堂燈彩，尙明，左右站立數十名校尉，如狼似虎，身後站立林和林保，白虎堂前，兩旁站的毛守備，以下左右排列的是滿漢軍兵，大人公案左邊，吐有校椅上，坐是副巡張老爺，看他一身打扮，頭戴大帽，大紅頂子，身穿五色錦緞龍件，腰束大帶，外套錦緞藍色披衣，斜挂佩劍，腳踏抓地的戰靴。今早這岳州白虎堂，不比平常，此是林朋的祕密機關，要拿問二府官的錯

處，故而如此威武，事事周全，看黃達的動靜如何。大人吩咐，傳黃達來見，旗牌官領命，站立一旁。大叫一聲：「傳漢陽鎮二府官黃達來見！」下面聞得這一句話，猶如泰山倒下，早有黃達在西轅門外，官廳伺候，吩咐手下劉清傳帖。劉清道：「大人傳話，要家爺報門而進。」黃達想道：「這個孺子，仗着他官高勢大，科甲出身，獨我官卑職小，不得不然！」叫劉清前去報門，劉清領命，去到轅門之下，叫一聲報：「今有漢陽鎮同知二府黃達告進大人的衙門。」黃達只得屈節卑躬，上堂拜見，語云：「朝廷論爵，鄉黨序齒。」為官之人，須論品級，非是黃達下賤，乃是行品級之禮，上了白虎堂台下，俯伏塵埃，張雲見他行禮，面如土色，渾身發戰，有畏懼之心。回頭與林朋丟了一個眼色，大人會意，真是不怒而威。黃達在台下跪地，口稱：「卑職黃達叩見大人升安。」林朋道：「貴府見了本院，何不仰面？」黃達道：「卑職不敢！」大人拍案笑道：「貴府乃常相爺的愛兒，索太師的保奏，何言不敢？」大人言未畢，兩廊校尉一齊喊叫起來，嚇得黃達膽戰心驚，口中稱謝，起身在旁站立。大人與他一個坐位。黃達答道：「大人虎位在此，卑職焉敢妄坐？」大人道：「權且坐下無妨，本院有祕言告知。」黃達跪地謝了，起身坐下。且說張雲初次在椅上端坐，然後起身，轉到黃達身後，隔有數步站立。一面看黃達的行藏，一面看林朋的舉動。且說林大人見得黃達坐了，問道：「貴府到任，已有數年之久，此地的民情風俗，何如此處與君山相連，洞庭五湖的賊風何如？」黃達聞言，不敢妄答，慌忙起身，一膝跪下，這就是小官見大員的苦處。跪地稟道：「卑職教民有三，自從到任以來，教得百姓日不關門，夜不閉戶，一也是民間錢糧，每年不催先完，二也。若論賊風寇匪，畏法遠逃，不敢入場，三也。卑職為官清正，一塵不染，兩袖清風。」大人微微一笑，點頭說道：「貴府到任，為官如此清正，又有愛民之心，誠為良吏，然何假稱奉旨抽取百貨釐金？」黃達辯道：「抽取釐金，原為本郡貧民而設，卑職憐貧民之苦，才設法抽取客商微金，以濟本處貧民。」大人道：「既收釐金濟貧，又何假稱奉旨，况我朝各處倉庫豐盈，處處設有濟民的公款，明是你這狗官耗虐民財，爾郡百姓，現有狀詞，足見不虛。」大人這幾句話，

問得黃達啞口無言，跪在地下，渾身戰慄。大人見他這一番的動靜，意欲請上方劍，將他問斬，因世間又無納其女而殺其父之理，怎奈他所行的事，又違國法，躊躇半晌，遂轉言說道：「狗官假冒聖旨，抽取釐金，理應請上方劍，將你問斬，本院諒你一人，也不敢行此違條犯法的事，其中必有主謀之人，今本院施恩，將你削職為民，限三日繳納印綬，以安百姓之心。」黃達聞言，叩頭謝恩，即起身退出。景亭衙忙命家人劉清，收拾旗纛傘扇，悄悄抱頭鼠竄，回至漢陽鎮，將衙中之事，收拾停當，專候新任接篆。不兩日，巡按委員來至漢陽，黃達即將倉庫事，盤查清楚，所有案卷未了者，概移交新任具結，隨時親身來至岳州景亭衙，恭候巡按吩咐。林朋聞得，即傳令站隊，傳黃達入見。黃達即來至大堂，雙膝跪下，手捧結單，口稱：「黃達叩見大人，今犯官已將漢陽倉庫，及各案卷，概移交清楚，有結單上呈，望大人賞准施行。」言畢，俯伏堂下，不敢抬頭。林朋見此情狀，心中亦覺悽悼，遂強言說道：「黃達，但爾所行之事，例應問斬，本院從寬，將照削職回鄉，務要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他年亦可善終。若再執迷，陷入奸黨，恐爾難免殺身之禍。」黃達聞言，涕泣答道：「大人教誨犯官，銘刻心骨，謹遵台諭。」遂叩頭謝恩，出了景亭衙，與家丁劉清，回轉漢陽鎮，獨坐書齋，心中想道：「我黃達為出一場甚麼事來？本府不幸中年失偶，未能續娶，單留素娥一女，前日為出無恥之事，是我一時粗鹵，失於檢點，以致奴才與二丫頭逃向外方，追尋不獲，未知生死存亡？單剩本官一人，百年之後，又靠何人送老歸山？」想到此處，不覺放聲大哭，哭罷歎道：「悔當日不該錯走門路，錯投索伯美常和門下，誤聽二人之言，假傳聖旨，抽取釐金，今被衆百姓在巡按前控告，幸林朋開恩不殺，將我罷職為民，所收金銀，又被二人分去大半，今我險遭殺身之禍，他二人到享現成之禮，照此看來，我已悔之不及。事到如今，我惟有避却二人，回轉故鄉，做個閉門思過，主意已定，遂解衣就寢。次早起來，分付家丁劉清等人，收拾行囊，回轉家鄉，遂將家財，分給一半，散與族中貧乏者，餘留一半，撫族姪承祧，閉門謝客，後日遊山，不知所終。再說巡按林朋，自削去黃達官職之後，遂與張雲商議，拜本進京，奏明聖上，另委他人到漢陽鎮

接任。張雲答道：「賢弟將本章修好，此次待愚兄親身一行。」林朋道：「仁兄親往，弟更放心。」即命文案草稿呈上，大人閱了一遍，更改數語，即命文案臚正。張雲隨收拾停當，即臨起身，臨行與大人言道：「愚兄今送奏本進京，早晚賢弟須要小心防備。」說罷，出衙上馬，向京城而去。林朋即退至後堂，專等回音。且說素娥小姐與玉蘭玉蓉二丫頭，主僕三人，那夜私逃出府，不分晝夜，由小徑而行，心中又恐有人追趕，可憐三人鞋尖足小，一路哀哀啼啼，苦不堪言，行了三日三夜，那日行至飛熊山下，天色將要晚，忽見林中大喝一聲，出來一夥盜賊，一湧上前，素娥主僕三人，嚇得魂不附體，拋去包囊行李，只顧性命而逃。且說這一衆盜賊，乃本處人氏，姓牛名天，兄弟二人，弟名天心，其父治平，遺下田業數百畝，被天雄弟兄，浪費罄盡，手中無有事業，相約本郡一些小盜，附迎偷竊，日久夥衆，窮不敷度，就聚住飛熊山上，以打劫過路來往客商爲業。那夜見了路途，來了三人，俱有包囊，觀其形狀，乃是難行之人，想必負有金銀，遂分示夥黨，一同下山，一湧上前，見得三人，棄物而逃，天雄吩咐夥衆，追趕殺之，以免後患。將要趕上，忽聽前面有人喝道：「既要人財物，不可傷人之命！」天雄聽得人聲吼喊，不敢強追，只得收拾包裹，忙回山林隱藏去了。再說素娥主僕三人，奔命逃走，看看賊追將近，忽見有人大叫之聲，其音如雷，嚇退了盜賊，三人上前，其人不見，此乃本處山神土地，見得三人有難，急忙現身相救。素娥主僕三人，四下一看，只見有一山主小廟，急忙上前，叩謝已畢，三人哭哭啼啼，只得又向路上而行。及至次晨，行至黃河岸前，腹中飢餓，寸步難行，身無半文，素娥心中想道：「如今這樣光景，留此殘生何用？看此路邊有河，不如尋個自盡罷了。又有二丫頭在此，豈肯依我如此？」想了一會，開言叫道：「玉蘭玉蓉，你如今腰無分文，肚中飢餓，你二人不如去在各村莊內，告化些飯食，以充其飢。」丫頭聽得，忙尋村莊叫化去了。再說素娥見丫頭去了，心中悲苦，回頭望着大河，大哭了一會，遂走至河邊，將脚上所穿的鞋子脫下，放於江邊，以留記認。此時素娥心中，想起父母養育，在衙中何等享福，悔不該與那木先生聯姻，如今成了這樣結局，才是空費了奴家一片心機。想到此

處，又悲哭不已，心中猶如刀割一般，口中叫道：「木先生！木郎！你在陰司等着，奴家來也。」此時忙了山神土地，及本縣城隍，忙命判官小鬼，來此阻住素娥之心，待到救星到了，才得有救耳。素娥幾次欲要跳下，心中覺得有些懼死，此刻水府龍神，亦差來了四脚地神，及河伯水師等神，在此候素娥跳下，好來相救。且言二丫頭領了小姐之命，去到村中求食，誰知地廣人稀，並無村舍，與小姐相離已遠，一時難轉。再說張雲，離了岳州，行了一日一夜，次早來至黃河樓前，河邊經過，忽聽路旁有哭泣之聲，好似女子之音，即抬頭四下一看，只見一人，正往河中一跳，張雲即忙下馬，轉到河邊，將那人一手提上岸來，頭向下，脚向上，倒於溪邊，呼了數聲，相公甦醒。黃素娥悠悠轉過氣來，睜眼一看，見一人好似從軍模樣，站立岸上，素娥流淚滿面，說道：「奴捨生覆水一死，多蒙軍爺救命，受奴一拜！」張雲聞言吃驚道：「此人男子妝束，爲何又是女子聲音？」正欲問其底蘊，忽聽後面喊叫之聲，跑來兩個少年，將仆水之人抱住，叫了一聲：「小姐！你因何尋此短見？」言畢，三人抱頭痛哭。張雲一旁觀看，亦覺淒慘，遂上前問道：「你們三人，還是姊妹，還是主僕，因何此等妝束，來此中途尋死？幸遇俺從此經過，將你救起，不然誤死水中，枉送性命。今可將你三人姓名情由說來，俺好與你籌畫。」素娥只得將姓名說了，並前日請算命子進衙算命，許親贈銀之事，及被父回衙撞見，責打主僕，改裝逃走，往襄陽舅父馮公台家中去安身，不料昨夜行至荒地，偶遇賊人，將包袱銀兩搶去，無有路費，如何能到襄陽？奴沉思一會，如此命薄，不如尋一自盡，因此誑命二丫頭到村中求食，奴方扑水，不料失聲，驚動軍爺，將奴救起。如今雖然救得奴的性命，叫我何處安身？言畢，三人相向而哭。張雲聞之，又驚又喜，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走鋼鞭送摺回京 林大人私訪江夏

話說張雲聽得黃素娥之言，又驚又喜，驚的三人是女流，難上艱難，喜的與林朋救了一位夫人，急忙答道：「

小姐不必啼哭，俺教你萬事周全，俺姓張名雲，官居三省副巡之職，小姐將才所言，那算命子木先生，非是算命之人，俺的賢弟，他是林朋，現為三省巡按，狀元公出身，奉旨出朝，威鎮三省，彈壓君山，兵札岳州府，假扮課命出衙，暗訪各處動靜，自九月三十日，才逃命回營，昨日命我送奏摺回朝，由此經過，救駕來遲，小姐休要見怪。素娥曰：「伯伯休要恥笑，裙釵若得周全，感恩非淺。」張雲道：「小姐萬全，只要有為兄到此，就不難了。」素娥聞言問道：「伯伯事到而今，我們主僕三人，又在何處安身？」張雲道：「不難！此去不遠，有一三元鎮，不免去到鎮上店中安身，待為兄轉回岳州，與賢弟說知，不消說自有人役前來迎接你。那時你主僕三人，就有出頭之日了。少待片刻，為兄在前面雇車來，你主僕休得疑惑。」言畢抽身而去，素娥主僕三人，見得張雲去了，心中半信半疑，又不知此人是好是歹，正是：

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素娥主僕正在疑惑之間，忽聽得車輪之聲，主僕抬頭一看，見得二人推車而來，後跟一人，猶是張雲相似，及近視之，果然張雲雇車而來，言道：「相公快上車，天色不早了。」素娥會意點頭，吩咐升車，主僕三人，即入車內，那推車之人，亦未覺得，那裏分得出甚麼男女，推起便走，不到幾個時辰，已到三元鎮中，聯陞官店，車至店門，張雲上前問道：「店家可有上官房否？」店主聞言，急忙出迎觀看，此人是個壯士的打扮，背負黃色包袱，手牽高頭大馬，不敢怠慢，連聲應道：「有有。」轉身吩咐小二，接馬安客。張雲回頭望着小姐，叫道：「相公請下車。」主僕三人，連忙下了車輛，隨張雲到上官房而去。此時黃昏，故店內並無一人，看破張雲引入上官房中，小二獻茶，張雲吩咐道：「店小二，這是我們公爺兩個書童，務要仔細殷勤，這一間官房，不准另外安客，酒菜要辦好，俺今夜要到府內前去稟事。」這一番言語，說得小二懵懵懂懂，不知其故，又不敢問他的來歷姓名，只得應承點頭，抽身出外，備辦酒菜去了。張雲回頭叫道：「相公你與書童在此住着。」說畢，出了連陞店，走出三元鎮，遂上馬

執鞭行走如飛。方到二更時候，到了景亭衙西轅門下馬，往內一看，內面走出一人，張雲一看，却是旗牌官，叫了一聲：「張老爺，你從早回京，為何又回來？」張雲道：「休要多言，好生理事。」說畢往內便走，行至側門，往內一看，只見林大人坐着，連忙上前施禮，那林朋見是張雲，當即言道：「仁兄，你為何去而復返？」張雲道：「一言難盡。」轉到公廳相敘，二人挽手而行，上了景亭，分手落坐，書童獻茶，茶罷，林朋道：「請問仁兄，回衙何事？」張雲答道：「非是為兄去而復返，為兄有一件大事回稟。」就將黃河樓前，揚子江邊，遇黃素娥與玉蘭玉蓉，女扮男妝，去襄陽馮公台安身，路遇強人，搶去銀兩包裹，小姐危難之處，在江邊投水，幸遇為兄，打救起來。」話未說明，林朋兩眼流淚，說道：「黃小姐這都是我連累你，受如此苦楚。」張雲道：「賢弟，你只知他受苦，你知道他的下落否？」林朋道：「愚弟願領教。」張雲道：「為兄雇車，將他推在三元鎮店中安身，兄才回營，告知賢弟作主，還須早為定奪。」林朋聞言，沈思半晌，叫道：「仁兄，此事又將如何安置？」張雲道：「黃小姐為你遠方逃命，他就算得是個節烈冰霜之女，賢弟千萬不可負義，想令舅現為吏部，賢弟不如修書一封，交與為兄，在營中選幾名家丁，打羅轎一乘，去三元鎮護送小姐回京，到令舅府中，那時兄將書信呈上，徐大人見了其中原故，必留小姐主僕，在府安身，候賢弟公事完畢，回朝奏明天子，那時夫婦榮歸回府，豈不是一家團圓，令尊亦不敢言過，兄之愚見，賢弟以為何如？」林朋道：「兄之金言，真為兩全其美。」說畢，擺開文房四寶，手提羊毫，將書寫畢，封好，交與張雲。此時已是三更之候，林朋忙叫家人擺宴，二人對飲，至四鼓，張雲起身，作別上馬，隨帶家丁，打起羅轎，行不多時，來到三元鎮，天已大明，張雲給清店帳，請小姐主僕上轎，離了連陞店，一直往北京而行。此書且慢表，却說林朋那夜送了張雲，轉身入內，不覺東方發白，書童捧水淨面已畢，獨坐靜室中，思想道：「黃達如今削職，定有知會到他義父常和府中，倘若君山水寇李昌，知道本院兵寡將微，如何是好？想這岳州，如在虎口一般，我諒君山湖北省上，兩處風聲，倒也無妨，惟有常和老賊，這座府事，乃兵山將海之處，那日接了狀詞無數，俱言他

日在操兵，夜在演將，本院不如乘此時韓雲回京，京都之事，一刻不能回轉，我不如仍換素衣小帽，去到江夏縣，私探常府的風聲，果有操演之狀，我不分星夜，回朝奏明天子，不但貶黃達，而且朝中許多連同作謀的好佞，俱在其數。主意想定，管家書童擺上飯來，林朋用了早膳，叫老管家在耳邊言道：「如此！」管家領命，去不多時，雙手捧來一物，遞與大人，林朋授入袖內收存。又吩咐書童，去了有半時之久，將各樣物件，擺在桌上，林朋一見，滿面歡喜，站起身來，渾身穿好素服，紙墨筆硯，竹板三塊，裹在包袱內，袖中取出一物，這就是巡接之印，收存身內。常云：「官不離印，印不離官。」今番出遊，不比前次訪漢陽鎮，空身無印，今訪常府，帶印在身，非同小可。二家人問道：「家爺向那裏去？」林朋道：「不必多言，出有公幹，不過數日即回，營中政事，叫中軍官料理，內營諸事，老掌家理落。本院出衙一事，切勿走漏風聲。」說畢，轉身往衙後小花園側門而出，老人家送出門外，言道：「相公千萬小心，印信要緊。」林朋道：「知道。」抽身便走，二家人閉門回衙不表。且說林朋乃讀書之人，膽大心粗，只知前往，不知此去的利害。這岳州府是湖北所管，那江夏縣是武昌府所轄，此岳州走江夏縣，有二百餘里，林朋離了景亭衙，行了三日，才至江夏縣，開消車夫，投店安宿。次日早起，用罷早膳，手執三才竹板，步出店門，沿街來往，一連巡了兩三日，不見動靜，那日正行街口，忽然旁邊聽得有喧嘩之聲，林朋抬頭一看，東閣邊有一座高樓大廈，酒肆門外，立有橫匾一塊，上寫「三鮮園」，旁邊立有一塊小匾，上書「武魁」二字，配寫小字一行，某科舉人龍登高，林朋看罷，心中暗想：「一位孝廉，不圖功名上達，還在貪利呀！為何一個酒肆，又如此鬧嚷，店中定有不法之徒，本院不如進店，看一看動靜。」想罷，抽身入店，叫聲：「酒保！與我一個坐處。」霎時來一小子，望着林朋笑嘻嘻的說道：「客人還是吃酒？還是觀看花園？」林朋道：「吃酒！」小子道：「隨我來，西邊高樓下，單桌上面現有蔬菜。」林朋坐下，小二提了二瓶酒，送至桌上，回頭而去。林朋自斟自飲，一面飲酒，一面側身聽各席人言，也有說官場中的，也有說耕種的，也有說經營買賣的，左旁一桌，有三四人，內有一人說道：「各位朋友，

我們這個東關鄉，那個趙盛老頭，早年均是萬貫家財，如今怎麼就落泊了？」又有一人接口說道：「各位，你們只知他落泊，他如今得了好處了！」眾人問道：「何言他又好處？」答道：「如今常和丞相，將他女兒接去爲妾，這個老頭也跟他女兒去過終朝去了。」說畢，又在吃酒，他們說之無意，林朋聽着有因，那裏還有心飲酒，給了酒資，抽身便走，走至街上，自思自想，不如明晨早去至老賊府外，看過動靜，想罷，依然回店中而去。不知次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林朋有意探常府 趙盛無心訴冤情

話說林朋在三鮮園中，聽得人言常府納妾，意欲次日去到府門，看過動靜，即出酒肆回店，天色已晚，入房安睡，鼓已三更，兩眼不合，翻來覆去，直至五鼓天明，即忙起榻淨面，用了早膳，給清店帳，收拾行李，出了店門，往西城而走。不過片刻，走出西關之外，離城二里之遠，見一三岔路，來往人甚多，不知常府在那塊地方，只得相問路上行人，那人答道：「此去不遠，望正中這條大路而去，三里之上，有險要的山岡，名曰金龍嶺，相爺的府第，就在金龍嶺正山脚下。」說畢，回頭望着金龍嶺一指，那人抽身去了。林朋即往中道而行，向金龍嶺而走。不到片刻，已至嶺下，抬頭一看，贊道：「果然好一個險道！」只見山勢不高，四面十分堅固，後與左右三分，猶如刀斷，正中只有一條獨路，樹木重雜，林外有小溪圍住，山脚三方。林朋一面觀山，慢慢前走，不覺來至相府，林朋抬頭一看，與宮殿無異，看罷，即往左邊而行，忽然來至一座小園，園內有涼亭一座，四下石條石欄，條上有花欄，上有彩鳥，聲括耳，花香撲鼻，林朋走到此處，頗覺心清意爽，也就在此憩息不題。且言常和府中，雖有操演，盡是招的遠來一切不法之徒，每月三六九日之期操演，今乃十月初八，故而這個相府清清靜靜，林朋在轎上坐了許久，並不見一點動靜，正在沉吟，忽聽涼亭內啼哭一聲：「趙錦棠，我的兒呀！萬不想爲父的成了這個光景，要想父女相

會，除非南柯夢裏。」林朋聽了，走上台簷，往亭內一看，見欄杆上坐一老叟，鬚髮如銀，足踏一雙草履，身穿破爛網棉衣一件，手拿木扁担一根，面前放了一擔水桶。林朋看了一會，想道：「其中必有原故，即忙上前問道：『老伯若大年紀，你還在下方營生嗎？我時才走涼亭而過，聽老伯口中所言，父女有分離之苦，老伯何不將姓氏名誰，腹中苦處對我說明，我乃課命之人，久走江湖，是與人行方便的。』」老叟聞言，即忙上前，揖說道：『你是課命先生，愚老失敬了！先生既有憐我之心，請在欄杆打坐一刻，愚老且把含冤對你細訴。』林朋聞言，就此落坐。老者問道：『先生貴郡何方？高姓尊名？』林朋道：『姓木名月，京都人氏，幼長算命為業，適才信步至此，老伯有甚冤情，說來待我與你分憂。』老者嘆一口氣說道：『多感先生見憐，我這冤仇非同小可，先生未必能與愚老分憂。』林朋道：『縱有天大之冤，地厚之仇，暫且說來，解之不了，再往下說。』老者道：『如此請聽！愚老本是江夏縣東關外菜園戶的人，姓趙名盛，我的祖父父親，先生俱在朝廷為官，惟有愚老出世，名不成，利不就，只落得開菜園戶營生，不幸拙荆早亡，膝下無嗣，單單留一個弱女，名曰錦棠，不料那日，父女園中種菜，忽然來了數名惡徒，口稱常相爺差他前來，接甚麼姻親，老漢尚未問明，他們就將吾女搶入轎內，竟奔常府而去。愚老捨命追跟脚步，趕到相府前，叫喊不已，被那一般惡奴，將我抓進府去，相府寬闊，不知女兒下落何方，又不知常相這個老賊，甚麼意思，內有幾個惡奴，將我抓進一個花園之地，園內有三間空房，叫我在房中安身，多則三五日，父女必得相會，愚老無奈，只得忍屈三五日，聽個下落，誰知一月有餘，並無動靜，早晚有兩個家奴，與我送飯，內有一個背地對我說道：『丞相勒逼你的女兒，成了親了！』愚老聞言氣絕，一番多蒙兩個家奴，將我呼醒，說道：『不久父女就有相會之期。』又過了半月，老賊命心腹家人，名叫常七，與我送來一套衣帽，一塊銀牌，先生不信，請看這塊銀牌，挂在愚老胸前，上刻三字：『穿府牌。』先生你說他贈衣牌之意，好歹如何？』林朋道：『不知。』老者道：『既然不知，請聽這老賊不能害我，又不能放我，害我者，恐我女兒尋死，放我者，恐我頂狀具控，這花園內有四

時不卸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內有白牡丹，是老賊最喜之花，賜我一挑水桶，每日汲水三挑，單映此花，除了汲水以外無事故，而今日在此汲水，思前想後，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父女見面，愚老又無三男四女，先生你叫我怎的不悲。』說罷大哭，林朋聞言，切齒忍恨，滿面怒容，即說道：『老伯！你真愚見，枉老其年，不曉其事，時才聞你所言，你趙家代代為官，你却是宦門之後，常和老賊既搶你的女兒，你就該逃出府去，告他才是道理。在他府中，吃這無義之食，這樣看來，你真是碌碌之輩，不足掛齒耳！』趙盛答道：『先生空有冲天之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老漢出入，只在府前府後，府左府右而已，內不能深入，只在外廳花園來往出入，遠行皆有防備，老賊府後，有金龍嶺，左邊有青龍寨，右邊有白虎坡，前面一小溪，溪邊有窩棚巡查，縱能逃得出府，那個大胆的人，來與我寫狀，就有人與我寫狀，也無門可告。』林朋怒道：『老伯差矣！那常相又不是當今皇帝，豈有呈狀為官的人，都不敢接。』趙盛道：『先生你那知道老賊的權勢，他昔年在順治老王駕下為臣，官拜大學士，幼主康熙即位，即陞右相，那知老賊暗暗起了不臣之心，告老還鄉，私自招軍買馬，結連匪徒，凡這三省府縣州廳的官員，多半皆是老賊保舉，湖南湖北兩省總督，與他俱是心腹，本省督撫，他們有官宦來往之情，江夏縣之官，是他的門生，那三鮮園開酒肆的龍武舉，是他招軍之人，所有君山水寇李昌，是他連和了的。漢陽鎮同知二府黃達，是他義子，私收釐金，以助老賊餉需，如今削職，少了一人，與他辦餉。』趙盛說到此處，林朋連忙接口問道：『趙老伯，你如何知道黃達削職？』那趙盛答道：『前三日晚間，有二個僕奴，與我送飯來，就對我說道：『朝廷欽命一個按院大人出京，天子賜他上方寶劍，帶領滿漢精兵二百名，叫林朋，輕年得志，狀元出身，他父親官拜九門提督，又是施千歲保奏前來，彈壓三省兵入岳州，本月初一日，各官去叩朔望，不知黃達身犯何罪，大人將他削職，二府衙役才報到常府，常和聽得此事，寫了兩封書信，一封命人送回京都，交索太師料理，內奏一封命人送上君山，交洞庭李金鈞，鬍子，黑夜暗點水兵，圍殺林大人，使他有家難歸，相府內時時刻刻，命人探聽好歹，先生哪！你教

我到何處去告他？」趙盛說這一番言語，雙目流淚，嚇得林朋半响不語。只見趙盛又泣道：「先生你教我到何處去告他呢？」林朋思想一會，心中想道：「這個老賊，這樣無法無天，如何了得，倘若老賊事成，皇上必然遭難，食王爵祿，當報君恩，我不免抽身闖進相府，探聽虛實，若無此事罷了，若有此事，本院那時逃回岳州，四路弔兵圍府，把老賊拿住，解回北京，奏明皇上，將老賊凌遲碎剮，方遂我心頭之恨。」主意已定，於是叫道：「老伯不必啼哭，小子與你伸冤便了。」趙盛道：「先生你乃算命之人，怎能與愚老伸冤？」林朋道：「自有道理，待我代做狀詞一張，去在岳州林大人衙內伸冤，萬無一失。」趙盛道：「如此甚好，若得冤仇伸了，我父女團聚，那時感恩非淺，待我去拿紙墨筆硯。」林朋止道：「不必，不必，這文房四寶，乃我們算命人的長隨。」忙把包袱打開，取出紙筆，將狀詞寫好，叫道：「老伯！你看四下可有人否？」趙盛抽身便去，林朋忙在身內，取出巡按印，在狀紙上印了一個暗記，然後封好，正好趙盛轉來，回道：「無人來往。」林朋道：「既無人來往，甚好！狀紙與你封好，快快拿去，好好收藏。」趙老接過狀紙，道謝，林朋道：「小小之勞，何得言謝？我有一件事，要望老伯作主。」趙盛道：「先生有何貴事，儘管說來，萬苦不辭。」林朋道：「我有一個朋友，亦在相府作幕，我千萬迢迢，來至江夏縣，訪問數日，有人說他已死，又有人說還在我意，親身進府探訪，我那朋友消息，可進去得否？」趙盛道：「進去不得，奸相府中，出入一派，概是他的心腹，面生之人，如何去得！先生如果要去，愚老倒有一計可使。」林朋道：「老伯有何高見？」趙盛道：「既然如此，老愚告罪在先。」林朋道：「老伯何得此樣說法，但說。」趙盛道：「若要進府，這也不難，不如假認愚老為叔，因愚老有個族姪，名曰趙良，與先生年紀相仿，亦是買賣人，先生渾身穿戴，光彩百倍，也進去不得，愚老將我這一身衣裳換與你，你那衣物交代於我，銀牌水桶一並交你，先生原是斯文，要認着担子，泓花，將銀牌掛在胸前，進出無人阻擋，若有人問你，你說趙盛是你之叔，年老難挑，我趙良年輕，替叔父代勞，這番言語，使那些惡奴不疑，先生無事，就在花園探聽貴友的下落，還有一件大事，先生務要小心。」林朋問道：

「還有一件甚麼大事？」未知趙盛說出甚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丞相府奸臣識面目 八角井忠良受災星

話說趙盛叫林朋扮就姪男趙良，汲水入府訪友，林朋依計而行，趙盛道：「還有一件！」林朋問道：「還有甚事？」趙盛道：「奸相府中，有家將數百，每逢三六九日操演，今日初八，明日乃是操演之期，花園右手門外，就是演武廳，左有鼓棚，右有樂樓，中有將台，下有馬道，那演武廳前，先生斷不可走。」說畢，二人各換衣巾，林大人這一妝扮，却是一個下力脚夫，頭戴青布帽，身穿藍布衣，足登草履，包裹行李物件，概交趙盛，只有巡按印信，緊藏身中。趙盛已將林朋的衣帽穿好，再三囑咐小心，拱手與大人作別而去。正是：

鯨魚脫了金鈎釣，擺尾搖頭任意遊。

且說林大人將水桶担起，胸前掛塊銀牌，放開潑天大膽，一直闖進相府。正是：

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

後面忙了土地山神龍神，及本縣城隍判官小鬼，跟隨擁護大人，進了府門，守門家丁，將他一看，雖然心中疑惑，不是趙老，胸前又有銀牌，那看門人也不介意，一不阻擋，二不問話，林朋一直担進走右首而去，見一大巷，儘由巷中而去，出了巷口外，就是花園，果有白牡丹數盆，牆樹下有三間房屋，門扇大門，園中無人來往，此刻正當未時，林朋忙將水桶放在花台上，手執木扁担，走進房內一看，床帳被褥，各物俱全，隨即坐在坑上，心中想道：「本院進府，無非打聽國賊消息而來，豈肯與賊效犬馬之事乎？時才那趙老所言，他那演武廳十分威嚴，不如去在演武廳，看他一個動靜。」說畢，手提扁担，走進花園門，右穿過演武廳，往下一看，遍地盡是馬蹄之跡，往上一看，一座將台，左有鼓棚，右有樂樓，兩旁擺有武威架子，四面都有夾牆，也不知何故，林朋看了一會，切齒忿恨，暗

罵老賊，你做這些不法之事，本院回衙，定要啓奏。說畢走上鼓樓，見面皮鼓，並不遮蓋。林朋想道：『不如插他三通，又看如何。』遂走近鼓前，四下一看，並無鼓槌，想道：『未必用拳頭打去不成。』想到手中有木扁担一根，何不就利用他。言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兩手舉起扁担，不顧青紅皂白，叮叮咚咚，連敲數下，只聽得四面夾牆內，有數人之聲，忙叫各位哥弟，催兵鼓响，莫非丞相今日改期閱操，你大家須要安頓。說畢，四面仍然靜悄悄，林朋聽了一會，並無動靜，舉目一看，樂樓上有一面大銅鑼，想道：『莫非他們要聽樂樓鳴金，不能出來。』說畢，抽身離了鼓樓，來在樂樓，見一面銅鑼，亦無人看守，也無遮蓋。林朋那時，也不管好歹，手執扁擔，照定銅鑼，用力打去，只聽銅鑼『噹』的一聲，打為幾破，這鑼聲一住，忽聽夾牆內外四方之人，齊呼『殺殺殺』。林朋站在樂棚樓門，往夾道下定神一看，只見那些人高高矮矮，大大小小，不得一般，約有七八百人數，人人渾身俱有號褂腰牌，套頭袴纏草履，各各俱是收拾緊扎，一身結束，人人手中俱有器械，乃刀鎗劍戟流星鎗抓之類，齊往將台而來。衆人走至將台下，往上一看，空空一座將台，衆人着驚，忙向鼓樂二樓一看，只見樂樓上站定一個少年，手提木扁擔，望着下面，猶如癡啞一般。內有惡奴，名曰常七，指着林朋罵道：『狗子，你是何人？混入相府，看出相爺這番事來，豈不被你壞了我們相爺的大事。』說畢，叫衆家丁上前拿住，說道：『你們將這狗子細綁，我請相爺去了。』常七去了。且說衆家丁齊至樓台，將林朋捆綁，那時林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進無所入，退無所出，衆人上前拿着，好似籠中捉鳥，網內擒魚，幸得進府之時，就有山神土地，水府龍神，擁護在後，此刻衆神俱在身邊保護。衆家丁將林朋推擁下樓，常和老賊早也得知，又見常七前來報信，常和在二堂，又帶了八名鏢客，一名程彩，二名胡剛，三名龍登高，四名吳雄，五名王勇，六名張吉，七名高暢，八名常讓，這常讓乃奸相的姪男，武藝過人，猛勇非常，八人俱手執軍器，各有不同，一齊來到演武廳上，兩旁坐定。常和坐在堂上，常七上前稟道：『拿着無名賊人，不知從何混入，望相爺定奪。』奸相道：『將他抓上來。』話猶未了，只見廳外轅門下站立一人，側身而立，不

能跪下，口稱『請了』。常相叱道：『爾是何人，膽敢混入老夫的府庭，驚動老夫的家兵，好好將汝姓甚名誰，到老夫的府中來，意說出，方可饒你。如若不然，狗命難逃，快快直說。』說畢，只用一雙眼目，將林朋瞧着，林朋心中想道：『來在矮檐下，暫且把頭低。』只得叫道：『一聲：『相爺呀！我一非有事之人，二非探訪相爺甚事，我本姓趙名良，家叔趙盛，因為舍妹趙錦棠，蒙相爺寵納為姬，小子的家叔，又蒙相爺照看，亦在貴府安身，一日三餐，都有肴饌款待，內有一事艱難，一日三挑水，家叔年邁，受不過這個磨折，故此小子前來，替叔父代勞，一時迷昧，戲耍成真，錯將相爺那面銅鑼打响，又驚動各位好漢，小子罪該萬死，望相爺恕我之罪。』說畢，不懼不怕，滿面帶笑。殊不知這常和當年為相在朝，亦是那林朋點狀元時，天子與他帽插宮花，在五鳳樓前，赴瓊林宴，有常相陪飲，他二人言談，大不相投，又不肯奉承老賊，而且言不遜讓，因此奸相隱恨在心，意欲相害，未得機會，今日聽此聲音，早有幾分留意，心中想道：『這人老夫在那裏會過的。』當時又把林朋上下一看，『哦，是我怕何人？』正是：老夫對頭到了。』心中暗暗想道：『小畜生只說你我冤仇，今生無門可圖，誰知也有今日。』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是你自投羅網，你也怪不得老夫了，欲要認明，不好下手，遂假意叱道：『膽大狗才，一派胡言，那是趙盛之姪，明是綠林匪徒，前來打聽老夫府中消息，已好打劫，是也不是？衆家丁與我綁了。』一言未了，只見衆惡奴一擁而上，將林大人繩捆索綁，綁畢，言道：『相爺如何開消。』常和吩咐，拿去丟入八角井中，可憐林大人這陣魂不附體，身旁判官小鬼，好不着忙，緊緊保護，只見衆惡奴不由分說，把林朋手足提着，來至井邊，高高舉起，往井裏一丟，只見一道金光，耳聽井內叮咚一聲响，霎時金光不見，衆惡奴把井封好，一同回到園庭，常和吩咐免操，衆家丁散去。常和然後帶領八名鏢客，回轉後堂，吩咐治辦酒宴，與衆位好漢飲酒。少時家人將酒宴排好，常和與衆鏢客九人同飲，酒至半甜，常和開口大笑，衆人問道：『相爺發笑何來。』常和道：『各位好漢，不知今日

拿的不是別人，就是奉旨出京，來到岳州安營。那位三省巡按林朋，那個畜生，從前在朝，與老夫傲氣不和，如今將他打入八角井中，這才心頭之恨已除。乾兒黃達的冤仇已報，老夫不免修書回朝，與太師報信。你們各位好漢，請回君山，我有祕書一封，煩你們帶去，面交寨主，多多拜托，照書行事。」言畢，衆賊起身拜別而去。常和二次命人送書到京，此乃常府之事，不知林朋墜井淹死未曾，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敖仙顯法救忠良 周全捕獵會賢臣

話說林朋被常和將他網綁，命人送至八角井邊，拋於井中。林朋下井之時，忽見一道金光，從天而降，你道是甚麼情弊？此是日月山古佛洞得道的一位真仙，姓敖名金龍，早知林朋有難，故而來到此地，用金光法術，將林朋救在金光之上而去。直至五鼓天明，纔將林朋落於山頂上，淺草林中。此時林朋嚇得如死一般，金龍大呼數聲，林朋方纔甦醒，將頭一擡，二目微睜一看，只見一位道者，站立面前。林朋開言，哽哽咽咽說道：「仙翁莫非救了弟子嗎？」金龍道：「然也！」林朋聽罷，納頭便拜，拜畢，道者道：「既蒙仙翁搭救，感恩非淺，此處又是甚麼地方？弟子的後事如何還望仙翁指示。」金龍道：「貴人免慮，此地不是中華所管，乃蒙古草地也。此隔白塔城二百餘里，此地名曰靜山，貴人身落常和井穴，貧道見你大數未盡，兼是大清的保國良臣，後來官高極品，故而顯動法術，將你救出，此乃天數定就，貴人應有百日災難，父子分離，君臣不能相見，要待百日難滿，君臣父子自有重逢之期，暫且候着片刻，貧道送你到此靜山嶺上，就是你避災之所。」林朋問道：「弟子岳州還有四族滿漢精兵，因我貶了二府黃達，我那盟兄張雲，又送奏摺回京去了，營中大事又着何人代理？」金龍道：「不難，若問你營中之事，丁卯日你的盟兄張雲與文書奏摺等項事務，不過五十日之內，你弟兄就有相會之期。」林朋點頭又問道：「仙師在那座名山願聞尊諱？」金龍答道：「貧道非是別人，乃日月山敖金龍是也。且問貴人，你的文憑印信在否？」林朋聞言，大吃一驚，忙在懷中一摸，說道：「好險呀！幸而印信未失。」金龍道：「既在就好，貧道去也，後會有期。」說畢，用手一指，向林朋說道：「那旁你的救星來了！」林朋掉頭一看，並無一人，轉面一看，道者也不見了。往天上一看，只見半空中有一道金光，如風送而去。只得望空拜謝，將道長所言的山名古洞法號，謹記在心。後日太平，纔好報答。正言之間，忽聽後面喊聲大震，林朋大驚，回頭一望，只見有二十餘人，走山脚下，茂林外，紛紛趕來，又聽得後面有銅鈴之聲，霎時後面來了一匹駿馬，直冲上前。林朋只疑一趕人，必是山林草寇，急忙跪地口稱：「寨主呀！我是落難之人，望祈寨主饒命。」說畢，叩頭，馬上那位壯士見了，急忙滾鞍下馬，走近林朋面前，雙手扶住說道：「過路客人，你休說我是寨主，我乃靜山嶺上的一個獵戶，今日帶領壯丁，沿山捕獵，打從此嶺而出，人多勢衆，令人可疑，故而你叫我一聲寨主。今說話已明，客人請起。」林朋連忙稱謝，說道：「我實不知，冒叫了一聲寨主，還望好漢的高見。」那壯士道：「既不知者，不以爲過，請問客人家住那處，姓甚名誰？因爲何事到此，某觀客人，滿面儒雅，斯文氣象，然何身上如此襤褸，願聞其詳。」林朋心中暗想：「觀看此人，乃是正直君子，不是匪類小人，本院不免以實告之無妨。」彼時言道：「衆位傑士請聽，我本中國北京人氏，家父姓林，名曰世舉，官拜九門提督之職，我名林朋。」這「林朋」二字，將才出口，只見那壯士急忙倒身下拜，嚇得後面那一趕莊丁，個個俱也跪下。那壯士連稱幾聲：「這是林大人，俺有眼不識泰山，祈大人恕罪。」此時林朋心內，一則驚恐，二則疑惑，這一趕人，與我素未會面，方才說出我的姓名，怎麼他就知道了？思沉一會，說道：「請問好漢，上姓高名，你我萍水相會，休分上下，諸位請起，站立敘話。」衆人稱謝而起。內中有一位壯士說道：「大人不知此處乃是蒙古地界，此山名曰靜山，俺姓周名權，還有一位義弟，姓鮑名豐，當年與走銅鋼鞭張雲，我們三人，結爲金蘭之交，我們仁兄張雲，從前跟隨施郡王，在大清國京城內西府，施王千歲麾下保標，今年八月內，帶了一封書來，歸家與俺和三弟拆書觀看，才知道我們張仁兄，得了副巡之職，同林大人出遊三省。昨日來

一道人面如古玉，儀表非俗，與我言知，林大人有難，教我今日下山迎接，不料大人果然在此遇着，接駕來遲，望祈恕罪！」林朋道：「那有壯士之罪，這樣說來，我們都是弟兄相稱了！」周權道：「請問大人，怎麼成了這般模樣？為何到此？」林朋嘆一口氣，答道：「一言難盡。」周權道：「此乃荒草之地，亦非言語之所，請到家庭慢敘。」言罷，急忙親身帶過鞍馬，言道：「請大人陞鞍。」林朋謙敘一會，兩手一拱，接鞭過手，口稱：「得罪！」扶鞍上馬，前呼後擁，不多一時，來到靜山嶺上。林朋在馬上，抬頭四下一看，只見崗嶺平陽，對面一望，只見四方正一座大森林，衆人前後引路，直望森林而入，入林內，見得樓房屋閣，四方光陽，莊門之外，高挂一匾，上書「三義莊」三字。那周權將要上前去扶大人下馬，耳聽莊內又有數人一擁而出，只見當頭一人，年約二旬，氣志軒昂，把林朋看了幾眼，即叫道：「二哥這位客是何人也？」周權道：「林大人在此，賢弟快來迎接！」那人聽了，連忙上前，口稱：「接駕來遲。」林朋答道：「不敢！」二人上前，將林朋扶下馬鞍，三人攜手而行，進了三義莊，行至廳堂屋內，三人撒手，周權弟兄與衆莊丁人等，一個一個，俱皆上前，與林朋見禮，林朋亦以禮待之。禮畢，分賓落坐，家人獻茶已畢，忽見左邊出來一人，年紀約有五十餘歲，走上前來，望着林大人深深一揖，問道：「大人今番至此，我家東人又向何處去了？」林朋聞言，抬頭將那人一看，却不認識，隨口問道：「老叟你家東人是誰？」老者答道：「就是旁人稱他爲走銅鋼鞭姓張名雲。」林朋道：「你是他家甚麼人？」老者道：「我乃是他的家奴。」林朋又問道：「你叫何名？」答道：「我名張忠。」林朋見得張忠，問其張雲之事，不覺流淚滿面，咽哽說道：「鮑周二位賢弟，要知我那仁兄張雲的下落，與本院的苦楚，說來令人生悲。」林朋就將出朝之事，訪漢陽鎮之事，貶黃達之事，修奏摺，張雲回朝之事，訪金龍嶺，被常和將他墜井，又得赦金龍打救他來，在靜山嶺上，一切事務，說了一遍。衆人讚道：「真不愧古人所言，吉人自有天相！」說畢，張忠忙道：「後房取了一套衣服，打了一盆熱水來與大人洗澡。」林朋遂到後房沐浴，換了一套衣服，穿戴出來。此衣乃是張雲平日所穿之衣，都是一色新

鮮，林朋穿在身上，到頗合體，身輕氣爽。同權排筵接風，盛席款待，不在話下。如今林朋離了苦海，已在此山，等候張雲的信息，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得私書命人劫寨 聞信息移營避災

話說常和府中這八名標客，離金龍鎮，回轉洞庭湖。見了李昌，呈上常和的祕書。李昌見了大喜道：「已知林朋被擒，死於八角井中。」急忙傳令：「命胡剛程彩二人，帶戰船一雙，划船十隻，水兵五百，立刻起身去到青草湖邊，待二更時候，才到岳州，圍了錦亭衙將衙外林字營中的滿漢兵丁，一齊殺盡，不可放走一人。內衙毛守備之人，概不可傷害。」胡程二人領令而去。且說錦亭衙外，林朋的營房，張雲回京，無有信息，林大人出外，已有三四日不見回營，內有老管家林和與書童林保，寢食不安，只得請外旂牌中軍官，與各營哨官入內，集齊商議。主意未定，見得外面來一小卒，慌忙上前報道：「稟將爺在上，小的們在青草湖邊，探聽得洞庭河來了大戰船一隻，小戰船十隻，靠在渡口，船中有賊兵無數，望將爺定奪。」衆官分示，小卒再去探聽，小卒去了，不多一時，又回營來，驚驚惶惶報道：「洞庭水賊，今夜要來偷營劫寨。」衆官聞言，膽戰心驚，老管家林和說道：「諸位將軍，事到如今，大人出去幾日不回，不知下落何處？張老爺回朝，亦未見來，水賊又來侵害，不如請中軍大人，快傳祕令，曉諭各營將士，收拾結束，我們連夜移營，由小路去到房州地界屯扎。張爺回京，不日回來，必往房州經過，豈不是那搭有會合之期？」說畢，衆官稱善，中軍官急忙傳令，各營軍士，手慌脚亂，不多一時，諸事結束，周全，中軍官傳令起行，離了錦亭衙，儘往房州小路而去。再說胡剛程彩這兩個賊頭，那夜二更鼓起，五百水軍，離了戰船，直往錦亭衙而來，行至半途，有水軍探子，轉來報道：「錦亭衙內，只有毛守備在衙外，那林朋營盤，乃是一塊空地，連地灶都不見了，不知幾時走的。望祈定奪。」胡陳二人聞言，沉吟半晌，說道：「此乃天使其然，這一趕人，不該

死在我們刀頭之下。」即傳令收兵回營，只落得空走一回。次早天明，開船離了青草湖，鄱陽湖，回到洞庭湖，船靠岸邊，胡剛程彩二人上岸，進了忠義堂，見了金鈞李昌，就將岳州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李昌聞言，低頭不語，沈吟半晌道：「罷了，罷了！此是天數注定，看來不愧古人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說畢，分示衆軍，各去操習，候異日另別尋謀，以圖天下大事。此洞庭湖之事不題。再說京師太師索伯美，一日府中閑坐，見看門官手執一帖進來稟道：「今有湖廣省江夏縣常相爺，差人要見。」伯美見是常府來人，必有機秘之事，分示門官，將來人引進面見。門官領命而出，不過片時，進來一人，衣冠齊整，走上月台，見了伯美，口稱：「太師，目下萬福！」伯美與他賜坐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奉了何人所差？」來人說道：「由湖廣江夏縣而來，奉了常相爺之命，特來太師爺台前下書。」一面說，一面將書信取出，遞與伯美。伯美當時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喜又驚，分示家人引來人在迎賓館去，賞席一桌。家人領命，隨引來人去了。伯美起身，轉入三堂坐定，分示管家，快去內廳請你八位國舅至此。管家索伯領命，便去內廳。你道說這個老賊，八個兒子，平常的行爲，如何不愧古人所言：家有其父，必有其子，個個都是行奸弄巧之徒。不多一時，齊來到三堂，父子見禮已畢，兩旁各坐。長子索龍，次子索虎，三名索仁，四名索義，五名索禮，六名索智，七名索信，八名索豹，外生一女，名曰金花，現爲西宮伴駕。弟兄八人落坐，問道：「爹爹叫兒到此，有何機謀？」伯美道：「父叫汝等無別，今有常相書柬，拿去觀看。」索龍接書過手，弟兄八人看了書中情由，說道：「請問爹爹，你我父子，久有此心，謀取朝廷，奈無機會，今有此舉，正好付書一封，叫常和約會李昌，即速起兵，我們父子，裏應外合，這大清江山，豈不是爹爹唾手可得？」伯美道：「爲父亦有此意，奈施曉子林世舉等，每每與我抗衡，使我父兒，大事難成。」正言之間，門官進來稟道：「湖廣省的總督部堂，差人要見。」伯美分示，傳差官入府，見了伯美，將部堂的文書奏摺，一並呈上。差官辭別而出，伯美拆開文書奏摺一看，喜之不盡，口稱好機會，此乃是湖廣省的總督部堂，得了知府知州的文書，又有漢陽鎮同城官員的文書，故而

部堂纔修文書奏摺回京，爲何不交相府轉奏，又送在太師府中？因此刻伯美在朝廷當道，仗他與聖主是丈婿君臣，故而天下各省的文書奏摺，均要由老賊府中出入。此時伯美見文書，鼓掌大笑。索龍弟兄問道：「爹爹喜者爲何？」伯美道：「父欲謀取大事，朝中所懼者，施仕綸林世舉等，今有三省奏摺回朝，正好趁此機緣，謀圖二人。」八子俱稱：「計善！」是夜伯美將本章改整停妥，分示八個兒子，準備來日上朝，方將四鼓之後，父子九人，各整衣冠，九乘羅轎，前呼後擁，一路燈球照耀，如同白晝，不多一時，已到午朝門外，進了東華門，此時九卿四相，十二台閣，五府六部，內簾外簾，滿漢文武官員，早已至此，齊來擁扶伯美父子，進了會府，方才坐定，耳聽外面一路人聲，喧嘩鬧嚷，非常，又聽銅鈴响，衆官抬頭一看，却是郡王施仕綸來也。此人，不來則罷，施公一到，就有兩番情勢，奸臣見了他，魂飛天外，忠良見了，可敬可愛，勿論你皇親國丈，大小滿漢官員，都要出門迎接。施公一至，見得衆官出迎，急忙離了金鞍，下了玉騎，手下將坐騎帶下。施公回頭，見了衆官，說道：「衆公大人早駕。」衆官謙敘已畢，分爲左右，讓施公前行。施公謙讓數次，只得一蹶一跛，進了會府，衆官上前，見禮落坐，尙未開言，敘話只聽得朝王鼓，景陽鐘，連敲數下，當今天子臨朝，衆官一齊起身，行至朝房門下，聖駕早已臨朝，衆官上殿，與天子行了君臣之禮，然後分了文東武西，各歸班位。獨有施公，然後上殿，與天子行禮，只是四拜，聖主賜他龍書案，左金交椅上，陞坐。康熙聖主開言問道：「文武愛卿，今朝有何本章？」早奏朕知。」聖主諭畢，文班中閃出一臣，乃太師索伯美，手捧奏摺，送至龍書案上，聖主覽畢，一言未發，龍心大怒，各位你道爲何？這是索伯美父子，在府庭誣修苦害忠良之本，奏的是林朋無故摘貶同知二府黃達，投了洞庭水賊，他們父兒做的裏應外合，要謀主上龍廷，現有三省表章回朝，故而聖主見本大怒，用手指着林世舉罵道：「你這罪臣孤王，待你父子不薄，明是君臣，暗是手足，不思報本，胆敢謀反欺孤。」林世舉乃是個忠直之臣，又不知天子爲的何事，忽然大怒，心中不明，急忙出班，俯伏金塔，口稱：「臣不知犯了何罪，惱怒龍顏。」聖主怒道：「汝父子暗投洞庭，與水寇通合謀反，要

奪朕的江山，今有三省奏章在此，你還假作不知，正是孤王有心待大臣，誰知大臣不忠心！說畢傳御林軍，將林世舉推出雲陽梟首。聖旨一下，忙了御前侍衛，上前將林世舉綁定，往九龍口下推去。不知世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奸臣改本害股肱 施公降職江夏城

話說御林軍將林世舉，上了縛綁，往九龍口推下，忙了東廊班中一位公爺，此人姓粟名小波，是八旗內之人，職列文淵閣學士，走出東廊班外，幾步趕至九龍口，下喝道：「刀下留人！」御林軍抬頭一看，是粟王爺，急忙應聲道：「是！」小波回頭俯伏金塔，這陣施公正欲出班，又見小波早至，俯伏在地奏道：「今送三省奏摺回朝，主上只見奏章，何曾見其確實，然索國丈所奏之情，亦是耳聞，未察其實。况林世舉父子在朝，亦是忠良，素未苟且行事，主上深知，豈有私通水寇，謀反之情。微臣所見，其中必有緣故，恐其誤殺了忠良之臣，使別國聞知，我天朝君不君，臣不臣，怕的別國不服，主上又難免干戈之憂。望主上啓恩，將世舉恕却，候得實情，如果不虛，那時再斬不遲。望祈主上察之。」聖主聞言，沈吟半晌，說道：「皇兄所見甚善，若非皇兄所奏，朕險誤其事。」即傳口召將世舉召轉，林公死裏得生，急忙上殿謝恩。聖主怒道：「罪臣好造化，不是粟王兄保本，汝的老頭，早已落地，暫且將汝寄在刑部天牢，候將汝的兒子拿獲，那時一齊問斬。」說畢傳旨刑部，領去下獄。班中刑部大堂聽得，即忙出班領旨，此人姓恩名寬，亦是八旗人，他乃黃旗，官拜刑部之職，亦是忠良之臣。上殿領旨，將林世舉領出午門，送至天牢，在天字號安身。且說索伯美見得這一道本章，看看成功，又被粟小波保奏，心中想了一會道：「一不做，二不休。」急忙出班奏道：「臣想林世舉獨木也不能成林，諒他二人也無此膽。况林朋官封巡撫，主上賜他上方寶劍，又賜漢滿精兵數旅，這一切俱是郡王施仕綸保他，其中必有串謀之故。望主上詳察。」奏畢歸班，聖

主聞奏，不免顏色更變，半晌不語，回頭將仕綸瞧了幾眼，施公並無半點懼怕之心，只做不知，看主上如何施行。聖主却也會意，真不愧聰明不過天子，伶俐還數帝王，龍顏微微發笑，說道：「施皇兄，你知罪否？」施公起身，站立答道：「爲臣知罪，不知所犯何條？」聖主道：「你保林朋出朝，暗投洞庭水賊，拐帶孤的滿漢精兵，皇兄豈無罪乎？」施公道：「爲臣有罪，亦當治之，主上傳旨，將我推出午門斬了，就罷。」這一道本章，奏得驚天動地，文武着忙，聖主又驚又恐，這是何情？天子問罪，施公不能哀懇，反轉抵觸，這是忠臣不懼死，怕死不忠臣，雖則不能懼怕，這就無有君臣之權了。聖主沉思半晌，拍案大怒罵道：「你實欺孤，殺你不了，除非大清社稷，不由朕管。」信口傳旨：「綁了！」御林軍正欲上殿動手，此時忙了左班首相張鵬翮，俯伏金塔奏道：「皇上且息龍怒，施仕綸抵觸聖旨，理應正法，念他昔日不世之功，吾主理應發赦，雖有三省奏章，言林世舉父子謀反之事，尙不足信。」聖主道：「現有三省奏摺，俱皆如是，何爲不信？」鵬翮又奏道：「林世舉父子，忠於國家，多見奇功，乃主上深知，况林朋乃施王保奏，造反一事，未知其實，施王千歲，乃四海人望，今因一言而殺，國家股肱，恐誤大事。還望主上詳察施行。」皇上道：「爲今之計，如何施行？」鵬翮道：「依臣愚見，現今江夏縣無守，不如將仕綸官爵記於龍書案上，命他去往江夏管民，代探林朋謀反之事，若無此事，則還罷了，果有此事，那時先斬林世舉，然後攻打洞庭，爲臣之見，主上以爲何如？」奏畢，康熙皇上點頭道：「老皇兄所奏，正合孤心。」即命平身賜坐，轉諭施公道：「今朝觸朕，理該正法，念爾昔日之功，今朝可願出朝否？」此時施公也甘願出朝，急將頭上大帽，用手一端，意欲將官誥卸於龍書案上，忽聽旁邊有人咳嗽一聲，施公回頭一看，却也明白，執殿官叫了一聲：「朝事已畢，請駕回宮。」聖主會意，急忙退殿，入宮去了。文武官員，離了金殿，出了午門，各分別回府第不表。且言張鵬翮與施公二人，胸中俱有奇才，各各相知，二人出了朝門，一路嘆敘國事，直至郡王府前方別。此刻不覺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各回府宅。再說那吏部天官徐和，朝罷回府，進了二堂，更衣已畢，李氏夫人並同一雙兒女，接入三堂，徐公

坐定，愁眉不改，口稱：「冤哉！」夫人問道：「相公從早上殿，朝駕回府，爲何滿面憂容？」徐公嘆氣一口，說道：「夫人不知。」就將妹丈林世舉，被奸臣詐害，打在天牢受罪，又把施公貶官出朝之事，外甥林朋貶黃達投洞庭之事，一切詳細說了一遍。夫人聞言，愁煩不了，徐公即便修書，命人送到林府，叫妹妹徐夫人，好生經理府中之事，不必驚慌，後日自有好音，家人領書去了。忽見看門官進來稟道：「今有老爺的令外甥，命來人覲見。」徐公聞言，又驚又喜，分示將來人請進府來。門官領命，即刻傳請張雲入府。徐公把張雲面色一看，見此人生得一派豪傑氣象，張雲見了，認得徐公，徐公並不認識張雲面目。你道說徐公爲何認不得張雲，張雲却認得徐公，因張雲前在施公府中，當內旗牌，徐公常到施王府中來往，故而張雲認得徐公，當時見了徐公，口稱：「副巡有禮！」徐公纔知是張雲，慌忙站立，拱手相迎，口稱：「將軍請起！」張雲禮畢，分賓主落坐，家人獻茶已畢，徐公開言問道：「張將軍聞你保我外甥出京，因何歸來，我外甥今在何處？」張雲道：「俺在岳州錦亭衙令外甥和俺同京，在老大人近前下書。」說畢，將林朋的信呈上，徐公接過書信，拆開一看，其書曰：

外甥林朋，跪稟舅父徐大人膝下，稟安。茲因外甥奉旨出京，彈壓三省等處，兵至岳州錦亭衙內安營，數日不見賊形，甥假扮課命，出衙私訪，至漢陽鎮，有同知二府奴婢，邀甥入衙，因與素娥聯婚，被黃達謀於綠鴨灘，幸方漁劉慶救之，今將黃達削職，委員代理。今有奏文，重托張雲回京，倘有不測，祈惟照憐。外有素娥主僕，甥欲送家，恐親不悅，懇乞留府，異日返京報達，書不盡言，幸垂鑒照。

徐公看畢，暗地罵道：「奴才你爲些好事。」回頭向張雲問道：「將軍這黃素娥主僕今在何處？」張雲道：「現在府門候示。」徐公分示家人，到後堂與夫人說知，李夫人聞言，即命僕婦丫環，出府迎接，黃素娥主僕三人，急忙下轎，丫環引入二堂，夫人下階接之，口稱：「那是黃家姑娘？」素娥抬頭一看，不知的誰，有本府丫環，在旁邊遞言道：「黃小姐，這是我們夫人。」素娥聽是夫人，急忙跪地，口稱：「老太夫人，裙釵有禮。」夫人即忙用手

扶起說道：「不必拘禮！」二人並行，進三堂而去。徐府的丫環，纔把黃小姐的丫環玉蘭玉蓉二人，引到了三堂。再說徐公命夫人接了黃素娥，然後向張雲問道：「將軍我有一事相問，非將軍不能知道虛實。」張雲道：「問大人所問何事？」徐公道：「湖廣總督，有奏摺回朝，索伯美將本明奏天子，言林朋暗投洞庭湖夥，水寇謀反，皇上拿他父親問罪，多得粟王爺保奏，暫免斬首，現今打在刑部獄中，伯美又奏有施仕綸同謀，說是施公保奏出京，裏應外合，皇上又將施公問罪，有張鵬翮保奏才免，把施公貶到江夏縣去管民，本爵方才朝罷回府，我那外甥，或好或歹，何不對我細說？」張雲聞言，大驚，忿然說道：「那有此事，你令外甥與我有生死之交，我豈不知他的心事，現已兵至岳州，命我進京，那有造反之事。」說罷，怒氣勃勃，辭別徐公，竟自出府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行台轅施王遇刺 八里橋馬奎被擒

話說張雲送黃素娥到得徐府，徐公將朝中之事，對張雲說了一遍，張雲聞聽，滿面發怒，將話說明，站立起身，用手一拱，辭別徐公，出了天官府，不管天色早暗，奔出京城，往岳州而去。不提。且言施仕綸朝罷回府，進了二堂，銀安報上有漆夫人帶了一個公子施璧，一位小姐，名叫素珠，連忙迎接，施公上殿坐定，半言不吐，夫人問道：「千歲朝君歸來，爲何面帶憂容？」施公道：「夫人不知，今日上朝，可恨索伯美這個奸賊，奏我與林朋一同謀反，私通洞庭水寇，主上將我問罪，多感張鵬翮保奏，將我貶到江夏縣轄民，目下就要出京了。」漆夫人道：「千歲不必憂心，想林朋年幼爲官，不知進退出京數月，未見他的奏本回朝，今王爺遭貶江夏約民，正好打聽林朋下落，並探水寇之事，及奸臣有無私通水寇之情，若得回朝，奏明主上，那時水清石現，自然還職。」夫人當時把施公寬慰一番，然後分示衆人擺筵。施公夫婦，並兒女四人同飲酒至半酣，施公向夫人囑託道：「本藩今番出京

約民，要待任期滿時，纔得回朝，府中之事，還望夫人經理，我的施璧孩兒，與素珠女兒，定要夫人好生管束。」夫人答道：「自然！」正言之間，譙樓鼓起三更，施公分示家人撤席，准備明日起身，到江夏縣探訪林朋之事，一夜無言。次日早晨，施公與夫人兒女作別，帶了家將一人，名曰施達，率領四十名家丁，脚夫收拾扛擔，家丁牽了一匹黑騾，一齊起程。漆夫人帶起一雙兒女，並府中婢僕相送。施公出府，跨了黑騾，前呼後擁，出了京城之地，時值小陽，一路之上，但見梅傳春意，菊傲霜枝，行了四十餘里，家人回頭稟道：「此是八里橋，有守備帶領步兵，前來迎接千歲。」施公分示，少時行台見面，家人傳言，守備連忙上前跪迎，口稱：「參見千歲！」施公分示起去，一直來到行台館驛，公廳升坐，守備命人獻茶已畢，敍了一會國事，守將的家丁，送來酒筵，擺在公廳，守將請施公入席，守備一旁相陪，此書暫爲記下不題。再言索伯美父子九人，那日早飯後，在花園內玩景觀花，忽然來兩個家人稟道：「太師爺小人們探得施府郡王，今日晨時，已到江夏縣上任去了，特來稟家爺得知。」言畢而去。索伯美聞言暗喜，對八個兒子說道：「施仕綸這個醜鬼，如今去到江夏縣約民，猶恐被他探出我父子與常和同謀之情，如何是好？父意欲修書一封，暗地命人，不分星夜，送到常和府中，叫他知會洞庭李昌，早除此人，方好謀取大事，此計如何？」長子索龍道：「父親要殺仕綸，何必費如此許多心機，兒有一計，殺之不難。」伯美道：「我兒有何妙計？」索龍道：「想施癩子，今早出京，諒來行之不遠，我們府中現有四名標客，本領高強，老父何不命一位前去，隨跟步跡，遇逢險要之處，一刀將他刺死，豈不是順事？」伯美聞言稱「善」，即命家人去請馬好漢，不多一時，請來刺客一名，姓馬名奎，此人武藝高強，亦能行俠尚義，五遁全備，來在景亭上，與伯美父子見禮已畢，看坐，家人獻茶以後，馬奎問道：「太師爺叫得某到前來，有何事所差？」伯美道：「今請好漢，非爲別事，因我大清朝中，出了一位奸臣。」馬奎問道：「奸臣是誰？請太師爺說出，我願與皇上力殺奸臣。」伯美道：「就是施仕綸，這個醜鬼，恃他功高勢大，上欺天子，下壓羣臣，此刻郡王，他都不做願，去小邑江夏縣約民，朝內有幾個奸王，

都與他同謀，明去江夏縣約民，暗是買合民心，勾引洞庭水寇，要做裏應外合，今日早晨，離了京城，我們父兒，雖知如此，也把他無可如何。想馬好漢，你是英雄豪傑，正直君子，喜的忠臣孝子，惡的好佞忤逆，因此特請好漢商議，何不獻上一策，與國除害？」馬奎聞言，心中大怒，罵聲：「施仕綸狗官，你纔有名無實，你今不得活了。」當時叫道：「國岳免慮，想狗官今早方纔出京，快不過宿草黃關，慢不過八里橋，等在黃昏時後，待俺趕去，將他一刀殺之，此計可好否？」伯美聽得，心中大喜，言道：「義士立此不世之功，正合余意。」即命家人擺出酒席兩桌，十人共飲，宴畢，已是黃昏之時，馬奎下席，辭別伯美，出了京城，駕動遁術，不過二更時候，早攏八里橋，他在行台館外，四方一走，靜靜悄悄，並無動靜，飛身一步，蹀上圍牆，往內面四下一看，只見右邊西角，射出一盞燈光，馬奎口中把真言咒語念動，借五行法術，來到內廳，且說施公分示守備回衙，又叫家丁人等，各去安寢，准備來日早行家丁領命，各去睡了。單有施公獨自一人在小房，心中煩躁，不能安寢，就在箱內，取了一部古書，在桌上燭光之下，正在觀今看古。此刻馬奎已到了門邊，看見施公獨自一人，心中暗喜，好一場遇合，手提剛刀，將身一閃，進了小房，舉刀便砍，叫道：「狗官受死！」施公正看書間，忽見燈光一閃，施公抬頭一看，只見一人，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鋼刀，直往面前砍來，彼時魂不附體，急忙把身子一閃，口中大叫一聲：「有刺客！」連人帶椅，跌倒在地。馬奎搶步上前，意欲要取施公首級，忽然地下現出一道白光，馬奎着了一驚，只見對面站立一人，青面紅鬚，巨齒獠牙，左手執一頂紗帽，右手提一枝大筆，此是何故？乃是施不全的本命星，他是上界獨脚奎星下凡，這也是施郡王命不該死，本命星神出現，手持玉筆，下了指地成罡，這時候馬奎亦嚇得似醉如泥，不省人事。這陣施公本命真星，已經復體，施達早已驚醒，手執器械，一面走，一面喊道：「上房有刺客，家將快來呀！」早已驚動了內廳家人，與外廳家丁各執軍器，點起燈毬火把，一湧而進。只見一人，站立房中，手裏拿着一把鋼刀，此刻馬奎好似泥塑木雕，衆家丁上前圍住，奪了他手中鋼刀，此刻人多鬧嚷，馬奎一驚，如夢初醒，意欲奔逃，早被施達將他兩

手扣定。衆人急忙用繩索，將他手足綁定，馬奎急忙念動真言咒語，意欲借土遁逃走。地硬如石，遁之不去。施達與衆家丁捉了刺客，然後將施公扶起，呼了聲，施公方纔甦醒轉來，叫道：「嚇殺我也！」家人稟道：「拿着一位刺客。」施公問道：「這個雜種在那裏？」家丁道：「現在此地。」家丁兩邊分開燈毬高照，施公把刺客橫身上下，從頭只細看了一番，心中想道：「看此刺客，面色穿戴，俱是本色，必不是爲非作歹之人，定係奸賊所使，待我以正氣化他，改邪從正。」主意已定，開言叫道：「好漢不必着驚，你姓甚名誰，何處人氏，本藩與你那裏有仇，何處有冤？今夜來到此地，刺殺於我，請好漢賜教。」不知馬奎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馬義士棄暗投明 張副巡草地隱兵

却說施公拿着馬奎問道：「本藩與你有何仇何冤？或聽何人所差？今夜前來行刺。」馬奎答道：「俺奉天承命，前來殺你這個奸臣，你命不該死，被你所擒，要殺便殺，何須多言。」你道馬奎拿這兩句言語，抵塞施公，他是義士英雄，俗語說道：「漢子做事漢子當，豈肯連累別人亡。」他不能累及索伯美。施公聽他說是「奉天之命來殺」，心中却也會意，定是索伯美所差，他本是豪傑氣象，不忍累及奸賊，亦是有知。施公點頭幾下，說道：「好漢哥，你說甚麼天命來殺我？你那口內不言，心中之事，本藩已明白，不消說。索伯美與我厭氣不合，今朝命你前來，刺殺於我，是也不是？」馬奎道：「非也！」施公接口言道：「既不是，也不深怪。本藩有句言語，好漢喜聽否？」馬奎道：「請教。」施公道：「本藩觀你堂堂英雄志氣丈夫，未入君子之身，可惜誤落奸黨之門，此刻殺我之事，本藩也不追究。本藩今番奉旨到江夏約民，暗訪洞庭，好漢不如同我到任，探訪水賊，候我任期滿時，隨我回朝，保你幾件大功，奏明主上，那時不少你高厚官爵，上顯父母，中榮己身，下益子孫，立身於廊廟，垂名於竹帛，青史傳名，豈不美哉！好漢若不應允，本藩須有容你之量，只怕我那些家丁，他不能容好漢，少時命喪黃泉，豈不可惜！」

你一世英雄，若無父母倒還罷了，家中若有家父母，你就是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何爲人子？本藩之意，無非憐憫好漢，是一個英雄，本藩話也說明，望好漢思之。」馬奎聽得這番言語，如夢初醒，心中想道：「我到索伯美府中，方才三日，未見他的行爲，我在酒筵前，聽他父子幾句糊言，今夜險些誤殺好人，古云：『有仇不報非君子，知恩不達是小人。』待投罷了。」又回心思想道：「本待投他，行事好歹，生平所爲如何？」想了一想，道：「我今暫且投他，一路看他行爲。若是忠良，我就傾心保他，若是奸佞，我與皇上早夜除之。」主意想定，開言道：「既蒙王爺不殺，願效犬馬之勞。」施公見得馬奎歸順，心中大喜，分示解了縛繩，施達上前，去了縛網，馬奎急忙上前，跪拜施公，不殺之恩，施公連忙上前，雙手扶起。此人出世以來，只有跪天跪地，跪父親君王，餘外不能善於跪人，今見施郡王，乃是義士王位，他乃將士，當得屈膝下跪。施公當時即命家人掌燈，轉到後廳落坐。施公問道：「好漢家居何處？姓甚名誰？」馬奎道：「某乃黃草關人氏，父亡母寡，兄弟二人，兄名馬雄，在家務農奉母，我名馬奎，蒙師指點，每日在外，行俠尚義，今日誤聽別人幾句讒言，險些害了千歲，幸得千歲相容，從今以後，當效犬馬之勞。」施公也把馬奎寬慰一番，正言之間，不覺五鼓天明，施公分示，將坐騎扛抬，收拾齊備，家童打水淨面已畢，本地守將送來熟宴一席，擺在公所，施公與馬奎二人同飲，飲畢撤席，手下人等，諸事早已齊備，在外候示起行。施公即忙上馬，馬奎隨同一路行程，本地官員守將，帶領部兵，送至十里長亭，分別。守將回轉汎地，施公分示家丁人等，一路公買公賣，不准踐踏百姓，違者治罪。一路朝行晚宿，飢餐渴飲，非只一日，直往湖南江夏縣而去。再言索伯美命馬奎行刺，直到二三日，音信渺無，老賊本是奸詐之徒，疑惑此事，必有機變在內，即命心腹之人，前去探聽不表。且說張雲把黃素娥主僕三人，並家書一封，交與吏部天官，才知道施公譎官，又言林朋謀反一事，急忙拜辭徐公出府，意欲要去面會施公，怎奈事急，又怕林朋被害，儘自出了京城，一面走，一面想道：「我自離錦亭，衙林朋與我分別，那樣不語囑託，算來才二十餘日，怎麼就爲了反叛？他豈能私通洞庭水寇，諒然其中必是索

伯美奸賊的暗害。『連思帶走，心忙似箭，急走如飛，不知飢餓。那日出了天津關外，三岔路口站立，左右觀望，見那一條路往岳州，忽然聽得高阜處，有一人叫了一聲道：『莫非是副巡張老爺？』張雲一驚，回頭一看，你道那喊張雲的人是誰？却是林朋的書童林保，自那日移營，來到山下屯扎，老管家與中軍官，命人四路探訪爵主的消息，今日林保在營左高阜處，看見此人，認得是張雲，急忙往上而下，張雲連忙問道：『林保如何來在此地？』林保道：『一言難盡，回營再說。』於是二人一同進營，彼此談談說說，才行一箭之遠，來了傳遞官，七牌將一同來至張雲馬前打參，說道：『哎呀！我的張老爺！你再不到此，我們如何下台？』前後左右，跟隨一路，進了大營，中軍官老管家一齊迎接，就在中軍帳內落坐。張雲開言問道：『大人現在何處？怎麼不在岳州扎營？為何移在此地？』中軍官道：『張老爺不知，自你起程回京，不知大人何時悄悄地出營，我們一人俱不知曉，命人四路尋訪，並無踪跡。那夜晚上，捕兵來到青草岸，說探得有幾十號賊船，要來劫營，與老管家議論，我們才連更曉夜，遷營至此。如今還望副巡大人作主。』張雲沉吟半晌，心中想道：『這麼看來，林朋必被水寇所擒，定然落在洞庭湖去了。』老管家上前問道：『張老爺送摺奏回京之事如何？』張雲道：『送小姐在徐天官府中，徐爺如何所言朝廷之事，並林朋父親下獄，施郡王如何貶官出朝，我是頭夜起身，施公是第二日出京，他雖然在後，大約來日他要打從此處經過，倘若他知我們營盤在此，他來會我們大人，看各位將軍又如何回答？』張雲這一席話，說得衆人心慌意亂，說道：『要望張大人的高才！』張雲道：『不難！』未知張雲如何處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施王江夏縣上任 楊龍擊鑼告猛虎

話說張雲問於衆人道：『施郡王不日要從此過，如問我們大人，各位將軍，以何言答之？』衆人聞言，心慌無主，問道：『張爺的高見！』張雲道：『不難！趁此機會，捲旗收傘，打從小道，隨我停在我們草地靜山嶺上，停兵養

馬，隨後命人來到此方，慢聽大人下落。』衆人稱善，急忙收拾旗執，不分星夜，急趕起程，一路之上，無有阻當，不數日越京省而過，過了合宗府，進兩狼關，由濁泥關走濁水關，一日到了靜山脚下，早有庄丁報進三義莊內，鮑豐周權帶領莊客，下山迎接。此刻張雲弟兄相會，十分敬愛，張雲鮑豐周權三馬並行，莊丁精兵合在一處，前後蜂擁，上了靜山，進了莊門之外，忽聽一人叫道：『那莫非是副巡張老爺麼？』張雲突然一驚，馬上抬頭一看，叫道：『哎呀！狀元公正是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張雲急忙下馬，與林朋四人挽手入莊，走進大廳，張雲坐，莊丁獻茶已畢，謙敘了一陣寒溫，各道所行之情。張雲開言，將那林世舉下獄，施郡王貶職，並林朋謀反之事，說了一遍。當時把林朋活活氣壞，想起他父親，無辜受累，不覺淚下，說道：『那有此事，我的心事，張仁兄知道。』衆人相勸，周權分付家人擺宴，然後命人下山，到湖廣三楚探聽各處動靜，不表。回說施公自得馬奎，猶如虎生雙翼，朝行夜宿，所過地方的官，前後接送，不過數日，攏了江夏縣，離城十里，接官廳早有江夏縣的三班六房，衙役人等，排列滿堂執事，早在此處等候。此刻正當午時，衙役人等，上前迎接，家人施達稟知施公，施公分示，叫他們各執其事。施公隊伍前行，衙役人等，前面開道，不多幾時，進了江夏縣東門，在行台公館住扎，定期明日接印，一夜無話。次日辰時，前官姜玉林，乃進士出身，將縣印親身送至行台，施公迎接入內，行了同僚之禮，然後外面音樂齊吹，照牆上炮聲响，交印已畢，二人對面落坐。姜玉林道：『王爺奉旨出京，來此約民，卑職未曾鋪毡遠迎，還望千歲恕罪。』施公道：『同效國事，何必拘禮。』姜玉林道：『多承千歲見容，卑職有滿腹心事，不好啓齒。』施公道：『貴縣有何心事，但說無妨。』玉林道：『卑職十年寒窗苦讀，受盡磋磨，才得入學中舉會進，費了許多辛苦，才得出任江夏縣，任期末滿，又有千歲來到，卑職實不甘心。』施公道：『貴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施公把朝中之事，一一說了一遍，又言：『貴縣不必如此悽慘，暫且還移行台居住，不可回京聽選，待我公事完畢，將原印付還於你，仍然在此約民。』玉林聞言，跪地謝恩，辭別回衙。半日一夜，遷移行台行中居住。施公聞衙騰出，分示

人役入衙，霎時外面道鑼三响，滿堂執事人役，一齊擁送，施公入衙，正值辰時，施公衣冠齊整，拜了北闕，打馬闌城，回衙坐了大堂，排衙點卯，房吏把冊簿呈上公案，施公居南位落坐，雖則醜陋，不怒而威，百姓聞名皆喜，四鄉八處，城裏外父老百姓，踴躍甚多。施公將冊簿觀看，上面有個當值的總役，一名王申，一名李仲，施公看畢，抬頭往左右一看，問道：「誰是王申李仲？」只見兩個班頭，跪下說道：「小人是王申。」「小人是李仲。」施公問道：「你們前任姜大老爺在此約民，衙中規模如何？」王申道：「二五八日，放告之期。」施公聞言，驚堂三响，大罵：「奴才胡說，甚麼叫二五八放告之期？本藩到任，不准片紙入衙。」這句話將說畢，只見堂口下那些父老百姓，人人交頭接耳，不敢明言，暗地取笑道：「你爲民之父母，不准片紙入衙，你莫非到此來看親戚的。」這是那些百姓背地之言，且說施公分示當值的班頭，拿二三面銅鑼，即刻呈來，懸挂儀門，未有幾個時刻，本衙中的衙役，取來三面銅鑼，挂在儀門，施公一看，讚道：「不愧乎江夏縣得力役吏，分示遍貼告示，江夏縣所管的百姓，有三十年之仇，二十年之冤，來門擊鑼三通，本藩立刻陞堂結案。」言畢不多一時，只聽得儀門之下，銅鑼亂响，施公問道：「甚麼人前來伸冤？」人役稟道：「遠處的商民。」施公叫道：「與我帶上來！」霎時只見堂口上來了四人，並排跪下，口稱：「青天千歲，客民跪見。」施公抬頭把四人一看，穿戴平常，四人相貌相同，問道：「你們是甚麼人，有何冤情，從實訴來，本藩與你作主。」四人道：「客民是劍五屬人氏，弟兄四人，我名楊龍，二弟三弟四弟，與我本屬的經營買賣，合夥共有數十餘人，也有担子，亦有包袱，又有馬疋，昨日打從筆架山經過，猛然狂風四起，草林中飛出來數隻猛虎，民等只道有死而已，誰知猛虎並不傷人，只搶包物貨囊，行李而去。客民弟兄四人，當時嚇急，各扒大樹上隱藏，方才逃出性命。今聞人言，千歲爺奉旨來在江夏縣約民，清如水，明如鏡，特來哀哀稟告，望千歲賞准施行，與民作主。」說畢叩頭，施公聞言，心中躊躇道：「猛虎不吃人，如何他只搶貨物，定然不是猛虎。」卽向衆衙役問道：「平素可有猛虎吃人否？」答道：「並無。」施公心中早已明白，定是不法之徒，假

扮猛虎，使人不解，在此搶奪民財，本藩今番定要查實，誅滅這一趕匪徒，方才罷休。主意已定，遂分示各位客商，汝等暫且下去，回店安身，本藩差人拿獲猛虎，汝等前來，當堂對審，四人叩謝而去。大堂之下，那些父老百姓，個個交頭接耳，暗地取笑道：「各位你我是本縣之人，這個江夏縣過的官員無數，未見這施大老爺，如此古怪，他還要准案，他說要差人去拿猛虎，天地間那有這個希奇之事，你我看他如何將猛虎拿得來？如果猛虎拿起來，他就算得是個神仙下界。」這是衆百姓的閑言不表。且說施公親自寫了差簽一張，叫道：「王申李仲！二人聽得，急忙下跪，面如土色，戰戰兢兢說道：『小的伺候千歲爺。』」施公問道：「爾等可知這筆架山此去有多少路程？」二人答道：「四十餘里。」旋公又問：「其路可通大道否？」答道：「原是一條小道，通劍南五屬一條捷路。」施公道：「爾等在公衙辦事，有多少年代？」快目答道：「二十餘年。」施公道：「這就是了，我有簽票在此，爾等拿去，火速緝捕猛虎到案，限你十日之內拿獲，如過限期，定卽重責。」說畢，順手把簽票拋下，起身退堂而去。那大堂下，四面八方的人，猶如潮水，各各分散。這王申李仲正欲回話，又見施公走了，只得把簽票檢起，二人竟自出衙而去，不知此事怎麼拿獲，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李仲計議緝虎案 郡王私訪遇水寇

話說王申李仲這兩個快頭，奉了施公之令，捉拿猛虎一案，二人領了簽票，走出頭門，王申問道：「李領班！這是你我兩個背時人，才遇着這個背時官，這個背時了，才遇得這個背時的案，你如今也說不得了，還須要商量行事才好。」李仲道：「你我不如去在三鮮園後樓上，沽酒一瓶，我兩個也好商議。」王申道：「那三鮮園中，喧嘩鬧嚷，不好言語，不如另走一個清靜去處，方好計議。」李仲說道：「王老哥，你好不明白，那三鮮園我們去鬧中取靜，你時才還未聽到那些報案的客人言說，那有猛虎不吃人，明明是些山賊，假披虎皮，嚇搶人財，不消

說的，將財帛拿獲分了，定然假扮客人，來到城中，一則探聽動靜，二則鬧酒宿娼，必然要到三鮮園沽酒，你我去飲酒是假，辦案是真，若得看出一點破綻，拿獲幾個山賊，搨見施公，此案就不難了。」李仲道：「使得使得！」二人一路來到三鮮園中，只見高客滿坐，並無一點空地，酒保將他二人引至耳樓上坐定，然後送了些家常酒菜上來。王申、李仲二人對坐慢飲，慢看慢聽，上下左右，四面的動靜，足有兩個時辰，並未看出一點消息，只得給了酒錢，二人歸家商量。王申左思右想，無計可施，猛然想起一計，向李仲說道：「李老哥！這個案若要拿獲，不如你我二人往黃龍寺去，看他一個動靜，包管拿獲。」李仲道：「那個地方，乃是殺人的戰場，那些和尚伴不得，若去惹他，除非你我不想活命。」王申道：「夥計！你不知那黃龍寺往常去不得，這七月間，可以去得。」李仲問道：「何以常日去不得，這七月間就去得？」王申道：「平常他的山門不開，惟有每年七月初一起，辦盂蘭會，十五日夜賞孤畢會，你我不免扮成乞丐，每日去到寺中趕齋，那怕他是神仙的慧眼，也看不出我二人的機關。」李仲點頭稱善，說道：「事不宜遲！」二人急忙將乞食的物件辦齊，准備明日一早，去到黃龍寺探賊不表。且說施公退堂，走入二堂，將官服卸去，穿了一身素衣，家人施達擺酒獻飯，施公飲畢，天色已晚，施公一人在二堂獨坐，心中想道：「本藩方把此事錯爲了，這兩個捕快，焉能拿着山寇？這些匪徒，定是洞庭湖這一趕水賊之類，才做出這樣事來，本藩今夜，不如扮成襁褓之人，私由側門而走，誰人把我認識得出，我去在各街，暗地訪個民情，看出此縣的聲勢風俗如何？」主意已定，叫道：「施達！走來！」家人急忙上前問道：「王爺何事？」施公道：「這個印你，好生與我看守，本藩今夜要出衙，前去探訪民風。」施達急忙阻擋道：「王爺昨日才攏縣，今日接印，今夜就要出衙，恐有不測，那時又無人隨身，如何是好？」施公道：「休要阻我，不用多言。」說畢，扮成乞丐之形，起身不慌不忙，一蹶一跛，往側門而出。施達不敢跟隨，只得回頭，選了四名家丁，等候二更時，千歲若不同衙，便去找尋。且說施公離了衙門，先到大街小巷，一帶地面，探訪一番，並無原故，然後轉到大街，此刻已是一更之時，走至

北街口上，聽得南街正面上，喧鬧非常，施公抬頭一看，只見一座高樓大廈，乃是一座酒樓，店內滿堂的燈亮，好似廟宇會場一般。施公放開大步，走至酒館外，往上一看，只見匾上大書「三鮮園」三個金字，小匾上寫「武魁龍登高」。施公看罷，想道：「一個武舉孝廉，他都不想功名上達，還在此貪利，如此酒店，爲何張挂燈彩，館內定然有緣故，不如進去，假意沽酒，暗地看他一個動靜。」想罷，一步一跛，走進館來，只見館中滿坐，並無空處，只得往內而走，來至一重大廳上面，一看五間號房，一帶都是硃紅憲格，各道門首，俱是關着，左右的廂房，擺設桌椅，並無一人落坐。施公只落得自己上西廊，選了一個座頭坐定，一人坐着沒趣，隨口叫聲：「酒保，與我拿酒菜來。」未上片刻，來了一個小二，走上前來，把他一看，渾身襁褓，只說他是乞食的告化子，不知他是縣主大老爺。古云：「主人有志，家奴有勢，狐假虎威，自高自大。」不但施公假扮襁褓之人，到此飲酒，就是常來常往的生意買賣人，都不在他目中，故意大叫一聲：「告化子，你進來做甚？」施公聞言，暗想一番道：「我非是告化子，我乃下力之人，與別人措包袱，挑担子的，聞聽你們三鮮園的酒好，我是來吃酒的，把你那平素酒菜，與我拿上幾殺來。」酒保說道：「拿來拿來，你可有錢沒有錢？」施公道：「只管放心，不會少你一文。」酒保聞言，抽身便去，不多一時，送來一瓶酒，兩碟菜，放在桌上，盡自去了。施公一人，慢斟慢飲，雖則吃酒是個假意，暗聽風聲，眼看四面耳聽八方，並未看出一點動靜。耳聽衆人言語之中，盡是生意買賣，並無人談賊盜。施公心中想道：「好個孝廉公，在此貪利，這店中風土人情，到好。」又坐一會，忽聽街前二鼓，店中人道：「呀！打二更了！」施公聽得二更鼓起，意欲起身，忽聽那內外上下，四面衆人，猶如潮水一般，不上片刻，走個乾乾淨淨。施公一想：「待我把酒錢給了，也要回衙。」用手在上一摸，誰知出衙忙迫，未帶分文，當時急道：「完了！完了！」正在爲難之際，只見酒保走來，叫道：「窮漢二更已起，走得了，快把錢拿來，各自有事。」施公道：「該多少錢？」小二把桌上看了一看，報道：「酒菜共計錢一百二十文，快快會來，莫在延挨。」施公啞口無言，半晌心生一計，叫道：「小二！我的錢鈔寄

在店中，未曾帶來，勞你步隨我去納錢。」酒保道：「你在胡說，你一個告化子而已，三張紙畫個人老臉，你大大的臉面，你快把酒錢給了，包管你無事；若不納清，你休想命活。」施公聞言，動了怒氣，口稱：「我身上沒帶，叫你去隨我取，若不隨我去，看你把我怎的！」酒保聞言，心中大怒，用手指口中罵道：「告化子你吃了天雷的胆，你果真不想狗命活了？」施公亦以惡言抵答，小二更甚強勇，二人正在吵鬧，只聽檐下咳嗽一聲，猶如猛虎發嘯，小二一驚，回頭往下一看，這一看把小二嚇得如鼠見貓，也不問施公討錢，往下面就走。幾步走至那人面前，屈了一膝，口稱：「明公駕到，小人未來遠迎！」小二與那人見禮，那人不理不睬，口中說道：「各自去罷！」小二起身，前面帶路，那人後跟，就向中間廳房走去，硃紅圓門打開，往內而入。施公在西廊下，早也把那人身軀年紀鬚髮，一一看清，此人身材長七尺有餘，年紀不過花甲以外，若論面容，與童顏一般，頭上辮髮，挽在頭頂，青色捲帶盤着，身披二藍綢衫，青色的綢裏纏絲耳的草帽，兩隻掃帚眉，一對虎眼，鼻如懸胆，對面不見兩耳，一部銀鬚，洒蓋胸前，嘴唇不見，膀寬腰圓，羅漢大壯，行走如飛。施公贊道：「此人到算得一個老英雄，好一部鬚鬚，因何小二稱他明公？這明公二字，非同小可，其中定有蹊蹺。」當時施公越看愈疑，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二鮮園施公遭險 洞庭湖李昌復仇

話說施公在三鮮園吃了酒菜，無錢償給，叫酒保隨同去納，酒保不允，反以惡言叫罵，欲打施公，正在舉拳，忽見門外進來一人，酒保一見，棄了施公，前去迎接，那人直進後廳而去。施公在西廊下，將此人看了一遍，心中大疑，施公何以生疑？他覺得那洞庭水寇李昌，外號叫金鈎李鬚子，此人鬚鬚甚長且密，蓋過唇齒甚厚，進食不便，每飲食之時，以二金鈎將鬚分挂於耳，故人人稱他金鈎之名，各處皆曉，因此施公心中生疑，暗思此人今夜至此，正有機緣，這猛虎搶人財物一案，必然就在此人身上，想畢起身，他也不顧生死，也不知利害，一蹺一跛，走上

正廳塔沿，在園門外藏身，伸頭往內一看，房屋寬闊，四方四角，每角中挂了一張宮燈，正廳之中，擺設一張黑漆八仙桌子，桌上排的酒食，上面安的一把高坐交椅，那人虎勢昂昂，坐於椅上，身上的藍綢衫，褪於椅架，左右並無一人伺候，那人用手把桌上金盞端起，往唇口而去。施公在外看着，想道：「我看你這個老兒，嘴吧都不見，你把這一鍾酒，如何飲之得下？」施公未曾想定，只見那人把金鍾仍放於桌上，然後把右手一舉，在腰中一摸，取出一物，乃是一對金鈎，挂在兩耳，然後把上唇下唇兩部鬚鬚，用手一分，挂在金鈎之上，霎時現出一張大口，好似血盆，那老兒才把這一鍾酒，端起呼嚕一聲，吃得乾乾淨淨。施公看到此刻，認定他是李昌水賊，不覺失口大聲道：「我怕是何人，却原來是金鈎李鬚子水賊，你好大胆的呀！」諸公你看那施公，一時迷竅，不知自己生死，反說別人大胆。這一聲把那金鈎李昌大吃一驚，急忙起身，用手在桌上取了一支燭來，往上一照，圓睜虎眼，往硃紅圓門一看，李昌一眼看着施公，說道：「我怕你這醜鬼不來，而今你也來了。」各公不知，自施公上任之時，李昌就已命人來在江夏縣城中探訪，也曾得見施公的面貌，如何言談，怎麼的身軀，就看過明白，回到洞庭湖，與李昌說過的。今夜一聽他言，乃是京調，一看面容，猶如黃金，一臉大麻子，故而就知道他是本縣的施仕綸，正是冤家相逢窄路中。李昌開言罵道：「施仕綸你這醜鬼，我的個兒，你來領死呀！」此時身旁未帶殺人的銅刀，忙在豹皮囊中，拿出三個彈子，大如雞卵，冰鐵造成，名曰「神彈子」，常帶身旁，以防不測，若要用時，不必弓弦，隨手打去，百發百中。彼時李昌拿了一個，向施公迎面就是一彈，呼的一聲，正着施公的頭角。施公在門外，只嚇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彈子飛來，躲閃不及，身子一側，叮咚一聲，跌倒在地，口叫：「我命休矣！」李昌聞知，急忙大步奔出門來，意欲要將施公擒拿，正好走出硃紅圓門外，忽聽館外衆人之聲，叫道：「各位家丁，千歲爺的聲，音在三鮮園館中，露出來了，隨同我們進去。」金鈎李昌站立硃紅圓門外，抬頭往外一看，只見數盞紅燈，燈上寫的江夏縣正堂，約有數十餘人，一湧而進。李昌見事不好，借遁術而逃，衆家丁擁進，在台沿下一看，只見施公

睡在地上。施達上前，連忙扶起，衆家丁分散，在店中四處尋找，不見水賊，連店中之人，俱也不在。內有一家丁，在中堂上，得了一件藍綢衫，又有一家丁，檢得一個鐵彈。施公將好甦醒，只聽得鋼鈴响，曉才是前面衙役人等，牽起黑驃，來到此地，迎接施公。這一鬧，鬧得江夏縣城內百姓，人人皆知，個個來看。三鮮園外，擁擠不堪，燈燭齊發。施公上驛，前後擁護，轉回江夏署內。此時已是二鼓之半，且說三鮮園內本店的夥計，才知這個檻樓之人，乃是施公郡王所扮，又遇明公與他結仇，衆人見事不好，一把連皆去藏隱躲避，見得施公走了，衆人才出商議道：「施大老爺今夜在此，嚷出這件事來，施公回衙，定然不容，明日必要帶領汛官，前來捉拿。」躊躇未定，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問道：「你們在此做甚麼？」衆人一看，却是孝廉公龍登高回來，店中管事的急忙上前迎接，西廊下落坐，管事就把本郡施大老爺假扮貧漢，不知怎麼惹着明公，如今明公也不見了。我們衆人正在籌商，施公今夜回衙，豈肯罷休，所以我們在此驚恐。登高道：「我怕東南角的天吊下來了，却爲這一點小事情，常云茶坊酒店，乃是路巷來的千千，去的萬萬，誰人認得洞庭的明公？況且施大老爺假扮檻樓百姓前來，誰人料他這些事務，你們不要害怕，做個姜太公穩坐釣魚台，明日無事就罷，有事之時，我自承當，又與你們何干？」店中之事不表。且言金鈞李昌，出了江夏縣，正奔九灣河而來，行至鄱陽湖岸上，站立月光之下，回頭一看，動靜虛無，只落得自己思量一番道：「我一世英雄，今夜險遭人擒，只落得空手赤身而回。」往上一看，長嘆一聲，不服之氣，忽聽岸上叫一聲：「湖岸上是何人？」鄱陽湖口，乃胡剛所管的水寨。李昌答道：「是我。」那些水軍聽得聲音，手足慌忙，將划船撓攏，接李昌上船，衆人接口問道：「大王從何處而來，爲何成了這般模樣？」李昌不言，却有幾分帶愧，只是把手幾擺，水軍會意，不敢多問，急忙把船撐開，不多一時，將船推過鄱陽湖，正往君山照岸靠定。李昌起身，不言不語，竟自去了。正奔洞庭忠義堂，早有當值水寇，擺排出來迎接，一直來在官廳上，李昌穿戴停妥，方入忠義堂落坐，堂中左右衆水賊，上前見禮陪坐，只聽李昌長嘆一口氣，此刻左右坐的水賊，共有四十一人，內

有一人接口問道：「大哥嘆氣何來？」李昌回頭一看，却是洞庭的軍師，此人姓汪名廉字飛鵬，他乃湖北省長沙府人氏，年幼苦讀，應試不第，名不成，利不就，獨自一人，看破紅塵，入玄門學道，得遇明師指點，有些藝術，投在洞庭，李昌拜他爲洞庭湖提兵調將軍師之職。此人料事如神，上前問道：「明公爲着何事，這樣愁眉不展？」李昌就把在江夏縣三鮮園之內，得遇施仕綸之事，說了一遍。汪廉道：「大哥莫非把此事干休不成？」李昌道：「萬萬不能！」汪廉道：「大哥既然不能干休，又如何報仇？」李昌道：「兄想此事不宜遲，爲兄的意思，煩勞你們那一位兄弟，去到江夏縣，把那醜鬼的首級截來，方遂爲兄心頭之恨，看你們那一位賢弟願往？」李昌連問數次，毫無一人應承。李昌見得這個光景，頭上早已冒出無名之火，勃然大怒，罵道：「你這一趕村夫，這樣胆小，稱甚麼英雄？」內有一人答道：「明公息怒，非怪弟兄們膽小，我們前日奉明公之命，去到江夏縣探訪清楚的，現有黃草關馬家莊撲天鵬馬雄之弟四眼蟲馬奎，在內與他當標客，那馬氏三雄，本領高強，難道明公不知？」李昌聞言，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拍案大罵：「你這些村夫，實在胆小，常言道：強中還有強中手，能人還有能上人，你們怕死！」李昌正在怒氣生噴，只聽得東廊下大聲言道：「明公息怒，這一差事，與小弟留下。」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抓水虎討令行刺 施郡王飲酒防凶

話說金鈞李昌欲命賊將刺殺施公，傳令無人應往，衆將推辭，李昌正在惱怒，忽聽東廊閣下，一人大喝一聲，說道：「明公息怒，這一小差，與小弟留下。」李昌回頭一看，出其無意，叫了一聲：「黃二弟，你來與爲兄解憂。」那人答道：「正是小弟！」你道說此人是誰？此人姓黃名豹，字嘉興，別號抓水，河北濟甯府人氏，父亡母寡，兄妹二人，妹名金花，年方二八，未曾適人，母親年老，家業貧寒，這黃豹乃是早道英雄，三十六人之內，洞庭湖三十六

人，分爲水道；從前水旱兩道的英雄，共七十二人，在白虎廟中結拜。自結拜之後，洞庭君李昌，就分了心，只聚他水道三十六人，共居君山鬧事，目就不認旱道這三十六人，兼知旱道這一趕英雄，各散四方，也有死了的，也有退入深山捕獵的，也有耕田務農的，也有經營買賣的，也有高山打柴的，也有伴道修行的，也有跟隨文武官員保標的。故而這三十幾人，就成了七零八落。這黃豹在家無業，拋丟母妹，出遊四方，意欲探訪幾位朋友，連絡點銀兩歸家奉母。那日往鄱陽湖，洞庭君聞知此人由此經過，亦知此人的武藝高強，命人千請萬迎，將黃豹請入洞庭，已有一載有餘。自進洞庭，每每告假，還鄉望母，金鈎李昌不能依，內有汪廉，知黃豹告假還鄉的心思，他就稟知李昌，每年四季命人送付銀兩，與黃豹的家書，送回他的原郡，他的母親妹子，亦得豐衣足食。二則他母子也知下落，誰料水賊灰心，後來半載，一絲半厘不肯送付，黃豹只得敢怒而不敢言。若得要走，李昌又不准走，意欲私逃，他又是大丈夫，不爲苟且之行，故此把他陷在洞庭。今夜晚間聽得言說李昌在江夏縣受驚而回，他早已在忠義堂東閣下偷聽，聽馬奎已爲施公的標客，又聞那些賊將，懼怕馬氏弟兄，無人敢往行刺，當時他聽得這些情由，心生一計，上前討令，行刺施仕綸去。到他的衙內，看過定奪。主意想定，在東閣下應聲而出，上前見禮，李昌一見，滿面歡喜，急忙起身還禮，命人看坐。李昌問道：「爲兄適才所言之事，賢弟你可知道否？」黃豹答道：「小弟久已聽清，因在大哥寨中，借兄之光，得養母妹，恩重如山，小弟毫未報答，今夜大哥受驚，無人前去報仇，請大哥傳令一支，小弟前去，取回施仕綸首級，以報大哥之恩如何？」李昌聞言，沉吟半晌，亦不發言，衆位賊將，也不敢多言。李昌想了一陣，說道：「黃豹賢弟，爲兄本要命你前去行刺，怕你一去不返！」黃豹道：「明公休得疑惑，小弟誠心要報大哥之恩，並無逃脫之意，倘若小弟有始無終，那時當着衆位哥弟，把我定罪就是。」李昌大喜，口稱好個有情有義的黃二弟，既然你去，須要小心，爲兄願你手到成功，事不宜遲，回頭便叫「手下看宴來，與二弟餞別。」黃豹連忙阻道：「不必不必，已是三更，此去江夏縣，還要耽延幾個時候，飲宴是小，誤了

你我弟兄的大事，不如將宴暫停，待小弟明早好音回來飲酒。」李昌道：「如此甚好！」黃豹見得李昌准他行刺，心中大喜，帶了自己的利器，急忙辭別李昌與衆賊將，起身相送至寨門，李昌分付汪廉，你替爲兄代勞，相送黃二弟一程。汪廉領令，二人素來情投意合，黃豹知汪廉的心，汪廉亦知黃豹的心事。二人離了忠義堂，正往水寨門而來，行至水寨門外，汪廉停步說道：「黃二弟，你看滿天星斗，並無明月，賢弟少站，待爲兄與你傳令，叫他們水軍，與你把划船推來。」黃豹答道：「不勞軍師費心，今是七月初七，此乃三更之時，故而有星斗無月光，二則天氣炎熱，三則二哥不知小弟的本領。」這一句話，說得汪廉肺腑洞然，悄悄地問道：「賢弟莫非由水遁而行？」黃豹答道：「既知之，何必再問。」汪廉擋住黃豹，口稱：「恭喜賢弟，你明明此去江夏縣行刺，是假，逃脫是真，瞞過他們不知，難道爲兄都不曉得。今夜去在施公衙內，必得馬奎相逢，我的好賢弟，你倒逃出苦海，不知爲兄的如何結局？兄弟今夜在此一別，兄後如有不了之事，還望賢弟打救。」汪廉這幾句話，說得黃豹悽悽慘慘，正是一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黃豹言道：「仁兄不必悲淚，務要待時而動，後會有期。」言畢，身子一側，口稱：「請了！」兩足離地，來在水面，如行平地一般，不過半刻，無影無踪。汪廉只得回頭，轉到忠義堂，回覆將令不表。且言施公離了三鮮園回轉署中，進了二堂，換過衣服，分付合衙人等各散，身旁只有施達，並使用二三人，與施公獻茶已畢，施達立在旁邊說道：「王爺在店中受驚，小人救駕來遲，望乞恕罪。」施公道：「不必多謙，這馬好漢在那裏？」家人答道：「現在客廳，未曾安寢。」施公吩咐：「快去與我請來。」家人領命，便去。片刻之間，馬奎前來，至二堂與施公見禮畢，分賓落坐，馬奎問道：「王爺今夜到何處去來？」施公就將酒樓遇險之事，說了一遍。馬奎聞言，癡呆半晌，忽然大叫一聲：「不好了！」他這一聲，把施公嚇得橫身戰慄，家人在旁，目瞪口呆，施公戰戰兢兢問道：「好漢何言不好了？」馬奎道：「千歲爺非我說出，大事不了。方才千歲言那水賊，今夜扮就商賈之人，來到城中，這三鮮園那店主人，姓龍名登高，本是武舉孝廉，開設三鮮園這座酒店，修造些樓

台亭閣，是洞庭水賊出銀修造，這龍登高假稱生意爲業，暗地與那金鈞李昌，招納天下那不法之徒。這水賊不但今夜來往，他一年四季常常夜夜如此。王爺在那處，與他相會，他看出王爺的破綻，他那鐵彈子打來，未能着傷於你，都是千歲爺的福大命洪。李昌明公之號，非易而得，因他有五遁三術俱全，武藝高強，深通法術，故而人拱手稱爲「明公」。今夜回到洞庭湖，他心必然不能干休，定要差人前來江夏縣行刺於你。」這一席話，說得施公汗流浹背，目瞪口呆，半晌開言，叫了一聲：「好漢！莫非見死不救？」馬奎答道：「不難！請王爺吩咐那四十名家丁，各帶兵刃，在西花園西廊埋伏，然後吩咐你那家人施達，備辦酒席，擺設涼亭之中，亭上挂紅燈一盞，俺保王爺亭中飲酒，再命施達暗帶軍器，在王爺身後保護。王爺放開大胆，縱有刺客前來，有俺家承當。」施公依計而行，即便傳諭衆家丁，各帶兵刃，到花園預備埋伏，又命施達與衆家人，備辦酒席，未上片刻，諸事辦齊，去到西花園中，施公上坐，馬奎客位陪坐，施達站在施公背後。二人換杯把盞，耳聽譙樓鼓起三更，施公雖在首位，坐定，舉杯之處，都是提防，家人在後站立，也在留神，惟有馬奎明在歡飲，暗地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此時三更之後，全無動靜，二人停杯。馬奎道：「王爺耐煩，再等過四更之半，萬安無事。」話未言定，只聽園中太湖石上，洒的一聲，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黃豹借刺投明主 李昌帶傷回洞庭

話說施公馬奎恐有水賊行刺，是夜不能安寢，來在西花園涼亭埋伏家丁，以防不測，然後施公馬奎二人在亭中對飲，飲至三更之半，忽聽園中太湖石上，洒的一聲吼喊，驚動馬奎，急忙起身，手提朴刀，往太湖石而來。果見石上一人，早有家丁一齊吶喊：「有賊子！」一湧而上，把這太湖石團團圍上，喊的喊，打的打。馬奎早已攏身抬頭，把那人一看：「哦！怕何人？原來仁兄到了。」急忙分示家丁人等：「你們要從容些，這是俺家的好友到了。」

「衆家丁聽得是馬爺的好友，也不敢動手，只是緊緊圍住。施公主僕二人，在涼亭中，也聽得說是馬奎的朋友，也就放了心了。且說馬奎上前問道：「二哥如何到此？」黃豹答道：「一言難盡。」於是二人挽手進亭坐下，你看那黃豹他是旱道二把交椅的英雄，五行法術又精，智勇過人，又遇明師傅授，有抓水成石之法，爲何今地前來行刺？落得如此無辜。前書也曾表過，他是作的脫身之計，並無行刺之心，他早已進了江夏縣的署內，還在五行道術之中，行了一番，才知施公馬奎在這西花園中，預有防備，他在太湖石上，早也看得清清楚楚，見馬奎陪宴施公，他故意立身而出，擺動風聲，驚動馬奎前來，兩下相見，正是：

久旱逢甘雨，今夜遇故人。

二人見了，十分敬愛，衆家丁見他二人，如此相親，也就各自分散，到涼亭台檐下，兩廊候着。馬奎吩咐家人，在涼亭上，多點燈燭，然後與黃豹挽手上亭。施公早也起身相迎，施達忙將殘席收下。馬奎引黃豹上前，與施公見禮，然後弟兄二人見禮畢，亭中落坐，施公開言問道：「請問壯士高姓大名，到此何事？」黃豹就把那離境別鄉情由，流落洞庭今夜李昌到三鮮園之事，並自己要想逃脫，李昌差了來行刺的事說明。「俺家特來面見王爺，王爺又不知俺家的來意，就把王爺受了驚恐，還望王爺恕罪。」施公聽得黃豹這些情由，心中大喜，說道：「既蒙好漢尚義，何不就在本藩衙中安身？」黃豹答道：「千歲若還不棄，黃豹愚鹵村夫，甘願投在麾下。」施公大喜，慰了一番，黃豹又問馬奎道：「賢弟你是何日到此？」馬奎又將在八里橋如何行刺，如何投降，也對黃豹說了一番。三人正在涼亭說得有興，忽聽得半空中呼的一聲，飛至黃豹面前，黃豹抬頭一看，只見圓揪揪一個鐵彈，黃豹把身子一側，那鐵彈從黃豹耳邊呼的一聲飛過，落將在地。馬奎也着驚，施公施達也着忙。涼亭下四十名家丁，人人吶喊，個個揚威，只聽得風聲响，不見刺客的形跡。只有黃豹把身子一側，先躲過了鐵彈，然後將身一立，一個蹤步，蹤出涼亭，往太湖石上一看，只見太湖石上一個高長大漢的身影，黃豹早已認出，這是金鈞

李昌因見黃豹出了忠義堂，又見汪廉送行多久，才轉回來，他又看得汪廉顏色不正，故而李昌心中疑惑，他就暗地帶了一口九環朴刀，豹皮囊袋中三個鐵彈，獨自一人用了隱身法術，跟隨黃豹後面。黃豹在那裏，他在那裏。此刻黃豹被施公收管，在涼亭中坐談，他在花園太湖石上，隱了身體，聽得黃豹三人，在涼亭所言之話，惱怒了李昌，暗放鐵彈，照着黃豹迎面打來。誰料黃豹眼快，避過此彈，忽然跳步飛下涼亭。此時李昌也耐不住，在太湖石上，大叫一聲：「黃豹匹夫，你就忘恩負義，休走！明公來取你的狗命！」李昌在太湖石上，飛身而下，快如流星，站立黃豹面前，手執九環朴刀，迎面便砍。此時黃豹一時忙迫，在涼亭上跳下來，乃是一雙空手，這九環朴刀砍來，難道用拳擋手，攔不會？古云：「聰明不過英雄，伶俐不過丈夫。」隨機應變，身子一躲，水賊只得虛砍一刀。黃豹回頭，就往太湖石上跑去。水賊隨後大罵：「黃豹，你往那裏走？」剛要趕上，黃豹大驚，忽見太湖石邊，有一水池，黃豹心中大喜，忙到池邊，右手一揚，抓水成石，硬如銅鐵，由手掌之大小，這就無有容人之情，拿着此石，照定李昌，迎面打去，石出掌心，早到李昌面前。李昌用九環刀，在石上一擋，躲脫頭角，此石落在李昌左膊，只聽噹的一聲，將李昌打倒在地。口中叫道：「我命休矣！」馬奎施達，帶領四十名家丁，一湧而上，捉拿李昌，霎時不見。只見太湖石上，有一口九環朴刀，黃豹馬奎將刀接過，認得是李昌之刀，馬奎說道：「他既卸刀而逃，也不必追趕。」此時東方發白，施公請黃豹馬奎，轉到客廳落坐，家人打水淨面已畢，廚下酒宴已齊，家人排上客廳，三人入席分尊卑而坐，迭次傳杯，同席暢飲，酒至半酣，施公說道：「昨夜蒙二位好漢保護，深感救命之恩，望二位好漢耐煩，隨我在此候任，期滿了，同我回京，我定要與你二位保取功名。」二人齊聲應道：「深感大德。」施公又問道：「黃好漢，你在洞庭湖幾多年了？」洞庭水寇，有多少人馬？你可有個巡按林朋，他隨身帶有漢滿精兵四旗，與水寇通謀，你可知此人的下落否？」黃豹道：「水賊李昌，雖然霸佔洞庭，無非小醜跳梁而已，何言人馬乎？問林朋的下落，敢莫是千歲為他貶職出京之故否？」施公答道：「正是。」黃豹道：「千歲要問林朋的下

落，俺黃豹略知一二，只是那夜洞庭李昌排宴，我們與衆水賊，一同飲酒，未過三巡，有常和丞相差人前來下書，李昌彼時拆書觀看，說林狀元私查暗訪，不知如何，混進相府，被常和將他拿着，看出他的動靜，知是林朋假扮暗訪，常和將他打八角琉璃井中，傳書至洞庭湖，請水賊李昌，黑夜點兵，劫殺岳州滿漢精兵。誰料林朋營中探知消息，早已捲旗息鼓而逃，不知那些人馬，下落何方？洞庭湖差去賊將胡剛，只落得空手而回。千歲要知林朋下落，只怕還在常和府八角井中。」黃公聞言，猛然醒悟，說道：「今聞好漢所言，本藩始知林朋在常府受害，這一件事，好漢也是耳聞，未得眼見，本藩意欲請好漢去到常和府中，看過真假，可願往否？」黃豹答道：「願去不辭。今夜黃昏時候，去到金龍嶺，不過明早就可回來。」說畢，依然飲酒不表。且言金鈞李昌，被黃豹的神石打中膊臂，疼痛難忍，棄了九環朴刀，借土遁而回，轉至洞庭，正值天明，到忠義堂，會集衆英雄，言道：「罷了罷了！我與這匹夫誓不兩立。」言罷一言不吐，衆賊將一齊問道：「明公此去江夏縣，此事如何？莫非受了何人之欺？」李昌言道：「衆位賢弟不知，因命黃豹去刺施不全，這個狗官，為兄放心不下，故而隨後前去，看個消息，誰知這個匹夫，並未行刺，認了馬奎，竟自降了醜鬼。當時把為兄的氣得，忍耐不住，一彈打去，被這匹夫閃過，趕至太湖石池邊，匹夫顯了他抓水成石之能，猶如雨雹一般打來，不是為兄見機，險遭毒手。衆位賢弟呀！黃豹這樣無禮，如何處治？」早有軍師言道：「明公免慮，黃豹村夫，如此無禮，欺了明公，滅了我們洞庭威風，豈有罷休之禮，主公暫且後寨養傷，待小弟命程彩前去，打聽消息，若有機會，那時與明公報仇。」李昌點頭，退了忠義堂，去到後寨養傷不題。這面汪廉命程彩，去到江夏縣，探聽消息，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抓水虎夜探常府 施不全議取印信

話說李昌中了石傷，轉回洞庭，向衆賊說知，汪廉叫他入室養病，命人到江夏縣探聽，如有機會，帶兵復仇。李

昌依言，入後帳養傷。汪廉傳令，命程彩到江夏縣探訪，如有機會，再作商議。程彩領命而去，不表。且言黃豹探訪常和，一不別施公，二不通知馬奎，獨自一人，帶了九環朴刀，私自而出，不過一更時候，到了金龍嶺下，在常和府外，周圍四方，走了一會，幽雅清靜，聽得府內二鼓已起，他在外面，候着更鼓止息，顯出飛牆越壁之能，蹀上牆頭，往下一看，並無一人來往，向對面一看，只見有一燈籠高挂，側耳一聽，只聽有幾人言語之聲，聽不甚明。他順着牆頭而走，正正來至八角樓台，觀見台下有三四人圍坐飲酒，內有一人說道：「各位大叔，雖然我有這幾杯酒吃，都是性命換來的。」又有一人答道：「切莫說這個，說你我無非熬更守夜而已，可憐那林狀元，被相爺將他擺下八角井中，曉得他性命還在與不在？」又有一人說道：「你們二人，且往下看，相爺爲出這些事來，難道朝廷無人來訪？倘若朝廷知道此事，帶兵到此，你只知林狀元身死，就是我們相爺，都怕難得活命。」那幾人在台下，你說一番，我答幾句，各各相遜而飲。此時黃豹在台上一句一句聽得清楚，忽聽譙樓鼓起三更，樓台下也在接應更鼓。黃豹急便抽身，離了相府，此地回城，只有十多里之遙，霎時轉至城下，縱上城牆，飛將下去，走到衙前，此乃三更之後，頭門儀門俱是上了扛鎖的，他也知道，難以叫開，只得借遁數而進，走至大堂一看，內外皆是靜悄悄，又到側門，舉目一看，那些當值的差役，盡已睡熟，黃豹也不驚動，起身入內，正至內廳，側耳一聽，只聽得馬奎在內說道：「黃豹哥，你去常府，怎麼不令小弟知道？你若傳言一聲，我也來助你一臂之力。」他一人在內，自言自語，忽然外面叫聲：「賢弟開門！」馬奎聽得是黃豹回來，急忙開門接入。二人對面落坐，馬奎問道：「二哥，你莫非到常和府中去來？」黃豹答道：「正是。」馬奎又問道：「二哥可探聽實在否？」黃豹將探訪林朋，果真打入八角琉璃井去，諒然性命無存，常和老賊，做事堅固，晚下還命了幾個惡奴看守。馬奎聽得此言，捶胸頓足，急得咆哮如雷。黃豹勸道：「三弟不可如此着急，且待天明，把這情由，稟知施千歲，自然有個下落。」馬奎方息，二人彼時和衣而臥。次日天明，有施達來到公廳，口稱：「千歲在三堂內，請二位老爺敘話。」二人起身來到廳

上，家人捧水淨面已畢，然後與施達來到三堂，與施公見禮畢，此時廚房早膳已排齊整，三人入席，飲了幾巡，施公問道：「黃好漢，昨夜曾去否？」黃豹就將林朋下井，有惡奴巡更守夜之事，說了一遍。施公聞知，不覺兩目流淚道：「可憐一個青年得志的能員，如此結果！」黃馬二人說道：「千歲事已如此，林朋既死，就不能復生，千歲啼哭，也是無益，還要用個巧計良謀，要把林朋尸首，並巡按的印信取回，那時修本進京，天子傳旨，差兵捉拿老賊，解送回朝。那時千歲離此小任，將林朋之尸，巡按之印，一齊帶回京都，奏旨皇上，一則代伸狀元之冤，二來以顯千歲之忠，豈不兩全其美？」施公點頭道：「二義士所言是也，想常和這個老雜種，既做出這樣不法之事，府中必養得有些不法之徒，府中四下，必有機器等物，埋伏在內，想我衙中，那個能去，本藩今朝意欲再煩二位好漢，去到常府，將林朋尸首，並巡按印信，一齊盜回，日後本藩回朝，將二位傑士之功，奏明皇上，其功不小。」黃豹馬奎二人道：「千歲之命，理應不辭，怎奈常和老賊，所養高人甚多，八角井又有標客鎮守，我弟兄自諒，本領不及，焉敢妄動。現今還有兩位朋友，他的武藝，比我二人更高，誰料迷竅，未入君子之道，誤進奸黨之門，只因常和老賊，從前告職還鄉之時，他不惜千金，將我們那兩位朋友，聘入府去，與他修了一座水閣涼亭，亭下又修一口八角琉璃井，井中有一樓台最高，每年夏月，天氣炎熱，就在此亭乘涼避暑，他以為常相是個忠良，不知他是佞賊，現已告假回家去了。若要成就此事，除非命人去，將我這二位朋友，聘請前來，萬事周全。」施公問道：「你那兩個朋友，姓甚名誰？家居何處？請說出來，本藩才好命人前去聘請。」黃豹答道：「一人姓尚，名艾，江湖的朋友，呼他一個綽號，叫做穿山甲，本是山東萊州府人氏，一人姓程，名恩，江湖人稱他爲分水龍，乃是鎮江瓜州的人氏，千歲常懷禮賢下士之心，可急命人，去到山東登瓜二州聘請。若得二人肯來，事必有成。」施公開言，心中想道：「這山東二郡，此去路途甚遠，一時如何能到？況此事又在緊急之中，如何是好？」想了一會，計上心來，抬頭望着馬奎黃豹，放開笑容說道：「想這山東瓜登二州，此去途程甚遠，一時不能得到，事在要急，煩勞你二位去

到登瓜二州一往，不知二位願去否？」二人答道：「弟兄一去，不知要緊，想這洞庭水賊，帶傷而回，焉肯罷休，必然有人常來，探聽衙中之事，若知我二人遠出，他定要命人前來行刺王爺，若要我們去，過十日，看洞庭湖無人來探衙中之事，那時方可去之。」施公聞言贊道：「二位好漢，真義士也！」說畢一看，席上酒冷菜涼，施公分示家人撤席另換，且慢不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已是七月十四，且言那兩個捕役王申、李仲，自那日當堂領了簽票，二人商議，扮成乞食之人，去到黃龍寺，一連幾日，誰知黃龍寺，每年都扮孟蘭會，惟有今年未辦，何故情有可差，事實可疑。這黃龍寺，在筆架山尾，山上被搶，此廟停會不辦，豈不是有可疑。這兩個捕頭，在公衙辦事多年，也頗知風土人情，他二人這幾天，也不怕天炎地暑，不願延飢受冷，又想到：「這施大老爺，乃是王位，初任來做知縣，他的性又烈，衙中的規模條例，概行更換，此案非同小可之事，二則限期是十日，今有八天上了，只有明日一天的限期，我兩個來此許久，連豆大之事，都未看出，怎麼回衙消差？我兩個免不得受皮肉之苦。」李仲答道：「王老哥不可太過慮了，常言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我們不如今天就去消差，試看施大老爺的王法如何？下回做事，我們就知他是甚麼性情。」王申答道：「使得！」李仲指了背兜，王申提了兩條護身龍，手灣挂個提籃，回身就走。未行數步，忽聽後面响了一聲，不知是何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王李二役探黃龍 鐵頭僧人搶民婦

話說王申、李仲在黃龍寺探訪數日，並未看出一點動靜，看看限期已滿，二人商議，回衙消差，將要起身，忽聽後面响了一聲，二人大驚，回頭一看，才見這黃龍寺的山門大開，此刻正是已時，他二人來了數日，山門皆是緊閉，忽然今日大開，那兩個班頭，急忙轉身，忽見廟內出來兩個小沙彌，一個年紀略有十二三歲，一個年紀不過十來歲，兩個都是光頭赤足，身上穿一件大領小衫，兩眼吊淚，一個手拿掃帚，一個手捧簸箕，走出山門外來。王

李二人舉步上前一看，這兩個和尚，相貌相同，眉清目秀，但見他兩眼淚流，一同洒掃地埃。王李二人見得如此，心中想道：「其中必有原故，你我二人有機會了。」說罷隨口叫道：「餓死人！那這兩個小和尚一驚，回頭一看，見得有人忙扯衣衿，展乾眼淚，然後大叫一聲：『背時的告化子，瞎了你的眼睛，常言道：凡為討口者，三不討，文武衙門，大小書房，與菴堂寺院，你二人為何討在我們黃龍寺中來了？』王李二人答道：『我們不是多年告化子，因做生意，被人拐騙，才落乞討之中。聞本方人言，你們黃龍寺每年辦一孟蘭大會，都在濟貧，我們特來趕齋。你們出家人，有慈悲心念，施濟不施濟，也是無妨，且問你為何如此小小的年紀，不圖世界，就削了髮？看來你那父母，也都心腸狠毒，有這小小後主，豈肯拋入空門。』這幾句話，說得那兩個小和尚，放聲大哭。王申、李仲見得如此光景，就知其中定有不白之冤，只得用些好言，安慰說道：『二位小師父，你也不必悲啼，我看你不是下等之人，在此出家，必有緣故，縱有天大之冤，請說出口，我二人與你想一個主意，與你伸冤。』兩個和尚說道：「既蒙二位花郎哥，能與我們伸冤，你是何處人氏？」王李二人聞言，心中想道：「時才見他二人，望着正西哭爹哭娘，想來此去正西，只有幾十里，就是漢陽府，諒他必是那方人氏，待我隨機而應。」主意停當，回頭答道：「我們乃漢陽人氏。」和尚聞言說道：「你我乃是同鄉之人，常言美不美，江中水親不親，故鄉人今日得見鄉里，尤如撥雲見天，要問我的冤情，隨我到一避靜之地，慢慢敘。」王李二人，隨同兩個小和尚，行在廟左大樹林中，四人在樹旁坐下，小和尚開言說道：「二位鄉鄰，我們在漢陽府小東街巷口，我父名王禮，首母姜氏，我叫喜童，此乃兄弟，名叫寶童，我今年十三，弟年十一歲，母子三人，到荊州府去看外祖母，路過黃龍寺外面，樹林中擁出一趕強人，把抬轎推車之人，盡行打散，將我母子三人，攔入廟中，有個老和尚，不知他叫甚麼名字，又有兩個和尚，一個年紀四十餘歲，一個年紀未滿三十，只有未滿三十那和尚，人人叫他「鐵頭么師爺」，強逼我母成親，我母不允，他將我母打下土牢，又將我弟兄二人，頭髮削去，改換大領衣裳，每日打掃佛殿，今遇二位鄉鄰，望乞與

我弟兄如何伸冤？王李二人正要轉問，忽聽內面咳嗽一聲，便說道：「你兄弟趕緊進廟，也免走漏風聲，我們回漢陽府，與你爹爹說信就是過了幾日之內，自有好音到來。」小和尚口稱費心，回廟去了。王李二人收拾行李，回頭便走，行路如飛，將到黃昏之時，進了江夏縣，一直來到側門，那堂口上當值的看門一衆，都認得這是本衙的快班頭，內有人上前問道：「師父爲此案，把你老師父實在拖累，爲何成了這樣監樓？」王申李仲一言不發，只擺手轉身便往側門而進，正遇施公在二堂燈光之下，二人上前跪地，口稱：「小人見過王爺！」施公一見，着了一驚，舉目一看，見是王申李仲，說道：「你二人爲何成了這個樣子？」二人就把他如何到黃龍寺，遇着小和尚，所言之話，一稟陳。施公聞言，沉吟半晌，分示道：「本藩緩限十日，你們還須着意前去捕捉。」王李二人拜謝而出。施公獨坐二堂，此刻黃豹馬奎俱也入內安寢，只有施達站立旁邊，施公分示，與我捧茶來。此是施公心中有事，故意叫捧茶。施達去了，施公心中想道：「這黃龍寺僧人，俱是替度發派而來，未必不守清規，做出搶奪之事，莫非是王申李仲不能拿獲此案，如今限期已滿，拿這一件事來遮飾本爵呀？」又轉想道：「要說搪塞，諒他也無此胆，想來這金龍嶺常和府，乃連棋盤山之東，黃龍寺又在棋盤山之西，此地往常和府出東門，往黃龍寺出西門，走筆架山出南門，看來這金龍嶺與黃龍寺，必是通家本藩依此想來，這王申李仲，不是詐言搪塞本藩，又如何把此案判之得明？」此刻把施公難了半晌，忽然計上心來，古云：「忠良不怕死，懼死不忠良，我不如今夜收拾停當，明朝不等天明，我也扮個求食之人，去到黃龍寺內面，會喜童寶童弟兄，我詐言鄉鄰，諒他孺子之輩，也看不出我的破綻，叫他引我入廟，倘若看出和尚的過犯處，本藩定要帶兵圍廟捉拿。」正思之間，施達捧茶進來，施公將茶接放桌上，回頭向施達說道：「你爺現今有莊心事，近身來我與你說。」用手相招，施達進前，施公於耳邊低聲說道：「如此如此。」施達聞言，把頭一仰，倒退幾步，說道：「家爺不可，黃龍寺乃殺人的戰場，那一衆惡僧，是傷人的猛虎，家爺不可誤入虎穴！」施公道：「不必耽心，想我出京，原是除盜安良，古云：聖

天子有百神扶助，忠良臣所到成祥，本藩自然小心。」施達道：「家爺既然要去，不如帶馬奎黃豹，一路也免他人之害。」施公道：「那馬奎黃豹乃是家爺新收來的，常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恐他二人是那一起賊人之內，前來詐降，亦未可知？」又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不用多言，把這印信拿去，與我好看守，時才所言之事，火速辦妥。」施達聞言，走入房中想道：「一言不中，千言無用，我把他所之物，備辦停妥，待明日早晨，他一人去後，我才向黃馬二位好漢說知，諒也無妨。」一夜無話，次日東方發白，施公早已穿戴整齊，扮個乞食之人，一蹶一跛，由衙左小側門而出，向黃龍寺而去，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公探訪黃龍寺 喜童訴冤羅漢堂

話說施公扮成求食之人，由衙從小側門而出，走至街市，各家貨舖，尙未排設貨物，獨自一人，一蹶一跛，出了大街小巷，直向黃龍寺而去，真不愧大清聖主仁皇帝的一位保國大臣兼之是，天宮獨脚魁星下界，爲國爲民，往常行路，舉步艱難，此刻爲民，行在路上，輕如燈草，快如流星，不覺離城數里，此時七月十五，天氣炎熱，走得施公渾身是汗，聽得後面似有數人脚步之聲，回頭一看，一人俱無，只有一陣涼風，正合他的心意，如此何故？乃本縣城隍，見得星君獨行，恐其遇害，差來判官小鬼，隨後護送保扶，又有山神土地保扶，故而聽得脚步之聲，不見形跡。施公又如何知道，只得回頭，不顧路途遠近，直向道路而走。此去黃龍寺，有三十里之遙，施公走到此刻，方將十里，此處現出三岔路口，左邊有幾座茅房，門外懸有一塊招牌，上寫「酒飯兩便」四字。施公見是飯店，忽然肚中飢餓，心中想道：「我不免在此處用膳，順便好問去路。」主意已定，一步一蹶，走進飯店，自取座頭，把頭一仰，叫道：「小二，與我打飯來！」小二把施公看了一眼，問道：「吃酒嗎吃飯？」施公道：「酒飯都要！」不多一時，小二將酒菜送來，擺在桌上，小二一雙眼睛，把施公看看，施公却也心中生疑，莫非此人認得我麼，不如將此

就問，開言叫道：「酒保，我問你一個路徑。」小二道：「客人你要問何處去？你由那裏而來？」施公道：「我由江夏縣而來，聞聽人言，黃龍寺今日散齋賞貧，我要去討點飯。」小二聞言，半言不吐，大奔一步，走至桌前，將酒菜端起就走。施公一手擋住，口稱：「小二無禮，我的酒還未飲，菜還未吃，因何就來收去？」小二答道：「你是告化子，這是你自己說出，時才進來，我們本要將你擋住，又不知你是甚麼人？如今你自言是告化子，你吃了酒食，錢在何處？」這幾句話，問得施公啞口無言，心中想道：「這是我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今天又是未曾帶錢，如何是好？」忽然心生一計，開言叫道：「小二哥，你來看。」小二把施公身上一看，施公坐着不起，把腰一挺，用手在腰中一拍，說道：「這不是錢！」小二道：「有錢，你也不必多吃，還須量體裁衣。」此刻施公心內兩難，想吃得來，又未帶錢，不吃得來，肚中又飢餓，不如吃了，再作道理。提壺在手，自斟自飲，酒飯用畢，小二收盞而去。施公裝作不知，看他這地方之人，出些甚麼言語，故意如此，正在思想之間，小二上前叫道：「告化子，給錢來！」施公啞口，半晌不語，嘆氣一口，叫道：「小二哥，我餓了兩日兩夜，顆米未沾唇，今早我是橫想得了一頓飽餐，望祈你們緩限一日，我去黃龍寺趕齋，候我明日轉來，今日這一餐，值錢一百文，我明日加倍奉還你一千文好否？」小二聞言，把施公用目看了半晌，嘆氣說道：「我若本錢大些，你就吃我一頓，也是無礙，怎奈我們資本寒微，花郎哥你不知我的苦楚，我母子二人，家貧如洗，又無家族親戚，多感十里之內，一衆鄉鄰看成，也有送竹的，也有送草的，也有送人幫工的，也有送油鹽柴米的，才造這一間草店，又蒙這些富翁，湊成銅錢幾串，送與我爲本，在此開店，養活母子的性命，你今無錢，我就逼你，也是無益，罵你也是枉然，從今已後，不可再來攪擾罷了。」施公聞言，心中又喜又痛，想道：「此是個仁心百姓！」開言問道：「小二哥，姓甚名誰？」店小二答道：「我姓張，名小一，母親年近六旬。」施公道：「你好一個孝子，又且仗義，我日後自有報答。」言畢起身，抬頭一看，紅日已高三丈，施公出店，直往中間一條大路而行。張小一急忙上前阻道：「花郎哥去不得，往年此廟會場大開，今年停會未辦，我們

在此，聽人言說，那廟中有兩件大事，又有筆架山出了猛虎，搶人貨物，不傷人命，那些受害客人，到新任施千歲衙中告狀，施公准行，不知他如何把此案辦得成？我勸你不去爲妙。」施公聽得這番言語，恨不得起翅高飛，立刻便回，說道：「多蒙小二哥好意，我不到黃河心不甘。」說畢，轉身直往黃龍寺而行，冲冲跌跌，行至廟前，走在大山門外，抬頭一看，此廟的牆垣，比江夏縣衙的牆垣還高些，大門緊閉，上刊斗大三個金字：「黃龍寺。」廟外左右一帶茂林，施公想道：「如今來到此地，又不知如何得進？」看了一會，只得隨牆向廟右而行，穿過樹林，只見牆下有小山門一座，半閉半開，未見一人進去，施公想欲由此而進，將要動身，忽聽內面一陣喧嘩，施公退入林中，悄悄看，只見門內出來有二十餘人，有担水桶的，有提柴斧扁擔的，正往那旁山腳下去。施公想道：「此時白晝，倘若被他看出破綻，反爲不美，此地清涼，不免在此睡一覺，等到天色黃昏之時，方可行事。」於是忽然睡去，醒來之時，將雙手一撐，睜目一看，已是紅日西斜，玉兔東昇，施公急忙走出樹林來，忙了判官小鬼山神土地，又忙了黃龍寺的山門土地，後面一派陰風擁扶，施公進了廟庭，四下一看，贊道：「雖是一座廟宇，勝我得主上的金殿。」正在觀望，忽聽巷內有小童之聲，叫道：「你莫非是我的鄉鄰來了？」施公隨機應變，答道：「正是我來也。」前日王申李仲，粧扮乞丐，與喜童寶童，面會談許久，爲何聽不着聲音？皆因喜童兩弟兄，望回信的心切，故而將晚悄悄地來至大佛殿下，往小山門而來，探望鄉里之信，誰知二人，將出巷口，見大佛殿下，站着一人，渾身檻褸，此刻黑暗之間，看不出他的面貌，只說我鄉鄰，施公也隨機而應，既然看不明面貌，難道聲音聽不清嗎？其中有些慌忙，兼之有諸神護佑，施公又是保國之心，與百姓除害，此是巧而相逢，兩個小和尚上前低聲叫道：「鄉里伯伯，隨定我來，到往一個靜處，才好說話。」施公依言，三人並行穿巷而過，走出巷外，由左首來至韋馱殿，三人蒲團上坐下，喜童問道：「鄉里與我昨日傳信，今夜就來，我爹爹如何辦事？」那施公也曾聽得王申李仲說過他的心事，今夜見

他弟兄動問，只得巧言安排，說道：「你爹爹聽我之言，他已入漢陽府告狀去了，准於三日之內，備五城兵馬，來捉這一趕惡僧，恐你二人懸望，特意命我送信。」正說之間，廟中鼓起初更，施公着忙，如今此事已問出實情，須要早點出廟方好。因道：「二人快與我帶出路徑。」喜童答道：「去不得了！」施公問道：「何以去不得？」喜童道：「鄉鄰不知，此刻初更，山門早已上了杠鎖，不能得出，你在這章馱殿黑暗中坐着一時，我們弟兄去與母親分別之後，好到廚下去取酒菜來，我們慢飲，等待天明之時，山門開了，我們自然送你出去。」二人說畢就走，施公將他二人擋住，問道：「何言你母子要分離？」喜童道：「這廟中有三個惡僧，老和尚名曰月照，大徒弟叫做連風，二徒弟叫作連雲，惟有這連雲和尚，有障眼邪法，練就鐵牛神水，每逢遇事，刀斧不能進身，自稱鐵頭么師爺，師父師兄都管他不住，那日將我母子三人搶入廟中，強逼我母親成婚，我的母不依從他，將我母打在土牢，今夜提出，要在送子殿上，強逼成婚，鄉鄰不信，請看送子殿內，燈燭輝煌，就在此刻，豈不是我母子分離。」說畢二人一溜而去，不如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鐵頭僧弔打施郡王 烏鴉雀報信江夏縣

話說施公聽得王喜童弟兄二人所言，這連雲和尚如此惡霸，他心中想道：「我不如往西閣，看這個惡僧的動靜。」想畢將腰帶一束，鞋子一蹬，往送子殿而來，上了塔沿，只見一路窗戶緊閉，內面燈光射出窗外，內有男女之聲。施公側耳細聽，一人叫道：「小娘子！貧僧自幼兒出家，未嘗過你這香甜美味，今夜在你近前，求你片刻之歡，你可願從否？」又聽一婦人之聲，叫這「禪師父！我是有夫之婦，廩生之女，秀才的家眷，禪師是出家之人，要苦守你的清規，望師父大發慈悲，放我母子歸家，夫妻團圓，佛祖老爺護佑師父，成仙成佛！」只聽得那惡僧答道：「小娘子！你真不受抬舉，如今是籠中之鳥，網內之魚，就是雀鳥，也展翅難飛，我來做個霸王硬上弓！」惡

僧在內，強逼那婦人成親，施公在外，聽得切齒忿恨，窗格又高，施公身矮，只是聽得看不見，施公心甚追急，無計可施。該這惡僧惡貫滿盈，見塔下一道光，施公急忙走下一看，乃是幾個蒲團，施公就將那幾個草蒲團，拿在窗下墊起，兩手抓住窗格，雙腳站上蒲團，身子一挺，把頭一擡，二目往送子殿一看，只見一個惡僧，摟抱一個婦人，那婦人此刻如落在虎穴龍潭一般，正在危急之間，當時施公怒氣上沖，信口罵道：「胆大惡僧，如此作惡，天豈不殺！」罵聲未絕，不覺自己失了打點，兩手一鬆，身子往後一仰，叮咚一聲，倒下塔去。內面鐵頭僧聽得，急將婦人棄下一旁，喊動衆惡僧，跑出殿外，此時喜童寶童早已知道，忙去逃避。鐵頭僧站立階沿，往下一看，見一檻樓之人，倒臥於地，衆僧上前圍住，將施公瞧道。鐵頭僧上前，將他一看，却是一個求吃花郎，開言問道：「你是何人，膽敢擅入我的廟門？貧僧時才與那婦人成親，被你放出，我本得將你放饒，又恐你傳言四方，本得殺你，貧僧是出家人，有慈悲之心。」施公此時，心中恍惚，只道一死，焉想活命？聽得連雲這番言語，他也隨機應變，答道：「禪師父！既慈悲，放我出廟，我感恩不淺，豈敢將你廟中之事，傳言外人？從今已後，我再不得來冒犯師父了。」連雲道：「你既知改過，我今放你逃走，你不可暗害貧僧，也就罷了，你縱然泄漏我的機關，非是我自誇大口，任憑各府州縣的官員，我也不怕。」說畢便分示衆徒，將告化子送出廟外，由他自去。一言未定，內中有幾個小沙彌上前阻道：「師父不可放他去。」連雲問道：「怎麼不可放去？」小沙彌道：「弟子將他認實了。」這一句話，嚇得施公魂飛天外。連雲問道：「你認得他是誰人？」小沙彌道：「此人是江夏縣新上任的施大老爺，因那日上任之時，弟子入城買辦零物，我看他在大堂上點卯，那時弟子在旁邊，仔細觀看，絲毫不差，師叔不信，你近前細看看他面上黃金，一臉大麻子，背跔脚蹠，誰不知道他的綽號叫施不全。」鐵頭僧聞言，一步上前，幾個惡僧把施公高高舉起，鐵頭僧將他橫身四體面貌一看，不差分毫，惡僧叫道：「施仕綸，你這醜鬼呀，正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自投。」回頭分付衆徒們，把這醜鬼與我推到剝皮亭，用繩索吊起，命四人各執皮鞭，撻他一

頓。爲師去與那娘子成親，你們把這醜鬼，作爲豬羊，破腹副心。那娘子若不與我成親，亦與把他拿來一刀兩段。分付已畢，仍進送子殿去，調戲江氏。此刻江氏情願一死，不能順從，只有大罵哭泣，鐵頭僧厚起臉皮，一邊飲酒，一邊以好言相勸。再說衆惡僧將施公推往剝皮亭，用細繩將他兩手縛起，吊於挑梁上，內有一個和尚說道：「各位師兄！你來看這一個郡王，今落如此之難，少時難想活命，你我見之，都深爲可憫！你我不知做一個瞞上不瞞下，將他雙腳落地，也是你一點慈悲之心。」衆人應允。此時施公須臾昏迷，心中却也明白。又有一僧說道：「大師兄！叔叔分示我們，各要執皮鞭打他一頓。」那僧答道：「自然要打，你我執鞭在手，須要高舉起，輕輕落下。」說畢，回頭向施公低聲說道：「王爺我們輕輕鞭打你，你要高聲大叫疼痛之苦，你若不叫，我們么師爺知道，就莫怪我們。」施公雖然聽得，未曾與他們接口交言，那四個僧人，各執皮鞭，四面便打，忙了判官小鬼，山神土地，周圍擁護。施公只有繩網之苦，渾身並無傷。且言本廟的山神土地，心中想道：「這是上界星君，下降紅塵，應有九九八十一難，只有小傷，並無大害，我不如顯動神威，變隻神雀，飛到江夏縣衙門報信。」想畢，霎時變了烏鴉一隻，飛往江夏縣而來。且說衙中家人施達，自早晨送了施公出外，自回衙中，坐立不安，直到夜間，眼跳心驚，心中甚是着急，不得已要將此事向黃豹馬奎說知，即命家人送酒到西花園，施達隨後來到客廳，與黃豹馬奎三人同飲。酒過三巡，施達微微發笑說：「二位好漢，目下有一件大事，可知道否？」黃馬二人答道：「不知。」施達道：「千歲清晨出衙，探訪黃龍寺，而今如此夜靜，未見回衙，還望二位大爺拿個主見。」正言之間，忽聽花園梧桐樹上，一隻烏鴉，不住亂叫，三人大驚，這一驚，驚得那二位英雄，有舉天提地之能。黃豹道：「這一件大事，大叔何不早點說出，王爺在那廟中，恐有不測，誰個担代？」問得施達啞言無言。當時急忙分付衆家丁，點備燈籠，將施公的坐騎，隨帶在後，我與馬奎賢弟，前往廟內，恐有不測，你們在外殺進，做個裏應外合，諒也無妨。說畢，起身，指着樹上烏鴉說道：「你果是神雀，來與施公報信，你再叫三聲。」話言未了，那烏鴉果然大叫幾聲。黃

豹鼓掌大笑，馬奎早也站立說道：「二哥！此乃古怪，莫非我不如鳥乎？」黃豹道：「三弟不必閑言，你我二人，把鋼刀挂起，先到黃龍寺去。」馬奎稱善，二人急扎衣巾，刀入皮鞘，負在背上，出客廳，站立樹下，往上一指，說道：「神雀！你與我引路。」只聽得那隻烏鴉，刮喇一聲，兩翅一展，飛出街外，站立。黃豹回頭分付施達，帶領家丁，火速隨後趕來。然後向馬奎叫道：「三弟，我們快走！」二人急往二堂，出了衙門，來至大堂，見得三班衙役，脚慌手忙，俱在備辦燈籠。二位英雄下了大堂，走至儀門，聽得那隻烏鴉，呱的一聲，在空中飛走。二位英雄在平地跟隨，不過片刻，出了西門，將盡初更，走出城外，那烏鴉「呱呱」叫了數聲，竟自去了。真不愧神雀，能知二人有五行道術，故而展翅飛騰不息。二人見得烏鴉去遠，黃豹道：「三弟，你看烏鴉去遠，他在作怪，你我可架遁法行之。」說畢，二人各借土遁，霎時來到黃龍寺前，不知如何救出施公，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救郡王馬奎展志 追惡僧黃豹示威

話說黃豹馬奎來到黃龍寺外，此乃七月十五，月朗星稀，又見此鳥飛入廟中而去，二人急忙趕進山林，來至山門外，只見牆垣甚高，山門緊閉。黃豹道：「我們由何處而進？」馬奎道：「各由土遁而進。」黃豹稱善。二人遁入廟中，章馱殿前站立，正在東張西望，忽聽南閣下有人啼哭，二人聽得哭聲不遠，急忙來至南閣簷下，往殿下一看，只見殿內燈燭輝煌，有男子之聲，又有女子之啼聲。不覺來到剝皮亭，只見一盞孤燈，不明不暗，啼哭之聲，即是施公，二人兩處看明。黃豹道：「三弟，你道先殺惡僧，先救施公？」馬奎道：「先救施公爲妙！」黃豹道：「若此賢弟去救千歲，若得救下，將他負在背上，由房上而出，見了施達，叫他命二三人，先送施公回衙，下餘之人，你叫他們在外等候，做個裏應外合。然後轉來，你我進送子殿，殺這惡僧，救那婦人。」馬奎道：「二哥在何處等我？」黃豹道：「爲兄在送子殿格門外，擋住惡僧，若有動靜，他出來一個，我殺他一個。」說畢，抽身走到送子殿塔

沿上，藏身躲影，立於格門外左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再言馬奎來至剝皮亭門外，隱身探頭入內，一眼看見施公，弔在挑樑上，又有四個惡僧，手執皮鞭，撞來撞去亂打，又聽得施公哭道：「康熙王臣的主子呀！你在皇宮，不知道爲臣今夜受如此之苦？正是爲君，那知臣受苦，出京容易返京難。」哭畢，咽哽哽說道：「黃豹馬奎呀！你們二人在衙，知不知道此事？」哭這一聲，不知要緊，誰知哭破了馬奎的肝膽，大吼一聲道：「胆大的禿奴，你不得活了！」這剝皮亭隔了送子殿不遠，黃豹預先就在格門把守，怕的惡僧知道，誰知馬奎乃是鹵莽之人，兼之性如烈火，見得施公這樣悽慘，他那忍耐得住，預先把兩口鋼刀，提在手內，然後大喝一聲，猶如霹靂震地，就驚動了送子殿內鐵頭僧，聽得剝皮亭有人吼喊殺禿奴，他就知道施不全有救兵到了，急忙吩咐幾個徒弟，將江氏母子送下土牢，然後提了銅棍，在殿內聚齊衆僧，踴出殿來，黃豹此時在殿外，腳慌手忙，執起一對雙刀，站立格門擋住。再言馬奎大叫一聲，雙腳一蹬，一個縱步，縱入亭內，那四個和尚，嚇得魂不附體，各跑暗黑之處躲避，這四個和尚，每人只有一根皮鞭，手中並無兵刀，馬奎猛勇，來得甚急，那四個和尚，如何避之得及？因爲起初不忍苦打施公，存了一番慈良之心，有鬼使神差，二則四人命不該死，馬奎雖然來得急迫，他也無心追殺和尚，只是一心要救施公，舉起雙刀，割斷繩索，把施公攬在背上，一手抱住施公下身，一手執起鋼刀，正欲要走，又見送子殿外，叫喊大震，此時黃豹正在與惡僧對敵，馬奎雖然見得背上現有施公，焉能救得黃豹，只得把身子一擺，一個縱步，縱上房屋，意欲出廟，又聽下面喊聲愈震，馬奎回頭往下一看，只見有三四十個惡僧，團團圍住黃豹，與鐵頭僧在中間對敵，馬奎居高，滿天星月，下面燈燭重重，比白日更亮，看着黃豹手執一把鋼刀，照着鐵頭僧迎面砍去，鐵頭僧身子一側，頭一埋，用生銅棍在刀口上一迎，只聽噹啷一聲，鋼刀落地，那妖僧見得黃豹左手刀落，他提起銅棍，照着黃豹打去，黃豹把身子一扭，下個矮樁，那和尚虛打一棒，見得黃豹立下，他也明白早出主意，他有架黑風之法，口中念動咒語，只見殿角下一派黑氣，鐵頭僧飛騰起來，誰知馬奎在簷口上，見得

鐵頭僧一股黑氣，飛騰起來，他在簷上，大叫一聲：「禿奴休走！三老子在此等你多時，你快來領死。」鐵頭僧見得房上有人，他也不答言，只得扭轉風頭，往廟後而逃。馬奎意欲去追，奈何背上又有施公，下面衆惡僧又在與黃豹對敵，正在兩難，黃豹在下，大叫一聲：「三弟王爺，你可救出去否？」馬奎答道：「還在小弟背上。」黃豹怒道：「村夫，你還不辦你的正事！」馬奎道：「知道！」在月光之下，身子一閃，却不見了。黃豹在下面，一對鋼刀，先與鐵頭僧交手，失落一口，後復檢起，正與衆惡僧對手交戰，見得馬奎出廟，必有救兵從外殺進，他也不與這些惡僧交戰，大喝一聲：「衆禿奴，二老子把你們捨了！」聲音未斷，飛身一縱，上房去，隨往廟後追趕，鐵頭僧前面敗走，黃豹隨後跟追不表。且言廟中後殿老和尚僧月照，與徒弟連風，聽得前面喊殺連天，急忙帶了儒釋道三教之人，各執軍器，湧而出。你道這寺中爲何有三教之人，此廟平日收得有落泊的游方野道，又有一夥俗家人，盡是無執無僚之輩，本廟有許多惡僧，這就是三教門人在後殿一湧而出，來至韋馱殿，一聲喝道：「你們在此做甚麼？」衆僧見月照惡僧來了，連忙上前，口稱：「啓稟師爺，知道否？」當時就將如此吊打施公，「忽來二人，救了施不全，不知他的姓名，自稱三老子，一人在韋馱殿下，與我們么師叔對敵，此人武藝精通，也不知他的姓名，自稱二老子，么師叔也敵不過，架動黑風，往廟後而逃，那人一縱步趕去。依我們看來，那個縱步，比師叔黑風更快，未知師叔逃脫未曾？」將纔說畢，殿下跑來兩個和尚，報道：「師祖爺廟外有江夏縣的救兵殺來，望師祖爺定奪。」月照聞言，大罵：「連雲，你這孽障，惹出這樣大的事來，罷了罷了！事到頭來，不自由。」吩咐弟子連風，帶領三教門人，開門迎敵，弄出大禍來，有爲師承就。」連風領命，腰插利刀，手拿禪杖，帶領三教門人，燃起燈毬火把，殺出廟外，老和尚在廟內，命人四方防守，又命幾個有武藝的徒孫，由廟後而出，探聽連雲的下落。不表。再言馬奎在房上，負起施公出廟，約有五六里之遙，未見救兵來接，只得將施公放下，抬頭一看，雖然施公身上繩子割斷，還有兩手捆定未解，你看那施公兩手捆緊了的，在馬奎背上，馬奎只是一隻手摟定，自剝皮亭上

房，又由房上層層疊疊，翻牆走壁，又在牆上跳下，爲何又不落在塵埃，此係前書註明，有本處城隍判官小鬼，土地山神，擁扶於他，故而不能落地。閑言不表，且說馬奎將施公手上繩子去了，將他放在草坪上，一同坐在草面，拿了一隻手，把施公扶住，低聲細語，叫道：「王爺甦醒！」連叫數聲，不能應答，忽見一派火光，迎面而來，馬奎一見大喜，這就是城中家將施達帶領家丁衙役來到。此刻馬奎大叫數聲，施公方才甦醒，衆人上前說道：「小人們不知王爺出來，受如此之苦，我們救駕來遲，望乞恕罪！」施公道：「這是我自己惹的是非，焉有汝等之罪。」馬奎急忙請施公上了坐騎，派了幾名家丁護送，然後言道：「俺要帶起家丁衙役，殺進廟去，與民間除害。」施公道：「萬萬不可，多蒙好漢今夜前來打救，本藩離了苦海，今夜權且一同回衙，明日行文上司，請兵前來攻打，今夜若去，尤恐被他走脫，反爲不美。」馬奎道：「千歲既不肯今夜攻打，可帶衆人回衙，俺還要轉去。」施公道：「好漢進廟何事？」馬奎道：「我黃二哥還在廟中受敵！」施公聞言說道：「好利害的惡僧，如此無禮，馬義士快去，我隨命施達並衆家丁衙役，前來接應。」馬奎聞言，如飛而去。施公回頭，即分示施達，快快前去，須要小心。施達領命，辭別施公，帶了家丁衙役，一直往黃龍寺而來。施公起身，忽聽黃龍寺外，喊殺連天，口稱：「不要放走施不全！」當時施公大驚，言道：「完了，完了！這個雜種又來拿我們來了。」急忙翻上黑驃，加上一鞭，猶如漏網之魚，只奔江夏縣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黃馬二將戰連雲 施公全節婦團圓

話說施公分示家丁衙役，隨同施達入廟，打救黃豹，自己上驃，意欲回城，又聽廟外喊殺連天，施公急忙上了黑驃，四蹄跳躍，往江夏縣而去。且說馬奎往黃龍寺而來，正遇連風和尚，帶領一趕惡僧奔來，馬奎大吼一聲：「秃奴！馬爺等你多時了。」惡僧聞言，並不回答，舉起禪杖，照着馬奎迎面一杖，馬奎早已閃過，回手就向連風一

刀砍去，惡僧依然躲過，二人就此一場大戰。後面施達帶領家丁衙役已到，兩下混戰，未分勝敗。再言鐵頭僧架動黑風，往廟後而逃，勢如風快，霎時離廟有數里之遙，見無人趕追，方將落下風頭。此乃棋盤山脚下，山下有層層疊疊，無數的海眼，眼中之水，湧出海口上面，鐵頭僧站在那猛石沿上，口中言道：「好利害！」正在東瞧西望，忽聽那邊又是一人，站在海邊，大叫一聲：「秃奴，萬不想你還在此地！」話言未了，忽見响噐一聲，有一物迎面打來，你道是誰？正是黃豹，趕到此處，見得妖僧落下風頭，站立石上，黃豹急忙口中念咒，用手在水面上一指，抓水成石，照着鐵頭僧迎面打來，正中妖僧腦上，只聽啾啾一聲，咕咚倒下石岩。黃豹急忙趕上前去，意欲活捉那妖僧中了一石，忍住疼痛，借黑風而逃。黃豹也知拿他不着，只得回頭，往黃龍寺而來。將要到廟，又聽山下平陽之所，喊殺連天，此刻馬奎施達正在與這一趕三教門人交戰，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黃豹見得急忙趕來，殺進陣中，連風見勢不好，大敗而逃，三教門人，各各四散敗走。馬奎隨向連風追趕，黃豹阻道：「三弟不可爲兄追那鐵頭僧，他借黑風而逃，此刻必回廟內，你我追去，恐又遇敵，不如扯轉人馬，候千歲的發落。」馬奎答道：「事到可好，還有那妖僧，撈那江氏母子，盡在土牢，此刻這惡僧回廟，定在四面八方防守，我們攻廟，土牢諒必無人把守，趁此時不免顯了本領，你我遁法前去打救。」施達在旁接口道：「如此我們回城，命推車來接。」黃豹稱善，二人抽身去了。施達帶領家丁衙役起程，行不過十餘里，天色已明，行到三岔路口，早有飯店張小一上前問道：「那位是施大叔？」施達答道：「是我。」張小一雙手捧上一張字帖，施達接過一看，才知施公走此店徑過，命張小一整頓車子等候，惟料他們殺敗惡僧，必要打救江氏母子出來，女子上路，如何走得，故而托張小一整頓車子。施達看畢，說道：「正合此意。」忙將施公帖子，交與張小一，說道：「你把車子，快快推去路上，若有一人姓黃，一人姓馬者，你將車子，交與二人，照帖行事。」說畢，帶領衆人，回江夏縣而去。小一帶了字帖，隨帶幾個小二，推起車子，往黃龍寺而來。且言黃豹馬奎見了施達已去，急忙轉身向黃龍寺土牢中而去，攏至山門，但見那些殺

敗之徒，七零八落，蜂擁而入，二人心想，殺得他來，又恐救不出江氏母子，二人只得各顯飛牆走壁之能，進廟四下尋了一刻，二人迎頭一闖，黃豹吃了一驚，即忙問道：「你是誰人？」馬奎聽着是黃豹聲音，心中也才放下，答道：「是小弟。」黃豹道：「賢弟可尋着否？」馬奎答道：「未曾兄可看見？」黃豹亦然答道：「未見！」二人正在相猜之際，忽聽隔壁啼哭之聲道：「天殺的惡僧，你將奴家搶在此地，生也不能生，死也不能死，你姑娘在生不能報仇，死後勾你之魂，方才罷休。」又轉哭道：「夫君呀！你妻在此受苦，你在家中，知不知道，啣從今已後，再不能見你妻子了。喜童兒哪！你弟兄曉得不曉得，爲娘在此尋自盡了。」黃豹聞言，「自盡」二字，吃了一驚，低聲說道：「娘子不必如此，我弟兄前來救你。」江氏正尋短見，忽聽有人言說甚麼，打救於他，問道：「答話者是誰？」黃豹答道：「某乃施郡王衙中的義士黃豹馬奎是也。」江氏道：「如此望好漢爺救我。」二人齊聲言道：「休得着驚俺來也！」二人言畢，越壁而進，此時並無一人知道，馬奎上前把江氏一手挪來，搭在肘上，口稱：「二哥走！」一個縱步，飛上瓦屋，黃豹又將二子尋着，一手提一個，飛身上房，足踏陰陽瓦，二人竟自出了黃龍寺，不過一里之遙，只見前面有四五人迎面而來，早有黃豹問道：「來者是誰？」那人答道：「江夏縣的公幹，問者可？」是黃爺馬爺否？」答道：「正是！」小一急忙吩咐車夫，將車子推上前去。黃馬二人抬頭一看，問道：「你們車子，可是江夏縣來的麼？」小一答道：「正是！此還有字帖。」黃豹接帖一看，才知是施公命人送來之車，黃馬二人急叫：「娘子江氏，不必疑惑，我們乃是江夏衙署內之人，奉施千歲之命，來在土牢救你母子，施千歲命人送有車輛在此，你母子快快上車。」江氏正要上車，喜童寶童上前，扯住江氏之衣，說道：「母親，你今上車，猶恐遇不好之人，丟下你兒如何下落？」說畢，母子三人大哭不止。黃豹道：「你母子休得錯疑，俺係奉施王爺之命，前來救你，你們上車，一同去見施公，施公乃是出朝來與百姓除害伸冤的，他自然叫你們夫妻父子一家團聚的，此處非你母子哭泣之所，快快上車，猶恐惡僧追來。」江氏道：「多感二位爺救命之恩，受奴一拜。」二人言道：

「不必如此，我們不過奉主所差，去到千歲衙中，再去謝恩。」江氏只得帶了兩個兒子，坐了車子，黃馬二人隨後一路無阻，到了江夏縣，車至大堂，早有施達出來，將黃豹馬奎接進，又有兩位老嫗前來迎接江氏，想施公衙中並無女眷，爲何又有兩位老嫗，這是施公預先分示當值班頭，派來的這兩個老嫗，乃是班頭之母。當時走至車邊，將江氏母子接進二堂，此刻施公黃豹馬奎施達均在二堂，那兩個老嫗將江氏引至施公面前，說道：「娘子這就是施王爺。」江氏聞言，抬頭一看，只見施公正坐，旁邊坐的黃豹馬奎，江氏母子三人，急忙跪地謝恩。施公叫兩個老嫗將他扶起來，江氏拜謝起來，在簾門下落坐。施公把江氏的面容，渾身上一看，又把二子的模樣一觀，不是下流之人，此婦必是貴人之母，然後開言問道：「幼婦你娘家姓甚？翁家姓甚？配婚何人爲何被惡僧搶去？」江氏就把娘婆二家，夫主姓名，因何事往黃龍寺，如何被搶，今朝多蒙王爺恩人，打救母子性命，小女無有報答，但願王爺公侯萬代，說畢，淚流不止。施公聽了，十分嘆息，二位英雄在旁，切齒惱恨。施公安慰江氏道：「你母子也不必悲傷，此乃是你節烈可嘉，天使其然，得脫魚網之苦，非本藩之功。少時當命人送你回家，就是從今務要謹慎爲人，本藩之言，爾須謹記。」江氏聽了，千恩萬謝，當時施公即叫兩個老嫗將他母子三人，引至小客廳用飯。一面分示外面，傳張小一與車夫，在聽事房候事，又命婦子出衙，到成衣鋪去，與江氏母子買兩套大小衣裳。然後二堂擺宴，人入席，施達橫頭斟酒，酒過三巡，黃豹馬奎道：「千歲在黃龍寺遇災，我弟兄救駕來遲，還望千歲恕罪。」施公道：「此乃本藩一時忽略，不該自行，獨爲險捐其軀，多蒙二位好漢相救，又救了江氏母子，你二人有莫大之功，怎奈心患未除，這黃龍寺惡僧，不能拿獲，終是後患。」黃豹道：「千歲無憂，如要打平黃龍寺，候任期滿時，我們到登瓜二州，聘來尙程二人到此，將林狀元盜出回京，奏明天子，往前來，那時各處狼烟一鼓掃平。」施公稱善說罷，又飲酒食用畢，早有二婦子買衣回衙，與江氏母子更換已畢，施公分示，將張小一傳進二堂。小一入內，見了施公，跪地口稱：「小人昨日不能識認王爺，小人有罪該死。」施公道：「你乃善

良百姓，家中貧苦，尚有仁義，真難得也！本藩命你隨我衙中三個捕役，將江氏母子送回漢陽府去，回來本藩要重重看成你的。」小一聞言，叩謝施公之恩。施公又命家人取了錢文一串，交與小一，道：「爾將此錢拿去，以作爾母用度。」小一感恩不已，隨同差役，領了江氏母子，辭別施公，送往漢陽府而去。不表。且言施公見得張小一送江氏母子回家去了，心中大喜，回頭向黃豹馬奎贊道：「今日之事，都是二位好漢之功。」二人答道：「那有俺兄弟之功，都是千歲之德。」施公連稱：「不敢！」當即分示家丁，重設酒宴，家丁領命，正要排宴，只聽儀門之外，銅鑼之聲刮耳，三人大驚，不知却是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馬奎奉命拿虎案 義虎報恩露真情

話說施公在二堂，正叫家人擺宴，與黃豹馬奎賞勞，忽聽衙外銅鑼連响，霎時進來一個當值差役稟道：「儀門外來了四人，擊鑼鳴冤，請千歲賞示。」施公道：「汝去分付鳴冤之人候着，少時便訊。」當值差役去了，施公即命施達，傳三班六房，打鼓站堂。片時人役俱齊，鼓罷三通，施公坐大堂，分示將鳴冤之人帶上堂來。片刻堂下來了四人，走至案前跪地，口稱：「千歲伸冤。」施公道：「汝等家住何地？姓甚名誰？有何冤情？」鳴冤人答道：「客民乃建五屬人氏，我名楊龍，弟兄四人，與本郡經商合夥，販賣貨物，到湖廣省發賣，前日行至棋盤山脚下，三岔路口，放下包袱貨物息歇，忽來了三隻猛虎，嚇得民等魂飛天外，只得顧性命逃走，那隻猛虎並不追趕我，們竟把我們的貨物概行拖去，往那老山內而去，我們不敢追他，只得乞千歲爺作主。民等前日已在台前稟過，王爺諭我等候限十日，而今限期已滿，還望王爺速與民等作主。」施公道：「汝等被掠之時，那虎傷人未曾？」楊龍弟兄言道：「未曾傷人，只將民等貨物啣去。」施公聞言嘆道：「這就奇了！」心內思道：「前命王申李仲去緝拿，已經數日未獲，又訪出黃龍寺這一趕惡兵，實為利害，一刻也難攀動，此時楊龍又是催案。」想了一會，

開言分示：「爾等受冤百姓，暫且下去，再候五日，前來結案。」楊龍等遵命回店去了。施公分示：「王申李仲，你二人為何許久，將此案不辦獲？」二人只是叩頭。施公道：「你等速去將猛虎拿獲到案，如若不獲，本藩要裝你兩個的籠子，決不姑寬，速去辦來。」王申李仲即忙叩頭，領了簽票，哭哭啼啼下堂而去。且言施公退堂，那夜獨坐上房，心中思想，黃龍寺離棋盤山有如此之遠，想來這棋盤山，必然另有匪人，而且楊龍口供，均說是虎，想這虎是獸中之王，隱於山林，不能擅出之物，搶客商之貨，必有原故，如果是真，王申李仲這兩個班頭，也莫奈何想，馬奎乃是一位英雄，我在黃龍寺受苦，他都知道來救，不免命他前去，或者能獲？想了一夜，次早天明，分示施達，令廚下備辦酒宴，急去請馬奎義士前來，有話相敘。施達領命即去，馬奎房中，請馬爺即去言語。馬奎聽得，即同施達來至內廳，施公早在廳上等候。馬奎上前問道：「千歲相喚有何事議？」施公道：「今日請好漢無別，因楊龍鳴冤，所報棋盤山猛虎搶人一案，差緝許久未獲，我想義士乃英雄之士，虎穴龍潭，皆不懼往，今請義士去在棋盤山下，探訪此案。本藩昨夜思想，如其果真是虎，他們差役，定然難獲此案，不知義士喜往否？」馬奎聽得，施公言談公事，言道：「即便就去！」言罷，將頭上髮辮盤起，外裹青絲帕的號頭，身穿青綢扎衣，腳踏抓地虎薄底皂靴，腰繫五色湖縐大帶，隨帶兵刀，乃是九環朴刀，辭別施公，便要起程。施公阻道：「好漢休忙！」即命家人擺出酒席，二人坐席。施公相陪，馬奎再三謙讓，施公堅執不允，馬奎只得謝罪而坐。施達斟酒，二人對飲。酒至三巡，馬奎道：「今有公務，不必深飲，待俺前去，把虎拿獲，再陪千歲暢飲。」施公道：「如此快獻飯來！」家人領命獻飯，馬奎用畢起身，辭別施公，將身子一扭，架動遁光，飛身而去。施公分示家人撤席，專聽馬奎好音歸來。且言馬奎架動遁光，不覺片刻，到了棋盤山，馬奎抬頭四下一看，並無人戶，只見那一派深林，樹木重離甚密，只有半山中，有茅屋一座，宅邊有一株大松樹。馬奎想道：「此是高山深林，樹木茂密，看之不見，不如扒上松樹，細看一番。」想罷，遂扒上松樹，四下一看，只見草房內，有一老婦。馬奎想道：「此山別無人戶，只此草房，想盜賊

必在此茅房窠扎，我不免就此樹上避身，慢慢看個動靜。」直至天色將晚，俱無動靜，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個少年，擔着松柴一捆，走進茅房言道：「母親在那裏去了？」那老婦應言道：「在這裏！」那老婦端了一張板櫪，在門口坐定，母子二人談了幾句家常之話，不上片刻，來了三隻猛虎，各虎口中均啣有包袱行李，直至茅房，將包袱放於階沿上。老婦急忙喊道：「劉正雄，那猛虎又來了！」那少年急忙應聲出來，母子急忙上前，擋住猛虎，言道：「你們幾個神虎，哪在那裏啣了這些物件，你快快啣去，莫要來害我母子。倘若別人知道，我母子吃罪不起。」那少年急忙進屋，將屋內那些物件，悉行搬出，放在階沿脚下，說道：「你們快些啣起走，莫害了我。」只見那三隻猛虎，將那些貨物包袱，用嘴一抽，那一隻虎前膝跪地，連點頭着地三下，如謝恩而去。劉正雄母子上前，口稱：「快些啣起走！」那虎奔走而去。劉正雄母子，看虎去了，說道：「你們如此，倘若別人知道，連累我母子，如何得了！」話言未了，馬奎在松樹上，飛身而下，開言喝道：「劉正雄，你娘兒在此，窠留匪盜，搶人貨物包袱，你還了得，實屬不服王化，現有被搶客商，報案未獲，才是你們母子。」此時劉正雄母子聞聽此言，嚇得魂不附體，戰戰兢兢說道：「這些貨物，是那三隻老虎啣來的。」馬奎道：「不管你是人拿來，虎啣來，此有法繩，拿去帶起，隨俺進城前去，見了千歲，任你分說。」馬奎又將那些包袱捆好，收拾了，與正雄二人，一路擔起，來到江夏縣，走至衙門大堂上，馬奎將劉正雄交與那些衙役押着，然後往側門而進，二堂內見了施公，即忙施禮說道：「今已拿獲正賊！」施公道：「此一回把義士實爲過勞！」忙叫施達捧茶，馬奎用茶已畢，早有家人，排上酒席，施公分示施達請黃好漢少時黃豹已到，與施公見禮已畢，向馬奎贊道：「三弟不愧英雄，此案許久未獲，三弟一去，可算馬到成功。」施公道：「馬好漢今日勞神辛苦，備有酒宴，本藩意欲親陪，奈有公案在急，煩黃好漢相陪。」馬奎稱謝，二人入席，家人斟酒，二人對飲不題，且言施公即命施達出外，分示三班六房人役站堂，少時差役房吏均已站齊，打了三鼓，施公忙穿公服，來至大堂，人役吆喝一聲，稟陞公案，施公坐了大堂，分示差役：「將劉正雄

帶上堂來。」差役早將劉正雄帶至案前跪下，兩旁衙役，吆喝一聲，稟稱：「帶到！」施公將正雄相貌一看，滿面正氣，樸實之相，非奸盜詐僞之人，開言問道：「下跪是劉正雄？」正雄道：「小民見千歲！」施公怒道：「胆大狗子，不守分安良，窠留匪人，搶劫商民賣物，你快快實說，以免本藩動刑！」未知劉正雄如何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劉正雄招冤下獄 義神虎報恩捨身

話說施公將劉正雄提至公堂問道：「你爲何不守本分，劫掠行商的貨物？」正雄訴道：「小民父親早逝，單丟我母子二人，家業貧寒，打樵活身，前日小民上山打柴，忽聞林內吼喊連天，小民抬頭四下一看，只見山壩來了一隻猛虎，前面飛跑，後有十餘個打臘之人，隨後追趕，彼時小人心害怕，急忙扒上松樹躲避，誰知那猛虎也來至樹下，欲要扒上，嚇得小人魂不附體，只是口中叫打。又見那虎前膝跪地，望住小人，接連磕頭數下，是小人隨口問道：「你莫非是要我救你麼？」那虎點頭三下而去。小人見得那虎去了，急忙下樹，阻止那些打臘之人，與他說了一個人情，那些獵戶聽我之言，各自退了，也未追他。那日小民上山打柴去，母親在家裏，心中煩悶，將門關閉，入房睡了；到晚小民歸家，只見階檐脚下，有幾個包袱貨擔，並無一人，小人喊起母親問及，母親亦不知道，只說是過路客商，來此借宿，恐有同路夥販未攏，在路上觀望去了。誰知小人與母親等之許久，夜深未見人來，小人無奈，只得將貨物移進屋內，是誰之物，必要來問。誰知等了數日，未有一人問及。昨日小民上山打柴，至晚回家，與母親正烹夜食，忽然外面來了三隻猛虎，各虎口上俱銜有包袱行李，來至小人階下放住，小人母子，才知這些貨物，是猛虎銜來的，小人又恐別人知道，反言我母子做賊，偷人之物，急忙將前日那些貨物，概行搬出，叫他銜起走。內有一隻虎，小人認得是那日在山壩上，要我與他講情的那隻猛虎，小人急忙叫他銜去，還與別人，誰知那虎前膝跪地，叩頭三下而去。小人母子叫他不應，正在自怨不已，忽見空中跳下一位傑士，言小

人窩留匪人，搶人貨物，不由小人分說，將小人套來千歲台前。這些貨物，實是那虎銜來的，並非小民搶的，望千歲施恩詳查。」施公道：「胆大狗子，你明明與賊通賄，那有猛虎不傷人之理？汝尚欲強辯做甚？我不動刑，汝是不肯招認的。」正雄見要動刑，泣道：「小人是實訴，望千歲細察。」施公見得正雄悲啼，心中却也不忍，吩咐：「拿監牌來，本藩暫且將汝收監，汝言虎能報恩，他既能報恩，必能前來救汝。」言畢，遂將正雄收監，又分示王申、李仲、帶領力夫，到正雄家內去，將貨物搬回衙中。施公言畢退堂。二位捕役不敢遲延，急忙叫了幾名力夫，同到棋盤山，劉正雄家下。其時正雄之母，正在倚門懸望，不知兒子的下落。王申、李仲、同力夫到家，言及劉正雄收監，其母竟氣倒在地，險些跌死。王申等見者，都為可憐，奈是公事，不敢有怠，急忙上前，扶起呼醒，以好言慰道：「此事非你兒子之罪，乃猛虎之過，我們千歲言得明白，無非將你兒子暫且收監，那虎既能報恩，必然與你兒子伸冤，候將猛虎實情查出，定即放你兒子回來的。」劉大嫂你也不必憂。」說畢，便叫力夫，將那些貨物收入篋內，挑起就走，連夜回至江夏衙中不題。且言正雄之母，聽得二位差役之言，那晚寢具未就，及至次晨，天將要明，便到山上林內喊道：「猛虎呀！你前被那些獵人追趕，我兒與你說了人情，你不以恩報恩，反將禍事累害我的兒子，已經被施千歲拿去，問成盜賊，收入禁監去了。你們還不快去，將我兒救出，我若尋着你們，我死都不與你們相干休的。」且說那三隻猛虎，不是平常之虎，乃是山中修煉多年的神虎，內有一隻，如今功成，應過刀鎗之劫，脫去軀體，才要歸其正位。此時正雄之母，在山中喊叫，那虎心中想道：「劉正雄乃一孝子，平白受其冤災，若不救他，又恐上皇降罪。」想罷，也不出見劉嫂，只是一直往江夏縣進城，向衙門而走，只嚇得城內各家鋪戶，人人胆戰心驚，急忙關門閉戶。此虎由各街直過，並不傷害民間一人，也有肚大之人，不怕虎傷的，隨後去看，那虎直走到衙門，嚇得三班六房，急忙齊齊跑入內衙，稟知施公。施公即命家人役，各執兵刀出來，只見那虎走到監門，那監門乃是緊閉上扛封鎖了的，那虎前爪一揚，照住監門一抓，竟將監門抓成數破，便入監內去了。班房人役

與署內家人等，各持器械，圍住監門，不敢上前。只有黃豹、馬奎這二位英雄，各執牛角鋼叉，把住監門左右站立，只見那虎走到正雄窗前，用爪一抓，將窗格一並打碎，將正雄放於背上，搭起便走，至監門，將才奔出前脚，早有馬奎手執牛角鋼叉，照着項下一叉，正中虎咽，黃豹與眾家人，也上前一頓亂棍，打的氣絕。隨來這兩隻猛虎，見勢不好，各自越牆扒房而逃。此時施公在大堂，急忙分示房班站堂，又分示：「將劉正雄提上堂來。」又命人役將楊四龍與眾商民等，所獲的贓物，一並帶至大堂，人役領命，片刻之間，眾人俱到。施公道：「劉正雄，你前救了猛虎，而今猛虎捨命救你，乃是以恩報恩，可算義虎義人。此虎真義也，汝等勿食其肉，本藩賞銀二百兩，將虎尸領回山上掩埋。」正雄領銀，感謝不已，遂領虎尸而去。施公又下札一封，飭令本縣紳董募捐，就於集盤山建一義虎亭，以執其虎之義，而法勸世人。又分示房書，將一切貨物，點於堂上，叫楊四龍等各認各物，不準冒認爭執。眾商領命，各認各物，人人貨物，均得原全，並無絲毫遺失。眾商民於堂下百姓，人人稱奇，個個頌揚。施公又賞眾商民，每人銅錢一串，眾商民堅辭不敢受。施公道：「汝等勿辭，此案本藩耽延了爾等數日路程，今賜銅錢一串，以作耽延之費用。」楊四龍等，見得施公如此致意，只得將錢受了，感謝不已而去。施公又命家人，設席五桌，擺在大堂，賞與房書衙役。眾房班急忙上前，感恩已畢，施公退堂入內，吩咐家人設宴，請黃豹、馬奎入席，施公陪飲酒過三巡，施公嘆氣一口，黃馬二位英雄大驚，不知施公為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黃金花賣身葬母 田太守憐孝買媳

話說施公與黃豹、馬奎三人共飲，施公忽然歎氣一口，黃馬二人急問：「千歲何事不悅？」施公泣道：「林狀元被常和老賊丟入井中，迄今數月，諒必死矣！本藩出京，皆因林朋而來，還要將他尸首印信取出，才好回復主上，二位義士，前日所言，尚程二人能為其功，如今還請二位義士去到山東，聘來才好。」黃豹、馬奎道：「如此我

等明日便往。」施公道：「此時須望義士辛勞，亦見與主上辦事，異日回朝保奏。」二人道：「尚望王爺保奏栽培。」三人談飲，不覺天色晚了，施公又吩咐家人，另辦夜宴，三人又話飲了一會，各歸小房安寢。次早天色將明，施公便起，命家人擺酒，與二人餞行。黃豹馬奎起來，收拾行李，諸事完全，才入內廳辭別。施公早已擺宴等候，二人上去，見禮已畢，施公上前拱手，三人入席，飲過數巡，施公道：「二位義士，此去須要早回，不可久戀他鄉，猶恐彼處有事。」黃豹道：「千歲不必耽心，此去不過一月便還。衙中只是晚間定要令家丁加意預防，別無他慮。」言畢，二人起身，辭別施公出衙，施公送出堂滴水方回，二人出城，一路朝行暮宿，飢餐渴飲，非止一日，到了山東地界，黃豹道：「馬三弟如今已是山東地界了，這登瓜二州，各在一郡，你我須要分路而去。」馬奎道：「如此二哥往瓜州，小弟就往登州，弟兄在此一別，兄如訪着火速回江夏，以免施公懸望。」言畢兩下分手，黃豹由瓜州大路而去，馬奎向登州而行不表。且說黃豹家中，荆氏安人與妹子金花，母女二人自從黃豹出外，已有二年之久，前一年多，在洞庭湖李昌處，四季關餉，每季也或寄了十兩銀回家，誰知日久，李昌忘却，就一兩未付，故而黃豹才逃投施公，又因施公公事太多，黃豹也未與施公言明，就丟落母女在家，受其饑饉，時年又遭大旱，洛甯一帶，皆受饑荒，可憐老安人母女，在家守貧，前有李昌寄銀衣食，也或豐足，今有半載，絲毫未寄，又遇饑年，度用艱難，家內衣物器具賣盡，母女只是一日一餐，尙未足食，每日只想黃豹回家，安人想兒，憂思過度，兼食不足，誰知就染下一病，臥床不起，無錢醫藥，母女受盡百般苦處。荆氏一日叫金花至床前說道：「爲娘病臥日久，周身疼痛，你把爲娘摻扶起身，爲娘要出茅房，觀過日色。」金花道：「母親不可，今日天色，須則晴紅，風塵甚大。」安人道：「不怕。」金花無奈，只得將母親扶至門外，安人望住大路，只見去去來來，行人不斷，安人望兒的心切，只得眼花意亂，回頭叫道：「金花你來看，那旁你的哥哥回來了呢？」金花答道：「不是的。」安人歎氣說道：「蠢才你瞎了眼！」用手向路上一指說道：「那高高長長，一身錦衣，是你哥哥。」金花道：「母親認錯了，那是過路

之人。」荆氏聽得，眼淚長流，咽喉哽哽，連叫幾聲：「黃豹呀！娘的痛心兒，你一出門，就不思歸，想爲娘在家受苦，你在外面，心中何安？」又道：「是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爲娘只落得空思妄想，叫爲娘怎麼不急？」說着兩手一鬆，胸前幾捶，跌倒於地。金花急忙躬身扶起，誰知年老之人，現在病中，又兼氣息，倒在地下，頃刻嗚呼，嚇得金花魂飛天外，哭得天花亂墜，急將木板放在土台，將他母親抱在木板上停放，然後走出門外，喊隔壁顧大嫂至家。這顧大嫂亦是孤獨無靠，家業平常，與黃家房屋相連，每每作伴，聽得金花在那喊，急忙走出問道：「姑娘爲何這樣傷悲？」金花叩頭泣道：「我的母親，已經去世了。」顧大嫂聞言，隨同金花，來至草堂，果見木板上安人亡故，又見金花如此痛哭，心中不忍，只得好言勸道：「人死不能復生，姑娘哭也無益，須要備辦衣衾棺槨安葬，才是正理。」金花道：「別人不知，難道顧嫂不曉，我們一日一餐，尙未得飽，那裏還有衣木？」這一句話，問得顧嫂半晌無話，想了一番，問道：「你兄出門，可與你們丟得有什麼貴重物件否？」金花想了一會，說道：「多蒙嫂嫂提醒，我哥哥臨行之時，留有一物。」顧嫂問道：「留何物件？」金花道：「我兄自造的一口七星寶劍，價值數金，煩嫂嫂看守我母，代我去找，鄰人幫我賣劍。」顧嫂阻曰：「這莊內鄰人，概是窮漢，請來無益，小姐將寶劍掛在腰間，去到濟甯城中自賣，不拘多寡，賣得銀錢回來，再請鄰人幫辦不遲。」此時金花也顧不得拋頭露面，穿一身破衣，金蓮緊登，背了七星寶劍，囑託顧嫂看守母尸，哭哭啼啼，叫道：「母親呀！你在陰中保佑，隨兒去濟甯賣劍。」說罷，移動金蓮，走上大路，上下來往的人，只是看他，並無一人買劍。看是人有存心，慢走如飛，不覺到了濟甯城中，劍柄上插一草標，穿街過巷，約有頓飯之時，並無一人買劍，看看天色欲晚，哭哭啼啼，歸家見了顧嫂，將賣劍之事，說了一番，那晚孤燈守戶，顧嫂陪坐。金花哭至天明，咽喉哭破，顧嫂勸數次方休。顧嫂回家，取米作粥，二人用了早膳，金花無計可施，只得向顧嫂哭道：「我不免頭插草標，做一個賣身葬母。」顧嫂見此無奈，亦無法。金花進房，取鏡一照，見得形容瘦了幾分，身上雖是舊衣，却也洗得潔白，彼時頭上插了草標，把七星劍交與

顧嫂看守母尸，出門便走。此時八月十八，一直進了濟甯府城，已有半日，無人問及。金花心中想道：『我黃金花如此命苦，在世何用，不如回家瞞哄顧嫂，我三頭兩撞，自盡了罷。』又轉想道：『我死不甚要緊，又有何人來埋我母女之尸？』想到此處，暗恨黃豹哥哥要姊妹相會，除非夢裏黃梁，只得大哭，向街口而走，忽聽後面銅鈴亂响，金花忙讓街邊站立，誰知此馬行到近處，停蹄不走。馬上坐定一位老叟，頭戴硃紅披帽，身披棕色衣，面似童顏，鬚如銀絲，馬前一位少年的家童，馬後跟隨一個主管，那老叟在馬上，看見街旁一位女童，頭插草標，兼之馬蹄不動，想來其中必有一段原故，即叫家童上前去問。家童領命，走到金花面前，用手一拱，叫道：『大姐請了！』金花抬頭一看，見是手下之人，答道：『小哥甚事？』家童問道：『頭插草標，是賣何物？』金花道：『賣身！』家童轉身稟知老叟，老叟聞言，下馬走至街邊，這濟甯城中，起初無人憐憫，此刻見這老叟乃是遠方之人，必是富貴之家，都有憐惜之意，見他進身，霎時遠遠近近，來了許多的人，看這老叟與這女子如何交言，彼時老叟上前拱手口稱：『小姐愚老有禮。』金花早已看見，身子一轉，連忙跪下，口稱：『公公，裙釵見禮。』那老者見得，倒退幾步，說道：『姑娘請起，愚老非為別意，時聞姑娘所言賣身，必有不了之事故，而前來相問。你姓甚名誰？究竟何事，來在街坊賣身？』金花回言，把姓名母死，兄長出門未歸，一切事務，說了一遍。老叟聞言，贊道：『真乃孝女，世間難得天下稀罕。』問道：『黃小姐，你既然賣身葬母，你肯遠行否？』金花言道：『已賣之身，也不拘遠近。』老者又問道：『你或賣與人為妻妾嗎？為奴嗎？』金花道：『不拘為妻為妾為奴，只要我母親安埋。』老者聞言，連贊數聲：『好個孝女，愚老願出白銀數十兩安葬你母，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金花道：『請問尊翁，貴郡何方？高姓尊名？』老者道：『愚老乃淮安人氏，姓田名益壽，曾在順治老王駕前，為過五馬太守，年老辭歸，樂享田園，不幸長子亡故，單丟三級孫兒，一十九歲，身入黷門，愚老代領小童，來在濟甯探親而歸，今在此相遇，意欲收你為奴，可願往否？』金花道：『多蒙尊翁看照，裙釵願去不辭。』說畢，跪地便拜，衆人看得，個個稱讚，都說此老是好善。

之人！田太守分付家人，將馬帶去，尋店安身，然後取銀五十兩，付與家童，同黃金花回莊，請了鄰人幫忙，安葬已畢，隨同入城，金花拜別田太守，帶住兩個家人出城，到了黃家莊，見了顧嫂，將賣身遇田太守出銀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顧嫂大喜，即請鄰舍人等，辦買衣棺，擇地安葬，不數日喪事完畢，兩個家童，催金花起程。金花道：『待奴收拾，拜過墳園便走。』管家依允，分付家童回城，稟過家爺，備辦小轎，火速來接。金花然後當着部人，把三間茅房，送與顧嫂，又向顧嫂說道：『奴今賣身葬母，實出無奈，如今要往淮安田太守府中為奴。我兄還家，望你告明與他，若念姊妹之情，來在淮安相會。母親死得甚苦，若念養育之恩，多請僧道超度，每年三節，尚望顧嫂在我母親坟前，燒香點燭，奴在淮安後有報答。』正言之間，家童領車來，金花將自己破裙，交與兩個家人，隨帶七星寶劍，哭哭啼啼，拜別顧嫂鄰舍，上車起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乳娘作伐配佳期 金花洞房擒賊人

話說黃金花將身賣得五十兩銀，將母親喪事辦了，辭別鄰舍，上轎，隨同田府家人，一直來到濟甯府城店中，田太守早已雇了一乘車子，金花上車，將他隨帶衣物，悉放車內，太守分付管家，隨車路上，端茶遞水。在濟甯起程，直往淮安，一路之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不過十日，已攏淮安，田府太守先已有書信回府，府中奴僕丫環院子，出門迎接。金花進府，拜過香火，又拜府中乳娘丫環。此刻田三級在東邊配房書館中讀書，他却不知，太守早就分付府中衆人，不可把此事與他孫兒知道。各位你道為何？因金花生得花容美貌，恐他孫瞧着，貪愛懶讀詩書了。想這三級，是個飽學生員，正人君子，莫言他不知道，他就知，也不會妄想。太守見得黃金花，雖是貧家之女，頗知禮義，兼他賣身葬母，乃是一位孝女，不忍將他為奴。假言：『黃姑娘離鄉別境，一路多受風霜，你隨乳母到後府配房，靜坐幾日，再行舉動。』分付已畢，金花隨同乳娘凌嫂，去到後房安身，早晚二時，有凌嫂事事周到，光

陰似箭，不覺半月之久，那晚凌嫂送來夜食，擺在桌上，請金花上坐，金花再三謙讓，凌嫂道：「姑娘是客，老身當得奉陪，何必拘禮？」金花道：「媽媽穩言，你老人家，乃是乳娘，奴家命苦母死，兄別賣身葬母，我目下亦是田府之奴，裙釵新到府中，不熟府中規矩，還望媽媽教誨。」凌嫂道：「不敢！」二人對坐，飲酒數巡，凌嫂道：「黃姑娘，從今以後，須要改口，不可以媽媽相稱，老身今夜與姑娘備一斟淡魯，有句不敬之言，可喜聽否？」金花道：「請講！」凌嫂道：「姑娘不厭，由老身慢言，我適才在上房，家爺命我備辦酒肴來在房中，與姑娘散悶，家爺時時都常誇講姑娘，頗知禮儀，令兄又是蓋世英雄，又見你是個孝女，須出銀兩買你，未曾要你賣身之約，故家爺不忍將你作奴，適才對我言說，叫我來與姑娘作伐，成就你的終身大事，不知姑娘願否？」這一句話說得金花滿面羞慚，低頭不語，沈吟半晌，說道：「奴要自思。」凌嫂道：「由你自便。」金花起身，捲簾入內，想道：「只說在此為奴，誰知田公有私，今夜叫乳娘來談婚姻之事，想來必是田公不忍將奴下賤，定有高門大戶，與我擇配，我若應允，又有熱眼在身，如若不允，又無棲身之地，不如出去問他，看是誰家那戶，臨時作主。」想畢，出簾，向凌嫂問道：「今蒙乳娘錯愛，此事非同小可，但是誰家兒郎？」凌嫂道：「就是我家少主人，年方一十九歲，去年入學，他的容貌，好比神童一般。」金花聞言，低聲帶慚，答道：「憑在乳娘。」話言未畢，起身入簾，凌嫂見金花應允，滿面笑容，收拾杯盞，送回廚下，轉到上房，見了太守，把金花允親之事，說了一番。田公喜道：「事成有賞！」凌嫂回房安宿，不表。次日，田公擇好吉日，治席迎賓，不覺臨期，大開筵席，諸親百客，淮安城中，文武官員，俱來恭賀，夫妻交拜，二人男才女貌，正是姻緣，雖然謀成，憑在天女是濟甯府，男是淮安城，真是一千里姻緣似線牽，奇達巧遇由天定。」諸親奉賀，午後而散。單言那夜夫妻二人，入了洞房，田府居鄉，並無更鼓，此刻已是二更之後，田三級入房，說道：「黃小姐，你我路隔千里，天各一方，真是前生修積，緣法巧逢，今已夜深，還須安寢。」金花微微帶笑，慢啓珠唇，說道：「田郎請安！」正在言談之間，這房內上有小樓一座，忽聽嘩啦的一聲，由樓上而下，正落在三級

面前，金花一見，嚇得起身便退，忙到榻邊站立，看此情形，非是善良，手執鋼刀，照着三級迎面便砍。三級命不該死，連人帶椅，倒跌於地，金花在旁，見事不好，兩手急忙將木椅提在手中，往上一舉，照着那賊身上打去，只聽當的一聲，那賊鋼刀墜地，身子一滾，欲往樓上逃走，被金花左腳一掃，呼的一腿，打翻在地，用腳踏住背心，在帳簷上，拿出七星寶劍，照着賊人項上，正要截下，忽聽三級叫道：「小姐要從容！」此時三級在地下扒起，退在房角，見得金花欲殺賊人，恐怕釀出大事，如何得了，心中又怕，只得遠步阻擋，金花亦無殺賊之心，無非壓服而已，見得三級阻住，也就答應，便罵道：「賊人！你好大的胆，你來偷盜，胆敢害人的性命，你好大的造花，若非公子與你留情，狗頭早已落下。」說畢，將劍入鞘，三級上前，將賊扶起，與他賜坐，那賊此刻滿面帶愧，啞口無言。三級問道：「好漢哥，學生看你，非是下等之人，年紀尚輕，然何不行君子之道，反為梁下小人，你是何處人氏，姓甚名誰？既到我府為盜，你是白日混進，還是晚間到來，又為甚事，提刀要殺學生，把你肺腑，對學生明言。」那賊見得三級如此，遂實言道：「俺乃本府人氏，離公子府門，有二十里之遙，地名郭家寨，父母雙亡，家業貧寒，單丟姊妹二人，我名郭正，有妹名一姑，以採薪捕獵為業，舍妹今年一十五歲，未曾適人，是我前日由瓜州而回，中途酒市，遇一同席之人，姓黃，與我言語相愛，情投意合，結為金蘭之交，他在江夏縣施王爺衙中當標客，奉命到瓜州公幹，他拿言語勸我一番，拿一封薦書，叫我回家，安置妹子，到江夏縣，求一進身，與皇上出力，因為回家，兄妹商量，親朋無有借貸，聞人說公子府中，今日宴樂，嘉賓之期，實是無從出備，才來此作盜，黃昏時入宅，我一個飛步……」三級道：「好漢莫非會飛？」郭正有道：「我有飛牆走壁之能，到公子洞房樓上，只說三更夜靜，竊取財物，誰知在樓上，聽得公子小姐講文論武，我在樓上一時恍惚，跌下樓來，怕公子相驚，喊動家丁，一時無有主意，多蒙不殺之恩，自此以後，懺悔盜念，我另尋別業，倘有出頭之時，定來報答。」說畢，起身拜謝而走。金花阻住道：「郭好漢，且慢，請在房中寬坐一時，奴有下情相問。」郭正有道：「小姐有何金言？」金花道：「好漢適才所言，在酒店

相遇那位，是姓甚名誰？」正有道：「此人姓黃名豹，外號抓水虎，是河北濟甯府黃家莊人氏，離鄉三年，如今已在施公麾下。」金花道：「可知他家下否？」正有道：「他家內還有荆氏老母在堂，妹子金花，尚未適人。」金花道：「好漢既知他有金花妹子，你可認得否？」正有道：「只聽黃豹所言，未曾會面。」金花道：「現在眼前！」正有聞言大驚，即言道：「小姐莫非就是金花賢妹！」正有說出此言，三級上前，滿面帶笑說道：「郭舅兄升坐，受小弟一拜，如今你與舅兄結拜，即是親戚。」正有急忙還禮，此時房中三人，已是夜深，府中無人知曉，金花捧上筆硯，就在房中，三級代筆，寫了一封家書，上寫：「母死安葬，淮安田府三級配合」等情，寫畢封好，又取白銀五十兩，並書交與正有，正有接過銀書，收拾包裹，帶好兵刃，口稱：「賢妹賢弟不必掛懷，兄到江夏，多則兩月，少則一月，定有好音歸來。」說畢拱手，飛身而去。三級夫婦見得正有去了，然後同入紅羅帳中，成親不表。單言正有，資夜回家，已是三更之後，妹子一姑接入，問道：「哥哥往何處去了，歸來何遲？」正有未曾開言，歎氣一口，說：「爲兄爲你出遊。」一姑道：「何言爲我？」正有就把與黃豹結拜，書薦江夏縣，因妹在家，無有度費，爲兄無奈，去到田府偷竊，誰知故人巧逢，三級金花贈銀代書，說了一番。一姑初聞甚驚，聽畢心才放下，回言答道：「哥哥爲着小妹，壞了聲名，幸遇金花姐姐，田秀才如此仁義，贈銀代書，兄長這樣動靜，莫非要到江夏投施公麼？」正有道：「正是！」一姑道：「哥哥此舉，就是上策，小妹雖然一人在家，村中還有許多田婦村姑，哥哥此去，諒必施公定要重用，每年四季，要傳書回家，以免小妹懸望。」正有道：「賢妹不言，爲兄知道，見着天色微明，快去造飯。」一姑領命，不多時飯熟，兄妹同餐，早飯已過，正有將銀分去三十兩，交與一姑，又將金花所贈衣物，均交收檢，自帶二十兩路費，臨行又將鐵棍一根，交與一姑，說道：「妹妹看了此棍，如見爲兄，此去不久，必有音信回來。」說畢起程，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黃豹見機回江夏 馬奎迷途入盜莊

話說郭正有辭別一姑，直往湖廣大路而行，妹子一姑，眼含珠淚相送，望兄走遠了，他只得回屋，端聽好音。正有上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且言黃豹自那日與馬奎分手，不過數日到瓜州，投宿旅店，訪了二三日，人人俱言程恩與賊同夥，掠家劫舍，省上制台，畫影捉拿。黃豹聽得心驚膽寒，想道：「如今空走一回，不如早取歸路。」即時給了店資，收拾起程，回江夏縣不表。再言馬奎往登州府，走至登州東關，日色將晚，見得城門外許多父老百姓，踴躍不開，人人張頭，望着城壁上一塊筏上，貼一張告示。馬奎自幼未曾讀書，不能認識，不知告示上，是些甚麼？只得向衆位百姓相問，衆人道：「這是我們登州府一位豪傑，姓尚名艾，別號穿山甲，他有行俠作義之術，好打不平，有抓富填貧之心，在泰安山下，劫了地丁錢糧，上司出示，圖影捉拿，勿論軍民人等，拿獲賞銀五百銀。」馬奎聽罷，心中大驚，只得拱手，口稱：「有勞！」別了衆人，抽身便走。馬奎起初，意欲進城訪問，此刻聽說這樣光景，只得退轉十餘里，小鎮街投店安宿。晚下店中，沽酒獨飲，心中想道：「我們弟兄，萬苦千辛，兩處聘請二位英雄，誰知尚艾兄做了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不知逃向何方？如今又到何處去尋？不如明早起程，轉到江夏縣，回復施公，再作別議。」一夜無話，次日起程，一路飢殍渴飲，行了數日，行到一處地方，走了大半日，並無一人烟村莊，旅店看看天色不早，馬奎大疑，站在路口，四方一望，此處山景路徑，一概不同。馬奎正在兩難，只聽得土根上有人叫道：「那位客官，你莫非是問路途麼？」馬奎道：「正是！」那人問道：「客官由那裏來，向何處去？」馬奎道：「我在登州府來，要到湖北江夏縣，請問長者，此處爲何如此稀少村莊，旅店皆無？」那人道：「客官將路錯走，登州走江夏，乃由東門一條大路，此路是走黃河渡，此地乃黃河府所管，幸得客人未到渡口，如到渡口，休想活命！」馬奎問道：「如何去不得？」那人道：「有一水賊，名叫石英，夥衆人多，擺渡營身，無論官民朋友，只圖銀錢，幸得客人未到其處，此去東路二十里，就去江夏的大路。」馬奎道：「此刻天色將暗，又在何處安宿？」那人道：「此去五里路，路旁居西有一茂林，林中有一村莊，村內有下客之所。」說罷竟去，馬奎也未留心，細看那人動靜，不

是賢良之人，乃方中小賊勾引客人，入他圈套。這馬奎一身，自高自大，那有防備之心，聽說前面有店，恨不能一步走到，片刻來到林內，果有一座鄉莊，行至村莊門口，四下一看，只見村內街上，站定一人，馬奎叫道：「那位小哥，這個村內，誰家是店房？」小二答道：「客人莫非是來投店安宿？」馬奎答道：「正是！」小二道：「既是投宿，你就跟我進來。」馬奎隨後，小二引入店房，一連走了兩層瓦房，到了三進階檐下，一看正房三間，東邊配房三間，西邊配房三間，中間寬闊不大，一座天井，小二將他引上正房三間，正廳內落坐。馬奎將身上所負的包袱行囊，取放桌上，又將隨帶防身的一對卜刀，裝入皮銷。那小二在旁邊，看得清楚，見此人有幾分殺氣，只得笑嘻嘻的問道：「客官是何處而來？要向何往？姓甚名誰？做何生理？包裹衣物銀錢，須要寄櫃收存，若不交櫃，有失與店家無涉。店中酒飯俱有，任憑客官喜用。請客官說出尊姓大名，我好報明櫃上登冊。」各位你說此店誰人所開？為何小二有許多話說？此處地名叫野豬林，係黃河府所管，此是黑店，並非村莊。先在土根指路，那人就是此店的小賊，勾引前來，皆因馬奎常知各處風土人情，與人言語，他能見景生情，自進店中，一連走過幾層房屋，四面八方，都是陰風慘慘，又未見得有幾個人。小二問他來由去向，話內有因，馬奎大疑，心生一計，說道：「我乃由上路而來，往下路而去，販買珠寶，早行晚宿，東闖西浪，把我姓名失了。客不離貨，我的行李，不能交櫃，失了與你無干。」小二聽得如此，不敢多言，只得滿臉含笑，說道：「客官行路之人，可喜用酒否？」馬奎道：「酒酒酒，是我好朋友。為客行路辛苦，與我多拿幾瓶。」小二聞言，抽身便走，來到東廊廚，與他衆家哥弟，低聲細語，談了一番。這野豬林開黑店的，有六個賊目，第一位鄔黑龍，鄔黑虎，鄔黑性，鄔黑義，鄔黑智，弟兄五人，外有合夥的一位賊人，姓李名虎，外號森閣羅，與馬奎交言，就是這森閣羅。他見此人，有幾分殺氣，又聽其言，不肯洩漏，包囊又不能交櫃，他就有些異疑，來至灶下，與鄔黑龍商議。黑龍道：「你這村夫，大滅自己威風，你我弟兄，多年在此行爲，未曾遇過敵手，並未會過行家，時才那人進店，爲兄早也看着，無非一田舍翁而已！你這村夫，怕成這樣光景，快取一

把大瓶，多下麻枯藥於酒中，將菜辦好，與他送上桌去，賢弟退出外面藏避，偷看他的動靜，他若飲了此酒，燃香不過半寸，叫他命喪九泉。」李虎聞言，心中醒悟，回頭就去，將藥酒辦好，送進官房，擺在桌上，說道：「請客官喝酒。」馬奎道：「爲客自斟自飲，不勞小哥哥在此，倘若酒完菜畢，一呼便至。」小二聞言，抽身出了官房，躲在門外偷看。再說這馬奎，見得小二出去，此人素性好酒貪杯，恨不能抱住酒瓶，一口飲盡，一手執瓶，一手拿杯，滿滿斟了一杯，端起就喝。此時鼻孔在上，口唇在下，酒未沾唇，鼻孔早已聞得此酒的氣味不同，另有一股藥氣沖鼻，口不敢喝。馬奎大驚，暗地歎道：「險哉！險哉！怪道這小二與我交言，盡是一番撓舌，而今看出他的破綻，我才是自投羅網，想當年在家之時，我兄長把外面之事，常常教誨於我，從前我到索府之時，我兄長與我分別，教了幾句言語，教我索府辦事，要秉公正大，切莫苟且，非義之財不可貪，非義之酒不可飲，又贈一物與我隨身，每逢不義之酒，將此物下在酒內，無毒太平無事，有毒必生黑霧，此物名曰「醒悟散」。今夜之酒，內中定有毒藥，即將皮袋內面藥瓶取出，將散撒於瓶內，霎時瓶中火光射出，瓶口酒瓶內如猛火炊水一般，馬奎見得，癡迷半响，心上一計，將藥酒傾於避地，將瓶蓋好，桌上一拳，大叫一聲：「小二走來！」那小二在外，看得明白，急忙走進官房，望住馬奎，笑嘻嘻的道：「客官叫我莫非酒冷菜涼？」馬奎怒道：「一非菜涼，二非酒冷，且問你家店主是誰？」小二道：「店主人姓鄔，我名李虎。」馬奎聞言，大罵：「狗奴才，你在老子面前虎甚麼？」小二只得忍氣吞酸，說道：「我非別樣敢虎，我的名字叫李虎。」馬奎又問曰：「你與爲客送來那酒，叫甚名字？」小二道：「多年的國公藥酒。」馬奎怒道：「老子一身無病，吃你甚麼藥酒？你這鄔家店的事，我適才進來，早也看了，爲客乃出門之人，不管你們閑事，你做你們閑事，你放聰明些，才拿這瓶酒來，老子已經吃了，此酒如有，再與我拿幾瓶，如無此酒，把你頂好的上等酒，拿上幾瓶，謹可快快拿來！」這番話，說得李虎如癡如呆，好比泥塑木雕一般，只得笑嘻嘻的好言告道：「客官既不能用國公藥酒，我們店中，還有香花美酒，與客官敬上幾瓶。」說畢，抽身出房，來灶下

向鄔黑龍說知，黑龍道：「既被他看出你我另生別計，取他狗命，你快把酒送上幾瓶與他。」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假洗脚馬奎顯勇 分宿房一姑防凶

話說李虎見得馬奎識破藥酒，忙到灶下告知鄔黑龍，黑龍道：「藥酒既被他人識破，你我另用別計，賢弟快將好酒送上幾壺，準備三更時候，用了雞鳴斷魂香，任他騰空鵲鳥，也難展翅高飛。」李虎聞言，忙將好酒送去，放在桌上，抽身出房。此時店中合夥的這一趕小賊，盡回店中，四面躲匿。李虎出來，收拾東西兩廊。馬奎一人在官房飲酒，忽聽店門外面大叫：「店家開門，我們前來投宿。」李虎問得，忙開店門一看，來了二人，一男一女，男子身上背了一個包袱，女子身上亦有包袱，二人包袱上面，皆網得有劍鞘。李虎看見這二人，分外一番歡喜，急忙接進店內，引至三層房內，東邊小廳上落坐。此處隔馬奎那正廳，只十幾步之遠，早已驚了馬奎，抬頭一看，口中不言，心中暗想：「我馬奎瞎了眼，走入此店，這一男一女，亦是該死，我假意飲酒，慢看二人如何下落。」按下馬奎，且言小二將二人坐位安好，開言問道：「相公你們是夫妻，或是姊妹？何處人氏？高姓尊名，要向何往？請說出來。」那人答道：「學生姓田，榜名三級，此婦乃我家眷，由淮安而來，遠出探親，我妻年幼，家中無人照應，故而隨帶同往。」李虎聞言，心中大喜，問道：「相公可喜用酒否？」三級道：「行路日久，正要飲酒。」李虎將走出廳，忽聽店門外又有一人在外叫店，叫開門，是來投宿的。李虎跑出門外，抬頭一看，又來了一位小小花童，身負一包衣服，渾身穿的一色素淨，一根鐵棍，棍上又挑有包裹，此女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生得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金蓮不滿三寸，滿臉笑容，令人可愛。李虎一見，神魂不定，暗地贊道：「此女真是蟾宮降下，仙女臨凡，若得與他成親，縱死也甘心。」開言問道：「小大姐莫非來投宿？」女道：「正是。」李虎急忙引入店內，西邊廳

上，安了坐位。此時馬奎正在替東廊這一男一女擔心，正在主意不定，見又來了一個少年女子，馬奎回頭看着，定睛不傳，此西廊隔正廳也只數步之遠，只能看住，聽不明言談之聲。小二與這女子送了一杯香茶，上前問道：「大小姐何處人氏？由何處而來？要向何往？且又年紀輕小，獨自一人，身旁又帶兵刀，莫非是賣紅拳武藝的？」女子答道：「我非賣藝，要到江夏尋兄。」李虎又問道：「小姐貴姓？」女子答道：「女生外向，不知姓名。」李虎聞言，心中想道：「今日店中來一個，也不言姓名，來二個也無名無姓，今夜店內，恐不太平。」想了一會，說道：「小姐既無姓名，還要用酒否？」女子道：「我們女兒家，不會用酒，只會用飯。」李虎聞言，忙到廚下，辦好菜飯，送上西廳，又將酒送上西廊，與田三級夫妻小飲。然後轉到內廳，向鄔黑龍，把東西廳兩廊，一男一婦一女三人所帶物件軍器，婦女衣服形容，說了一番。黑龍大喜，說道：「賢弟，你去將那婦人與無名女子，安在西廊後房，將那相公安在東廊房中，使那相公進房，賢弟將門扣鎖，再把正廳無名凶漢，送至上官房樓上，仍然扣鎖，等待三更時候，放了悶烟，將那婦女拿着，送至後房關鎖，然後到東廊房中，將那相公一刀殺了，取了他的包袱，再勞賢弟領帶眾人，把正廳樓台四面圍守，開門入內，點起悶烟，將那無名凶漢悶着，結果他的性命，奪取包裹，只在掌握之中。」分付已畢，李虎大喜，回頭便走，來在東廊見了田三級，笑嘻嘻的說：「相公行路之人，酒要少飲，夜已深了，請相公早寢。」三級道：「有勞小二哥。」李虎道：「相公且慢，我們小店有個常規，宿男不宿女，站單不站雙，相公身邊帶有貴眷，我們看在遠來，若得不站，你們又無處安身，須請相公夫人另宿。」三級道：「客廳主安。」李虎道：「既是如此，請老爺娘子與對門那位姑娘同房安宿。」三級抬頭往對面廳內一看，果有一女，點頭說道：「可得。」李虎聞言，暗喜，連忙執燈，引了黃金花，並那無名女子，西房安宿。轉身又引了田三級，去在東廊後房安宿。回身出了東房，心中想道：「這一男二女，到也安頓，那凶漢如何處置？」只得走上正廳官房，向馬奎滿臉發笑，說道：「夜已深了，請客官安宿。」馬奎道：「在那間宿房？」李虎用手一指，說道：「那樓上可好否？」馬

奎道：「使得！」李虎聞言，急忙取了半枝殘燭點起，引馬奎上了東邊樓台，將燭插在桌上，笑容說道：「馬爺請安，小的失陪了。」說畢，抽身下樓，轉到廚下，與鄔黑龍等商議。再言馬奎將他行李放好，見得小二去了，獨自一人，手執燭亮，在樓台前左右內外，看了一番，然後就樓上之椅坐定，往下一看，東廊房內無燈，西廊房內燈光尚明，只聽得一婦一女之聲音言語。馬奎心中想了一會，想道：「此賊酒藥被我識破，今晚必放悶烟，他若果放了悶烟，如何得了想悶烟之法，非涼水不可解。此係樓台，如何尋得涼水？」猛然計上心來，遂走到樓口，大叫一聲：「小二走來！」李虎聽得，慌忙來至樓口，問道：「客官還要什麼？」馬奎道：「為客還要洗腳。」李虎道：「客官既要洗腳，請下樓來，天井中有一石盆，我們端不上樓。」馬奎道：「為客來也！」李虎在下無意，只見風聲一响，早也下來。李虎見得此人動靜，心中暗想：「今夜此人在彼，必有一場大鬧。」只是心想，口中不敢言。帶至天井內，打了一盆熱水，安了一條板凳。李虎手中拿了半枝殘燈，旁邊站定。馬奎將腳下草履脫了，做個假意洗腳，慢延幾個時辰，使這些賊人沒處下手。誰知李虎在旁，心中有事，又看此人雙腳不動，兩眼緊合，似睡熟之形。遂問道：「大爺洗腳，為何如此久延？」馬奎道：「為客數日未洗，今夜要多洗一時。」李虎道：「客爺久洗無妨，就誤我們別還有事。」馬奎道：「你既有事，不勞你久候，你自去，待我將石盆端上樓去慢洗。」說畢，穿起草鞋，兩膀用力，把石盆一提，輕如燈草，舉上樓台，快如流星，把李虎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快到內廳，把此人洗腳執石盆上樓一切，向他衆家弟兄說了一番，又向衆人阻道：「依小弟愚見，今晚買賣不做為高，若不聽弟言，恐惹一場大禍。」鄔黑龍道：「你這村夫，太為胆小，你一人怕死，則罷你三番兩次阻擋我們之性，他人又非三頭六臂，你有何懼怕？難道我你弟兄皆怕死不會？」李虎不敢多言，心中想道：「只怕魚死同串，鳥死同林。」只得問道：「大哥如何動手？」黑龍道：「把薰藥點起，與我吹進西廊房，將那一婦一女，迷住捆縛，送入後莊，方來殺東廊房中那位書生，然後樓台四面點起薰藥，吹上樓台，取那狗子性命，不費分毫之力。」李虎領命，有五六人將薰

藥煙筒，一並收拾齊備，去到西廊房外，看個動靜，然後下手點藥。正是：

任你會做牢籠計，輸他預立跳牆法。

未知薰藥點起，將那一婦一女悶着未曾，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放悶煙李虎喪命 救衆人馬奎困身

話說李虎領了鄔黑龍之令，同了五六人，備起悶煙藥筒，在西廊房外點燃便吹。再說馬奎對石盆端在樓台，把燈吹滅，將包袱行李收拾担在背上，自己的兵刃，放在於順手之處，然後把交椅移至樓口端坐，二目往下望住，東西兩廊，待賊動手，且言西廊房中，黃金花郭一姑二人進房，關好門戶，各將包袱行李，放於順手之處，二人並坐床邊閑談，俗言說說，人分幾等，官分幾品，比配黃金花，不愧貴人之妻，他夫婦進店，怎麼看得出這店的動靜？店中之事，却被那一姑看出二、三，此刻他二人同房，起來閑談，一姑開言問道：「尊嫂時纔裙釵見得你與那相公在東廊並坐，你們或是夫室，或是姊妹，何處人氏，高姓尊名，要向何往，開船過渡，都是前生造化，莫言你我同房，今夜共床。」金花道：「我本河北濟甯府黃家村人氏，父亡母寡，丟下姊妹二人，兄名黃豹，我名金花，家兄出門，數載未歸，母親身死，無法安葬，妹才賣身葬母，賣到淮安田太守府中為奴，太守大恩，不忍將我為奴作婢，將我配與他孫兒田三級，時才那個書生，就是奴夫。」一姑聽得此言，滿面笑容，站立起身，說道：「此乃黃家姐姐，小妹無眼。」金花道：「今夜萍水相逢，何言姐妹？」一姑道：「姐姐不知，為妹姓郭，名喚一姑，家兄正有那月那日，在田府盜竊，多蒙姐姐與田老爺不忍殺害，反賜銀兩衣物歸家，次日兄長到江夏縣投施公，一去多時，音信並無，為妹在家，度用已盡，無奈才告借了路資，要到江夏尋兄，今夜在此，偶然店中相會，姐姐你看為妹所穿衣服，乃是姐姐贈的。」金花聞言，秋波一睜，把郭一姑渾身一看，品貌非凡，信口一聲：「賢妹，哪不想姊妹

相逢在此。」一姑急忙起身行禮畢，二人在床邊並坐。一姑道：「姐姐可曾看着這店中動靜否？」金花道：「未曾看着甚麼？」一姑道：「爲妹進來之時，只見兩邊盡是圍牆的，夾牆內外陰風慘慘，見了幾人，皆是不良之徒。我看此店，開在這路旁之左，野林的荒地，並非好人家。」這一番話說得金花毛骨悚然，隨口問道：「賢妹，我姊妹，到在一處，可憐你那姐夫，獨在一邊，又如此是好？」一姑道：「不怕我看賊人動靜，少時必要來放悶煙，先迷我們的七竅，桌上有半瓶冷水，我們將來放在順手之處，我兩姐妹把包袱拿來搭在背上，緊緊找扎，觀看姐姐，有一對劍，將來掛在腰間，爲妹有鐵棍一根，我拿在手中，把燈吹滅，你我不睡，坐在床邊，今夜無事，明早便行如其有事，姐姐拿劍，爲妹提棍，打將出來，奔過東廊，保定公子，殺出虎穴。」金花稱善，二人收拾結束不表。再言李虎帶領惡徒，在四廊房外，等候多時，初聞二人低聲細語，然後燈熄入睡，這些惡賊，就不知房內準備，李虎提一根薰筒，將薰藥裝入筒內，以火點燃，由窗眼管進，啣着管尾，用氣一吹，薰煙入內。一姑金花早已看着，忙將冷水瓶提來，各啣冷水一口，內外之事不表。單言馬奎在樓口，早也看着，心中想道：「果不出吾之料，若不動手，看看這婦女難救。」想罷起身一摸，摸着了石盆，在樓門左邊，這樓門右邊門角後，有一瓦糞缸，此時樓上無光，燈已熄滅，事在忙迫，馬奎就將糞缸提起，照着李虎頭上打去，李虎正在吹悶煙，忽聽風响亮，把頭一抬，尙未看清，糞缸早已攏了，打中頭上，渾身是糞，打破頭頂，當時命喪。驚動賊店一班惡徒，齊來至樓口一看，才知道是那無名客人，打死李虎，衆惡賊一齊吶喊，各執兵器燈燭，來至天井中，卽黑龍喝道：「樓上匹夫，快快下來受死！」此刻馬奎正有酒性，而且是英雄怒見不平，豈有懼乎，在樓口大喝一聲：「馬爺來也！」馬奎進店之時，隱了姓名不說，如今失口說了一個「馬」字，聲音未絕，飛身而下，手提兩柄朴刀，逢人便砍，賊店兩旁，隱藏賊徒甚多，見得樓上下來那人，武藝精通，黑龍等一衆十餘人，不是他敵，看看衆人慌張，欲要逃走，這兩旁惡徒，吶喊一聲，一個大團，雖則圍困馬奎，也不過六十餘人，馬奎雖然本事高強，怎奈惡徒加多，獨木不能成林，把他圍困其中。

只有招架，不能還手。這馬奎原有五行遁法，既受此困，何不借遁術而去，不知他是行俠作義之人，因爲欲救這一婦一女，並那一位書生，故而他甘困抵敵，不捨三人，使這三人借勢而逃。此時正在難敵，忽聽西廊台階，大喊一聲：「好漢哥休慌，我妹妹來也！」黃金花手執雙股七星寶劍，一直殺進，郭一姑手提柄鐵棍，往右邊打去，馬奎在中，見得賊人勢鏗，往前往後一殺，殺死賊人無數，東倒西歪，前仰後撲，餘皆紛紛四散而逃。一姑金花不舍，左右追趕，馬奎阻道：「強兵不可勝追，恐有埋伏。」二人方休，並不言語。馬奎道：「你這兩個女子，好生無禮，馬爺爲你三人性命，獨自捨死救命，謝字俱無，佯妝不曉，豈非不知禮耶？」一姑金花聞得此言，急忙回頭望着馬奎，叫道：「恩公高鑒，我們夫妻姊妹，誤入賊店，多蒙恩公相救，此刻無有報答，只有姊妹一禮而已。」言畢二人跪地便拜，馬奎忙道：「不必拘禮！」二人拜畢起身，馬奎問道：「你們一婦一女，姓甚名誰？」一姑金花各通姓名，往江夏縣的情由，說了一遍。馬奎聞言，信口叫道：「二位賢妹！」一姑金花聽得「賢妹」二字，問道：「恩公何出此言？」馬奎就將黃豹與他結拜，同在施公衙中聽用，奉命登州之事，以及瓜州之行，說了一番。此時好似滿天陰雲四散，如見青天，馬奎叫道：「二位賢妹，這黑店好比虎穴龍潭，又殺傷了許多賊人，餘賊逃出，必約人復仇，少時定有一場大殺，你我快快去將田公子救出。」言罷遂到東廊，只見房門乃是一把大鎖鎖定，馬奎提起朴刀，砍斷鐵扣，入房見田公子和衣而睡，人事不省，此刻事急，也不呼醒，馬奎一手把他提在背上，用大帶一根，兜於兩膀札好，回頭叫道：「二位賢妹，燃起火把，隨同愚兄，早出虎穴。」馬奎身負公子前行，一姑金花後面跟隨，不過片刻，出了野猪林，正是：

鰲魚脫了金鈞釣，搖頭擺尾再不來。

三人出走不表。且言卽黑龍與衆賊殺敗逃脫，回到後莊，清點人數，失了十幾人，又失了兄弟李虎，黑龍心中大痛，急點本莊中一衆賊人，同夥者共有四十幾人，點起燈燭，一路追趕上前。且言馬奎金花一姑三人，方走三

四里之譜，後面喊聲大振，馬奎回頭一看，見是追兵趕至，即忙卸在路側山脚下面，背靠山脚，左有一姑，右有金花，馬奎居中，只恐田公子受傷，此刻田三級早也甦醒，睜眼一看，不知甚事，這樣凶險，又嚇得在背上好似泥塑一般。那鄔氏五虎，三番圍殺馬奎，本事雖好，奈有三級在背，欲要衝出，斃命，又怕傷着三級，只有招架倚山而已。二女人也只招架，不能還手，賊人見此，愈加凶勇，三人正在架敵不住，誰知金花見事難脫，失口哭道：「黃豹哥哥呀！只怕姊妹不能相會了！」聲音未罷，忽聽半山嶺岸，猛然聽得大喝一聲：「不知究是誰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平山嶺黃豹救危 退毛賊兄妹相逢

話說馬奎一姑金花，被鄔家一趕賊徒，圍住山脚，斃命，看看力怯，架敵不住，欲逃不能，正在兩難之際，古云：「吉人自有天相。」背上所負田三級，乃是神童，將來亦是保國之臣，故有吉人相救。此時正在危急，驚動了平山嶺上，一位過路之人，此刻四更之後，乃中甸之內，那平山嶺上，一位過路客人，貪趕路程，天上月光甚明，猶似白晝，此人正走山嶺，忽聽山下喊殺之聲，此人亦是行俠作義之人，最怒不平，忙下山嶺巖邊站立，猛石簷上，看個分明，才去幫助。此刻三人被困，惟有黃金花膽小，又恐他夫有失，自己武藝，又不甚精，此刻賊人凶勇，看看勢危，不覺失口大哭一聲：「黃豹哥哥！只怕兄妹不能相會了！」這一聲不知要緊，好比驚天動地之勢一般！你道說：猛石簷上，那人是誰？却是黃豹，在瓜州起行的，他由黃河府大道而來，由平山合路，聽得喊殺，意欲看過分明，好打不平，聽着是他妹子聲音，遂大吼一聲，說道：「黃金花！我的賢妹，休慌，爲兄來也！」黃豹聲音漏出，馬奎却也聽知，這就是難中逢故人，可算奇逢巧遇。黃豹聲音未罷，飛身上前，手執兩口大刀，殺得惡賊，好似雨打殘花，一場大殺，殺得衆賊四散而逃，死尸橫倒，血水遍地。此時弟兄姊妹，相會一處，才將田三級放下，呼醒，各將衷腸，訴了一遍，不覺東方發白，幸喜此處人煙稀少，境中井無一人相幫，若是人煙繁雜，難免圍練人丁，捉拿一齊。

取路，行不數里，已是陽關大道，路旁飯店，用了早膳，僱了兩乘車子，一姑一乘，衆人行李，皆放一姑車內，田三級金花夫婦共乘一車，馬黃二人，前後跟行，往江夏縣而去。且說郭正有，自那日姊妹分別，不數日，擺了江夏縣衙中側門，用大紅柬帖，交與當值門役，傳入施公，施公觀看此帖，乃江湖英雄之帖，既來必有意見。施公一生最愛英雄，二則禮賢下士，遂吩咐門役，回答：「有請！」門役出答，正有從側門而進，見了施公，行禮已畢，正有呈上黃豹的薦書。施公折看，才知是黃豹薦來，與國出力的。施公用酒款待，請就公所安身，一日正在公所閑坐，忽見來了一位家丁，口稱：「郭爺家令妹到了！」此是黃豹馬奎今日攏縣，二人進了二堂，稟明施公，先將田三級請進，後接金花一姑，二堂相會，見了施公，黃豹馬奎把聘請尙程二人之事，說了一番，田三級又將離鄉來訪會黃舅兄之事，說了一遍，郭一姑亦將家無用度，不見兄音，別境尋兄，一路奔波之事，一並說出。施公見得俱是才能之人，分付家人排宴，一姑金花二人一席，以下四人與施公同席，又命施達將東園後雙間配房，田三級夫婦一處，正有姊妹一處，白日自便，晚間一姑金花同室，分排已畢，已是二更，施公命人另擺酒宴，單請黃馬二人，施公三人入席暢飲，酒至半酣，施公道：「二位好漢，此回空走，聘他二人不來，那八角井林朋，豈不是無救了？」黃豹道：「不難！」正言不難，只見滴水簷上，站立一人，芒影黃豹一眼瞧着，急把臉色一遞，馬奎却也得見，施公見他二人光景，爲何眉來眼去，正欲要問，忽見黃豹望住簷上，說道：「房上是誰？」施公此刻也明白了，簷上一人，應聲道：「是我！」此夜滿天星月，只見那人身子一閃，落將下來，橫身皂服夜行打扮，黃馬二人，早已認明，說道：「難得！難得！大哥從天而降。」施公看此人有些奇怪，又與黃馬二人弟兄相稱，必是壯士也，回頭問道：「二位好漢，此何人也？」黃豹正要回答，馬奎接口道：「這是我們結拜的一位仁兄。」此人上前，與施公見禮，施公與他賜坐，然後問道：「好漢何名？」那人答道：「姓劉名翼，太行山人氏，姑父李洪，俺在姑父府中保標，因千歲出京日久，姑父命我前來看望，非俺白日不來，因爲路上聽得各處風聲，洞庭湖黃龍寺金龍嶺三處，都與千歲結仇，尤恐

黑夜有人行刺，俺在周圍轉了幾回，並無動靜，故而行了俺的飛簷走壁之法，站在房上，有俺二位賢弟保千歲的心意，真假時聞千歲所言，八角井受害是誰？」施公道：「林世舉之子林朋。」劉翼道：「千歲如何救之？」施公道：「黃馬二位，要到登瓜二州，聘請程恩尚艾前來，開井盜尸，二位好漢已今往來，殊如二人犯案，逃向別省，不知下落，看來此事無救了。」劉翼道：「不難！二人山東犯案，此省無案，千歲修書一封，待俺去到他的師父莊上，他師父見了千歲請書，必來拜見，他若來時，千歲以禮待之，必然尋出二徒。」施公問道：「他二人之師是誰？現在何處？姓甚名誰？」劉翼道：「漢陽鎮人氏，姓高名伯周，外號銀鎗教手，他們師徒親如父子，豈有不知他二人的去處？」正說之間，五鼓已起，東方發白，家人稟道：「早宴已熟！」施公忙將信書寫好封畢，宴已擺齊，四人入席，飲了早膳，施公將書交與劉翼，劉翼接書，告辭起身，施公送至側門方回。黃豹馬奎送出城東關外，三人拱手而別。劉翼上路，行走如飛，未及午後，攏了漢陽鎮，在鎮後東嶺山下，就是高伯周的居莊。劉翼走至莊門，只見門內走出二人問道：「客人到此何幹？」劉翼道：「俺來相會你家莊主。」家童又問道：「客官貴姓尊名，說來我好通報，相會主人。」劉翼道：「煩你通知太行山劉翼。」家童入內片刻，出來口稱：「劉爺！我們莊主有請。」劉翼隨同家人，進了高家莊，穿屋過巷，來至大廳上，早有高伯周立起身來，布衣布帽布履，一身素淨，笑容下階，叫道：「義士顯客也！」劉翼道：「久別老仁兄，今日喜逢。」二人攜手階上，竟至大廳，敘坐，謙敘寒溫，獻茶已畢。伯周道：「賢弟弟！數年未會，這幾載賢弟所居何業？」劉翼把李昌之事，姑父命到江夏，看望施公言林朋受害八角井之事，又言施公現有黃豹馬奎保護，說在其彼，在袖內取出施公的書柬，交與伯周。伯周接書過手，家人上前稟道：「筵宴已齊！」伯周道：「如此便飲。」便勸二人入席對飲，酒過數巡，伯周折書看畢，說道：「此書却為二徒而來，愚兄前者知他二人在山東犯案，而今不知逃避何方？」劉翼道：「此事或望老仁兄出計尋之。」伯周心中想道：「此書請我，才是作難於我，若不去，施仕倫又是郡主，又是義弟傳書，若去見了施公，我又如

何尋得出二徒？」猛然想了一計，此時劉翼在旁，看着伯周形容，見他先是難色，不言不語，吟咏半晌，劉翼隨口問道：「老仁兄出何良策？」伯周在劉翼耳邊道：「我明日去到江夏縣，見了千歲，如此好否？」劉翼冷笑道：「甚美！」伯周道：「既然可得賢弟不必行忙，明朝弟兄同見施公。」劉翼道：「既仁兄喜往，小弟隨陪。」言罷未久，天色已晚，伯周分付家丁，擺出夜宴，正是：

英雄見了英雄愛，虎豹遇着虎豹懼。

二人酣飲，不覺一夜天明而散。劉翼道：「小弟先去回答施公，老仁兄定要動駕。」伯周道：「賢弟前往，為兄隨後即至。」劉翼告辭出莊，伯周送出莊外，回莊換了一身光彩衣服，帶了名牒出莊，未到午時，早至江夏縣門房，傳上名帖，施公請入二堂，敘禮已畢，轉到花園，施公設宴二席，一席黃豹馬奎郭正有田三級四人，共飲一席。高伯周劉翼施公三人同飲，酒過數巡，伯周道：「昨蒙千歲墨帖相喚，多存雅愛如此，後日再為報答。」施公道：「幸蒙老先生駕步，臨在寒衙無別本藩，或要請教。」伯周道：「千歲莫非為的尚艾程恩？」施公道：「然也！」伯周道：「二人原是老百姓之徒，常日去向老百姓盡知，前日在山東未知如何犯案，風聞圖影捉拿，不知二人逃向何方？」施公道：「已命黃豹馬奎在山東訪知犯案，不曉二人去向，特請老先生主才，何以教之？」伯周道：「老百姓有一法，可使二人自來，未知千歲肯行否？」施公道：「老先生高才，此為皇家之事，本藩願聞。」未知伯周獻出甚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高伯周請示擺播 碧眼僧行刺報仇

話說施公請來高伯周，設宴花園，商議程恩之事。伯周道：「老民有一計在此，老民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已今二十二歲，頗能詩詞歌賦，五行藝術，並一十八般武藝，件件精熟，未曾適人，將我女兒做個引誘，在漢陽鎮外擺

設播台，一則爲我女兒終身，二則引動各省豪傑，二人聽得擺播風聲，必要往此地而來。」言畢衆人稱美，伯周即求施公告示一張。施公即命房書當寫告示數張，上寫：「不論王侯公子，舉貢生員，以及軍民人等，文考奇才，武較將才，播台比量，以定婚姻。」寫畢交與伯周收執，叩別出衙。黃豹馬奎跟送出城東關外，二人向伯周問道：「老先生所擺播台，兄弟們赴得否？」伯周道：「有才者可赴。」黃豹道：「至期定來。」言畢，三人拱手而別。單言伯周回莊，到女兒綉樓，女兒高英鸞迎接上樓，丫環獻茶已畢，鸞英問道：「爹爹今朝向何處去來？」伯周將江夏縣會施公請示擺播引尚艾程恩之事說了一遍。鸞英聞言滿面通紅，低頭不語，起身進房而去。伯周見他女兒這個動靜，有羞愧模樣，自己也抽身下樓，至大廳，叫幾名童僕分示道：「你們快去，將我一夥門徒請到莊來，他們若問何事，你言見我便知。」童僕領命而去。次日早晨，衆徒皆到，問道：「師尊相喚有何公幹？」伯周道：「爲師要擺播台，與施千歲聚將，二則爲你師妹的婚姻，三則勾引尚艾程恩，限五日播台排齊，諸事要煩衆位賢契幫辦。」分示已畢，衆徒各執其事去了。城中施公分示施達常常探聽伯周排播之事不表，再說黃龍寺自七月十五夜，鐵頭和尚身帶重傷，數日不愈，他師月照專書一封，命人送回北京藏龍寺，老師祖名下通知這藏龍寺的替度僧，乃是順治老王所封藏龍寺這一千僧人發派月照連雲連風坐黃龍寺，此時索伯美常和君山水寇三處，與這兩廟都是通家。此刻鐵頭僧命在旦夕，月照心想：「若不傳書向藏龍寺，怕的老和尚知道降罪。」那日書信回廟，老和尚衆僧拆書看了，急得暴跳，大罵：「施不全你這醜鬼，你不想老僧這替度和尚，乃是老王開基之時所封，你胆敢傷害我佛們弟子。」旁邊一個徒弟名喚月明僧，外號碧眼僧，這碧眼僧比黃龍寺鐵頭僧的技術更高，彼時見得師父作急，遂說道：「師父不必氣急，弟子願往黃龍寺去，看徒姪好歹的如何？」好空點頭道：「爲師正要差你一往，爲師贈你箭鋒戒刀一口，去到黃龍寺，看你徒姪，或好或歹，近身來爲師有句祕言相告。」月明近身，老和尚在他耳邊說道：「如此如此。」說畢，月明拜別登程，不數日到了黃龍寺本廟。

衆徒，迎接入廟，至大佛殿，與師兄月照，徒姪連風連雲相會，一齊稱了個阿彌陀佛。月明問道：「大師兄兩位徒姪，黃龍寺歷年聲勢震大，無處不聞名喪胆，如何被施不全亂鬧到這樣光景？」月照把七月十五，施不全如何進廟，一切事務說了一遍。月明又問連雲的傷痕，鐵頭僧道：「尚有幾處未痊。」月明點頭是了。言畢衆僧排宴，飲至半酣，突然大叫一聲：「可恨！」衆僧問道：「師叔恨着何事？」碧眼僧道：「我恨的施仕倫這個醜鬼，他有些什麼武藝，胆敢欺我佛門弟子，爲師叔今夜要到江夏縣去，取這醜鬼首級。」月照阻道：「師弟不可，他乃朝廷功臣，一字郡王，稍微過犯，貶職出京，江夏約民乃朝廷命官，民之父母，殺害于他，恐其天子知道，如何是好？」月明道：「師兄免慮，非小弟一人獨爲。」就將老和尚祕言，向月照說了一遍。月照道：「老師尊雖如此言，師弟要三思而行。」月明道：「自有道理。」言畢衆僧一同暢飲，盡醉而散。且言施公那夜，排宴二席，一姑金花同飲一席，黃豹馬奎郭有正田三級與施公，五人同席，人人開懷暢飲，惟有施公未飲三杯，忽然眼跳心驚，渾身如烈火在蒸，坐倚不寧。家人施達急問：「千歲怎麼如此？」施公不答，只是搖頭。衆人見得施公如此，忙叫家人掌燈，施達近身，攙扶到三堂小房，此刻譙樓已起二鼓，衆人見得施公得病，也無心酣飲，三級金花歸房攻書，一姑正有也入房，姊妹談論兵法，黃馬二人回花園客廳，另煮酒飲。家人施達把施公扶入小房，出來領了數名滿兵，在二堂大堂巡更防夜。單言施公進房內，見家人去了，關好房門，脫下衣帽，上床安寢，誰知周身發燒，睡之不甯，只得下榻，穿好衣服，就在房中閒步，心中愈是慌忙，只得在書桌旁邊椅上坐定，觀看桌上有一部古書，乃是精忠傳，施公隨手揭過一本，展開一段，正是一岳鵬舉大戰牛頭山。施公心中猛然想起一件事來，想岳爺生平如此忠義報國，可恨奸黨詐害，本藩立意報國，此刻君山水寇蜂起，本藩正好效之。此時看着書本，不覺心也不驚，眼也不跳，身蒸亦退，且而精神倍強。正在看得有勁，忽聽屋角上一股風聲，呼的一聲，施公大驚！燈光一閃，只見屋角上飛下來一個僧人，站立施公面前。施公將欲開口喊賊，却被僧人一手叉住咽喉，一手執住劍鋒戒刀。

架在施公頸上，又不刺殺。此刻施公喊也喊不出聲，那僧人亦不敢大叫，只是低言罵道：「施仕倫你醜鬼，可認得老師爺否？」此刻施公雖然喊之不出，勉強低聲說得出話，遂言道：「師父本藩與你素未相識，往日無仇，素來無冤，師父乃出家人，有慈悲大度，我在何處得罪師父，今日來在小房刺殺於我，縱要殺我，我乃一廢人而已，好比籠內之鳥，網中一魚，望禪師把殺我的來由說明，殺之不遲，我縱死也甘心。」惡僧道：「你尙假意不知嗎？」施公道：「實在不知！」惡僧大罵道：「胆大醜鬼，你伴妝不曉，老師爺的黃龍寺，與北京的藏龍寺，乃是順治老王開國之時，就封的替度僧，你在江夏縣，爲何買好民心，私通江洋大盜，要奪主上的江山，先來害我黃龍寺師爺的徒姪連雲，被你所害，如今命在旦夕，今夜前來與我徒姪報仇，不必多言，快快領死！」不知施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逼施公惡僧顯法 捉刺客衆傑被困

話說碧眼僧月明，來到江夏縣衙內行刺施公，施公求問行刺來由，明月言與他徒姪鐵頭僧報仇，又誣言施公謀反，此刻施公只嚇得戰戰兢兢，魂不附體，心中想到此時，又是二更之後，各位好漢，與那一衆家丁，已各分四處安宿去了，意欲大聲喊叫，怎奈咽喉又被惡僧以手扣定的，此刻施公雖在爲難，口中微能細聲出言，只得只好言哀道：「大禪師呀！我施仕倫那日錯到貴寺，我已後不再侵犯了，常云：天子有皇恩大赦，佛祖爺有廣大慈悲，大師夫亦以慈悲爲本，憐我是一廢人，要饒我的性命，我世不忘禪斷大恩。」碧眼僧道：「既要師爺饒你性命不難，要依師爺一件事便罷。」你道這惡僧，要依他一件什麼事？原來月明與他師兄商議行刺之時，他師兄月照就阻了他的性，恐其刺後漏出實情，天子知道，必要降罪，此時見得施公如此哀告，他心中就打定主意，要勒施公的字跡，拿回北京，交他師父，奏知天子，誅了施公，他們和尚也有大功，又能使朝廷那一千奸臣，欽仰

於他。此時施公心中想道：「我不免將就允了，看他說何事？」想罷問道：「只要禪師饒我性命，我件件應允。」惡僧道：「醜鬼既然應允我的事，只有一件，康熙王那座江山，非一人之江山，社稷也非你主上一人居得，你這官居郡王，與康熙王如手足之親，江山之事權如你掌，你好好把這大清江山，與我一筆寫來，曾與洞庭水主事成之時，與你富貴共享；如若不然，定截你的頭。」施公聽得這句言語，心中明白八九分，這妖僧定是索伯美使來勒我的筆迹，他好在朝中尋事，不如假意應承，詐言要取文房四寶，豈不是喚動家丁，驚動衆人，前來活捉惡僧主意才定，那惡僧又連催醜鬼願寫否？施公道：「本藩願甘寫這文約，禪師須要容我喊家人，拿紙筆墨硯來，急刻就寫。」惡僧大罵：「休想取筆墨是假，明明喚你那些家丁，前來捉拿老師爺。」施公道：「並非我衙中，也無有壯士，無非幾個家奴而已，大禪師來無踪，去無影，又如何把你拿之得下？」惡僧道：「不錯，那怕你縱有天兵神將，也把老師爺拿之不下。」不用紙筆墨硯，惡僧順手拿了一個物件，鋪在桌上，說道：「此比紙更好，把你那指上血迹寫上，也算得文約了。」施公一看，才是他黃錦緞馬褂，此時施公只得忍氣吞聲，惡僧急忙挪往施公右手，以戒刀尖在中指尖上一刺，此時惡僧刺施公的指頭，就未扣施公咽喉，施公忍痛不住，就出聲「哎呀」的叫了一聲，惡僧急忙又扣定咽喉，說道：「趕快與我寫！」此刻施公正在爲難，常言忠臣良將，每逢急難，定有絕處逢生，且說黃豹馬奎他二人的宿房，隔施公的宿房不遠，那夜二人酒興未足，回到花園廳內，二人慢酌而飲，飲畢已是三更之後，正往房中要安宿，忽聽吱呀之聲，其聲甚是悲切，二人仔細一聽，才是施公房中之聲，二人聽着，疑心頓起，黃豹道：「三弟，千歲起初是得病，然何此時有吱呀之聲，定有不好之事，隨兄前去，看看個分明。」二人各帶兵刃，急忙來到施公房外，一看房門，却是半掩半開，抬頭往房內一看，只見一個惡僧，手執一口戒刀，架於施公頸上，口中叫道：「醜鬼快寫，免你一死。」誰知這馬奎是個烈性猛勇之人，又不懼死，遂大喝一聲：「禿驢呀！你想活命！」一個標步，標至惡僧面前，不言不語，提起朴刀，照住惡僧迎面砍去，這惡僧那身

子一側，頭一避，戒刀一舉，把口一張，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口中吐出一股黑煙，吐在馬奎面上，馬奎倒退幾步，叮咚一跌，跌在地下，人事不醒。馬奎雖有五行遁術，此刻昏迷，焉能走之得脫。黃豹在門外，見得馬奎不勝，他也不言不語，一步彪近，手執鋼刀，照住僧人迎面就砍，惡僧仍用黑煙法術，黃豹依然迷跌在地。施公起初，見得二位英雄到了，只說有救，誰知二位皆被惡僧黑煙迷倒，想來性命難保，可恨這惡僧用法術將黃馬二人定住了，又用戒刀架在施公頸上，說道：「醜鬼你快快與我寫，暫且等他二人睡倒，候你將文約寫過，才取他的狗命，如若不然，你三人一路。」施公哭道：「禪師父我在寫。」且言郭正有姊妹二人，飲了夜宴，回到花園配房，姊妹二人談了一陣兵機武藝，不覺夜深，二人正要安睡，忽聽馬奎在施公上房，大叫一聲：「禿奴狗命難活！」二人大驚，復又聽得黃豹之聲，姊妹二人愈加驚疑，正有提綱一姑提棍，兄妹忙往上房而來，行至房門一看，黃馬二人撲在地上，一個和尚，站在施公身後，正在催逼施公，姊妹二人一齊上前，正有叫道：「妖僧郭老爺來了，你休想活。」聲音未斷，早已擺身，正有用棍便打，一姑提綱亦打，惡僧提刀架開雙鋼，用手一指，一姑的鐵棍不能攏身，金蓮倒退幾步之遠，身子如釘釘住，不能動移，正有也被惡僧黑氣昏迷，跌倒在地。惡僧回頭向施公大怒罵道：「施仕綸你這醜鬼，實爲了之不得，你這衙內，或藏得有這一干男女大盜，怎麼把師爺賴之得活？」再說田三級夫婦回房，三級就于燈光之下，攻讀詩書，金花旁坐陪伴，此刻夜靜更深，房中甚是幽靜，起初聽得有人聲，未曾聽明，不知在何處，後又聽得有人在喊禿奴休活，二人着耳一聽，有人在罵：「施仕綸你這醜鬼！」三級想道：「施公乃此衙之官，誰人敢罵他，定有不測之事。」金花道：「不如你我二人前去看看，如何事情？」你看他夫妻二人，田公子乃是一個斯文人，雖然金花略知武藝，乃是女子，力不甚凶，焉能去鬥得那惡僧。誰知田三級乃是文昌夫人的神童下界，後來是保國大臣，二則施公絕處也該逢生，彼時黃金花挂起七星寶劍，田三級手執殘燭，來至施公房門外一看，金花見得他的哥哥扑跌在地，不愧兄妹之情，又道：「恩愛不過夫妻。」見得田

三級乃是一雙空手，遂低聲言道：「田郎你不可進去，就此靠住隔門，你看爲妻殺這妖僧去了。」田三級雖然在此看見這些光景，早已嚇得目瞪口呆的了。金花回頭，意欲入房，又恐惡僧瞧着，恐敵不住，忽然心生一計，下個矮身，望格鬥後而進，金蓮慢走，來至妖僧背後，輕輕巧巧立起身來，一手把妖僧的袈裟抓定，用七星劍照定惡僧腦後砍去，只聽噹的一聲，劍口出火，那惡僧毫不在意，回頭看見金花如此美貌，遂笑嘻嘻說道：「美人你也來了，少時同我上廟罷。」口一張，一股黑氣，金花亦然昏迷，退後數步，跌坐於地。田三級在外看見金花如此，他也不敢入房，只在外嚇得如癡一般，再言這惡僧他用法術，把這些英雄，一個一個盡皆制服，惡僧愈凶，惡手執戒刀，於施公辱罵不堪，施公見得衆人盡不能勝，只想一死而已。惡僧怒道：「老師居先，倒有饒汝之心，殊不知衙中有這些美女，你食朝廷之祿，不思報本，只在貪戀美色，趕快些寫了，吃我一刀。」施公無言，只是哭泣，不覺四更鼓起，只聽更鑼四面皆响，這更鑼一响，大有分教，不知施公衆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黃金花污片破法 碧眼僧敗逃回京

話說碧眼僧逼勒施公，寫賣國字約，衙中一衆男女英雄去救，皆被惡僧妖法迷困，只有黃金花被惡僧的黑煙昏迷倒地，未過片時，四更鼓起，衙廂四面更鑼一响，金花一驚醒過來，各位你道說衆位英雄藝術，盡皆高強，爲何金花一人不能久迷？因金花此日，正值月事之期，故而妖法不能久害。彼時金花醒來，心中想到這惡僧，才是邪術迷人，又見他們衆人，俱未甦醒，獨我一人醒來，想必是我今日身中不潔，妖僧的邪法不能進身，這邪法如此利害，迷住衆人，又如何破得了？想了一陣，身中現有勒污的穢布，必能破他，遂在身中解下污布，拿在手中，輕足輕手，扒攏惡僧背後，站立起來，將七星劍入鞘，一手拿起污片，一手抓住惡僧的袈裟，這惡僧雖有邪法，且能善駕黑風，黃金花只知他有邪法，不知他能駕黑風，此時金花忽的忽塗，一手抓住他的袈裟，右手執起污片

打上，這惡僧又是一個光頭，從腦後打上腦頂，金花口中便罵，便打，此片乃是一塊布片，如何把他打之得痛，雖不撻痛，比鋼刀還強，那惡僧頭幾擺，橫身又發抖，金花拿住袈裟一拉，惡僧站立不穩，撲倒於地，背壳向天，金花忙用左足踏定背心，將污片入袖，忙在袂內拿出七星劍，照惡僧頭上就砍，惡僧縱有黑風之法，已被污片穢了，如何駕之得走，誰知惡僧力大，而且金花乃是三寸金蓮，怎麼踏之得住，兼惡僧是鍊就銅頭鐵背的，七星寶杵在頸上，只是劍口上火光閃閃，惡僧在下，用動猛力，往上一拱，金花倒退一步，惡僧大叫一聲：「阿彌陀佛！」一個標步出房，隨縱上簷，由房上而逃。且言金花見得他的污片破了妖僧邪法，又見衆位英雄迷地未醒，意欲以片擊之，遂走至黃豹身邊，正要以污片擊下，忽然心中想到他們也是行俠尚義之人，若以此物擊之，豈不誤了他們的術，想罷不可，遂將其物收藏身中，意欲將衆人喊醒，忽然門外燈燭輝煌，衆人吼喊，正奔上房而來。因這妖僧上房，由大堂而出，驚動家將施達，帶領衆家丁與一衆當值的衙役到上房，此刻人衆喊聲驚天，一衆英雄盡皆甦醒。施達上前呼醒施公，施公醒來，抬頭四下一看，口中叫道：「好險呀！適才本藩被惡僧迷了七竅，你們如何知道？此刻惡僧你們可以捉到否？」衆人說道：「我們不知，要問田三級夫婦才知。」施公道：「怎麼他夫婦也來的嗎？快去與我請來。」此刻三級夫婦正在外面言惡僧之利害，三級問道：「黃小姐坐在外面看你被妖僧吐黑烟，將你薰跌在地，未上片刻，你在身中取出一物，打得那和尚前仰後仆，跑出房來，操步上屋而逃，爲夫險些嚇死在外，且問你身中取出那是何物？」金花帶慚道：「其物是寶。」三級道：「將你那貴寶請出一觀。」金花愈慚，說道：「少時房中便見。」正言之間，忽聽施公相請，三級來到上房，只見黃豹馬奎一衆英雄，人人形容大變。三級上前問道：「千歲可曾帶傷否？」施公道：「只是受些驚恐，未曾帶傷，妖僧今夜行刺本藩，與各位好漢，全得你打救，那妖僧如何下落？」三級道：「此非學生，乃黃金花也。」施公道：「金花乃女子，如何制伏了妖僧？」三級道：「他有貴寶能治。」施公道：「他有貴寶，叫他呈來，本藩一觀，若是至寶，拿去進與主上，必封

進寶狀元。」三級聞言大喜，抽身而出，郭一姑隨後跟着，看金花有什麼寶物。三級出來，望住金花喜道：「賢妻有貴寶，快快取出王爺要觀，王爺與你拿去進獻皇上，你我夫妻就可高祿厚爵。」金花聞言，滿面通紅，心一生一計道：「其實是我師尊之寶，已經收回山去了。」三級道：「可惜此寶若留在身傍，也保我夫妻一身無害，既然收去，此寶何名？」金花道：「此名五花怕。」三級入房，見了施公，把金花之言，一一稟知。施公鼓掌大笑，說道：「此物稀罕，正是國家將興，必有楨祥，本藩今夜遇刺，若非田三級夫婦在衙，休想活命，快請金花入房。」金花一姑在門外聽得，急忙入房，施公站立說道：「黃小姐，你夫婦今夜救了本藩，又救了衆人性命，其功不小，神天定要添你夫婦之福，耐煩在此，多住幾月，候我任期滿了，送他還鄉。田公子着急，磋商詩書，異日回朝，定要保你籠內爲官。」此時已是四更之後，金雞初鳴，金花道：「王爺將身上所穿的衣裳，要悉行換去，身體要沐浴潔淨，陽氣才能復還，衆人受過僧人法者，俱要如此，不然迷悶數日，皆不能退。」言畢，衆人依言，各各換洗已畢。施公分示家人，排宴壓驚不表。且言那碧眼和尚，被金花穢了他的法術，遂飛檐走壁而逃，趕出江夏縣城外十餘里，金龍山尾下站定，約有半時，方才醒悟，四下一看，東方發白，自己捶胸蹬足，說道：「貧僧做了一場甚麼事來，看看佛到手，正好要取醜鬼首級，不想險招陰人之手，叫我何面去見師兄徒姪，不如轉到北京藏龍寺，把這一番情由，告明師尊，再作主意。」想定取路，回京不表。且言高伯周別了施公回家，分示衆家弟子，排設一座播台，未到五日，台已告竣，台門挂一塊木牌，上書「漢陽播」三字，下帖施公四張告示，這漢陽鎮，乃是千豬百羊萬石米之所，本朝各省，皆有客人通商，來的千千去的萬萬，此風聲一出，一人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遠遠近近，各省各府州縣，三山五嶽，人人皆知，也有早遲不一，期前半月，漢陽鎮上，鬧湧不堪。且言施公自高伯周去後，常命衙役投信，此刻投音同報，某日之期，施公即請黃豹馬奎郭正有田三級郭一姑黃金花，自三堂衆人見禮已畢，衆人問道：「千歲喚我等有何公幹？」施公道：「衙役回報，高伯周所排播台，就是目下之期，煩你三位好漢，

前去與我把程恩尙艾，定要接來。」黃馬郭三人聞言大喜，即忙入房，收拾穿帶好，似經商打扮，他們行俠尙義之人，爲何如此打扮？古人云：惟大英雄能本色。三人正要上前作別，田三級上前阻住黃豹道：「舅兄且慢，你們去到漢陽，小弟願隨。」黃豹道：「兄弟乃斯文人，只能詩詞歌賦，武藝一概不曉，你去之無益。」三級道：「小弟原無武藝，無非隨同前去，學點見識也好。」衆人道：「既然相公要去，快去收拾。」不多一時，收拾齊備，田三級一生好打扮，頭上烏紗蟠架，青色絹帶的套頭，內穿白綾短衣，外披錦緞長袍，腳踏粉底皂靴，黃金花將七星劍與他，挂在腰下，初是一個秀才，霎時扮成一個行伍英雄，施公排宴餞別，衆飲甚歡，作別而去。再言黃龍寺，自那夜碧眼僧去刺施公，數日不回，那月照師徒三人商議，命小僧人到城中探信，約有數日，才回報道：「城中探訪並無二師父的信息，江夏縣清淨淨，小徒由漢陽鎮而回，鎮外排了一座擂台，掛有告示，不論軍民人等，僧道兩門，俱去赴得上寫着打擂招親。」鐵頭僧聞言大喜，問道：「擂台是誰排的？」小僧人道：「人言是高伯周排的。」月照聽得說道：「二弟子想必你師叔謀事未遂，回京去了。從今以後，你們要謹守禪規，不可出外惹事。」分付已畢，各回丹房，單言鐵頭僧回到丹房，心中想道：「高家女子排擂招親，我不如瞞過師父，前去與他交手，倘若勝了，與他成親，豈不快哉？」主意想定，次早不帶兵器，全仗他一身刀砍不進，斧劈不傷，身穿黃色袈裟，內裏打衣，光頭赤足，胸前掛一黃麻布袋，手執木魚，半數沙鉢，扮就一個遊方募化僧人，臨行叫了兩個小僧人說道：「爲師到漢陽鎮去了，你師爺若問，你言我四五日便回。」小僧人問道：「師父這樣打扮，豈非是去打擂？」鐵頭僧道：「既知何問？」小僧人道：「既去赴擂，恐有不測。」鐵頭僧怒道：「不用汝言，休得多嘴。」說畢出廟，直往漢陽鎮而去，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漢陽鎮英雄赴會 上擂台馬奎輸跌

話說鐵頭和尚瞞過師父，扮成遊方化緣和尚，通知了兩個小僧人，出廟往漢陽鎮大道而來。且言漢陽鎮高家放擂之期，招聚各處英雄，期前幾日，就到了幾位英雄。乃黃豹馬奎郭正有田三級，又有幾位英雄，乃太行山劉翼，馬奎之兄馬雄，抓風虎黃滾，鐵龍將軍焦繚，病中鬼焦鸞，蒙古靜山上張云，差來二位英雄，一名周權，一名鮑丰，碁盤山三位英雄，一名飛虎冲山超，一名左耳蒲，一名黃天霸，太安山上七位豪傑，一名登山虎牛伯川，一名蒲虎，三名少保柳占雄，四名周伯約，五名康連，六名宋洪，七名何彪，瓜州程恩，登州尙艾，百占車的鐵腳板劉慶，黃龍寺的鐵頭和尚，君山水寇金鈞鬍子李昌，隨身帶的數人，一人神算子汪廉，一人水府君岳鋼，一人湧水龍程采，入洞虎胡鋼，水眼蜈蚣水拐子王勇，毛元福，毛元祿，毛元喜，毛元壽，這是水漢首道，衆家英雄，僧道內佛門，只有鐵頭僧道門，只有汪廉，人人各取店房安身，各各相識，俱在拜會，你來我往，好不熱鬧，耑候來日擂台，各拿本領。且言高伯周自把擂台排起之後，台上周圍，張燈掛彩，早夜命人把守。那日伯周在莊中大廳閒坐，來了兩個莊丁，稟道：「明日播期已至，天下英雄，如潮水而來，請老爺定奪。」伯周道：「知道。」莊丁去了，伯周叫了四名丫頭，這四名丫頭，乃是隨身不離左右的，四人俱有武藝，都是小姐教習的，四個丫頭出堂，見了伯周問道：「爺爺喚奴婢何事？」伯周道：「快去請你小姐出來。」丫頭領命入房，請出小姐，來至大廳，與伯周見禮已畢，旁邊落坐，問道：「爺爺叫兒出堂，有何教訓？」伯周道：「明日擂台定期已至，猶恐臨時我兒作忙，今日爲父把這天下英雄的等分，說與我兒知曉，目下的風聲，乃是英雄出頭之日，頭一等劍仙，二等劍客，三等俠客，四等洞庭湖那一干水賊，五等蘆林响馬，上一等有劉黃馬二焦這五人，乃頭等豪傑，與父相交，與兒是叔姪，他們在擂台下，只有與兒幫助，不能與兒交手的，惟有幾人，父甚疑惑，乃黃豹馬奎，他二人直而無理，定要上擂台，與兒分過高下，他二人有五行三術的遁法，我兒要留意防之，再有雲南省劉慶，也是南方人，更甚粗鹵，兩膀膂力過人，武藝通曉，還有縮地金光法，我兒亦要防備。黃龍寺有鐵頭和尚，他一身煉就銅頭鐵臂，刀砍不進，斧劈不傷，又

能架黑風，我兒更要加意防之，恐有失悔之晚矣！」鸞英道：「爹爹不必耽心，鐵頭僧不來則罷，他若上擂台，你兒做個打人不如先下手，兒用神拳打死他，以除禍根。」伯周道：「我兒須有神拳當用，則用不可善出。」鸞英點頭道：「兒牢記，恐其洞庭水賊，有能人到來，如何應酬？」伯周道：「爲父料就，洞庭一干水賊，無一是父敵手。」父女自午言談，不覺天晚，伯周分付家人設宴，父女一席，衆門徒一席，餘皆家奴，盡皆賞席同飲。酒過數巡，伯周分示四個丫頭道：「你們姊妹四人，明日的穿戴，與你小姐一色，各將兵刃，隨身帶去，同你小姐上擂台，以防不測。」分示已畢，鼓起初更，各飲酒宴，盡歡而散，各回房中安寢。次日五鼓天明，那漢陽鎮擂台下，擁擠不通，人衆喧鬧非常，家童回莊，稟知伯周，伯周急忙分示姑娘丫環，上馬前行，又點了二十四名有本領的門生，各帶灣弓一張，豹皮囊袋一個，內裝鐵彈數枚，隨同姑娘前後，到了擂台，四面圍繞，以防不測。伯周然後自騎一匹銀綜白馬，周身也是行伍打扮，帶了八名心腹哥子，隨後而來。且言鸞英小姐，騎一匹桃花駿馬，四個丫頭，各騎一匹主僕五人，且向擂台而來。衆人觀見這一位姑娘，一身的好打扮，頭上青絲如墨，巧梳烏雲，架蓋金簪，壓定蟠龍結，青色羅帕套頭，紅錦緞的打衣，綠綾水裙，珠紅湖縐的綵褲，金線扎花的綉鞋，金蓮頭鑿金包尖。此女面容，如圭似玉，有傾城傾國之貌，衆人看着，無不誇獎，無不貪愛。彼時鸞英下了桃花駿馬，早有衆家奴接去收拴。四個丫頭，早已下馬，站立小姐左右。高鸞英兩膀一抬，身子一扭，一個縱身，呼的一聲，飛上了擂台，兩邊鼓樂齊鳴。鸞英上台，把台下四面，看了一眼，走入簾內，台下四個丫頭，姊妹四人，各擅本事，跳躍上台，入簾方才坐下，又聽台下鋼鈴亂响，出外一看，乃是高伯周到了。父女齊入簾內，此刻辰時已過，巳時的初刻，定時已至，父女起身，四個丫頭，站立擂台左右，高伯周在屏風後，鸞英小姐拜父出簾，去了頭上羅帕，步出擂台，先把四方八面，看了一會，然後慢啓珠唇，現出滿口銀牙，微微帶笑，兩手一拱，口稱：「台下諸位英雄，請了裙釵父女，非敢爲擂台之說，裙釵不言，請諸公觀牌便知，不論王侯公子，軍民人等，天下豪傑，有本事者，請上擂台，試量高下。但有一言，牌上預

已言過，此乃比試武藝，尤恐誰人傷誰人者，無怨怨者休來。」言畢連叫數聲：「請了！」聲音將罷，忽見左邊人叢中，走出一人，大叫一聲，一個縱步，飛上擂台。此人台下也有些認得的，也有些認不得的。此人飛上擂台，早被高伯周看着，才是四眼蟲馬奎，馬奎未能看着伯周，鸞英見他來得猛勇，只得退後幾步，馬奎上前，對面站個丁字步，口中叫道：「姑娘請了！」鸞英答道：「好漢既來，與奴先通姓名！」馬奎道：「請聽！」他預先安屯要一打個冷手，不防，姓未說出，手起一拳，照住鸞英迎面打去，鸞英知意，身子一卸，一支金蓮，把馬奎的左脚一掛，左手領住馬奎的左拳頭，右手一揚，一個搽手，插至馬奎胸前，馬奎身子一弓，空脫插手。那鸞英勾住左脚，鸞英隨復一掌，馬奎身子一恍，跌下擂台。台下四面衆人，個個張口大笑，笑得馬奎滿面通紅。黃豹見得馬奎跌下，心中大有不服，他在下面大喝一聲：「丫頭休要逞強！」聲音未了，飛身跳上擂台，未知輸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俠女連勝誇海口 鐵頭打擂喪殘身

話說馬奎被高鸞英打下擂台，衆人大笑，黃豹見得，心中不服，大喝一聲，跳上擂台，大罵：「丫頭休要逞強！」便將左手一舉，乃是樣拳，使小姐不解，一二手就難防，誰知強中更有強中手，早被小姐看出，是一手破綻，假意一躲，忽聽風聲一响，黃豹二拳已攏，小姐此刻在急，也顧不得好歹，口中念詞，閃過黃豹的拳頭，手起一掌，打中黃豹的左膀，黃豹受着一掌，雖然疼痛，也還忍之得住，幸而小姐未用神拳，黃豹自知不能取勝，一個縱步，下了擂台。鸞英更有威風，高老也分外添了一番喜色，台下許多人不服，怎奈武藝高強，不敢上去。小姐在臺口上叫道：「衆位英雄，有武藝高強者，只管上臺。」話言未了，又見一人，大叫一聲：「丫頭休要自強，某家來了！」此人乃劉慶，飛身上臺，舉拳便打，打的是一个「猛虎登山」，小姐會意，還他一個「餓馬奔槽」，劉慶不解，竟自跌下擂台，臺下衆人大笑不止。小姐在臺上，揚揚得意，忽見下面大叫一聲：「丫頭休要自強，阿彌陀佛！」此就是

鐵頭和尚，飛身上上播臺，望住小姐，笑嘻嘻的口稱：『阿彌陀佛，貧僧特來化你一個慈悲。』這一句說得小姐心中大怒，問道：『禪師已入空門，你來此播臺，則甚？』鐵頭和尚道：『你家告示註明，不拘僧道，俱來赴得，為何老師爺來不得？』小姐道：『你要與姑娘交手，姑娘的拳頭，不打無名之人，你在何處學法，拜師何人？少時也好叫他前來收尸。』鐵頭和尚道：『丫頭休得多言，我乃鐵頭和尚。』便將拳頭一舉，照住鸞英打去，鸞英並不還手，躲過拳頭，抽身便走，不過五六步，和尚趕至後面，鸞英忽然回身，早已念動咒語，使出神拳，照住和尚頂上一拳，只聽啞的一聲，血流滿頭，小姐兩手一舉，把和尚的袈裟抓定，提起來往上一舉，往臺下一拋，丟下去。和尚大叫：『我命休矣！』忽然平地起了一陣旋風，和尚借住黑風，往播臺後而逃。且說黃豹馬奎，認得他是黃龍寺的鐵頭和尚，見他上了風頭，二人便大叫一聲：『禿奴休走！』隨後追趕，二人乃是一時塗糊急了，那和尚乃是架的黑風，二人是步行，如何追之得上，二人急趕了半里之遙，自知難及，意欲回轉，忽聽空中「叱哪」一聲，一個震雷，二人大驚，回頭一看，只見黑風墜地，二人復趕去看，將要走近，忽聽後面一人大叫道：『二位賢弟，你知道此雷何來？』這一說，二人方悟，問道：『莫非是大哥用的掌心雷？』劉翼道：『愚兄在人叢中，見那和尚翻下播臺，只說必然跌死，誰知妖僧借黑風而逃，又見二位賢弟追趕，乃是平地步行，如何趕得上，焉能成功，代為兄湊了你一臂之力，使的一個掌心雷，妖道性命已絕，你們快快去取下首級，用他身上的袈裟包定，少時播畢，帶回江夏交付施公，異日便好回朝報功。』三人正在言語，忽見播台下四方八面觀望之人，吼嚷不已，此乃衆人不服高鸞英打死了和尚，乃是人命關天，地方干係非小，三人聽得，急忙轉到播台下面，只見高伯周忙到台口，安慰衆人道：『你們各位諸公，仁人君子，愚老女兒打死，乃是鐵頭惡僧，自有愚老父女承當，並不干你各位，況有施千歲的告示，愚老是遵示而行，你們何必囉唆？』這一番話，說得衆人息聲。高老回頭叫道：『女兒仍辦你的正事。』鸞英播台中叫請，有兩個時辰，台下並無一人敢去，忽然聽得北閣下面一人，大罵：『丫頭休要逞』

強。』話未了，急跑幾步，至播台腳下，一個縱步，跳上播台，端然站定，用手一拱，叫道：『丫頭請了！』此刻播台上的高鸞英，大吃一驚，播台下劉翼也慌忙不了，你道說劉翼與那人為甚麼慌忙，適才上播台那一位少年，乃是兵部大堂李洪之子，名金龍，身居武舉孝廉，因他表兄劉翼，那日在府中，別他父母，到漢陽赴播，他在一旁聽得，悄悄地騎了一匹銀鬃白馬，帶了路資，瞞着爹娘，由府後而出，星夜趕來，今日辰刻，才到漢陽鎮，投店寄了行李馬匹，用了早膳，才到播台下來。此處人多勢衆，故而未曾會見劉翼，正欲四面找尋，又見台下死了一個僧人，衆人不服，又見高老出台，安服衆人，這姑娘又出台來，大言不已，他那心中不服，只說是個女子，不知他的本領如何，他在人衆，大喊一聲：『丫頭休逞能！』然後一步縱上，此刻劉翼才見得，心中想道：『我的表弟，全無半點功夫，又不知他什麼時候來的？』故而與他關心，在下面慌慌張張，高鸞英見得這位少年，面容好似仙童一般，龍眉鳳目，鼻似梁柱，唇紅齒白，耳大連腮，身體又大，年紀又輕，小姐見得，又驚又喜，此人上前拱手，小姐退後幾步，回答：『裙釵有禮，相還請問公子，可知裙釵播台的規模否？』金龍道：『你那台檐木牌上的告示，武生早已得見。』小姐聽他稱「武生」，心中愈動，想必是宦家兒郎了，問道：『公子何郡何處，高姓尊名？』金龍道：『武生安徽省人氏，家父李洪，現在兵部大堂，少爺不才，身居武舉孝廉。』他雖說出這幾句話，台下一衆英雄，鼓掌大誇，男才女貌，可算天下稀罕，何必定甚高下，台下衆口哨哨難數，台上高伯周父女，並一衆門徒，都有一番喜悅之色，小姐聽了金龍這些言語，開言說道：『相公留步，一時裙釵沉思交手。』金龍道：『由便！』小姐退後數步，把他父看了一眼，伯周與他送了一個臉色，小姐會意，心中想道：『此人乃一孝廉，他無非在夾道操習弓馬，端石舉石而已，諒然不能五行藝術，又如何勝得過我，想來只有少時與他交手，他的武藝若在上，這就是夫婦緣法，定就他若武藝不精，豈不負了奴的青春年少？他若不強，我不免讓他幾分，豈不是姻親能就。』主意想定，回頭向住金龍微微帶笑道：『相公既來與奴交手，你要酌量，恐其裙釵拳頭無眼，公子便是泉下之客。』金龍聽這

句話，肝膽皆動，並不答言，舉拳便打。小姐觀他拳法，不是行家所用的法則，免不得要讓他幾分。小姐身子一側，用手一領，金龍又打一拳，小姐仍然領開，抽身便走。金龍不解其意，只說自己的藝強，不知小姐是讓他見得小姐敗走，他大叫一聲：「丫頭往那裏走？」相隔不過七步之遠，追近身後一拳，照住小姐背後打去，小姐把身子一扭，左肩一抬，接他一捶，假意叫痛。高伯周走上前來，叫道：「好漢息手！」此刻擂台下面，衆人一齊贊嘆這一位孝廉公，是個蓋世英雄。高伯周上前，與金龍見禮，分示家人，台上左右排坐，明知孝廉李金龍，假意問道：「公子家居何處？姓甚名誰？」金龍仍將鄉貫姓名，說了一遍。伯周道：「蒙孝廉公不棄，愚老將弱女以奉公子箕箒。」金龍聞言，半晌無語，心中想道：「我才不該，此事戲耍成真，我悄悄地而出，只說到此看過風土人情，誰知惹出這段姻親事來！我若應允，背父母招親，其罪匪輕，若不應允，又負此女一身的好武藝，兼之美貌無雙。」思了半晌，無主，忽聽台下大叫一聲，不知爲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李金龍贏播招親 高伯周宴款賓朋

話說李金龍贏了高鸞英，高伯周上台，問明姓氏，以女許之，金龍沉吟半晌無主，忽聽擂台下大喝一聲：「表兄弟休難，爲兄來也。」衆視其人，乃劉翼也。聲音方罷，他身子一閃，只見一道白光，上了擂台。伯周金龍早已起身相迎。金龍叫：「表兄！」伯周呼他爲：「義弟！」三人禮畢各坐。劉翼問道：「表弟幾時到此？」金龍把出京之事，說了一遍。又問：「表兄小弟赴播，高老許親，此事與我如何作主？」劉翼道：「表弟儘管應允，事成之後，兄弟同回府庭，姑父姑母闕責，自有爲兄承擔。」高老在旁，聽得明白，接聲問道：「公子愚老適才之言，可以喜諾否？」金龍道：「既承老師不棄，武生就高攀了，請岳父昇上受小婿一拜。」禮畢起身，伯周往屏風內一看，不見鸞英，同四個丫環。此刻高小姐見他父親許親，在此殊多不便，帶領丫頭，由台後而走，早回莊中去了。伯周即分示衆

徒，帶來兩匹坐騎，排列隊伍，又命家人，去到店中，取公子的坐騎包袱，又命人在擂台上，排設酒宴，託劉翼在此款待各路英雄，義弟宴畢來莊，兄有後話相敘，分付已畢，丈婿下台，上馬回高家莊，夫婦完姻不表。且言劉翼站立擂台，左右有高家莊丁僕童，劉翼往台下一看，只見南閣下有洞庭的水寇神算子汪廉，帶有八名水賊，人人皆是干淨的穿帶，早已離了擂台，往漢陽鎮中而去。就往下四面一看，盡是早道的英雄，劉翼開言，先叫：「程恩！尙艾，二位賢弟台前答話。」這二位英雄，雖到擂台下，都是縮頭藏身，因身邊有案，今見劉翼呼請，不得已應聲上了擂台。劉翼又請黃豹、馬奎、劉翼、郭正、有田、三級共五人，一齊上了擂台。劉翼又往播一看，忽然大叫一聲：「那位暴烈兄弟，你也來了！」這暴烈乃階州人氏，此人至漢陽播下，播台下的事也周全了，故前言未題。此人立身一看，才是他兄馬雄，劉翼也見急請上台。此刻一堂英雄，播台敘坐。劉翼問道：「尙程，二位兄弟，你們在山東省做出些什麼事來了？」二人道：「小弟乃是抓富填貧。」劉翼道：「抓富濟貧，乃是你我大丈夫的公心，常和府中那八角井之事，二位兄弟深知否？」二人答道：「大哥不知，那井乃常相修造來乘涼避暑的。」馬奎黃豹聽得，接口說道：「二位仁兄，你只論他的富貴銀錢，你不知他的行爲好歹。」二人就將林朋被害，施公貶職之事，到登瓜二州之事，劉翼薦伯周定計設播台之事，說了一遍。尙程二人，如夢初醒，說道：「小弟不識賢愚，錯走路徑，今幸各位仁兄呼醒，還望各位仁兄，不必見過。」劉翼道：「也不能見你之過，此刻你同黃二弟等，去見施千歲，議計盜林狀元之尸。」二人均稱：「願去！」劉翼道：「如此衆位賢弟，將那妖僧首級，一并帶去。」言畢，衆人起身，辭別劉翼。此時高家莊已將酒宴排齊，劉翼留請衆位英雄入席，大家開懷暢飲，盡歡而散。衆位英雄，各各留下謝帖，辭別劉翼而去。也有回原郡的，也有游行天下的。黃豹等與程恩、尙艾回江夏縣，馬奎與馬雄，同入漢陽鎮店中，敘談了一會家常之語，弟兄各分手。馬雄回原郡，馬奎仍回江夏縣。劉翼在擂台分散了衆人，叫

高家莊丁，撤了播台，一同轉到高家莊內。且言靜山嶺的鮑丰周全二人，赴了播台，回轉靜山，見了林朋張雲，把漢陽鎮請聘程恩尚艾，關井盜尸之事，說了一遍。林朋張雲，只落一笑而已。你道說鮑周二人，來到漢陽赴播，却知此是聘尚程二人，開井盜尸，爲何不將林朋在靜山之事說明？因前日救金龍打救林朋出井，到靜山分手之時，金龍說了兩句祕語，叫林朋隱姓藏名，白日不可漏洩，又賜了錦囊一封，叫他候過一百日，照錦囊行事。那日鮑周二人下山之時，林朋就再三囑託了的，不許二人走洩了他的風聲，故爾二人在播台，明知不言。自此四人仍在山上，靜候下落。再言黃龍寺惡僧，出外數日，老和尚見徒弟連雲不在，才追問這幾個值門的小僧人，小僧人道：「么師叔那日獨自一人，到漢陽鎮打播去了。」月照聞言大驚，急命幾個徒弟，前去打聽。這幾個小僧人來至漢陽鎮外，尋了一會，尋見綠林外面，有死尸一付，有尸無頭，只有半件黃色袈裟，鉢具俱在身旁。小僧人見了袈裟各物，就認明是他師叔之尸，急將尸身領回黃龍寺。一路衆口喃喃，均說：「施公買活天下大盜漢陽排播，傷害黃龍寺的僧人。」那些小和尚聽得，回廟說知月照，月照見了死尸，哭泣不已。衆人勸解，即命人取了一付棺木，用布包好尸身，貯入棺木，修書一封，命四名徒弟，又叫幾名脚夫，送回藏龍寺，交師父好空。前日碧眼亦受有施仕倫之害，此刻將尸送回，看師父如何報仇。衆徒孫依言辦齊，擡尸起程，往北京而去。月照又命兩個心腹的徒孫，扮成遊方募化，一個到江夏縣城，探聽施公的動靜；一個到漢陽鎮，探信不表。且言洞庭九個水賊，回到君山，見了李昌，將播台打死黃龍寺和尚之事說知。李昌聞言，即寫書一和，命差一名心腹兄弟，不分星夜，送往北京，投交索伯美。再言金龍嶺奸相常和，亦有家丁，報稟漢陽鎮之事，常和即修書，命兩個家人，常四常五，送交索伯美，即討回信。再說黃豹馬奎田三級郭正有四人，在播台邀起程恩尚艾烈暴劉慶共八人，一路到江夏縣衙中，側門上，早有門役入內，稟知施公。施公即命請入二堂，此刻二堂左邊屏風內，有一姑金花，看着衆人，一個一個入衙，至二堂階上，並排站立，各通姓名，與施公見禮。施公道：「各位好漢請起！」兩旁坐落，家人獻茶

已畢，施公道：「本藩爲各位好漢，朝夕思念，民情未理，今好漢駕至，今日幸到，未曾出迎，尚望各位高見！」衆人齊答：「不敢！」旁邊黃豹馬奎幾步走上滴水，提了一個物件，放於階下，然後至施公面前，口稱：「與王爺叩喜！」施公道：「何云有喜？」二人用手向階上一指，就將在播台打死鐵頭僧之事，說了一番。施公聞言，又驚又喜，喜的報了弔打之仇，又與地方除了一害，驚的寺中惡僧，恐怕又有後患，思了一會，分示家丁，用木匣將首囚貯貼了封皮，尋一靜處，吊在高杆示衆。家丁領命去了。家人上前稟道：「酒宴已齊！」施公分示，排設兩處屏風內，設下一張月桌，金花一姑二人同飲。這八人與施公二席共飲，酒過數巡，施公把林朋在井中之事，說了一遍。尚艾程恩說道：「千歲免慮，今夜我二人去到奸相府中，將他救出便是，只是狀元公下井，已有數十日，量必無生。」施公道：「如若就是死了，也要將尸首印信取出，本藩才好回京復命。」二人道：「這就不難！」施公道：「全仗二位之力！」二人答道：「今夜定然辦好。」黃馬二人，又將劉翼之事，向施公說了一番。鐵脚僧劉慶又將他在綠鴨灘救林朋之事，說了一番。衆人飲談，至晚而散，各歸宿房。單言尚艾程恩二人，見得衆人入了宿房，他也不辭別施公，亦不通知衆人，私自由房上而去，走出東門，向金龍嶺而去。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尚程夜開八角井 伯美誑本害忠臣

話說尚艾程恩二人，席前領了施公之命，要到常府開井，取林巡按之尸首印信。那晚二人，並不通衆人知道，私自出城，走到金龍嶺常相府，側耳一聽，內面二更將罷，四面清靜，並無人聲。二人縱上牆角，此府有三道夾牆，二人越過三道夾牆，來在八角井下，琉璃井上一看，鐵柵門上，有紅燈一盞，有三四名家丁，坐在門外，盡是前仰後合。尚艾在帶中，取出一個木盒，抽了一枝香，此乃「鷄鳴斷魂香」，取火引燃，照着家丁鼻孔送去，當時迷着幾名家丁，如死一般。二人到柵門上一看，柵門緊閉，二人知他柵門，乃是鼓鑼錢的機器，一推柵門，開了半扇，尚

艾忙叫程恩下井。這程恩本有分水之法，將水面一分，其水自分，隨身又有水靠，下去水不沾身。程恩在井內，周圍摸到，並無死尸印綬，只是有些枯骨，找尋數次，並無巡按印綬，只得上來，向艾說了一遍，仍然把柁門關好，不忍殺害家奴，二人出門，越牆而走，取路回衙。此刻四更之半，衆英雄盡皆安宿，只有黃豹馬奎未睡。二人入房，將盜尸之事，談了一番，各自就榻安睡。次晨稟知施公，施公沉吟半晌，說道：「各位英雄，依此看來，忠臣招此磨難，奸黨毫無報應，蒼天都有不平！」言畢，命了二名家丁，各處深訪不提。再言索伯美一日打坐府庭，門官向前稟道：「藏龍寺替度僧要見。」伯美分示兩個兒子，出府迎接進府，方同行坐落，又有門官來報：「洞庭君金龍領常相爺二處來人，要見。」伯美分付，引進府來。二處來人入府，見了伯美，呈上祕書。伯美接書過手，分示家人，引二人到迎賓赴席，然後拆書，看了一遍。家人出排酒宴，伯美與衆子好空和尚入席同飲。酒過數巡，好空才將黃龍寺的書信呈上，伯美拆開看了，大罵：「施醜鬼不全，你如此無禮，這回你休想活命。」即命衆兒子穿帶朝服，一同上殿見君。當時穿帶齊整，與僧人一同出府，不多一時，到了朝房，朝房乾清門內掌宮太監入皇宮，見了當今聖主，奏明聖主傳詔，排駕文華殿，半副鸞駕已出朝，五鼓景鐘，連催數下，滿漢官員，齊至朝房等候。皇上傳旨，挨班而進，文武到了文華殿，朝見禮畢，依班賜坐。天子傳詔：「有本當奏。」早有索伯美將奏摺送呈龍書案上，天子接本，龍目一覽，沉吟半晌，只見龍目一鼓，心中大怒不已。你道爲何？伯美這一道本章，奏的「施仕倫買活民心，漢陽鎮排播，招聚天下大盜，在江夏縣要插旗生反。」此原是一道假本，天子倒也理會，隨口問道：「皇親何本見證？」伯美奏道：「主上傳旨，差爲臣的長子索龍捧旨出京，去江夏縣，召他回朝，與他加官，使他不知，召回金殿，拿問幾件不是，將他斬於市曹。」此刻聖主也被伯美誑住，即出聖旨一道，命大國舅索龍捧旨出京，召請伯美得見天子旨下，猶恐衆官阻發，急忙跪下口稱：「朝事已清，請駕回宮。」天子回宮不表。單言伯美父子九人，與藏龍寺和尚，出了朝房，和尚回藏龍寺，伯美父子回到太師府中，揀了四十名家丁，索龍辭別了父親，

帶了家丁，隨二處下書人，到江夏縣不表。且言張朋格與吏部徐洪禮合，余成龍五位公爺，外有正廣旗都門將軍，英鷺衆公下殿，來在會府落坐。張朋格道：「衆公大人，可恨伯美老賊，誑本奏君，苦害忠良，你我莫非看水流舟。」兵部大堂李洪在旁接口道：「丞相休慮，待索國舅將仕倫召回朝來，看天子如何倒旨？那時你我再作主張。」衆官接口稱善。朋格起身出府，衆官隨後，文官乘轎，武將騎馬，各回府第。單言兵部李洪，證足道：「此刻朝綱大變，就將伯美害忠良之事，說了一遍。劉氏夫人道：「你們六部五府衆官，都不保奏一本。」李洪道：「夫人那知其中原故？伯美老賊，與皇上乃丈婿君臣，他女現爲西宮娘娘，他父子九人在殿上，誰敢與他作對？莫言我是漢官，就是他們八族人，都不與他抗衡。」夫人道：「老爺如此說來，莫非坐視施郡王一死？」李洪道：「夫人無慮，本藩適才在會師，與五府六部商妥，候施郡王回朝之時，再作商議。」夫妻正在言談之時，忽見門官進來報道：「劉老爺與大少爺一路車馬，到了府門。」李洪聞言，罵道：「這個奴才，背地出府，一去數日，不知他去向何方？今日同劉翼一路回府，必有什麼情弊？」旁邊一位老家人李方，跪地稟道：「大少爺那日出府，曾對老奴言過，他到漢陽鎮找尋劉翼，未得稟明，尤恐大人夫人不准。」李洪聞言，沉吟半晌，罵道：「老奴，你與這個奴才，都是通同作弊，下次有事，定要與我言明。」老家人謝罪而起。只見劉翼與李金龍二人，來至二堂，劉翼上前口稱：「姑父姑母，兒有禮見。」李洪正要相問，又見金龍上前，雙膝相跪，口中叫道：「爹媽兒該萬死。」夫人問道：「兒有何罪？」李洪道：「奴才何出此言？」劉翼在旁，忍耐不住，接口說道：「姑父姑母，要問此事，表弟不好開言，待兒替表第一訴。」便將漢陽鎮打播成親，某月某日，在高家配合，如今將高家之女，已接回府，陪奩扛箱百抬，外有四名有武藝的丫環，這一門姻親，是你兒其中作成。」李洪聞言，半晌不語，思了一晌，分示奴才起去。大人起身，手執夫人，轉入屏風而去。各位你道爲何？那李洪聽得劉翼這一番言語，早已喜上眉梢，他亦久知漢陽鎮的銀鎗教主高伯周是個大富之家，乃蓋世英雄，又與劉翼有手足之情，正是一件好事，此時不好回答，遂

入屏風，向夫人商議。夫人滿心歡喜，急忙分示乳娘，打掃洞房。李大夫人見得夫人如此，即出二堂，在劉翼耳邊如此，如此言畢，抽身退入三堂。劉翼大喜，叫道：「表弟，你還站立在此，則甚！快去穿戴，重整花燭。」金龍此刻方才明白，分外大喜，入房穿戴去了。劉翼回頭，分付府中家丁等，府庭四處張燈結彩，未上片刻，府門炮响三聲，鼓樂齊鳴，羅轎入府，本府的乳娘丫環，齊出迎接。高鸞英下轎，兩旁丫環扶持上堂，堂上早有禮生，高聲引禮，夫妻交拜已畢，同入洞房交杯。此是就日完姻，並無賓客，就三堂排宴，東廊媳婦丫環，西廊父子姑姪，其餘家丁人等，二堂設席，賜飲半酣，大人問劉翼道：「高親翁在漢陽鎮如何排擺說來為姑父一聽。」劉翼道：「因林朋私訪金龍嶺，被常和拿着，丟入八角井中，施公去到江夏探訪，到黃龍寺受險，幸得黃豹馬奎救出，探知林朋在八角井，要尙艾程恩才能開井。誰知二人在山東犯了大案，不知逃向何方，前日兒奉命去看施公，兒才薦出高伯周與施公計議，才排擺台，勾引天下豪傑，好與施公添個羽翼，以好探訪洞庭的水賊。看來天下英雄，許多武藝，或不及表弟，想表弟雖為武舉，無非端刀舉錫騎射而已，其餘武藝不曉，那日擺台，獨奪其能，都是姻緣前生註定，豈非一時偶然。」李洪聞言大喜道：「此事全賴賢姪之力，目下索伯美假本誑君，倒召命索龍到江夏縣，召施仕倫回朝加官，此非好意，姪兒知否？」劉翼道：「弟兄從早由得勝門而進，看見國舅的隊伍，往光陽門而出，依兒想來，索龍此去，定然難將仕倫召回。」李洪問道：「如何召不回來？」未知說出怎麼，召不回，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回 衆奸謀圖害施公 四眼蟲怒斬索龍

話說李洪向劉翼言索伯美誑君下召，取施公回京謀圖。劉翼道：「此去難召回。」李洪問道：「何以難回？」翼道：「此刻江夏縣施公身邊，男女英雄，共有八人，施公之意，還要剪鋤水寇，才能回京。常言將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縱然召回，看他君臣在金殿如何。若無暗害罷了，倘有不測，自有姪兒暗中相救。」姑姪言談，不覺譙樓

鼓起三更，李公分示撤席，金龍夫婦入洞房，劉翼回公廳，李洪夫婦回上房，各各安寢不表。且言施公那日得了尙程二人，那夜到常府開井而回，施公命人常常探訪，一日乃冬月初旬，天甚寒冷，施公命家人排宴於避風霜之處，設三席，一席金花一姑一席，正有三級劉慶烈暴，正中一席，乃尙程二人客席，施公首坐，黃馬二人主席，各席開懷暢飲，酒至半酣，門役進來稟道：「京地有聖旨到了十里長亭，請千歲定奪。」施公道：「再去探聽，是何人捧旨帶有多少人馬？」門役領命去不多時，回報：「聖旨來得甚急，今進了東門，捧旨官乃是索大國舅，隨帶有五十餘人，尙有家眷同行。」施公聽是索國舅來，心中大疑，正在沉思，聽得鼓樂齊吹，此時衆位英雄，個個不怠，施公急忙分示：「各位，不可妄動，待我前去接旨，看是好歹何如。」說畢起身，穿公服，廠門出迎。國舅已到大堂檐下，施公忙請國舅下馬，同入二堂，排設香案，索龍大呼聖旨下，施公跪地，口稱：「臣接旨。」索龍忙登香案道：「施仕倫跪聽宣讀。」索龍開讀，皇帝詔道：

朕居深宮，朝夕成慮，君臣一別，思皇兄久居江夏小縣，路遠山高，阻勿常面，今來旨請回朝輔朕，勿負朕念，欽哉！

宣畢，施公口稱：「萬歲！」謝恩起身，將聖詔接過，香案供奉，然後與索龍行了同僚之禮，分賓敘坐。家人獻茶已畢，此時二堂兩旁，站立施公的家丁，衆英雄俱在後廳，惟有馬奎因他前在索府為標客，伯美命他八里橋行刺施公，那夜才把賢愚認清，今日見是索龍捧旨，他心中疑定是他，便瞞衆人私帶上刀，來至屏風後面偷聽。若無暗害罷了，若是有害他，意欲就此與皇上除奸。此人真是迷竅，直而無禮。國舅進衙，只是一人，隨帶的家丁人等，盡在大堂外面家眷已入公館。此時在堂敘坐，煙茶已畢，施公開言問道：「朝廷來旨，召我回京，此是何人保奏的？」索龍道：「乃吾父見千歲久外，故請此旨。」施公道：「召我回京何幹？」龍道：「主上與你加爵。」施公追問道：「本藩官高極品，尙欲何加？」這一句問得索龍無話，施公見他形色不正，便叫道：「國舅亦是本國皆

是正黃旗人，你乃主上眷屬，我亦同僚奉君，本藩在何處結仇與你父子，每欲害我，此明明你父子在宮廷，通同作謀，假傳請召回朝加官，那裏是加官，明明殺我是實，此事本藩早已看穿，有本藩在朝，你那一千奸意，都要早痛改，若不然，你等惡貫滿盈，那時悔之不及。」索龍未及回言，屏風內的馬奎大叫一聲：「國賊！你來尋死，馬爺在此。」言罷，手執鋼刀，雙脚一蹬，早攔索龍身邊，此時施公作忙，即起身阻道：「好漢不可，休尋亂爲。」那肯聽施公之話，早已手起一刀，人頭墜地，嚇得衙內人人作忙。施公魂不附體，幾步上前，抓住馬奎，罵道：「寸夫如此無禮，索龍乃朝廷命官，他奉天子所差，豈是殺得的？如今你殺了他，不作緊要，你却害了我全家，皆誅，如何得已！你快快將我殺了，萬事皆得干休。」此時馬奎已醒悟了，凶心也退了，那一般男女英雄，只在二城，人人俱言：「馬奎非爲。」馬奎道：「千歲不必生怒，我殺他乃是皇上出奸，二用與千歲報仇，前番我在八里橋行刺千歲，你可知是何人指使？」施公道：「不知。」馬奎道：「就是他父子，因俺前在家中，弟兄耕田奉母，他父子聞知俺的武藝高強，他父子不惜千兩白金，與俺兄弟事母，聘俺入京，與他府充當標客，進府未滿三月，那日忽然設宴，單款俺家一人，與他父子同飲酒，至半酣，索伯美假悲言千歲棄大就小，出任江夏約民，實是去通結水寇，朝中又連有一千奸臣，要做裏應外合，好取皇上的江山。俺出世來，喜的忠臣孝子，惡的奸佞忤逆，是俺聽罷，心中生惱，連夜趕至八里橋三更之後，入行台小房，見千歲熟睡，俺乃大丈夫，不殺夢中之人，彼時將千歲呼醒，提刀欲殺，誰知忠良吉人有神鬼扶持，不幸被千歲家丁將我拿獲，千歲追問，俺乃漢子，做事自當，豈肯連累他人，蒙千歲不殺，反轉收留厚待，俺才分出忠良，久欲回京殺賊，念在前日受了千金賄，只要他不生事端，饒他罷了，殊不知他父子舊性難移，今又假旨來召千歲回朝，明明詐害是實，俺今殺他，乃是與千歲報仇，二與皇上除奸，非俺糊塗。」施公道：「非怪好漢，只是殺了欽差，如欺了天子。」馬奎道：「千歲回朝，俺也隨往，如皇上見責，俺甘受罪，不能及千歲。」施公道：「朝中之事，自有本藩承當，也不能累及衆位好漢。」即分示家丁，將索龍尸首移出頭門。

交與他隨來的家人，家丁領命，將尸抬出頭門，索家家奴，領過尸首，抬回行台衙中。索龍之妻敖氏，見了尸首，哭倒於地，衆人呼醒勸解，即命奴婢用線連頭，以白綢裹尸，用花板貯定，請本處僧人，開了靈位，通却冥途，即日起程，回京都而去。再說施公分示家人，將二堂血跡，打掃潔淨，已是將晚之時，即命家人排宴，請衆英雄各依次序而坐。施公又寫書信一封，命施達送到前任江大老爺公館中去，叫他依書而行。施達領書而去。施公又分示一衆男女英雄，郭正姊妹回家，備銀四百兩，以作路資。田公子亦賜二百兩，以下英雄，各賜銀一百兩路資。你說施公上任已來，一塵未染，怎麼有許多銀子？這江夏縣乃是萬商雲集之所，有裕國通商的兌換號鋪，能兌換回京。施公分示已畢，家人即去辦銀不表。施公又向田三級道：「本藩在衙久居，好與你着點文章，二則正有姊妹家寒，我欲留衙，多住幾月，誰知朝廷來召兼之馬奎，又殺了欽差，不已立刻又要回京復命，我今贈你路資，早早收拾，明日起程，回到原郡，專心攻讀，異日入朝，本藩定要超拔你的。」三級謝恩不已。施公又叫郭正有道：「你姊妹回在原郡，與你妹子，選一豪門，你在家庭，苦讀兵書，後來好與皇上出力。」正有亦謝。施公又叫劉慶道：「前日你在綠鴨灘，救了林朋，都有功于國，奈目下未能太平，我今賜你白銀二百兩，以作路資，明日起程。」劉慶叩謝。施公又分示向艾程恩：「我爲你二人才，設漢陽，播打，死鐵頭僧，惹出如此事端，也不怪你，賜你四百銀兩，拿到別省，另尋生理。」二人低頭不語，只言：「蒙千歲錯愛。」施公又示黃豹道：「好漢棄暗投明，我只說帶你與馬奎入京，尤恐累及爾等，贈你二百銀兩，保你妹子回家，後回濟林，超度你母，才爲人子之道也。」黃豹愁容不答。施公也不多說，便又轉向馬奎道：「好漢隨我，也不能出頭，你家還有兄弟，我今賜你銀兩，暫且回家事母，後會有期。」馬奎聞言，蹙然厲聲道：「千歲你糊塗了，俺馬奎可惱！」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施仕倫奉召回京 索伯美聚奸害良

話說施公分示馬奎領路資回家，馬奎變色厲聲道：「千歲爲何如此糊塗？」施公道：「何出此言？」奎道：「千歲分散衆人，孤身回京繳旨，天子此刻正在昏眩，索伯美父子豈肯與你干休，必要千方百計暗害，倘天子被他惑着，問罪於千歲，那時又有何人能保？」施公道：「好漢也不能在天子面前保我。」奎道：「此番一同入朝，天子問殺索龍之由，你言是俺馬奎殺的，已經拿獲到京，那時宣俺上殿，問罪於俺，豈不於千歲無干？」施公道：「不可，好漢未曾受職，本藩食君之祿，當報君恩，况索賊與我纔是仇家，好漢行俠作義，爲我報仇，乃是天下義人，我豈移害於你？」奎道：「千歲既不能，何不帶我二人回京，天子如將千歲問罪，索賊必要害你全家，我們也好保的家眷，安葬的你尸骸回蒙古可？」公道：「是理。」此刻不覺四更之後，金雞亂唱，黃豹忙送三級夫婦起程，送出城外分手。這一路乃田三級夫婦，郭正有姊妹，一共四人，俱是同鄉一路而回。再言黃豹回衙，與馬奎又送程恩，尚艾劉慶烈暴送出城西關外，分別之時，尚艾道：「黃馬二位賢弟，你保施公回京，難免一場鬧事，你們到了京城，早去拜會劉翼兄，黃滾兒等，纔有扶助之人。」二人道：「是。」尚艾又叫劉慶：「你回雲南有事則罷，無事則到京城幫扶一臂之力。」言畢洒淚而別。尚艾程恩回馬牛山，投靠牛伯山，劉慶回雲南黃馬二人回衙，將進二堂，見了施公，忽聽衙外鳴冤鑼响，施公即命二人出看，值役稟道：「來了數人鳴冤。」施公分示人役站堂，少時排隊，施公坐堂，分示傳鳴冤人，人役一傳，來了數人，俯伏堂前，施公道：「汝等何處人氏，姓甚名誰，有何冤情，快快稟來。」衆商訴道：「客民乃廣東人氏，姓易名成元，販玉器發賣，同路伙販數人，路過棋盤山下，偶來一羣野獸，民等駭異，各顧性命，那虎將貨物悉行劫去，民等莫可如何，纔來告千歲作主。」施公道：「前日亦有此案，乃義虎報恩，今日又出此案，非真虎也，必是匪人，見有此情，借事擄掠，本藩欲與汝等判獲，奈朝廷來召，刻不容緩，我今暫准，汝等回店，我移交後任與汝判行。」衆叩頭出衙，施公退堂，即命家人到行台館，請來前任江玉林來在衙中，施公將印信交付，又再三囑託：「本藩明日起程，現有猛虎搶人一案，定要拿獲假扮猛虎這

一趕惡徒，我回朝若得活命，定要保你籬內爲官。」言罷淚如雨下。江玉林在一旁，心如刀割，只得以好言慰道：「千歲今番回朝，必是凶中藏吉，卑職心中料就千歲乃兩代功臣，爲此小事，諒無大害。」施公道：「貴縣之見是理。」即命家人排宴，飲畢，玉林辭別出衙。施公分示家人收拾扛簣，準備明日起行。次早晨時，江玉林與學署廳汎，排列滿堂旗幟，將施公送至十里長亭，擺開餞行酒作別。各官回衙，施公起程，有黃豹馬奎隨同，一路飢食渴飲，且言索龍之妻敖氏，自江夏縣起程，一路不分晝夜，不數日已抵京城。丈府門將夫尸停於門外，用蘆棚罩定，早有家人入府報知伯美。伯美聞言，險些氣死，急忙起身出府，身後七位國舅一同來至蘆棚，伯美見了花棺靈牌，哭得淚濕衣襟，七位國舅亦泣不已。老人家索清上前，再三勸阻不休。家人心生一計，說道：「太師爺大國舅既死，不能復生，哭也無益，還須要用計與他報仇。」伯美聽了方悟，急入府，分示手下執帖，去請敖王爺。巴斗洪五城兵馬司程敬忠，手下去不多時，衆人俱到。伯美父子出迎入府，分賓落坐，煙茶已畢，敖王道：「愚親時聞人言，施仕倫這個奸狗，無故將令郎所殺，親翁用何主見，與我女婿報仇？」伯美道：「今特請親翁到府，老朽要急刻上殿奏君，望衆公同助。」衆人道：「如此可速起行。」伯美即命家人打轎，衆人隨同，一齊至端門，伯美即令二子，將那景陽鐘一陣亂敲，清宮太監與黃門官，也不敢阻。此時聖主正在索娘宮中，聽得朝王敲鼓，君妃正在作驚，只見掌宮太監，來至宮內，口稱：「侍臣啓奏，主上，索太師與敖王爺，不知何事，敲了景陽鐘，請主上臨朝。」聖主聞奏，即傳旨半副轎，駕出宮，登武英殿，召宣文武上殿，朝拜禮畢，各官依班序坐，聖主將各官一看，只見索伯美滿面愁容，雙目流淚，開言問道：「皇親爲何如此？」伯美就此起身，手捧奏摺，哭哭啼啼，送至龍書案上。天子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大怒罵道：「施仕倫你這逆臣，一通我朝內的好臣，二通洞庭水寇，買活民心，招聚江洋大盜，殺替度僧，又殺了朕的欽差，逆臣罪犯天廷。」天子又向衆官問道：「衆卿可有本見朕否？」此刻各官俱失色，只有敖王出班俯伏奏道：「此刻施仕倫在江夏縣，聚有一趕亡命之徒，綠林大盜，此刻定要假意回

京繳旨，在主上面前請罪，恐他暗帶匪徒入京，主上大有不測，爲臣化押保舉五城兵馬司程敬忠帶領五百滿軍，把守皇城，仕倫進城，只准一人一騎，不准多帶一人入城，待他回京之時，召上金鑾殿，問明罪確，方誅無患。天子允奏，即召程敬忠上殿領旨。天子賜國舅金祭玉盞，定海公賜四十八名僧道超度，又加伯美俸祿，免一月不朝，回府養神。伯美謝恩回班，天子退殿回宮，文武下殿，各回府衙。單言張朋格與吏部禮部兵部都門各官，一齊至圓明園西城爾府面會，半駕王叔小波告其此事，小波失色厲聲道：「衆公在武英殿，莫非啞口無言，你們既袖手旁觀，來見本公做甚？」衆人道：「王爺息怒！臣等乃兩朝之臣，與王爺同寮多年，賢愚盡知，伯美乃皇戚，兼有西宮娘娘內奏主上，你們貴國八大旗人均無出首，我等漢臣外籬，怎敢出奏。」這些言語，說得叔王無答，只是微笑道：「老朽一時疑惑，把諸公錯怪！」衆人道：「望王爺設一良策。」小波道：「爲今之計，還是衆公的高才如何？」衆人道：「我等特來求王爺與仕倫設法。」小波聽得此言，歎氣一口道：「衆公權且回府待仕倫回朝見君之時，老朽也上朝，看主上如何，那時老朽自有辯本。」言畢分送送客，衆官告辭，各回府衙，惟有張朋格回府，放心不下，命了二名心腹家丁出京，往八里橋一路探聽仕倫的下落。且言施公帶領衆人回京，內中有扛扛內貯的是鐵頭僧首級，一路不分晝夜，一日辰刻，到了八里橋，守將一載榮帶領步兵，出關迎接，施公分示不勞，各回營防，保守汛地。施公進了館驛，一載榮派了數名步兵，前來料理，脚夫攏齊，諸事辦妥，施公命施達到廚下，分付只辦平常酒菜，不辦辦齊，施公與黃豹馬奎入席，未曾舉杯，施公又命兩個心腹的家丁，到京中探聽朝廷的消息，二人方欲辭行，只見施達前來稟道：「丞相到了！」施公問：「是那一位丞相？」達道：「張朋格。」施公大喜，即分付：「請進來！」你道說張朋格如何知道施公在此，不知到此爲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聖主爺駕設早朝 施親王午門問斬

話說施公在八里驛中，正欲命家丁入京，探京中消息，忽張朋格到了。朋格爲何到此？因前日伯美上本之後，朋格就命家人出京，探施公的事，是日晨刻，家人就探知施公要到八里橋，回府報知朋格，故而朋格粧扮素常，便衣小帽，乘小轎，帶跟隨二人，施公亦是便服出迎。此時遇巧，酒宴方纔擺整，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二人相會一禮而已，謙敘了一番入席。朋格施公並坐，黃馬二人陪坐，雖是非酌，尙屬味美，酒過三巡，聲動五味，朋格向施公問道：「這二位好漢何人也？」施公把二人的姓名來歷，敘了一遍。二人即忙起身，與朋格見禮畢，落坐。施公問道：「丞相不在府中，料理朝事，到此有何公幹？」朋格道：「特爲千歲而來。」施公道：「何言爲我？」朋格將武英殿伯美如何奏本，赦奎保敬忠巡皇城，不許千歲帶人入城，一切事務，說了一遍。因道：「今到此，無有別的主見，請千歲暫回蒙古，避二三月，候主上醒悟查實，那時回朝，是非分明，此刻回京，怕的難免殺身之禍，請千歲三思而行。」施公聞言，不得不信，只是假意厲聲道：「你枉爲宰相，不能扶聖主鋤奸，反貪生怕死，勸本王回國。」說得朋格無語，朋格只得告辭而行。施公送出，分手回房，欲要入京，看天色又不早，只得暫宿館驛中。那晚夜宴，施公向黃馬二人道：「二位好漢，我這四十名家丁，扛物一並託二位與我管理。」又叫：「施達，你在此處，要替家爺代勞，侍奉二位好漢，本藩明早一人回京，上朝繳旨，若有好音到來，爾與好漢一同入城，倘有不測，須要把好漢引回蒙古，把家爺受害之事，奏呈老王，必然要來與我報仇。」施公雖則分示，那黃豹馬奎在旁，一言不發，恨氣騰騰。只有施達答道：「家爺呀，進京連奴婢都不跟隨，恐不測，又有何人到西爾府與夫人公子通信？家爺把奴婢帶入城，纔有使用之人。」施公道：「爾話雖是道理，無奈程敬忠巡羅皇城，奉有聖命，把守城門，他焉能容你進去？」達道：「君出入，臣保駕，父出入，子相隨，主出入，奴跟行，那程敬忠也又是何等之官，焉敢阻擋千歲？」施公道：「本欲帶汝進城，此去敬忠必要阻擋，恐汝性情不好，又惹禍非出來。」達施道：「家爺不必憂心，怕奴婢行凶，我不帶寸鐵，隨家爺入城，他若阻攔，我好言哀懇，恐他未必不容我進。」施公點頭稱善，是夜

安寢，次日天明，收拾囑託二人，施公騎驢，施達隨後步行，不覺已時到了皇城得勝門外，施公在驢上，抬頭往敵樓上一看，只見又矛重，旗幟飄飄，見兵馬司程敬忠在那躲石邊，施公正欲拱手問話，敬忠在樓上大喝一聲：「城下何人？」施公道：「本王施仕倫回朝。」程敬忠道：「你身後是甚麼人？」施達強口應道：「俺乃千歲的家將，施達！敬忠聽得是家將，便大罵：『惡奴無禮，程爺奉旨把守皇城四門，只准犯官施仕倫一人一騎進城，誰知你這惡奴如此大胆，真乃狗仗人勢。』」施達聽得心中大怒，此時施公心中也亦不安，只望施達以好言順告，誰知施達暗地將他平日所煉的三條袖箭，放出一枝，敬忠忙迫躲避不及，正中頭角，只聽敬忠哎呀一聲，施達見勢不好，也不顧主人回頭，便跑往八里橋而去。施公聽得敬忠在叫，明知施達放了暗箭，回頭一看，施達遠去，只見城上吆喝一聲，五城兵馬一湧而下，將施公連人並馬捉進皇城，敬忠扒下頭上箭來，上有施公的府號，便分示衆軍，摻扶上馬，滿漢兵丁，前扶後湧，不過半時，直到端午門。此刻滿朝文武，早也知道齊集會府，半駕王票小波此刻也離了西爾府來在朝房，只聽御鼓响，金鐘鳴，天子早已臨朝設武，英殿文武上殿拜賀已畢，各歸班位。程敬忠滿面血痕，手捧奏摺，就在品級台下，三呼萬歲，呈上奏摺。天子閱畢，龍心大怒，罵道：「逆臣！你三番兩次傷朕的封疆大臣，實在罪不容赦了！」天子口中在罵他，心中思道：「孤與他以手足君臣，雖然他有謀反之事，只恐索伯美奏章未能的確，他既有此意，豈肯一人入朝受死？他無謀逆之心，然何又以屢次殺我封疆大臣？此事兩疑不定，不如加他官誥，召上殿來看他如何臨時自有分辯。」想罷，遂傳詔，加賜官誥，隨旨上殿。黃門官捧詔並官誥下殿，見施公捧上官誥，施公道：「本王原是犯官，豈能受此官誥？現有罪未分明，煩你回奏主上，本王不能受此官誥。」施公隨旨上殿，至端午門內一看，有許多的家人家丁，獨他身旁並無一人，衣冠也未帶，只是一身素服，即將頭上小帽去了，做個蓬頭見君，一蹣一跛，行至九龍台下，品級台上，三呼萬萬，下跪金階，口稱：「罪臣施仕倫見吾主萬歲！」此時聖主在西宮起駕，索娘娘奏了一道短本，兼之聖主帶醉臨朝，起初聞施公

回朝，到有幾分念舊功之心，如今見施公不受官誥，又是蓬頭上殿，龍心就不能作主了，彼時大怒，罵道：「逆臣！你太欺朕，朕賜你官誥不受，見朕衣都不整，這還成甚麼君禮？論甚麼王化？你一次設播聚盜，二次殺朕的欽差，三私通洞庭水寇，買活民心，欲謀朕之基業，你這樣逆臣，罪不容赦。」施公見天子如此，只得咽喉哽哽，兩眼流淚，口稱：「爲臣有滿腹的曲衷容奏。」便將江夏縣之事，黃龍寺漢陽鎮如何打死僧人，如何爲林朋一切事務，奏了一遍。天子道：「這一切皆爾遮飾之詞，殺朕的欽差，傷朕的巡城官，又爲何情？」施公一時無答，聖主大怒，即召御林軍上殿，將施公綁上市朝問斬。彼時忙了張朋、格與吏部禮部三人出班奏道：「施仕倫犯罪，例應斬刑，須念他是兩代功臣，望主上開恩！」聖主聞奏，大罵不止：「你這一班奸臣，與他們首尾相顧，少時斬了施仕倫，然後纔將你這一班奸臣，個個問斬。」衆公見得皇上不准，只得告罪還班。殿角閃出一人，言道：「刀下留人！原來是小波王手捧朝王象牙簡，俯伏金階。」臣奏當今施仕倫罪該問斬，朝廷有孤子留養恩典！」小波王這一本，奏得皇上龍目圓睜，火上澆油，假做歡容笑臉，說道：「皇兄！人皆有兄弟，朕當弟朕，皇兄歸班，休管閑事，閑非！」此刻小波敢怒而不敢言，面帶憂容，退回班中落坐，心中十分憤恨。皇上回宮，將到分宮樓前，西宮索妃半副嬖駕，迎接天子，回轉西宮，再言索伯美父兒，將施公押在東教場，本朝制度，與前朝大有不同，那東教場，早已安排停當，坐北朝南，安了一把高大的几，几後釘了一根木椿，椿上懸一塊木牌，牌上有幾個字跡，上寫着：「正黃旗施仕倫回首之期。」朝正南設得有將台一坐，老賊在將台落坐，上搭黃色綠棚，燈燭齊明，四方一帶，朱紅垣牆，高樓三尺有多，將施公細綁正黃旗木椿，幾上落坐，有滿漢文武官員，須念同僚奉君，前來祭奠，京省的百姓，讚歎難捨施公，各帶香燭，如與水而來西爾府門，施公的夫人漆氏，帶領一雙兒女，與奴僕家丁，備辦三牲酒禮，前來分別祭奠，又有本國八旗人，盡是忠良，前來祭奠於施公，惟有這趕奸佞，與索伯美父兒，一並都在正藍旗的左右，看臺幫辦，早有監斬官領上前稟報：「施王爺有六部之官，滿漢文武官員，父老弟兄百姓，討一

個祭禮。」回答道：「不煩，單請張朋格與吏部禮部兵部各公大人相見。」這四人各帶香燭祭禮，排設左右，把紅毡鋪好，四人一齊下跪，各把姓名通知。施王抬頭，把流淚眼一睜，雙目吊淚，咽喉哽哽，開言叫道：「衆公大人，本王不知身犯何罪，昏君不仁，將本王南場問斬，多蒙衆公念有同僚之情，本王頃刻命喪黃泉，別無所託，諸君我的家眷兒女，萬望諸君另眼關照。本王死後，再勞你們將我的尸首家眷兒女等，付送回本國。本王在生，不能報答於各公大人，要我的兒子長大，結草啣環，諸公大人，本王還有幾句言語，我今既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音不明，我看如今這個光景，皇宮內事不明，各省干戈已動，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子，我勸衆公修下辭，王本章，告職歸里，落得魚樵之閑。此時合掌，咽喉哽哽，罷罷罷！受你們一拜罷！」那四人聽得施公這兩句分別的話，如刀割胆，是箭穿心，四禮四拜，立起身來，各歸兩旁一站，忽聽見眼前一人，哭聲震地，走攏施公的身邊，施公早已知道，看得是夫人兒女來到，母子三人一齊跪下紅毡，夫人哭聲：「千歲身犯何罪，將你法場問斬。」姑娘素珍哭一聲：「父王！暫且受一時網羅，我們母子去到皇宮，面見叔王，保奏一本，諒也無妨。」公子施碧叫聲：「父王！王府金殿，莫非就沒得我們八旗親王保本？」此刻一家人哭得天昏地暗，百鳥鬧林一般。那東關教場的人，個個喊天叫地，天爺都不開眼。施王爺此時被一趕奸臣所害死了，衆人流淚，彼時千歲叫一聲：「漆夫人！施碧兒哪！大姑娘！你們不必哭了，昏君如狼虎一般，我死之後，你們也安不得身了，夫人把一雙兒女，早早帶回本國，本王在世，定要報仇，本王死後，昏王自有天誅。」說畢，施公仰天歎道：「我命休矣！」咽喉哽哽，夫人回府，不知施公死與未死，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黃滾飛石擊奸佞 劉翼金光救賢臣

話說漆夫人與公子小姐起身，家奴在府，送來梳篋金盆，夫人又來將施公頭髮梳好已畢，即將金盆打水與

施公洗臉，事事周全，耳聽西方戰鼓齊鳴，西邊鑼鼓齊响，將台上那國賊，手執號令，口稱時辰已到，把那夫人公子嚇得戰戰兢兢，魂不附體，即回府中，只聽得兩邊號令一吹，面前忽然來一官員，捧着五花官誥，擺在施公面前，口稱：「王爺請陞官！」這一套官服，乃是西爾府命人送來，與施公換帶的，手下人將施公網的繩索改了，候他穿帶已畢，然後問斬。施公起身，把那其中的紅緞一幅，用手接開，內面擺定官冬大帽，黃色頂龍黃馬褂一件，朝珠朝靴，施公一樣樣的穿好帶好，將官誥受用，手下人抽身回轉，忽聽兩邊喧嘩鬧嚷，此刻好似亂軍之中，那監斬官林拋幾步上前來，請王爺往前跪，施公雙膝跪在紅毡之上，上拜皇天，下拜後土，望着蒙古多拜父母養育之恩，然後望着皇宮，拜水土之恩，大叫一聲：「康熙主碧慶伏小昏王好狠毒的心！」監斬官連催幾次，時辰已過，千歲望前跪，施公二次立起身來，捶胸蹬足，口稱：「蒼天無眼！」不覺一膝下跪，那執刀之人，是個守備，索伯美府中走狗，把上方劍扒出口中，言道：「正是天宮內將星歸位，頂上一刀，好比那青獅子滾繡球，施仕倫你莫言我不是，這你做事沒有來由。」說畢，用上方劍一晃，忽號炮如雷，驚天動地，施公言道：「我命休矣！」這施仕倫乃是上天河斗牛宮獨脚魁星下凡，忽然金光燦爛，响亮一聲，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即將索伯美監斬官衆官嚇倒在地，忽然一道白光，將施仕倫救出法場，單言索伯美父兒，這一切狐羣狗黨，黑夜之中，纔稍省悟，說道：「此事奇怪！」那將臺上，忽然抓風成石，此乃黃滾劉翼早駕遁術，來在殺場之上，黃滾來無蹤，去無影，早就在將臺藍蓬後，站定半個時辰，大罵：「國賊領死！」就是此人，抓風成石，照着老賊打去，誰知老賊命不該死，於他手，老兒在南臺上身子一恍，往台下一鑽，落將下地，臺左臺右，盡都是一趕的好佞，同他七個兒子，大衆都忙亂走來，看老賊臣，索伯美原相現出，這一趕好佞，嚇得泥塑木雕，這黃滾在臺上，一眼看見自己，心中却也有些胆寒，適纔那老賊在將臺跌將下來，不見這老兒身體，只見地下盤定一物，好似黑漆圓棹一般，頭一立起，彷彿有人高，你看那黃滾在將台上，往下一看，怪道來這個老賊，纔是妖精，你到說他是個什麼妖麼，轉劫原來他是

二十八宿之內，一根騰蛇妖精，大清本朝的大官，不是山中的精，定是水中的怪，施公怎麼又不見？這是劉翼用的金光沙，遮住衆人的眼目，把施公提在背上，化一道金光而去，早已將施公背出北京燕山教場之內。忽聽得有人大喊殺之聲，却是黃豹馬奎在八里橋等候施公，誰知施達逃回八里橋，弟兄聞言，即知此事大有不妥，連忙起身，到了得勝門，將纔黃昏之時，早到東關教場，用五行的法術，隱身見守備提劍，忙了馬奎把林拋的首級切下，一人救施公，一人對敵官兵，忽然遍地的金光一散，不見施王，他弟兄二人正在着驚，四面的滿漢官兵，一個大圍上前，弟兄只得二人，與官兵大戰一場，誰知此地的官兵，越來越多，越殺越廣，弟兄難敵，只有招架，並無還手之力。馬奎大叫一聲：「黃二哥！三十六計，走者爲上計。」那馬奎口喊聲，黃二哥時，却被那些狐羣狗黨，勞記對弟兄二人，借土遁而逃。此時黃滾見索伯美現了妖精，他也抽身回轉，二龍巷早有六部之官，叔王栗小波、張朋格等，護送施仕倫的家眷漆夫人公子小姐回西爾府門，衆公分手，各回府去。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誰知衆國舅與這一等奸佞等，把索伯美喚醒轉來，昏花兩眼，問道：「衆公這教場爲何成了這般光景？」衆奸佞答道：「地下也跑得來有人，半空中下來得有人，將台綵棚也藏得有人，此刻施仕倫被他們搶起走了，我等只聽喊一聲黃二哥，此人這個聲音兒，記得慣熟，莫非是那馬奎？」伯美老賊聞言，這就是了！又有人稟道：「太師小的拾得一物。」兩手呈上，伯美一看，却是施仕倫那醜鬼的頂戴，又稟：「太師！守備林拋被賊殺之，小人查點滿漢軍丁，死了數十餘人，千百把總，死了九人。」索伯美聞言，嘆一口氣說：「氣殺老夫，老夫悔之晚矣，不該討監斬之事，此地傷害二十餘人性命，我就不去回復當今嗎？」忙分付衆家丁兒，與諸公同我上殿，回復當今。此刻將近二更，天子回宮，索娘娘在西宮排宴，伯美父子來在端午門，將奏摺交與清宮當值的太監，傳遞西宮，進呈主上。此刻伯美父子，在端午門外候駕，天子接本，在皇宮內觀看本章，這奏摺內，奏的是黃豹馬奎與各處江洋大盜，竊了殺場，將施仕倫搶去，失落官誥，殺害二十餘人，爲臣險些命喪黃泉。天子在皇宮，

觀本大怒，即傳旨一道，交付索伯美、伯美父子，接旨出了皇宮，回在索府，忙請畫工，繪起施仕倫、林朋、黃豹馬奎的圖形畫影，捉拿四人。索伯美接了聖旨，心中好不歡悅，即忙將文書圖影，送至各省各府州縣，不論軍民人等，拿獲四人，護送回京，官封那萬戶侯。伯美父兒，與衆奸佞各回府下，不表。再言兵部大堂李洪，此刻回府，已是三更，不見劉翼，問他的兒子說道：「表兄向那裏去了？」金龍答道：「表兄黃昏時候出了府去，不知他向那裏而往。」李洪聞言，知道他明去劫法場，只得就隱口不言，再說那黃馬二人，回轉八里橋，只是二更，就把劫殺場之事，說了一遍。施公又不見下落，此事就對衆說出，把那施公與家丁，忙怕一陣，問道：「黃馬二位爺爺，此時不等天明，定有官兵前來捉拿，我們在此也不便。」黃馬二人回道：「不難。」正言之間，來了一人，稟：「黃馬二爺爺，營外來了二人，口稱張雲、張七牌要見。」黃馬聞言，分外歡喜，引近行臺，來人與他們見禮。黃豹便問你二人從何地而來？二人答道：「我們由靜山頂上而來，張爺差我們與二位爺爺送信來的。」黃豹接過書來，拆書觀看，觀此信滿天雲散，猶如見了青天。你道說書內的情由如何？這信鮑封、周全當日在漢陽鎮回靜山頂上，把搗台之事，說與林朋、張爺得知，張雲即忙令人來京，探聽探信之人，回在靜山頂上，一五一十把京省之事，說得明白。這封書信的口氣，本是那林朋、張雲命人傳遞，此處黃豹一見，即忙分付，帶領衆家，收拾行李，即忙起程。星斗月明，越京省而逃，直至靜山頂上，記書不表。且看下回分解。

800



